

丹心录

俊汉子

腊七腊八，冻死寒鸭儿！

厚积数尺，一望无垠的雪地上，有一道既长又远，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沟，那是轮痕！

在这轮痕的两旁，有两行同样的，同道远，一直延伸到天际的椭圆形轮痕印，那是脚印！

顺着这条轮痕，脚印往远处看，往上看，可以很快地看见雪地上有个人推着一辆小车，那是北方特有的独轮小车，这种车，北方人管它叫独轮车。

推车的，是个汉子，他穿着一身袍子，下摆塞在腰里，裤腿扎得紧紧的，一颗脑袋被一顶棉帽包住了。顶着刺骨，刀儿一般的寒风，弯着腰，吃力地推着那轮车，缓慢地往前走！小车的左边，躺着那么一堆！那是个人。

那个人穿的挺不错，缎子的，但却是件夹袍，抱着头，蜷着腿，缩成了一堆，难怪，大腊月里穿夹袍，当然他冻得慌，冷到骨头里。

小车的右边，放着一个长长的包裹，那是行囊。

这辆车，两个人，是够怪的，谁在这时候赶路，大半是赶回家过年的，可是这时候赶回家过年，不是坐轿就是雇马车，谁坐这短命的小独轮车喝西北风？

你不瞧，这车上，人身上，都带着雪？

到了！那是座宏伟，雄壮的城地，那既厚又重的两扇巨大的铁门，半掩着，城门口站着两队执枪持兵刃的旗勇，由两名挎刀武官带领着，在那儿一个个地检查进出的人。

瞧上去官威慑人，戒备森严，能吓得人打哆嗦！

其实，这时候行人稀少得可怜，谁在这时候进出城门？尤其是那些官老爷查得那么严？

城门左边，另站着两名身穿长袍，眼神十足，腰里鼓鼓的中年汉子，瞧打扮，不像官，可是那两名武官对这两人挺和气，很恭谨，每查个人后，总得哈腰向他两位请示一句，等他两位点了头，摆了手，那些旗勇才放人进城！

轮到这辆车了，推车的打拱作揖直哈腰，本来是，那年头百姓畏官如虎，谁敢不恭维客气？

一名武官冷冰冰，大刺刺地官式盘问一番，推车的对答十分稳当，妥帖，那名武官点了点头，回身刚要哈腰请示，两名便衣汉子中一名，一个箭步到了车旁，探手抓向车旁抱着头蜷着腿的那位，口中那么一声：

“关……”

下面的话尚未出口，那位露了脸，令人摇头，他衣着挺气派，长得却令人不敢恭维，像个吃卖力饭的！

那汉子眉锋一皱，缩回了手，道：“推车的，进城！”推车的千恩万谢，匆忙地推着车进了城门，身后，城门口，传来两声谈话。

“等了两天两夜了，怎么还不见影儿，咱们怎么交差？”

“那有什么法子？说不得只好往下等了！”

……

车、进了城，顺着大街往里走，压在石板路上直响！

突然，推车的停下来，一松手，一直腰，笑道：“老哥，起来吧，车归你了！”

车左那位，一骨碌翻身下地，翻着眼，瞪着眼前那位身材颀长的汉子，赔上一脸不安的笑：“客官，您到了？”

那汉子“嗯！”了一声，点了头，笑：“老哥，辛苦你了……”

“辛苦？”坐车的那位叫道：“这段路是您推我……”那汉子截口笑道：“这是我的自愿，我想客串一番，尝尝推车滋味，如今到了，你是你，我是我，后会有期！”说完了话，伸手抓起车右长行囊，转身就走！

坐车的那位急了，赶前一步招手叫道：“客官，您这身衣裳……”

那汉子没回头，笑道：“归你了，落了店我自会再买！”好快的步履，说话间他已走出了老远！

坐车的那位怔住了……

那汉子顺着大街，东拐西拐，大街上既冷又凄凉，满眼是雪，家家户户上门不见人影。

最后，他停在一家门前，那是家招商客栈，招牌挂得老高，在寒风里直晃，门没关，本来是，做这行买卖哪能关门，门口，吊着一块既厚又重的棉布帘。

进了棉布帘儿里边看，那柜台处，一只大火盆边儿围着好几个人，那是伙计们偷闲烤火！

那柜台里，坐着个身穿棉袍，戴着老花眼镜的灰胡子老头儿，正闭着眼儿在呼噜呼噜地抽水烟袋！

年轻人围在一堆儿，偷闲烤火这是惬意事儿，当然，那一边儿烤火，一边儿还可以聊聊天！

只不知他们在低低议论什么，很神秘，忽地一声，那既宽又厚的棉布帘突然往里一掀，一股小寒风钻了进去，猛一冷寒得连连打冷战，这是谁那么冒失，那么缺德？

那个头儿壮的汉子一瞪眼，刚要骂！

那棉布帘儿又垂下了，那汉子进了门，随手摘了棉帽，那是身材颀长的汉子，看年纪廿多近卅！人长得很标志，长长的眉斜飞入鬓，那一双凤目即黑又亮，很英武，只是肤色嫌有点黝黑！

人家都袖着手，弯着腰，他却腰杆儿挺得笔直，手里还提着一个长长的包裹，不知里面是什么，瞧着沉甸甸的。

那个子壮的汉子到了嘴边的脏话，被这俊汉子那一双既黑又亮，还隐隐慑人的眼神吓了回去，头一低没吭声！

吃客栈里的饭，暮迎南北，朝送东西，店伙见过的人多，眼睛雪亮，也没敢多说，瘦小汉子忙站了起来，迎上去，哈腰一点头，赔上了满脸笑：“您这位爷是……”

那俊汉子未答，反问道：“这儿是……”

这一问要多绝有多绝！

可是那年头儿做生意的却讲究和气两字，瘦小汉子忙道：“这位爷，这儿是客栈，小号两字‘平安’……”

俊汉子笑了，那口牙好白，道：“那我没找错地儿，你该是这儿的小二哥？”

瘦小汉子一连将头点了好几点，忙赔笑说道：“是，是，是，您多照顾……”

俊汉子笑道：“那么，我也没找错人，给我找间干净上房去！”瘦小汉子忙道：“是，是，现成的，您请跟我来！”

说着，他转身带路，往里面行去！

俊汉子转过头来冲那个头儿壮的汉子微微一笑，道：“天寒地冻，要骂人小心冻了舌头！”

转身行向了里边！

那个头儿壮的汉子愣了，等到那俊汉子颀长而潇洒的背影不见，听不到了步履声，那麻脸汉子伸了舌头：“乖乖，好厉害……”

那个头儿壮的汉子冷哼一声站了起来：“是厉害，还他娘的挺扎眼，瞒不过我这双眼，这小子准会武，看见他手里提的包袱么？那八成是口剑！”

麻脸汉子一怔，道：“剑？不会吧，再说，出门儿带口剑也没什么……”

“没什么？”那个头儿壮的汉子冷哼说道：“你他娘的懂什么？这么大冷天，他一个人住客栈，我瞧他就透邪气儿，你在‘北京城’里长大的，地儿熟，人头儿也熟，你瞧见过这小子么？”

那麻脸汉子道：“没有啊，九哥，不过，当然他是外地来的，要不干什么住客栈？你说是不是？”

“是！”那个头儿壮的汉子冷冷说道：“都过了腊八了，在外头的都赶回家过年了，这小子却由外地儿跑来这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城，我看不对劲！”

那麻脸汉子愕然道：“九哥的意思是……？”

那个头儿壮的汉子哼了一声道：“我瞧他八成儿是那到处缉拿的飞……”

麻脸汉子一哆嗦！

那柜台里一直在吸水烟的老掌柜的，突然干咳一声，自言自语地道：“九哥儿，想出这口气却嫌过份，可别给一个出门的外乡人乱扣帽子，那是要人命的！”

那个头儿壮的汉子脸一红，道：“金大叔，我是真瞧他不对劲，您要怕他冤枉，我这就告诉四爷去，请他老人家来瞧瞧！”

说着，不等那老掌柜的说话，便转身掀起棉布帘子出门而去，又一阵寒风，吹得麻脸汉子一哆嗦！

这一阵寒风，也吹灭了老掌柜的火折子，其实，那火折子也快烧没了，他往地上一丢，站了起来……

这客栈，不算大，只有一进后院，可是这院子不小，三面算起来大大小小总有十几间客房！而且，那院子里还种着几株骨干似铁，在寒风雪地里挺立着的老梅，半吐嫩蕊，枝桠压雪，既雅又美！

“梅须让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这地方好……”那俊汉子含笑轻哼，跟着瘦小的店伙，踩着青石小径上的积雪进了后院，俊汉子目光一扫，立即皱了眉：“小二哥，敢情贵店客人就我一个？”

是不错，这院子里客房都锁着门儿，寂静得不闻一丝人声！瘦小店伙边走边赔笑说道：“是的，爷，出门儿的客人们，都赶回家忙过年去了……”

俊汉子一怔，讶然说道：“小二哥，今儿个是……”

那瘦小店伙道：“爷贵人多忘，今儿初十了，再过十几天就祭灶了！”

俊汉子“哦！”地一声失笑说道：“瞧我把日子都过忘了，可不是，腊八都过了……”

点了点头，接道：“嗯，祭灶，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灶王爷难侍候，可要好好地送送他，要不然……”

摇了摇头，住口不言！

但，他刚住口，耳边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呻吟声！

俊汉子一怔停了脚步，道：“小二哥，你听，这是谁？”

那瘦小店伙跟着停了步，凝神一听，随即笑道：“爷，那是东屋里的一位客人……”

俊汉子讶然说道：“你不说客人们都走了么？”

瘦小店伙忙道：“您不知道，这位客人是前三天住进来的，是个要饭的老化子，其实，那不是他住进来的，是我们掌柜的看他饥寒交迫倒躺在路上，把他抬进来的”？

俊汉子“哦”地一声道：“是个要饭化子，他害着病么？”

瘦小店伙道：“自被抬进东屋到今儿就没起过床，也不知道害的是什么病，一张脸好黄，还咯血，一天总要咯个大半碗的！”

俊汉子眉锋微皱，道：“没人请大夫给他看看么？”

瘦小店伙道：“不用请大夫，我们掌柜的年轻的时候，悬壶济世行过医，可是经他看了好几次，买了好几帖药也没好……”

俊汉子道：“怪可怜的！”

瘦小店伙道：“可不是么？这么大年纪，要是有钱的大户人家，早该当老太爷享清福了，可是他却……”

俊汉子道：“小二哥，他年纪挺大么？”

瘦小店伙道：“要以我看，至少也有六十了！”

俊汉子点了点头道：“那的确不小了……”

顿了顿，接道：“小二哥，一个要饭的化子，可付不起店钱哪！”

瘦小店伙摇头说道：“我们掌柜的说了，不但不要他的店钱，而且还打算赶快治好他的病，送他几个再让他走呢！”

俊汉子点头说道：“你们老掌柜的是个难得的老好人。”

瘦小店伙道：“可不是么？碰见苦哈哈的穷朋友，他不但管住而且管吃，这客栈开十几年了，就没有见他挣过一片产业！”

俊汉子道：“那更难得了，就是适才柜台里的那位？”

瘦小店伙点头说道：“那就是我们掌柜的！”

俊汉子道：“他没儿没女么？”

瘦小店伙摇摇头，道：“这么大年纪了，也就他一个人……”

颇为感慨地接道：“这年头儿呀，老天爷不长眼，行善做好事儿，有什么用，到头来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

俊汉子目光一凝，忽地笑了，道：“看来，小二哥你也是个难得的好人！”

瘦小店伙方待谦逊，俊汉子已又说道：“小二哥，我住哪一间？”

瘦小店伙这才发现他们在雪地里站了半天，“哦！”地一声，赧笑忙道：“对不起，爷，您请跟我来！”说着，急步向南屋行去！俊汉子向着那唯一未锁的东屋，投过一瞥，然后跟着举步，随在店伙身后走上了长廊！

到了南屋前，瘦小店伙由腰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锁，然后推开了门，转过脸来笑着说道：“爷，您瞧瞧，中意么？”

俊汉子抬眼一打量，窗明几净，点尘不染，一点头，连声称好地道：“小二哥，我从没住过这么好的客栈，就是这一间了，劳你神，替我打盆热水来，我洗把脸！”

卖瓜的哪有不爱听人说瓜甜，一听夸赞，店伙乐了，眉飞色舞，咧着嘴直笑，说道：“是，爷，我这就去，不瞒您说，我们这家客栈，不敢自吹自

播‘北京城’首屈一指，但在这京畿您就找不到一家比我们这家还好还舒服的……”

说了半天，仍然是最好的！说着，他得意地嘿嘿一笑，哈个腰退着要走！

“小二哥，慢走一步，”俊汉子一招手，把他叫住了，然后由怀里掏出一物，往店伙手里一塞，道：“这个，你拿着，买酒喝！”

店伙只觉手里冰凉，还透着点暖意，手一摊，赫然是一锭雪花花的白银子，他乐了，打心底里乐！

那当然乐，他未必稀罕酒，可是他绝不会不稀罕这雪花花的白银子，手一握，忙躬身道：“谢谢爷赏赐，谢谢爷赏赐，大冷天里，您要不要吃点什么热的，厨房里很方便，您招呼一声……”

本来和气，这一下更殷勤而周到了！这也难怪，这么一大锭银子，够他吃喝玩乐好几个月的，他哪碰见过出手这么大方，阔绰的客人！

瞧吧，以后只要俊汉子有事，只消招呼一声，那必然是关关皆通，马上办到，谁叫它能使鬼推磨！说来说去这是俊汉子会做人！

店伙一句话未说完，俊汉子摆了手，道，“谢谢您，小二哥，我不想吃什么，嗯，对了……”

偏着头，两眼一抬，道：“刚才那壮汉子，你叫他九哥，他是……”

店伙“哦！”地一声道：“您问他呀，他是东城那武术馆里的……”

俊汉子点头笑道：“怪不得个头儿那么壮，原来是……那武术馆是……”

店伙道：“京华，就是京都的京，华夏的华！”

俊汉子点头说道：“好名字，必然是家大武术馆！”

“大喽！”店伙头一扬，瞪了眼，生似那家武术馆是他开的，道：“爷，您不知道，‘北京城’里的这家，是总馆，分支遍及南七北六，十三省里也只有这家武术馆闯得开，单这总馆里，就有十几位武师，个个武艺高强一身好本领，总馆主‘铁掌断魂震八方’宫老英雄，闯荡半世，英名半生，凭一双铁掌，一柄金刀，满腔的豪侠义气，闯荡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结交遍天下，到处是朋友……”

俊汉子点了点头，截口说道：“那的确够称得上天下首屈一指的大武馆，铁字号……”双眉微扬，接道：“小二哥，你们刚才谈什么闹飞贼，又是怎么回事儿？”

瘦小店伙一怔直了眼，道：“爷，您听见了？”

俊汉子微微笑道：“只听见那么一句，小二哥，天冷，外面静，话声传得远，咳嗽一声都能传到对街！”

瘦小店伙吓得一哆嗦，压低了嗓门儿，道：“您是刚来？”

俊汉子点了点头道：“刚由‘永定门’进来！”

瘦小店伙满脸悻色地道：“那就难怪您不知道了，爷，事情是这样的，内城里的‘康亲王府’，前天夜里闹飞贼，可是这飞贼怪得很，一样珍贵的东西也没拿，却只把王爷的几位福晋跟格格吓病了，这一来王爷大为震怒，把事情交到了九门提督府，着期限破案，可是到今儿个三天了，吃公事饭的爷们满城里搜人，结果一个鬼影子也没瞧见，听说……”

俊汉子双目之中突然闪过两道比电还亮的光芒，飞快地向门外投过一瞥，有意无意地截口，道：“原来如此，希望‘九门提督’早点拿着那飞贼，要不然不知有多少人要遭殃呢？夜里我也可以睡好觉了！”

瘦小店伙忙道：“说得是……”

俊汉子没让他往下说，当即又道：“小二哥，麻烦你，待会儿替我烧烧炕，另外替我拿个火盆进来，这屋里冷得让人耐不住。”瘦小店伙也是个机灵人，一听这话，就知道该走了，一连应了好几声是，哈着腰，退着出了门儿！

店伙走了，俊汉子转身后，背着手走向后窗，伸手推开了后窗，由内外望，后院墙里，也种着几株老梅！他站在窗前向外望得出了神！

但，倏地，他唇角泛起一丝轻轻笑意，那丝笑意刚泛上唇角，背后，屋门处响起了一声轻咳。

他唇角那丝笑意更浓了，扬了扬眉，道：“是小二哥么？请进来！”

店伙刚走，哪有那么快的！

有一声轻咳，只听屋门处响起个苍老话声：“客官，是老朽！”

俊汉子连忙转过了身，屋门口，站着那手里提着水烟袋的老掌柜的，俊汉子微微一愣，道：“老人家是……”这就有点装了！

老掌柜的赔上一抹轻笑，忙道：“老朽是小号掌柜……”

俊汉子“哦！”地一声举步迎了过去：“原来是掌柜的，快请进，请进！”

说着，侧过了身往里摆了手！

老掌柜的一哈腰，告了个罪走了进来！

俊汉子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含笑说道：“掌柜的请坐！”老掌柜的称谢忙道：“坐，坐，您也坐！”

说着，跟俊汉子对面落了座！

坐定，俊汉子笑道：“掌柜的原谅，茶水还没送来……”

“哪儿的话！”老掌柜的忙道：“老朽该请客原谅，小号人手少，也都是笨手笨脚的，往后要有侍候不周的地方，您多包涵！”

俊汉子笑了笑，道：“掌柜的客气，掌柜的屈驾光临，有什么事儿么？”

“没有！没有！”

老掌柜的忙摇头说道：“习惯了，以往小号客人光顾，老朽总是过来看看，出门在外不比家里，老朽过来看看客人们有什么需要！”

俊汉子道：“掌柜的是难得的热心人！”

“好说！”老掌柜的干笑一声，忙道：“应该的，老朽还没有请教……”

“姓关！”俊汉子道：“汉寿亭侯关夫子的关！”

老掌柜的点头说道：“原来是关爷，台甫是……”

“不敢！”俊汉子道：“草字山月！”

老掌柜的微微地沉吟了一下，道：“原来是关山月关爷……”

俊汉子关山月道：“请教！”

“不敢！”老掌柜的推了推老花眼镜，忙道：“老朽姓金，草字一贯！”

关山月笑了笑，道：“原来是金掌柜的……”

金掌柜的道：“关爷仙乡……？”

关山月道：“江南，我是在江南长大的！”

金掌柜的隔着老花眼镜深注一眼，道：“江南好，风光明媚，人杰地灵，怪不得老朽一眼就觉得关爷豪情奔放，英气逼人，而且……”

关山月含笑说道：“金掌柜的，这豪侠二字，我当不起，我是读书不成学剑，学剑又不成，最后只得做生意糊口，没出息！”

“好说！”金掌柜的摇头说道：“那是关爷您忒谦，老朽开这客栈多年，暮迎南北，朝送东西，这双老花眼，可说看人多了，老朽看得出，关爷必是

来自名家的武林豪侠！”

关山月淡淡笑道：“金掌柜的，人有失神，马有乱蹄，这回你走了眼！”

金掌柜的老于世故，没多说，笑了笑，道：“关爷这趟‘北京’是……”

关山月道：“江南生活尝够了，出来到处走走，顺便买点东西！”

金掌柜的迟疑了一下，干笑了两声，道：“关爷，最近内城里闹飞贼……”

关山月淡淡说道：“我听小二哥说过了！”

金掌柜的老眼溜上炕上那长长的包袱，道：“关爷，原谅老朽直言，在这时候，像关爷这么一位会武又带着不露眼兵刃的人，可有点……”

“我明白了！”关山月扬眉笑道：“金掌柜的怀疑我是那干不正经买卖的？”

金掌柜的老脸一红，干笑忙道：“关爷，您千万别误会，不是老朽，是……”

一顿，改口说道：“总之，关爷，您已惹人怀疑是实，老朽说句大胆的话，也拼着这条老命不要了，像您，关爷，不管您是不是武林中的朋友，在这时候您却该避避风头！”

关山月淡淡笑道：“谢谢你，金掌柜的，真金不怕火，我没有什么好躲的，便是当今皇上，他也得讲个理，再说，你看我像么？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金掌柜的要怕我替宝号惹麻烦，我可以换家客栈，而且可以马上走！”

金掌柜的霍地站了起来，连连摇手地道：“关爷这是什么话？我金一贯虽然是个商人，可还明白点大义，别瞧这份儿不算小的产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谁稀罕谁拿去，关爷，咱们是自己人，说穿了我是为自己人好，那班人咱们惹不起……”

这话，够豪迈，也显得胸襟洒脱！

关山月目射异采，笑了：“老掌柜的，算我失言，这趟出门儿碰见你金掌柜这么一个够朋友，我不虚此行，足堪安慰……”顿了顿，接道：“我明白了，是‘京华武馆’那位九哥对我动了疑，其实他那是想出口气，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应付……”

一摆手，又接道：“金掌柜的，你请坐，咱们好好儿谈谈！”

金掌柜的愣在了那儿，没动，瞪着老花眼道：“关爷，您，您知道了？”

关山月一笑说道：“没什么，说穿了不值一文钱，‘京华武馆’的那位，这是那位小二哥告诉我的，至于他怀疑我，那是我自己猜的，因为我多一句嘴，颇令他难堪！”

金掌柜的摇了摇头，道：“关爷，老朽看您……”

关山月又一摆手，道：“金掌柜的，有话坐下说！”

金掌柜这才应声又落了座，坐定，关山月抢先开了口：“金掌柜的，听说您就一个人儿？”

金掌柜的一怔点头，道：“不错，这八成儿又是那快嘴的东西……”

关山月笑道：“别怪他，掌柜的，这该没什么怕人知道的，对么？”

金掌柜的神情微震，忙点头说道：“是的，是的，关爷说的是，这有什么好怕人知道的？”

关山月目光深注，笑了笑，道：“金掌柜的，恕我直言，像你金掌柜的，年过半百至今还是单身光棍一个人，可并不多见！”

金掌柜的脸色微变，随即神情一黯摇了摇头，道：“那有什么办法，天生的绝后命，再说，人家姑娘不愿嫁我，我总不能动手去抢呀……”自嘲地一笑，接道：“关爷，您瞧，像老朽如今，无拘无束，不也挺好么？”

关山月微微一笑，改了话锋，道：“金掌柜的，我听说东屋里住了个病人……”

金掌柜的微微吃了一惊，说道：“关爷，这又是……”

关山月一摇头，道：“不，掌柜的，这是我自己听见的！”

金掌柜点头一叹道：“是不错，关爷，那是个可怜的要饭老伙子，大冷天里饥寒交迫，倒在路边上，被老朽看见……”

关山月道：“这我问过小二哥了，小二哥对我说的颇为详尽，掌柜的跟那位，一位可敬，一位可怜。”

金掌柜的道：“又是这快嘴东西，关爷，您过奖，那一位可怜是实，老朽这却不敢当可敬二字，现成的善事，也是为自己，这辈子没了指望，总要修修下辈子！”

关山月道：“掌柜的过谦，他害的是什么病？”

金掌柜的迟疑了一下，轻咳说道：“也没什么，上了年纪，受了点风寒……”

关山月笑道：“掌柜的这是欺我外行，掌柜的年轻时候悬壶济世行过医，一点风寒会看不好？再说，受风寒的人，会咯血么？”

金掌柜的一惊红了脸，半天始窘迫地道：“不敢再瞒关爷，他是受了颇重的内伤，血气瘀结……”

关山月道：“掌柜的，这有什么怕人知道的？”

金掌柜的窘迫地笑了笑，道：“关爷，老朽虽是个商人，但对江湖上的事儿，年轻时候还多少知道一些，这老伙子既是受了内伤，那定然是被人打伤的，打伤他的人，也必是他的仇敌，既如此，老朽怎敢让人轻易知道……”

关山月笑道：“可是，掌柜的，如今毕竟被我知道了。”

金掌柜的一震忙道：“老朽不信关爷会是……”

关山月笑道：“自然不是，要是的话，在小二哥告诉我之初我就闯进了东屋，何必候至如今，你说是么？”

金掌柜的神情一松，忙赔笑说道：“是的，是的，关爷所说极是！”

关山月目光一转，道：“金掌柜的，凭你那高超医术，既知病因所在，难道就治不好那老人家？”

金掌柜的面有愧色，赧然说道：“不怕关爷见笑，也许是老朽所学肤浅……”

关山月道：“金掌柜的，见笑事小，人命事大，他已被抬进客栈三天，但负伤已绝不止三天，别耽误了人，如果金掌柜的愿意，我想去看看他！”

金掌柜的忙道：“难道关爷也……”

关山月含笑点头，道：“我略通岐黄，虽不会比金掌柜的高明，但两个人看看，总比一个人看要好得多，也许……”

金掌柜的霍地站起，道：“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老朽求都求不到，关爷，请！”说着，抬手向外一让！

关山月含笑站起，举步行了出去！

金掌柜的带路，走长廊直奔东屋！

到了东屋前，金掌柜的轻轻推开了屋门，窗户紧闭，密不透风，这东屋里好黑，好暗！站在门口，那一股子药味及血腥气便往鼻子里钻！

金掌柜的侧身让路，道：“关爷，请！”

关山月一点也不在意，举步行了进去！

甫跨进门，只听一个有气无力的苍老话声，由那黑暗一围的炕上响起：“是哪一位，金……”

是哪一位？这老伙计出言不俗！

金掌柜的随手掩上了门，忙道：“老人家，是我，金一贯……”

关山月扬起了眉，又皱了眉，道：“金掌柜的请点上灯！”

金掌柜的应了一声，忙掏出火石燃着了火折子，点着了桌上了一盏油灯，光线虽然嫌昏暗，可较适才好多了！

只见那炕上躺着个灰发蓬散如草，既黄又瘦，两眼涣散无神的老伙计，一个胡子老长，病态怕人！

别看他鹑衣百结，是个要饭的伙计，那铺盖却是全新的，新的是新的，可是如今已够脏了，被褥那上面一端，血渍斑斑，色呈紫黑，都干了。

老伙计一眼看见眼前多了个人，瞪着关山月道：“金……掌柜的，这，这位是……”

金掌柜的忙道：“老人家，这位是小号刚住进来的客人，听说老人家害着病，所以特地要我陪着他过来看看！”

老伙计“哦！”了一声，那骨瘦如柴，只剩了皮包骨的双手一撑，挣扎着扬起上半身，便要坐起！

关山月忙跨前一步，摇手说道：“老人家，别跟我客气，您也不宜动，请躺着，躺着！”

老伙计又躺了下去，那倒不是他没再客气，而是他没有力气坐起来，这一撑已累得他剧喘阵阵，好不痛楚！

他连喘带哼地又道：“那么，这位老弟台，请，请随便坐坐！”

关山月道：“谢谢老人家……”走前一步坐在了炕上，又道：“老人家，我略通岐黄，愿稍尽绵薄，请伸出手来让我替老人家看看，俾便对症下药……”

老伙计那胡子长乱的嘴角上，泛起了一丝笑意，只是，他望着关山月道：“老弟台，你也通医术？”

关山月点了点头，道：“怎么，老人家不信么？”

老伙计吃力地摇了摇头，道：“不是老要饭的不信，而是老要饭的自胶知道，我这病已入膏肓，就是华陀重生，扁鹊再世也没有用了，如果你老弟台愿意帮老要饭的话，老要饭的只求老弟台一件事，那就是趁老要饭的还没有断气儿之前，把老要饭的弄出去，别让老要饭的一旦伸腿瞪了眼，脏了这块地儿，害得金掌柜的没客人上门……”

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面对一个“死”字，竟然毫无惧色，也不再是那凄凉意味，看来，他是想通了！要不然，这老伙计便是生就一付铁铮硬骨头！

听完了话，关山月笑了，道：“老人家，金掌柜的不是一般商人，他既把老人家接了进来，尽了力，他未必怕您老人家脏了这块地儿，老人家，这差事我不干，您另请高明……”

老伙计笑了，笑得颇为爽朗、豪迈：“老弟台，你这个人很有意思！”

关山月道：“老人家，天下有意思的人很多，可巧您碰上了我，这该委诸一个缘字，既属有缘，我能不为您稍尽心力？老人家，您很豁达，但却不能豁达得连可留的命都不要了，死并不可怕，想通了迟早都能死，但是，老人家，死有轻重之分，像您这样的死，我不敢苟同，也要大胆批评一句，那

太不值得，我虽不是华陀扁鹊，无生死人肉白骨之能，但对您老人家这不能称之为病的病，倒还有几分把握，那么，何妨让我试试？”

老化子又笑了，道：“老弟台，你更有趣了，老化子还没请教……”

关山月接口说道：“老人家，那是您病好了以后的事，如今，请伸出手！”

老化子道：“好吧，就让你试试吧，只是老弟台，死马当做活马医，可别抱太大的希望，要不然你会……”

关山月道：“老人家，少说一句，伸手。”

老化子道：“老弟台，老要饭的遵命！”说着，自被窝里伸出了那只手！

关山月伸二指搭上老化子的腕脉，两指甫一搭上，他神情微微一惊，接着，脸色越来越凝重，两道眉峰越来越皱得越深，一时里，这东屋里好静！

金掌柜的一双老眼，隔着他那老花眼镜，瞪得大大地，直瞅着关山月，一眨不眨！他有点紧张，也生似想从关山月脸上看出些什么！

忽地，老要饭的自己先笑了：“怎么样？老弟台，是不是没有救了？”

关山月双眉一展，笑道：“老人家怎么说丧气话？以我看，不但有救，而且我担保不出三天让你老人家下炕走路……”

这么神？金掌柜的面有异色，也带着点狐疑，但他未说话！

老要饭的却“哦！”地一声开了口：“真的么？”

关山月笑道：“我不是靠这吃饭的走方郎中，不会吹擂骗银子，说句大胆的话，您老人家也未必榨得出油水，我更犯不着拿你老人家开玩笑，灵不灵三天内便知，不过……”顿了顿，笑接道：“我有几句话，希望您老人家据实答覆，要不然的话，我弄不清楚病因，难以对症下药，那恐怕……”

老化子接口笑道：“蝼蚁尚且偷生，我老要饭的如今求生之欲大增，又想多活几年，多吃几碗残粥剩饭了，老弟台，你问吧。”

关山月笑了笑，道：“第一，你老人家有一身极为深厚的内功，由此可知您老人家是位武林高人，风尘异士……”

老要饭的道：“老弟台，何以见得老要饭的有一身极好的内功？”

关山月道：“这是伤，而非病，而且伤势很重，你老人家能支撑至今，足见有一身内功，而且极为深厚！”

老化子笑道：“看来老要饭的没能逃过你那一摸，老弟台，老要饭的承认是个武林人物，至于深厚的内功，我不得不谦虚一二，你说么？”

“病”到如今这个地步，他犹出言诙谐，引人发噱，要是生龙活虎般好好的，他不知该怎么说了！

关山月笑了笑，道：“那么，老人家怎么称呼？”

老化子瞪眼说道：“老弟台！你这是看病疗伤，还是办案盘问人？”

关山月道：“两者都是，老人家，我这看病有两不看！”

老化子“哦！”地一声笑道：“老弟台规矩不少，哪两者不看？”

关山月道：“官府里的人物，我不看，坏人，我也不看。”

“妙啊！”老叫化笑道：“六扇门里的能跟坏人扯在一起，老弟台，你放心，我老要饭的既不是六扇门里的，也不是坏人。”

关山月道：“那么，老人家怎么称呼？”

老化子一怔，道：“怎么，仍要问？”

“当然！”关山月点头笑道：“你老人家未说出名号，我怎知你老人家是好是坏？”

“有理！”老化子笑道：“只是，老弟台，我老要饭的要随便诌个假名

号……”

关山月笑道：“那我很放心，武林人物，尤其像老人家这类风尘异人，最重一个‘名’字，当不会胡诌乱改，再说，姓名赐自父母……”

金掌柜的一边张了嘴，刚要说话！

老化子已然摇头说道：“好厉害，我老要饭宁可不好名，却不敢背个不孝罪名，老弟台，我老要饭的叫查桐！”

关山月“哦！”地一声笑道：“那么老人家是风尘异人，而且有一身极深厚的内功，这话就越发地没有错了！”

老化子查桐道：“老弟台，怎见得？”

关山月笑道：“丐帮长老，‘铁面穷神’查长老，那还有错？”

查桐哈哈大笑，但刚笑两声，似乎牵动了伤处，眉锋猛皱，笑声倏住，呻吟一声，摇头说道：“老弟台，看来老要饭的碰上了高人，你老弟台……”

关山月有意拦他话头，转望金掌柜的，笑了笑，道：“看来金掌柜的认识查长老？”

金掌柜的一惊，忙道：“关爷，这，这怎么说？”

关山月道：“只因为掌柜的对老人家是‘丐帮’查长老一事，毫不诧异！”

金掌柜摇头笑道：“原来如此，关爷，老朽一个商人，哪里知道什么‘丐帮’？”这解释也通，说得过去！

关山月未深究，一笑收回目光，道：“如今我对查长老是好人已深信不疑，我再请问，查长老是被什么人，用什么功夫所伤？”

查桐摇了摇头，道：“是谁，我老要饭的惭愧得很，不知道，至于对方用的是什么功夫，老要饭的伤在背上，请老弟台自己看吧？”说着，他挣扎着翻了个身，面下背上地爬俯着！

关山月伸手撩开了他那件满是补钉的鹑衣，只一眼关山月立即变色皱眉，脱口呼道：“好歹毒霸道的掌力……”

查桐那背心上，赫然有一只色呈乌黑的掌痕，隐约于皮肉之内，且已较原印扩大了不少！

只听查桐说道：“老弟台，这是什么掌力？”

关山月摇了摇头，道：“我一身武学浅薄，看不出这是什么掌力，不过，我知道这种掌力异常歹毒霸道，等闲之人中掌立毙，所幸查长老内功精纯深厚，将掌毒逼于一处未使迅速扩散，不过还好我碰见的早，要不然等查长老真力不继，掌毒一散，就是大罗金仙也要束手了……”

金掌柜的目闪异采，查桐脱口赞道：“老弟台，好眼力，不谈看病疗伤，单这一针见血的剖析便远非常人难及，看来我老要饭的有救了！”说着，他便要翻转过来！

关山月忙伸手一按，道：“查长老，别动，我这就为查长老疗治！”

话落，抬手，运指如飞，连点查桐背后六处大穴，然后收手，转注金掌柜的笑问道：“金掌柜的，可有现成的金针？”

金掌柜的如大梦初醒，惊叹说道：“关爷好高绝的认穴手法！”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是么？金掌柜的过奖，医者哪有不认穴道之理？”

金掌柜的道：“可是关爷那分寸捏得极准的指力，却是老朽生平……”

关山月含笑道：“金掌柜的，可有现成的金针？”他有意改变话题顾左右而言他！

金掌柜的也似乎一点即破，忙道：“有，有，那是老朽当年行医时所用，

老朽这就去拿，这就去拿。”说完了话，他步履匆匆地开门而去！

金掌柜的刚走，查桐开了口：“老弟台，金掌柜的老眼不花，老要饭的身受更清楚，老弟台这指力，至少也有几十年精纯造诣！”关山月笑道：“查长老，我今年还不到三十！”

查桐道：“那么你老弟台该是……”话锋忽转，接道：“老要饭的尚未请教，你老弟台……”

关山月道：“不敢当查长老请教二字。我叫关山月！”

查桐一怔，诧异喃喃说道：“关山月……？老弟台，对这三个字，老要饭的陌生……”

关山月道：“那不足为怪，我本不是武林中人！”

查桐还待再说，匆忙步履响动，金掌柜的匆匆推门走了进来，手里还捧了个长方形的檀木盒！

近前，双手递向关山月，道：“这都是老朽当年所用的旧东西，关爷看合不合用！”

关山月忙伸手接过，打开一看，盒子里是金针、玉刀等物，是应有尽有，齐全得很，当下点头笑道：“是再合适也没有了，金掌柜的这盒东西颇为名贵，足见金掌柜的当年是位有名的高人！”

金掌柜的赧笑说道：“说什么有名的高士，老朽听来只有汗颜惭愧，悬壶济世十多年，难及关爷那么一眼！”

关山月笑了笑，道：“金掌柜的忒谦……”

他没有多说，捻起几根金针，在灯火上烧了烧，道：“查长老忍着点儿，我要下手了！”

查桐笑道：“老弟台只管下手，便是刮老要饭的骨头，老要饭的也不会哼一声，何况几根针儿？”

关山月道：“那就好，记住，查长老，第三针落后，请提一口真气咳嗽一声，然后把气逼向‘将台’！”

话落手起，转眼三针扎入那适才所点六处大穴中的三穴，容得查桐重咳一声，后三针飞快扎下！

这六针，直看得那位金掌柜的瞪目愕然，惊骇舌咋！

扎毕，关山月笑道：“查长老，请睡一会儿！”

未见他出手制穴，却见查桐缓缓闭上老眼！

但，怪事倏生，就在这转眼工夫中，查桐背上那只色呈乌黑的掌痕，已然缩小成半个拳头大一块！关山月毫不怠慢，执起玉刀在那乌黑一块的中心上划了一个口子，那地方的肌肤，竟然像块豆腐，一划即破，刀起处，由那破口里，流出一股腥臭的乌血，足足流了大半碗，查桐背上那块肌肤恢复常色！

擦洗干净后，关山月自盒中拿出一些金创药敷了上去，一直到包扎完毕，抽出了那六根金针，他才吁了一口大气：“行了，查长老不碍事了……”

再看查桐，已然是昏昏入睡，而且睡得十分香甜！

金掌柜的至此像是心神返了舍，惊叹说道：“关爷，这……”

关山月摆手截口笑道：“别忙，金掌柜的，查长老还得服二帖药，请记住，然后麻烦金掌柜的写下来找人去药铺跑一趟……”

接着，他一口气说了十几味药材，最后说道：“金掌柜的，记全了吗？”

金掌柜的满脸感激激动神色，道：“老朽记全了，多谢关爷传授！”

关山月没多说，笑了笑，道：“那么，金掌柜的，这交给你了，我要回房歇息去了！”说着，他开门行了出去！

金掌柜的吹了灯，连忙跟了出去，道：“关爷，天不早了，您要不要吃点什么？”

关山月刚要答话，只听步履响动，那瘦小店伙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白着一张脸，近前忙道：“金掌柜的，不，不好了……”

金掌柜的脸色微沉，道：“什么事慢慢的说！”

那瘦小店伙点了点头，忙道：“是，是‘九门提督’的差爷……”

关山月一笑说道，“我明白了，小二哥，‘九门提督府’来人了，而且是冲着我来，对么？”

那瘦小店伙一连将头点了好几点！敢情那年头儿百姓见不得官！

金掌柜的脸色一变，喝问道：“他们人呢？”

瘦小店伙往身后一指，刚要说话！一阵稳健轻捷的步履声由前院传了过来！

关山月双眉微轩，笑道：“金掌柜的，事不关你，你最好避一避！”

金掌柜的脸色变了变，略一迟疑，掉头要走！

无奈，已经迟了，那步履声已至后院门，只听一声沉喝传了过来：“你要上哪儿去？站住！”

金掌柜的一震停了步！

适时，后院门儿里，并肩跨进两个身穿长袍，发辫拖得长长的，腰里鼓鼓的中年汉子！

这两个，一般地白净脸，但一样地脸色阴沉，挂着狡猾阴诈的微笑，充分显示出他一肚子坏水！

一进后院，那两对目光首先扫上了关山月！

金掌柜的却急步迎了上去，赔笑拱手说道：“二位爷是……”

左面那名中年汉子一摆手，喝道：“没听你这伙计说么？‘九门提督府’来查店的！”

金掌柜的“哦！”地一声忙道：“原来就是二位爷，老朽有眼无珠……”

右边的那名，突然开口说道：“你老哥就是这儿掌柜的？”

金掌柜的半转身躯，忙道：“是，是，老朽就是金一贯……”

中年汉子抬手一指关山月，道：“金掌柜的，这个人他是……”

金掌柜的道：“回爷的话，这位是小号的客人！”

右边汉子含笑点了点头，转望关山月，道：“你叫什么名字？”

关山月淡淡说道：“姓关，叫关山月！”

右边汉子笑道：“好名字，你是什么地方人？”

关山月道：“我是江南人氏！”

右边汉子道：“江南？你这趟出门儿不近，来京里干什么的？”

关山月道：“不干什么，听说京里繁华，特来看看！”

右边汉子笑了笑，道：“这么说来，你是来玩儿的？”

关山月道：“可以这么说！”

左边汉子道：“玩完了么？”

关山月道：“还没有，想再多待两天，到八大胡同去逛逛！”

“对！”右边汉子笑道：“那是‘北京城’最好的去处，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关山月道：“不久，上午刚进‘永定门’！”

那右边汉子点了点头，道：“很好，你住在哪间屋？”

关山月往背后一指，道：“就是这一间！”

那右边汉子道：“你都带什么东西？我两个想进去看看！”

金掌柜的一急，想要张口！

关山月却是毫不在意，道：“二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只管请！”

那右边汉子阴笑说道：“如此，打扰了！”向着那左边的同伴一偏头，举步行了过去！

背着那两个，金掌柜的忙向关山月递眼色！

关山月淡然一笑摇了摇头，跟着那两个行进了屋！

进了屋，那右边汉子第一眼便落在关山月放在炕上，那长长的包袱上，回过头来笑了笑，道：“关朋友，那是什么？”

关山月淡淡说道：“没什么，一柄剑！”

那左边汉子脸色一变，想闪身过去！

那右边汉子忙递眼色拦住了他，目注关山月，笑道：“看不出关朋友还是个练家子！”

“好说。”关山月淡然说道：“两手庄稼把式，惹人笑话！”

那右边汉子笑道：“关朋友忒谦，关朋友在这快过年的时候，只身出远门……”

关山月笑道：“阁下，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什么时候想上哪儿，这随个人所好，大清皇律并没有规定这时候不许往这儿来！”

那右边汉子脸色微变，笑道：“说得是，说得是，这我干涉不了管不着，不过……”目光一转，接道：“你关朋友带着剑……”

关山月道：“防身的兵刃，大清皇律也没有规定不许人带剑！”

这位关山月会说话，两句话封住了那右边汉子的嘴！

那右边汉子突然冷哼一声道：“你可知道，每逢年节京畿特别……”

关山月扬眉说道：“听说了一点，怎么样？”

那右边汉子道：“怎么样？那飞贼也是使剑，而且个头儿跟你差不多！”

关山月笑道：“我明白了，你阁下怀疑我是飞贼。”

那左边汉子猛然点头，道：“我说话不会拐弯儿，不错！”

关山月笑了笑，手一伸，道：“那敢情好，阁下，拿来？”

那左边汉子一怔说道：“你伸手向我要什么？”

关山月道：“捉贼拿赃，我要赃，要证据！”

那左边汉子脸色一变，冷笑说道：“没有，爷们的这双眼雪亮……”

关山月摇头说道：“我怕你阁下这双眼白长了，吃粮拿俸，你阁下逮不着飞贼却跑到这儿来胡闹栽赃。”

那左边汉子脸色大变，哇哇说道：“好哇，打爷们的官腔，老八，这小子贼横贼横的，分明不是好路数，先拿了他再说！”说着，不等右边汉子答话，探掌便向关山月抓去！

关山月微退一步，轻易而恰好地躲过那一抓，道：“阁下，我讲的是理，你可别逼我动粗！”

这一句火上浇油，六扇门中的这帮人，平日里作威作福惯了，哪听得了这个？哪受得了这个？

那左边汉子，凶相毕露地冷笑说道：“爷们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个动粗不

讲理！”

欺进一步，又一掌飞探而出！

这回关山月没有躲，双眉微挑，道：“别欺我这庄稼把式，那不比你差！”

只抬腕一翻，五指已攥上左边汉子右腕脉！

那左边汉子大惊，一挣未挣脱，冷哼一声底下踹腿，用足了劲儿向关山月的下盘扫去！

砰然一声，关山月被他一腿扫个正着，但，吃苦头的不是关山月，而是他，关山月像座山，一动没动，他却大叫一声瘸着腿蹲了下去，没别的，这一腿像扫在了铁桩上！

关山月五指一松，笑道：“差爷，就凭这本领来拿飞贼？这么多年来不知糟蹋多少粮了，你还是坐在一旁养养那条腿吧！”

那左边汉子，蹲在那儿抱着腿直哼哼，就是站不起来，门外，金掌柜的唇边泛起了一丝笑意！

而，那右边汉子却笑不出来了，白着脸道：“好本领，真瞧不出，只是，关朋友，这祸事恐怕你惹大了，我担心你一时半时离不开‘北京城’了！”

关山月笑道：“是么？反正我还打算待两天，等我待腻了要走的时候，诸位不妨拦拦看，我看谁能拦得……”

“住”字未出，蹲在地上那左边汉子，大喝一声翻腕一柄明晃晃的解腕尖刀飞刺而出，猛扎关山月小腹！

这下既近又出人意料，金掌柜的大惊，刚要张口！

关山月目闪寒芒，笑道：“怎么？动家伙了？这敢情好！”身形微退，飞起一腿直取左边汉子持刀手腕！

只听“哎哟！”一声，那左边汉子右腕飞起，往后便倒，同时，那柄解腕尖刀也脱了手，擦过那右边汉子耳轮，“笃！”地一声杵在了壁上，仅留刀柄在外！

金掌柜的神情一松，又笑了！

那右边汉子却吓得一哆嗦，下意识地忙伸手摸摸耳朵！

关山月笑道：“不要紧，阁下，还在！”

那右边汉子脸一红，刹时变成了一片铁青，手往下一落，便要探腰，关山月双眉一扬，笑道：“怎么，难不成你阁下也要学学他？”

那右边汉子一惊，手上不免缓了一缓！

而就在他手上缓了一缓的当儿，院子里面响起了话声：“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有话好说，有话……”

众人抬眼外望，只见一个身穿皮袍，卷着袖口，左手里还托着两个鹅卵般大小铁球的老者，急步奔了过来！

这老者好长相，瘦瘦高高的，长得像竹竿，瘦得几乎皮包了骨，残眉、鸡眼、鹰鼻，薄薄的嘴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一看便知此人极富心智，而且阴狠奸诈！

金掌柜的忙迎了上去，拱手赔笑，道：“原来是四爷，今儿个什么风……”

那瘦高老者一摆手，道：“金掌柜的，咱老哥儿俩待会再谈……”

说着，他进了屋门，向着那两个一拱手，道：“二位，娄四有礼了！”

左边的那位没答腔，那不为别的，只因为他腿痛腕子痛，像是断了似的，坐在那儿还直哼哼呢！

那右边的汉子却强笑拱起了手，道：“原来是娄四爷，不敢！”

那娄四放下了手，干咳了一声，道：“二位，容娄四说一句，这纯属误会，是馆里的赵九跟这位有点小小的不愉快，所以他搬来了两位，赵九回到了局子里对我一说，我当即就把他臭骂一顿，随后就赶来了，结果，咳，仍是迟到了一步……”

那右边汉子眉皱了皱，道：“原来如此……娄老，是真的么？”

娄四道：“我娄四有几个脑袋敢骗二位！”

那左边汉子道：“那么娄老没有来迟，只不过这姓关的敢大胆出手……”

娄四忙赔笑说道：“八哥，自己人好说话，祸怎么说该算由馆里的人身上起的，看我薄面，明儿个我请二位上酒楼喝两杯……”

有了这一句，那右边汉子的眉头展开了，那假装不能了的脸色，也跟之消失了，沉吟了一下，道：“娄老，大伙儿平日常见面，都是朋友，再说，屡次办案也却承馆里的朋友帮忙，吃喝那是小事，不过……”

顿了顿，接道：“以后还要麻烦娄老，馆里的朋友们关照一声，别再无事生非地乱往人头上扣帽子，免得……”

娄四忙道：“那当然，那当然，多谢八哥保全薄面，这事儿交在我身上，待会儿回去我就向我们馆主禀报一声，请放心，请放心！”

那阴沉汉子道：“那么，我俩走了，没事儿到我那儿坐坐去！”

说着，搀起那左边的同伴，一瘸一拐地出门而去！

金掌柜的满脸殷勤色，忙跟着送出去！

走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转眼间云消雾散了！

按理，也按礼，关山月不应不谢谢人家，当下向着娄四一拱手，含笑说道：“多谢娄老！”

娄四忙还一礼，一派江湖作风地道：“什么话，在家靠父母，出门儿靠朋友，大家都是江湖上混的谁没个出门儿的时候，真要说起来，还得娄四向你老弟赔个不是，都是赵九那混帐东西……”

关山月笑道：“娄老，小事儿，再提显得我小气！”

娄四嘿嘿一笑，转了话条，道：“赵九那小子对我一说，我就知道你老弟非常人，如今一见，果然半点不差，我还没请教……”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如果娄老不急着走，我不敢留客，请坐下谈！”

娄四满口说道：“不急，不急……”说着，一屁股坐了下去！

坐下去后，那一双斗鸡小眼瞪着关山月直瞧！

关山月随之坐在右边，道：“娄老，我姓关，叫关山月！”

娄四“哦！”地一声，道：“原来是关老弟……”

说话间一双眸子直转，似是在脑海中搜寻记忆，结果，他失望了，他想不出江湖上什么时候出了个高手关山月！

是故，他紧接着问道：“关老弟是从……”

关山月道：“我由江南来……”

娄四一拍大腿，道：“江南，那地方好，当年我去过几趟，不瞒你老弟说，馆里所用的马匹，全是我在江南马市挑选的！”

关山月笑道：“那娄老必是相马的伯乐！”

娄四目光一转，嘿嘿笑道：“相马勉强凑合，江湖上混久了，吃的又是武馆这行饭，所以，我相人倒有几分把握！”

关山月淡淡一笑，没接话头，道：“听客栈伙计提起过，京华武馆分支遍及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总馆主麾下全是一等一的江湖豪客，武林英雄，此

行匆匆，正恨无缘结识一两位，不想小事惊动娄老，侠驾突临，正好慰我饥渴，使我顿有不虚此行之感！”

娄四哈哈笑道：“好说，好说，那是老弟捧人，武馆固然是知交遍天下的大武馆，但娄四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马前小卒，只要你老弟不嫌弃，看得起，咱们从个头起便是朋友，你我一见如故，馆子里我随时欢迎！”

关山月道：“无缘仅一面，但能得相逢便是缘，蒙娄老折节……”

“折节？”娄四笑道：“能交上关老弟这种朋友，那是我娄四的荣幸……”

关山月道：“那么，我也要，为这种事得能结识娄老，便是祸事再惹得大一点，那也该值得！”

娄四微笑颌首，道：“再惹得大一点，难道这祸事你老弟还嫌小？”

关山月道：“怎么，以娄老看，挺大么？”

娄四摇头说道：“你老弟不知道，这种事儿在衙门里可大可小，按说，动手打官差，那种罪不轻，可是真要说起来，那不过一点小误会，要为此闹出大乱子，划得来么？所幸这些人平日跟我还熟，要是换个人，他们绝不肯这么善了！”

关山月道：“一顶大帽子压死人，百姓怕的就是一个官字，不过，怎么说我都该谢谢娄老，要不是……”

娄四笑道：“老弟怎么又来了，说来，老弟，不瞒你说，这班人平日作威作福，不可一世，欺压百姓是拿手，办办鸡毛蒜皮小案子，也还凑合，一旦碰上了扎手的大事，那就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他们跟本不长眼，你老弟这样的人，怎么会是飞贼？不过……”

嘿嘿一笑，接道：“话又说回来了，你老弟千万别介意，像你老弟这么个人，在这满城风雨的时候也难怪人家起疑！”

关山月笑了笑，道：“那么，以娄老看呢？”

娄四两眼一瞪，那神态像是对熟朋友，道：“老弟这是什么话？我刚才不是说过么，他们招子不够亮，我娄四闯了大半辈子江湖，见过的人还会比他们少，再说，我要怀疑你老弟，我也就不来了，不过……”

嗓门儿忽地压得低低的，身子向前一倾，道：“就算你老弟是前夜的那位，咱们自己人哪有不护自己人的，我娄四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替你老弟盖着点儿呀！”的确像个义薄云天的人物！

关山月动容说道：“娄老你委实是位令人敬佩的江湖豪客，武林英雄……”

娄四脸色一紧，道：“这么说你老弟果是……”

关山月淡笑说道：“娄老，你错会了我的意思了！”

娄四神情又一松，似乎还带着点失望，道：“这么说，你老弟不是……”

关山月笑道：“本来就不是！”

娄四默然未语，目光凝注关山月，半晌，忽地笑道：“逢人只说三分话，莫要尽掏一片心，你老弟做的对！”

关山月摇头说道：“娄老，你又误会了，我说的句句实话，我要是那前夜的飞贼，我不会做的这么让人动疑的！”

娄四点了点头，道：“老弟，我娄四既诚心交你这个朋友，当然是信得过你，不过，老弟，别人可不会像我娄四，往后你可得小心点儿，侍卫营里的那些人，全是一流高手，不像这两个那么好应付！”

关山月淡淡笑道：“多谢娄老关照，有道是：‘真金不怕火’，只要我

不是飞贼，别说侍卫营里的人，就是大内禁宫里出来的我也不怕！”

“对！”娄四拇指一挑，道：“我娄四没交错朋友，你老弟这份胆识，这份豪气令人深深折服……”他突然站了起来，接道：“总镖头还要我办点事儿，我不能久留，老弟，你只要这两天不走，明天我来找你，咱们到局子里去，我给你介绍几个好朋友……”

关山月未挽留，跟着站了起来，笑道：“娄老，我怎么好打扰，在这时候，恐怕不方便吧！”

娄四义形于色地一摇头，道：“怕什么，就算你老弟是前夜那位，我娄四豁出这条命也要交你这个朋友，何况你不是，老弟，你忙着吧，我走了！”

他可是说走就走，摆了摆手出了门！

金掌柜

关山月送了出来，却未下长廊，道：“娄老好走，恕我不远送了！”

娄四向后抬了抬手，道：“老弟说这话就见外了，自己人，何必客气！”

关山月笑了，笑得很神秘！

娄四刚说完话，迎面走来了金掌柜的，只听他道：“金掌柜的，关爷是我的好朋友，你多照顾！”

金掌柜的口里连忙答应，一双老眼却望着娄四那匆忙离去的背影直发愣，望着娄四不见，他始转身走了过来：“关爷，什么时候您成了他的好朋友了？”

关山月淡淡笑道：“四海之内皆兄弟，江湖人交朋友还不快！”这话够含蓄的，可是金掌柜的老于世故，他懂，笑了笑道：“此人是‘北京城’里出了名的！”

关山月点了点头道：“多谢掌柜的指点，我知道……”顿了顿，接着道：“怎么，那两个走了？”

金掌柜的摇头说道：“送神难，送这种人更难，破财消灾，一个人塞了十两！”

关山月“哈！”地一声笑道：“难怪这‘爱心觉罗’王朝贪官污吏比比皆是，连这种人都贪！”

金掌柜的没多说，忽地一笑，道：“关爷，老朽没看错，也算开了眼，关爷好高绝的身手！”

关山月摇了摇头，道：“庄稼把式，只恐怕有读掌柜的法眼！”

金掌柜的不安地笑了笑，道：“哪儿的话……关爷，您要没事儿，老朽要……”

“不，掌柜的，我有事儿！”关山月摇了摇头，道：“掌柜的，外面冷，请屋里坐坐！”

外面是冷，金掌柜的鼻子里、嘴里直冒热气儿，鼻头都快冻红了，那胡子上快冻上冰碴儿了！

进屋，关山月随手掩上了门！

坐定，金掌柜的有点不安地欠身说道：“关爷，您有什么事儿？”

关山月淡淡地道：“没什么，我只是想在金掌柜的面前打听个人！”

“谁？”金掌柜的问道：“你是问这‘北京城里’的……”

“不！”关山月摇头说：“此人当年在南七省，如今隐居在‘北京’！”

金掌柜的“哦！”地一声，道：“隐居？”

“是的，隐居！”关山月点头说道：“此人本是南七省武林中的英雄好汉！”

金掌柜的摇头说道：“武林人物老朽恐怕不知道……”

关山月道：“不知道没关系，我只是问问看，不过，此人已在‘北京城’住了很久了，听说他也改了行，也许掌柜的知道……”

金掌柜的道：“那么您说说看？”

关山月目光一凝，含笑说道：“此人跟掌柜的同宗，也姓金，单名一个庸字，有个外号叫‘万利神贾赔钱郎中’，掌柜的知道么？”

金掌柜的神情猛地一震，摇头笑道：“这名字好怪，老朽没听说过！”

关山月淡淡笑道：“他这名号的意思是，要他为商，他一本万利，因为

他善于经营，要他为医，他必然赔钱，因为他有一颗仁心，为人也义薄云天，无论替人看大小病从不要钱！”

金掌柜的笑道：“原来如此，此人倒是有趣……”

关山月道：“有趣的是他还喜欢瞪着眼说瞎话，掌柜的真不知道他么？”

金掌柜的神情一震，光脸微红，忙摇头说道：“老朽怎会欺关爷，当真是不知道……”

关山月突然一笑说道：“掌柜的，你好不小气！”探掌如电，当胸抓了过去！

金掌柜的猛然一惊，口中急道：“关爷，您这是……”

说话间，关山月那钢钩般五指已近他胸口，匆忙间，他坐势不变，身形向后微倾，忽地离座横飘闪出数尺外落地站起，两眼一瞪，他刚要说话！

关山月已然含笑收手，道：“掌柜的，好俊的一式大移挪，请坐！”

金掌柜的恍然大悟，勃然色变，沉声说道：“阁下究竟是哪位高人……”

关山月笑道：“掌柜的，别动气，也别惊慌，请坐下，咱们好好谈！”

金掌柜的未动，双眉一扬，还待再问！

关山月已然又道：“我不相信昔日名满南七省的‘万利神贾赔钱郎中’，当真是这么小气，掌柜的，我又不会吃人……”

金掌柜的冷哼一声，大步走了过去落了座！敢情，像他这么一个已过血气方刚年岁的人，也怕激！

关山月笑道：“掌柜的，这才是……”

金掌柜的冷然说道：“老朽再请教，阁下究竟是哪位高人？”

关山月笑道：“我不是对掌柜的说过了么？我叫关山月！”

金掌柜的冷笑说道：“阁下可以瞒过别人，但休想瞒过老朽！”

关山月眉头微皱，道：“掌柜的，你法眼独具，也很是高明，可是，我的的确确叫关山月，掌柜的要是不信……”

金掌柜的截口说道：“阁下当真叫……”

关山月点头说道：“不错，但掌柜的，不管我是谁，你总能相信，我对你金掌柜的没有恶意，从现在起，你仍是‘平安客栈’的掌柜金一贯，我仍叫我的关山月，咱们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毫不相干，行么？”

金掌柜的老眼凝注，道：“我怎知你没有恶意？”

关山月说道：“掌柜的何以糊涂一时，很显然的，你掌柜的跟‘丐帮’那位查长老是朋友，也俱都是江湖上的侠义豪客，我要是有恶意，也犯不着自露所学为查长老疗伤……”

金掌柜的目光炯炯，没有说话！

“再说……”关山月接着说道：“我要有什么恶意，我早下手你金掌柜的了，我有自信，凭你金掌柜的一身所学还难躲过我掌下三招！”

三招？这关山月未免太狂妄自大了，“万利神贾赔钱郎中”昔年纵横南七省，也算得武林中一流好手，那一身所学或有可能不是他关山月的敌手，但该绝不会滞松地难躲过他掌下三招，这说给谁听谁也不会信！

当然，金掌柜的既不服，而又有点恼火地挑了眉！

关山月一笑摆手，道：“金掌柜的，别又动气，你要不信咱们试试看，我点到为止，见好就收，掌柜的，你小心了！”

说着话，右掌抬起，五指一摇抓了过去！

金掌柜的双眉微扬，突出一指点向关山月掌心！

“万利神贾赔钱郎中”果然身手不凡，应变之快，令人咋舌！

可惜，他未能快过关山月，关山月手腕一沉，疾如闪电一般由金掌柜的手腕下穿过去，等金掌柜的一惊欲变招时，关山月那只右掌已轻轻地拍上他胸前要穴，一笑收手道：“掌柜的，还好没出三招！”

金掌柜的一震，无力垂下右腕，叹道：“关爷高绝，金庸叹服……”

关山月笑道：“没那一说，掌柜的……”

金掌柜的目光一转，道：“关爷逼出金庸本来，该有什么用意吧？”

关山月笑道：“掌柜的不愧老江湖，正是有两件事欲就教于掌柜的！”

金掌柜的道：“就教两字不敢当，什么事关爷且说说看？”

关山月道：“这第一件，掌柜的在‘北京城’安家落户多年，对那家横行十三省无阻的‘京华武馆’该很熟悉吧？”

金掌柜的点头说道：“多少知道点，关爷何作此问？”

关山月笑了笑，道：“没什么，我总觉得这家武馆不单纯！”

金掌柜的惑然说道：“关爷，这话怎么说？”

关山月道：“这家武馆，似乎跟‘北京城’里的大小衙门很熟！”

金掌柜的道：“关爷该知道，吃这行饭的，必然得结交三教九流，要不然的话，这武馆不出三个月就得关门儿！”

关山月点头说道：“这个我知道，但他们对拿飞贼一事，似乎也过于关心！”

金掌柜的道：“关爷，那该也是必然的道理，自己人没有不护自己人的！”

关山月淡然笑道：“掌柜的认为那叫护？”

金掌柜的道：“关爷，那该叫什么？”

关山月摇头说道：“掌柜的也许不知道，但我知道，‘京华武馆’的那位娄四，他不是赶得巧，而是早来了，只不过是等那两个一个倒了地，一个眼看要吃瘪时才跑进来的，掌柜的，你说这是为什么？”

金掌柜的一怔说道：“关爷，他当真是早来了？”

关山月淡淡笑道：“我无须欺骗掌柜的！”

金掌柜的眉头微微皱了皱，道：“关爷，那也许是他怕碰上那两个，有所不便……”

“不然！”关山月摇头说道：“掌柜的听见了，他说他是为什么赶来了？”

金掌柜道：“他说他是听赵九禀报，唯恐冤枉了好人，得罪了江湖朋友，所以急忙赶来化解误会！”

“是喽！”关山月道：“既如此，他有理由躲一会儿出来么？”

金掌柜的一怔，良久始道：“那么关爷以为……”

关山月道：“请掌柜的再听我说两句，然后咱们再下断……”话锋微顿，接着道：“掌柜的送那两个走后，他一味虚情假意跟我套交情，而且千方百计地试探我是不是那个飞贼，要换个江湖历练差一点的，准把他当成热心肠而且是义薄云天的好人，可惜，我也在江湖闯过多少年了……”

金掌柜的截口说道：“那么，关爷是以为他……”

关山月摇头说道：“那两个该像是替他探路的，硬的这条路行不通，他及时出来打圆场，充好人再用软的！”

金掌柜的摇头说道：“老朽简直不敢相信……”

关山月道：“我只说很像，也未敢断言。”

金掌柜的道：“事关重大，关爷这第一问，恕老朽知道的不多，没办法

作答，请说说那第二问！”

关山月笑了笑，道：“第二问就是关于那飞贼了！”

金掌柜的道：“飞贼怎么样？”

关山月目光凝注，道：“我请问那掌柜的，飞贼究竟是哪一路的英雄……”

金掌柜的忙摇头说道：“关爷，这第二问恕老朽也难以作答！”

关山月道：“掌柜的是不知道还是不愿说？”

金掌柜的道：“老朽是不知道！”

关山月微笑说道：“掌柜的，不会吧，你掌柜的隐于‘北京城’这么久，所以隐居‘北京城’的原因，当不会是偌大的南七省无处容身，而该另有原因，别有用心，既如此‘北京城’里闹飞贼，这么大的事，你掌柜的会不知道？”

静听之余，金掌柜的脸色连变，及至关山月把话说完，他刹时间恢复平静，摇头说道：“关爷，你弄错了，老朽自退出南七省武林，来这儿改行经商以来，从没有再跟江湖朋友来往过，可以说是完全跟江湖断绝了关系，再说，如若老朽知道那飞贼是哪一路的英雄，怎会见赵九离去后，跑来警告关爷？”

关山月摇头说道：“掌柜的，恕我直言，那该是掌柜的为掩饰自己的一套手法！”

金掌柜的双眉微扬，道：“老朽句句实言，关爷不信，老朽莫可奈何！”

关山月敛去笑容，道：“掌柜的，关山月没有恶意，我只是……”

金掌柜的淡淡说道：“老朽深信关爷没有恶意，无如，老朽确实不知道！”

关山月眉锋一皱，但旋即展眉笑道：“难怪掌柜的不肯说，谁叫我未把真姓名示人，让人摸不清我的底细？好吧，就算掌柜的不知道吧……”顿了顿扬眉接道：“掌柜的，药买来了么？”

金掌柜的道：“老朽已命人去了，该快回来了！”

关山月点头说道：“那全交给掌柜的了，待会儿查长老醒来若是嚷饿，掌柜的不妨熬点儿小米稀饭给他喝喝，但别太多！”

金掌柜的欠身说道：“多谢关爷，老朽省得！”

关山月点了点头，张口欲言，但忽又一叹说道：“掌柜的，由一切看，至少你该相信我不是他们一路人……”

金掌柜的道：“关爷，老朽深信不疑，无如老朽确实不知道！”

仍是那句话，关山月一摇头，站了起来，道：“好吧，今后我绝口不谈此事，掌柜的，我要出去一趟……”

金掌柜的跟着站了起来，道：“太晚了，关爷要到哪儿去？”

关山月道：“‘北京城’卧龙藏虎，尤其是天桥，我打算到那儿逛逛去！”

金掌柜的道：“大冷天里，雪积盈尺，恐怕远不如往日热闹！”

“不要紧！”关山月摇头说道：“一两天就要走了，不知还有没有空，去去总比没去强，回去之后要说到了‘北京城’没去过‘天桥’，岂不让人笑话！”说着，他举步行了出去！

金掌柜的跟出了门，随手带上了门，道：“老朽也该到柜台去看看了！”

于是，两个并肩行向前院！

经柜台，关山月没有再停留，背着手出门而去！

关山月刚走，金掌柜的一个箭步到了门边，由那棉布帘缝隙向外看，不错，大街上关山月是向“天桥”方向走去！

他笑了，但旋即，他敛去笑容，略一沉吟，向着那瘦小店伙道：“照顾点儿，我出去一趟！”说完了话，未等那瘦小店伙答应，他便掀帘出了门！

踏着那一地积雪，顶着刀一般的寒风，在那万家灯火里，金掌柜的低着头，穿大街，走胡同，不到片刻，他拐进了一条颇为宽敞，偶尔马车行经的一条胡同里！

这是“北京城”醉人的一方，温柔乡，销魂窟！

那闻名天下，与金陵“秦淮”，扬州“廿四桥”齐名的“八大胡同”！

不错，你不见，那家家半开的朱门上，都挂着这个“院”，那个“楼”的招牌？还有那盈耳的嬉笑，阵阵的吆喝，悦耳的轻韵小调十足地秦楼楚馆，风月场所！

踏着石级上的积雪，进出那门儿的，全是皮袄轻裘，来往车马的也都是有钱的大老爷，贵介王孙！

这种人，饱暖思淫欲，吃饱了饭没事儿干，喜欢这声色马犬，攀花折柳的调调儿！

家花不及野花香，家里的姨太太说肉不如这儿的姑娘白嫩，也没有这儿的姑娘会灌迷汤，会施那勾魂儿的狐媚！

那大把大把的银子，甚至于以斗量，他要是不往那窑姐儿，青楼妓女怀里送，那不舒服，也烧得慌！

所以常引得那干瞪眼没乐子寻的穷光蛋，一半儿真话，一半儿也是嫉妒地“呸！”的一口唾沫，狠狠地骂上了：“奶奶的，花吧，玩儿吧，总有一天让你倾家荡产，脱光了裤子，伸腿儿瞪眼死在那窑姐儿肚子上……”

骂归骂，人家没听见，所以，去的还是照去，乐的还是照乐，“八大胡同”的车马就从没断过，那雪地上的蹄印车痕一个又一个，一条又是一条，满了！

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莫使金樽空对月，人生几何，及时行乐，等白了胡子老掉了牙，想乐还乐不成呢！

你骂你的，反正不关皮肉疼痒！

闲话归闲话，金掌柜的刚进这条胡同，迎面来了个缩着脑袋，袖着手，腰弯的像下了锅的虾米，头戴着一顶破礼帽的中年汉子，那模样儿一望就知是个吃噁心饭的下三烂！

果然不错，他两只耗子眼一瞪金掌柜的，一开嘴，好一口既黑又黄的大板牙，嘿嘿笑道：“这位，金枪不倒，要么？您要买上一包，准包您……”

金掌柜的眉锋一皱，半转身避了开去！

岂料，那家伙一跨跟了上来，猥亵地邪笑说道：“这位，上了年纪的人，您可别硬充好汉……”

金掌柜的火了，两眼一瞪，那眼神比挂在各门口的两盏灯笼还亮，吓得那家伙一哆嗦，连忙闭嘴！

望着金掌柜那远去的背影，他摇摇头，喃喃说道：“乖乖，这老家伙准是‘白莲教’，不然怎么两眼会冒火……”

金掌柜的在一家没挂灯笼的门前停了下来，四下里望了一望，然后举手拍了门！

好半天，才听门里响起了一阵轻碎步履声，紧接着一个脆生生的话声在门内问道：“谁呀？”

金掌柜的应道：“丫头，是我，快开关！”

只听门内“哦！”的一声，那扇窄门呀然而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脂粉不施，明眸皓齿，俏生生的瓜子脸！弯弯的两片眉，又黑又亮的两只大眼睛，鲜红的樱桃小嘴儿，小脸蛋儿冻得有点白！

那是个身穿翠绿袄裤，约摸十八九岁的姑娘！

一开门，她便瞪着那对大眼睛，讶然说道：“是老爷子，您有什么事儿么？”

金掌柜一摆手，道：“待会儿再谈，飞儿呢？”

那姑娘道：“在屋里呢，正跟红姑娘说话……”

金掌柜的一点头，迈步向里走去！

那姑娘连忙拴上了门，扭着腰肢，碎步跟上去！

这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儿，站在院子里看，东西两边屋里却熄了灯，独有坐北朝南的堂屋，跟那堂屋东边那间房里，灯光透着纱窗，窗格上，还映着两个人影儿！

金掌柜的踏着满院雪刚走进院子，只听一个银铃娇美话声由灯光透纱窗那间屋里传出：“小翠，是谁呀？”

跟在金掌柜的身后那姑娘扬声应道：“姑娘，自己人，是老爷子来了！”

一听这话，那纱窗上的人影站起了一对，随即从纱窗上消失了，而金掌柜的在堂屋门前砖地上跺脚抹去雪泥的时候，堂屋里迎出了两个人，那是一男一女！

男的，是个身材颀长，身穿一件蓝缎长袍，外罩团花黑马褂，约摸廿来岁的英挺汉子！

女的，是个娇躯婀娜，身穿一身黑缎袄裤，扎着小腰身，脚底穿着一双黑底红花绣花鞋的大姑娘！叫小翠的那位姑娘已经是够美的，可是跟这位姑娘一比，那位即黯然失色，判若云泥！

别的不说，单看姑娘那双凤目，深邃，清澈，黑的黑，白的白，像煞那雪地上掉落两颗黑珠子！她那双眼，像会说话，眸子一转，准能使人的灵魂儿出窍，姑娘美是美，娇是娇，但是不媚不妖！

在这“八大胡同”来说，这是很难得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许人家是良家妇女好姑娘，不比那卖笑卖身的烟花女子！

再看那小瑶鼻，点红檀口小樱唇，更迷人，她要一笑准会露出一口扁贝般玉齿，可惜她没笑！

在金掌柜的跺完脚，跺掉一脚雪泥抬起头的当儿，那姑娘半矮娇躯，微微地福了一福：“给二叔请安！”

那英挺汉子则叫了一声：“爹！”

金掌柜的微微点了点头，“嗯！”了一声，进了堂屋！

那姑娘紧跟在身后，道：“二叔，外边儿冷，您请屋里坐！”

金掌柜的一摇头，道：“不了，就这儿坐吧，我说几句话就走！”

那姑娘道：“二叔，您真是，您是长辈，干什么那么多顾忌！”

那英挺汉子也道：“爹，屋里坐吧，屋里有火盆！”

金掌柜的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道：“好吧！”随即向壁上垂帘的那间厢房行去！

那位姑娘忙赶前一步掀起了垂帘，口中并道：“小翠，你歇着去吧！”

那穿翠绿袄裤，叫小翠的姑娘道：“不给老爷子沏茶么？”

那姑娘微摇摇头，道：“不用了，屋里有刚炖好的莲子汤！”

小翠未再多说，转身行向了西厢房！

东厢房里，暖气盎然，还带着点醉人的幽香，那不用多看，只一眼就能看出，那是姑娘的卧房！

怪不得金掌柜的不肯进来！

围着火盆坐定，姑娘亲手端了一碗莲子汤，双手递向金掌柜的，含着甜笑，轻轻说道：“二叔，刚炖的，还烫嘴，您趁热喝了吧！”

那一双手，欺雪赛霜，柔若无骨，像象牙，又像凝脂，隐隐还发出一种诱人的光采，那水葱一般的十指，白皙，修长，根根如玉！

要是碰上个风流轻薄的，他绝不接那碗热气腾腾的莲子汤，他会先去摸那双手，一定会！

金掌柜的一边接过那莲子汤，一边说道：“红姑，今儿没去？”

那位叫红姑的红姑娘道：“天这么冷，懒得出去……”

那英挺汉子截口笑道：“怎么说我在这儿一连耽误了你两夜……”转望金掌柜的，接道：“爹，您不知道，好几个院子里的都来叫过了，全让红妹托词不舒服给回掉了，我要再待下去……”

红姑娘含笑说道：“大哥这是什么话，又不是外人，你也难得来一趟‘北京’，别说两天，就是十天半月也应该的！”

英挺汉子笑了笑，没再说话！

金掌柜的喝了一口莲子汤，适时说道：“飞儿，说真的，你也该走了！”

英挺汉子一怔，道：“怎么，爹，为什么？”

姑娘红姑忙道：“二叔，你可别怕耽误……”

金掌柜的一摇头，道：“不是这回事儿，我今儿个来，就是来告诉飞儿，让他赶快离开‘北京’回去，这儿不能待了！”

英挺汉子双眉一扬，英武逼人，道：“为什么？风声紧，爹，我可没把那些六扇门里的鹰犬放在眼里，他们哪一个能……”

金掌柜的道：“你没把他们放在眼里，难道爹就把他们放在眼里了？”

英挺汉子放下了一双眉，道：“爹，那为什么？您知道，我还没见着她……”

金掌柜的道：“我知道你还没有见着她，可是，飞儿，为咱们都好，不见她也罢，要不然咱们都要……”

“都要怎么样？爹！”英挺汉子截口道：“为什么您早不让我走？您知道，我那么老远跑来，就是为跑来见她一面，问问她为什么……？”

“为什么？这还用问么？”金掌柜的道：“前夜你去过了，她为什么不见你？偏偏你又耍牛脾气，把人家的东西摔得乱七八糟，这一下好，让人家当飞贼拿你，小衙门的不行。动侍卫营的，你还想去第二回么？”

英挺汉子道：“我不相信她会变了心，我没能见着她，也许是她有事不在家，总之，我不相信她是有意避着我！”

金掌柜的瞪眼说道：“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帮她说话不死心，哪有那么巧？她早不出去，晚不出去，偏偏那夜……”

英挺汉子道：“爹，她绝想不到我会找来！”

金掌柜的呆了一呆，叹道：“飞儿，也许她不会，可是你要想想，她爹肯么？她早对你说过，门不当户不对，人家是皇亲国戚，咱们是江湖草莽，那是根本不可的事儿……”

“不，爹！”英挺汉子摇头说道：“她不是那种人，要是她当初就不会……”

金掌柜的道：“我不说了么？还有她爹，你知道，既有毁国仇，还有这身份，我敢说他绝不会让他的女儿嫁给咱们这江湖草莽……”

英挺汉子扬眉说道：“他不肯是他的事儿，大不了我闯进内城带她走！”

“胡闹！”金掌柜的叱道：“她愿意么？她那么一个娇生惯养，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会跟你私奔？就算她愿意，你有多大能耐，自信能走出这‘北京城’？”

英挺汉子道：“可是，爹，我总不能看着她……”

金掌柜的道：“你只有看着，对方也是个皇亲国戚，论人品，人品不比你好，论财富，论权势，咱们都比不上人家，你还跟人争什么？飞儿，我早对你说过，那种娇生惯养的姑娘，不适合咱们这种江湖草莽生涯，你有多少钱财供她吃穿？你有多少下人供她使唤，飞儿，咱们该找个门当户对的，男子汉，大丈夫，何患无妻，爹已这么大把年纪了，也希望早一天抱孙子……”

英挺汉子道：“爹，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当初您也知道，她要是那种人，她就不会看上我，她也不会……”

金掌柜的道：“我不提当初，当初是当初，如今怎么说？”

英挺汉子道：“如今我绝不相信这是她自己心甘情愿的！”

金掌柜的急了，一瞪眼，道：“你怎么还是这么死心眼儿……”

英挺汉子抗声说道：“爹，我就是这么死心眼儿，您让我找机会再进内城见她一面，只要她亲口说一句那是她的意思，我马上就走……”

金掌柜的脸色一变，拍了椅子扶手，方待发作！

姑娘红姑已然含笑柔声说道：“二叔，您就让大哥多待两天吧，人在这时候最是死心眼儿不过的！”

金掌柜的两眼一翻，道：“红姑，二叔让他到你这儿来，一方面固然为了避避风头，一方面也是望你藉机劝劝他的，怎么你如今倒反帮起他说话来了？”

姑娘红姑嫣然笑道：“那倒不是，二叔，您知道的女儿家都心软，我是被大哥对她的那份儿真挚深情感动了！”

金掌柜的道：“你是说二叔这男人家心硬？”

姑娘红姑微微笑道：“那红儿不敢，实际上……”

金掌柜的突然一叹说道：“红姑，你哪儿知道，二叔是不得不硬起心儿啊？我要不硬起心儿逼他走，咱们迟早会落在人家手里！”

姑娘红姑扬了扬眉，道：“二叔，不是红儿不知天高地厚，恐怕没那么容易！”

金掌柜的摇头叹道：“红姑，你哪里知道外边儿……”

姑娘红姑道：“二叔，红儿知道，昨儿个小翠到东院去。恰好碰到两个侍卫营里的人，听他们说他们已接到了命令，二叔，那充其量也不过是侍卫营的人！”

金掌柜的摇头道：“不是那回事儿，红姑，侍卫营的人并不足虑，可怕的是今儿个客栈里来了个神秘的陌生客……”

红姑“哦！”地一声，道：“二叔，是怎么回事儿？”

金掌柜的接着把关山月描述了一遍！

听毕，红姑惊愕地扬眉说道：“二叔，我不相信您在他手下走不完三招！”

金掌柜的叹道：“丫头，二叔还会无故地向自己这张老脸上抹灰？”

红姑娇靥神色一变，道：“这么说来，是真的了，这是谁有这么高的身手……”目光一凝，接道：“二叔，您怎么没有摸清他的来路？”

金掌柜的摇头说道：“要摸清了还说什么，此人心智之高，经验之老到，令人叹服，二叔闯了半辈子江湖，此人却是二叔生平仅见……”

红姑娘道：“二叔，这姓关的多大年纪？”

金掌柜的道：“不过廿来岁，十足的后生！”

“才廿来岁？”红姑失声呼道：“那会有什么经验？便是他自小练武……”

金掌柜的道：“也许他是哪位异人门下！”

红姑皱了皱柳眉，道：“这会是谁……”

憋了半天的英挺汉子，这时突然冷哼一声，道：“谁？那还用问？准又是个六扇门里的鹰犬，待会儿我找他去，看看他凭什么管闲事，到底有什么惊人之处！”

敢情，金掌柜的一番描述，激起了这位血气方刚年轻人的好胜之心，他脸色一变，方待叱喝！

只听一声朗笑声自外间堂屋里：“阁下，不敢劳动大驾，我自己送上门来了！”

厢房里这老少三人大惊失色，英挺汉子勃然色变，霍地跃起，便要探腰，金掌柜的一把按住了他，扬声说道：“是关爷么，容老朽恭迎！”

说着，向两人一施眼色，站起来行了出去！

他那掀帘出门，西厢房里同声闪出小翠，但是她一出门儿便怔住了，金掌柜的忙向她摆手说道：“小翠，这儿没你的事儿，进屋去！”

小翠迟疑着应了一声，转身回了房！

金掌柜的随又背手卓立，面带微笑的向关山月一拱，冷冷说道：“老朽没想到关爷声东击西跟了来，有失远迎，当须恕罪！”这话，当然他话里有话！

关山月未在意，潇洒地还了一礼，道：“岂敢，关山月来得唐突，掌柜的海涵！”

金掌柜的道：“关爷，门儿是拴着的，关爷由何处进来的？”

这一问，也够令人难堪的！

关山月面不改色，微笑依旧，道：“掌柜的，江湖人都有一身高来高去的本领……”

金掌柜的冷笑着说道：“这么说，关爷是由墙上翻过来的？”

关山月泰然说道：“不错，请掌柜的恕我跨越之罪！”

金掌柜的道：“岂敢，关爷翻墙夜入人宅，不知有何教言？”

关山月笑道：“掌柜的，这似乎不该叫翻墙夜入人宅！”

金掌柜的冷然说道：“老朽想不出还有什么适当辞句！”

关山月笑了笑，道：“掌柜的莫要忘了，飞贼扰乱京畿，危及内城王府，人人得而擒之，这也是大功一件，有好重的一笔赏赐！”

金掌柜的脸色一变，道：“这么说，关爷是来拿飞贼的？”

关山月点头说道：“当然，要不然我哪来大胆敢深夜翻墙入人宅？”

金掌柜的冷冷一笑，道：“老朽原以为关爷是位江湖豪客，武林奇士，如今看来老朽是走了眼，也枉闯了半辈子江湖！”

“本来是！”关山月笑道：“掌柜的闯了半辈子江湖，焉能不知道这句

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何况掌柜至今连我这个人也没摸透，当然更谈不上知心了！”

金掌柜的老脸一红，道：“这么说，关爷是贪图那大功重赏，还有跟着来的荣华富贵，今夜是势必要拿飞贼了？”

关山月淡淡笑道：“掌柜的，那别怪我，要怪只能怪我贫苦的日子过怕了，荣华富贵哪个不贪图？大功重赏哪个不喜爱？”

金掌柜的道：“既如此，说不得老朽明知不敌也要与关爷周旋周旋！”

话声方落，东厢里响起了一声娇呼：“大哥，别……”

紧接着一声厉喝：“姓关的，大爷在此，有本领你就拿吧！”

砰然一声，垂帘猛然掀起，一条人影急掠而出，飞扑关山月，如出柙之猛虎，猛不可当！

金掌柜的大惊，方待有所行动！

只听关山月一声轻笑，道：“你当我拿不了你么？”

紧接着，一声闷哼，再看时，那英挺汉子神态怕人地站在关山月身旁，而一只右腕却落在了关山月手里！

金掌柜的心胆欲裂，大喝一声，就待扑救！

关山月扬眉一笑，道：“掌柜的明智，妄动不得……”

金掌柜的机伶一颤，未敢动！

关山月忽又一笑：“姑娘，好剑术，只可惜这一招太俗了！”

左手向后一招，手里多了柄寒芒四射的短剑，他背后，惊住了小翠，但旋即她咬了牙，而适时，早已站在金掌柜的身边的姑娘红姑一声娇喝：“小翠，不许动！”

小翠一震，抬起的皓腕又放了下去！

关山月深深地看了红姑一眼，笑道：“还是这位红姑娘明智……”

用眼角余光一瞟英挺汉子，笑笑接道：“年轻人血气方刚，戒之在冲动，阁下未免太鲁莽了！”

英挺汉子大喝一声，道：“姓关的，金爷这条命交给你了！”右腕一翻，便待拼个玉石俱焚地出击！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是么？我想要活的！”

英挺汉子身形突然一矮，一只左臂再也抬不起来，他头上暴出了青筋，怒目而视，直欲喷火，厉声说道：“姓关的，你要是个英雄，你就毁了我？”

关山月摇头笑道：“可惜我不是个英雄，老子英雄儿好汉，你以为你这就是英雄？就是勇？阁下，这只是匹夫血气之勇！”

英挺汉子未再说话，但那神态怕人！

金掌柜的突然颤声说道：“姓关的，你带来多少人？”

关山月道：“掌柜的，整数，就我一个！”

金掌柜的道：“那么你带不走我几个，连他你也别想带走！”

关山月“哦！”地一声，扬眉说道：“掌柜的有什么打算？”

金掌柜的咬牙说道：“老朽适才想过了，我们这几个宁可都躺在这儿，也绝不愿有一个进那满虏的六扇门中！”

关山月目中异采一闪，笑道：“掌柜的不要令郎的命？”

金掌柜的惨笑说道：“想，当然想，可是落在狼嘴里，那迟早总是要死的！”

关山月道：“那么我的功劳就更大，赏就更重了！”

金掌柜的猛一点头，道：“不错，你就去领功领赏吧，飞儿，爹顾不得你了，男子汉，大丈夫，武林英豪，咱们不怕一个‘死’字！”

英挺汉子笑道：“爹，还有一点，咱们是大汉民族！”

金掌柜的点头说道：“对，飞儿！”右掌便要伸腰！“且慢！”

关山月忽地喝道：“掌柜的，你当真要拼？”

金掌柜的道：“人命攸关，这还假得了？”

关山月一摇头，道：“我天生的软心肠，不忍看各位流血，也不想没有你掌柜的那么一个好朋友，这功赏，荣华富贵我都不要了！”

右腕一振，松了五指，那英挺的汉子立足不稳，一个踉跄向着金掌柜的立身处冲了过去！

这突变太出人意料，金掌柜的与红姑刚一怔，关山月已然半转身形向着小翠笑道：“姑娘，剑还你，以后别在背后扎人了！”说着，竟又当真地把剑掉转递过去！

这，看得金掌柜的老少四人又复一怔，大感诧异！

小翠瞪着一双大眼睛，微张着小嘴儿忘了接！

关山月把剑柄又往前一送，微微说道：“怎么，姑娘，剑不要了？”

小翠瞿然而醒，心想，管他是真是假，先把剑拿回来再说……当下伸出玉手抓上了剑柄！

关山月那拈着剑的两个指头也趁势松了！

这一下，该不会是假的了，但“万利神贾赔钱郎中”金庸江湖经验老到，他仍恐关山月有诈，当即沉喝说道：“姓关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少在老朽面前……”

关山月一笑转过身躯，道：“掌柜的，玩笑要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金掌柜的一怔，道：“姓关的，玩笑？”

关山月微敛笑容，点头说道：“掌柜的，不错，我愿意说明，我跟着掌柜到这儿来，而至翻墙夜入人宅，并没有丝毫恶意……”

金掌柜的道：“这么说你不拿飞贼了？”

“不！”关山月摇头说道：“掌柜的，这飞贼仍是要拿的，只不过那方法与对象都不同而已，掌柜的明白我这话么？”

金掌柜的目光凝注，摇头说道：“这话太玄奥，令老朽难懂！”

关山月笑了笑，道：“我这话一时委实令人难懂，不过，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掌柜的诸位适才所谈那件事，我想先弄清楚……”

金掌柜的扬眉说道：“这个怨老朽无以奉告！”

关山月笑道：“敢情掌柜的还怀疑我的来意……”

红姑扬眉说道：“岂止是来意？对你阁下这个人，我们都莫测高深！”

关山月目光转注，说道：“姑娘想听么？”

不知怎地，红姑那张娇靥竟然一红，跟着又一绷，道：“我不想听！”

关山月道：“那我就不说了！”

红姑又一急说：“你这个人可恶，你根本就没打算说！”

“不错，红姑娘！”关山月点头说道：“除了我叫关山月，是由江南来的之外，别的我的确不能说，因为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红姑道：“可以，在我们没有摸清你的底细，没分清敌友之前，你想要知道的，我们也不能说！”

关山月含笑说道：“想知道我的底细不难，但那要假以时日，至于敌友，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诸位，我这个人，在诸位眼中，有时候是友，有时候也许是敌，到底是敌是友，那要看诸位的灵智判断了……”

顿了顿，接着道：“我想知道的事，诸位愿不愿说，那全在诸位，我无法勉强，不过我可以告诉诸位，把我想知道的事告诉我，那是有益而无一害的！”

红姑道：“对你还是对我们？”

关山月道：“是对诸位而不是对我！”

红姑“哦！”地一声，扬眉笑道：“我倒要听那有益而无害的益在何处？”

英挺汉子冷哼一声，道：“红妹，哪来哪么好心情跟他罗嗦！”

关山月笑道：“年纪轻轻的，只知动意气，那么没容人之量？”

英挺汉子叱道：“你有多大年纪……”

关山月道：“论年纪，我也许只痴长你几岁，但论经验，论世故，我敢说，你阁下比我至少要差上十年！”

英挺汉子脸色一变，冷笑着说道：“好大的口气……”

金掌柜的突然说道：“飞儿，他说的是实情，论经验，论世故，连爹都不如他！”

上一辈的都自叹不如，还有什么好说的，英挺汉子哼了一声，未再说话，显然，他并不服！

关山月没再理他，转向红姑笑道：“红姑娘有心情听听那益在何处么？”

红姑柳眉微挑，迟疑了一下，道：“你说吧！”

关山月道：“今后拿飞贼的，绝不会再怀疑到这位身上，此其一也，我可以促成这段美满姻缘，此其二也……”

一顿，接着道：“红姑娘，有这两桩，我认为已经足够了！”

英挺汉子道：“姓关的，你把我当成了三岁孩童！”

关山月笑了笑，道：“实际上，你阁下比三岁孩童大不了多少！”

英挺汉子火儿了，双眉一挑，便待有所行动！

金掌柜的一把拉住了他，叱道：“飞儿，不许轻举妄动！”

英挺汉子未再动，关山月却不饶他地淡淡说道：“你除了会动辄拔剑，冒火，冲动，徒逞匹夫血气之勇外，你还会什么？我真怀疑那家姑娘会看上你！”

这无疑火上浇油，英挺汉子一张脸刹时涨得通红，猛然一挣，未能挣脱金掌柜的掌握，他又急又气地叫道：“爹，放开我，您听他……”

金掌柜的冷冷说道：“爹听见了，他说的是你的短处，很对！”

英挺汉子一转脸，叫道：“爹，您怎么帮他……”

金掌柜的板着脸，冷然说道：“一个人要从善如流，更要闻过喜，能改之，听他说！”

英挺汉子闭上了嘴，但是，显见地，他还不服！

关山月看也未看他一眼，望着红姑娘道：“红姑娘，尊意如何？”

红姑道：“我不否认这的确是益处，可是我也不讳言，你难取信于人！”

关山月道：“诸位要是不信，我莫可奈何，我已经尽了力，我还想尽力，只是那要看诸位是不是需要！”

英挺汉子对关山月成见极深，他不需要关山月任何帮助，闻言，气忿的道：“我不需要！”

关山月道：“那随你，老实说，我是看在查长老与令尊的份上，要是冲

着你，我还懒得管呢，就凭这样，你能给人家姑娘什么？我要告诉你，我要是不伸伸手，你这一辈子休想再见那姑娘一面，假如你鲁莽地再往内城闯，你要能再出得来，我愿意把这颗脑袋双手奉送！”

英挺汉子哪听得下这个，气得脸色铁青，人发抖，刚要再张口，金掌柜的已在一旁叱道：“飞儿，住口！”

英挺汉子一懔，还真没敢再说，但他那双眼像是要喷火！

金掌柜的手一松，向着关山月微微地拱了手，道：“关爷，老朽这里先谢了，同时老朽把这老少几条命，也交在你关爷手中了，关爷要是……”

关山月截口说道：“掌柜的，我只有一句话，我绝不会对不起你掌柜的，我帮完了这次忙之后，诸位当我是敌也好，是友也好，那全在诸位，至于如今诸位是否信得过我……”

金掌柜的道：“老朽不愿作违心之论，至今老朽仍不敢全信你关爷，不过老朽做生意做惯了，愿意舍上血本试试这冒风险的一笔生意！”

关山月笑道：“掌柜的‘万利神贾’做生意，定然是一本万利！”

金掌柜的淡淡说道：“希望如此，如今容老朽为关爷细说……”

关山月道：“掌柜的，请慢一点，我要向红姑娘讨个坐位！”

红姑娘娇靥又是莫名其妙地一红，道：“是我失礼，待慢贵客，你请坐！”

随即，她向着小翠说道：“小翠，给关爷沏茶。”

小翠噘着小嘴儿，绷着小脸蛋，转身走进了西厢房。显然，她也不高兴这个敌友难分的神秘人物！

关山月则一笑说道：“多谢姑娘，没有莲子汤，有壶热茶我也很知足了。”

红姑娘娇靥更红，扬了扬眉，那神色似笑似嗔的道：“看来你这个人也有一张贫嘴。”

关山月笑了笑，道：“红姑娘，我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说的实话。”

红姑娘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地把那到了香唇边儿的那句轻轻“可恶”又咽了回去。

事实不错，姑娘她觉得这个人可恶、可恼，但是，她又觉得这个人，在可恶可恼之中，有那么一丁点儿可爱！就是这，使她那张娇靥红了好几次。

坐定，小翠由西厢房里捧出了香茗，好不高兴地放在了关山月身旁的茶几上，然后一扭腰走向一旁！

关山月摇摇头，笑道：“看来，这盏茶也够烫嘴的。”

红姑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好美、好甜，尤其那一口扁贝般的玉齿，更美，更甜，还解人！

这一看得关山月为之呆了一呆。

小翠也想笑，但她没好意思笑出来，要不然春风解冻，和气消冰，也一定十分好看。

金掌柜的轻咳一声，叫道：“关爷……”

关山月神情一震，忙自红姑那张艳丽如花的娇靥上收回目光，脸上带着一丝红热，笑道：“掌柜的请说。”

他那脸上的红热，似乎能感染人，红姑娇靥也为之一红，她垂了螓首，望向了自己的那双绣花鞋！

金掌柜的道：“容老朽来为关爷介绍一下……”一指身边英挺汉子，道：“这是犬子金飞。”

金飞傲不为礼，关山月则含笑点了点头！

金掌柜的接着一指坐在身旁的姑娘红姑，道：“这是老朽拜兄之女，姓柳，叫绡红！在这儿各院里卖唱为生，以后还请关爷多多关照。”

关山月目注红姑，忙道：“岂敢，聂隐、红线之流，傲托风尘的侠女，由来令人尊重。”

姑娘柳绡红扬起螭首，眼圈儿犹带着红晕，道：“关爷过奖，卖唱的轻贱女子，请别见笑。”

关山月道：“红姑娘，关山月只有敬重。”

红姑娘美目中闪过一丝异采，但他没说话！

金掌柜的忙着说道：“这件事该远溯三年前，三年前‘康亲王’带着他那位格格下江南游山玩水，在‘西湖’碰见了犬子……”

关山月截口说道：“掌柜的，该说是那位格格碰见了令郎。”

金掌柜的点头说道：“不错，关爷，从此以后，康亲王在江南停留了三个月，他两个也天天见面了三个月，这令人感到意外，当时老朽在京，一点儿也不知道，所以没办法阻拦……”

关山月道：“金掌柜的，恕我大胆说一句，棒打鸳鸯，拆人姻缘，这是最要不得的，掌柜的你不该阻拦。”

金飞瞧着关山月，有点诧异。

金掌柜的一笑说道：“关爷该知道，门不当，户不对，人家是皇亲国戚，娇贵格格，咱们是刀口舐血的江湖草莽……”

关山月摇头说道：“不然，掌柜的，情之一字，没有贵贱贫富之分，便是当今皇上，他也是个人，江湖草莽并不低于任何人，相反地，那是豪气干云，气吞日月的英雄、豪杰，我只能说，那位格格不同于一般宦门之女，她慧眼独具，令人敬佩！”

金飞突然说话：“阁下，你这话是真的？”

关山月道：“话是我说的，信不信全凭阁下。”

金飞道：“这我信。”

关山月淡然笑道：“那就好！”

金掌柜适时说道：“话虽这么说，但老朽以为，这是没有结果的。”

关山月道：“掌柜的，怎见得？”

金掌柜的道：“如今‘北京城’的人谁都知道，康亲王的格格要出阁了。”

关山月道：“掌柜的，男方是什么人？”

金掌柜的道：“大学士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

关山月眉头皱了皱，道：“此人是个劲敌，我听说纳兰容若此人不但长得风流俊俏，为当世罕见的美男子，而且他汉文造诣之高深，也令当今几位饱学大儒所自叹不如，‘康熙字典，百史精华’，‘佩文韵府’等书的编撰，他尽了很大的力，也显露了很大的才华，称得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金掌柜的摇头说道：“大学士明珠是皇上的内亲，皇亲国戚家大业大、显赫得不得了，所以老朽说……”

关山月截口说道：“掌柜，何以见得是那格格自愿的？”

金掌柜的道：“关爷有所不知，康亲王离江南的前夜，那位格格曾亲口向飞儿许终身，并约飞儿一年内到京里来找她，可是后来飞儿江湖事缠身，没办法北来，所以一拖就是两年，如今那位格格却要……”

关山月道：“掌柜的，这只能怪令郎失约，不能怪人家背信，是不是？”

金飞微微地低下了头。

金掌柜的点头说道：“老朽不敢护短，这个老朽承认。”

关山月道：“如今便是她自愿的也不能怪她，要知道，她空等三年，已经算很够情意了，对不？”

金飞抬起了头，扬眉说道：“我没有怪她，我所以冒险闯内城见她一面，是为问她个清楚，这是不是她自己情愿的。”

关山月道：“阁下，如果她是自愿的呢？”

金飞道：“我立刻就回江南去！”

关山月点头说道：“对，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可是，阁下，如果她不是自愿，而仍痴心地等着你呢？”

金飞毅然说道：“那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带她走！”

关山月笑道：“冲着你这句话，我也要伸伸手，帮个大忙，只是，那该是想尽办法，而不是拼命，懂么？”

金飞红着脸笑了，点了点头，道：“谢谢你，我懂。”

关山月笑道：“难得你会谢我，如今不必，事成了再谢不迟。”

金飞红着脸又笑了！

姑娘柳绡红突然说道：“关爷，你为什么伸手帮这个忙，可以说说么？”

关山月笑了笑，道：“红姑娘，我是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再说，这是前生注定事，你二位又岂可惜过这大好姻缘！”

姑娘柳绡红微笑道：“君子有成人之美，关爷令人敬佩，只是，我总觉得关爷之所以义施援手帮大忙，必有深意。”

关山月笑道：“看来难逃姑娘法眼，不错，我承认，我所以伸手帮这个忙，是具有深意的。”

柳绡红紧接着说道：“那么，我想听听关爷的深意是什么？”

关山月沉吟了一下，道：“有条件，我帮他一个忙，他帮我一个忙，这是互惠，我认为这样好，谁也不负谁，免得任何一个耿耿于心。”

柳绡红嫣然笑道：“这样是好，关爷，你要他帮的忙，又是什么？”

关山月摇头说道：“恕我现在不便奉告，不过我可以说明一点，那就是我要借重他阁下那一身江湖无人能及的水性！”

此言一出，震动满座，金飞急道：“水性？你阁下怎知我精谙水性？”

关山月笑道：“我不知道你精谙水性，但是我知道‘万利神贾赔钱郎中’有个原在陕甘一带称霸，又在四川三峡急湍里进出的侠盗儿子，难道这还不够么？”

金飞瞿然动容，默然未语。

金掌柜的则轻声叹道：“够了，关爷，看来关爷是摸清了老朽！”

关山月笑道：“要不然‘北京城’里的客栈那么多，我为什么单进‘平安客栈’。”

金掌柜的一怔，一时也说不出话来！

姑娘柳绡红却美目转动，道：“关爷，江湖上会水的能人很多！”

关山月道：“但比他高的仅不过一个。”

柳绡红道：“关爷知道那个人？”

关山月点头说道：“我知道，那是‘微山湖’中的鱼壳。”

柳绡红道：“既如此，关爷为何不找他？”

关山月道：“原因很多，第一，他如今不在北京，第二，他这个人靠不住，第三，我没有可以帮忙他的地方！”

柳绡红道：“关爷，这靠不住三个字何解？”

关山月未答就问，道：“红姑娘知道鱼壳么？”

柳绡红点头说道：“知道，长辈们跟他有过来往！”

关山月笑道：“那么我现在不便说破，姑娘往后看好了！”

柳绡红未再问，笑了笑道：“条件可以说是谈妥了，关爷打算怎么办？”

关山月道：“实说，那位格格是不是自愿的，我都在近期内想办法让他二位见上一面，要是那位格格不是自愿，而仍痴心地在等着他，我负责让他二位安全出京，远下江南成家去……”

柳绡红道：“关爷有这把握么？”

关山月淡淡笑道：“如今单凭嘴说是没有用的，好在这是互惠，我要帮不上他的忙，他也可以不帮我的忙……”

金飞突然激动地离座而起！

关山月一抬手，忙道：“阁下，别忙，事成了再谢不迟，再说，你帮我，我帮你，咱们谁也不欠谁的情，也用不着谢。”

金飞坐了下去，但他激动地说道：“关爷……”

关山月摇头说道：“这称呼我不敢当，你若不再仇视我，我痴长你几岁，你叫我一声关大哥也就够了。”

金掌柜的一张嘴，便要说话。

关山月已然又道：“掌柜的，怎么说你是武林前辈，据我所知‘万利神贾赔钱郎中’不是个婆婆妈妈的人。”

金掌柜的一笑说道：“既如此，老朽托大了。”

姑娘柳绡红美目中飞闪异采，接着娇靥一红，谁也不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只有她自己那芳心深处明白！

金飞更激动了，道：“关大哥，我不谢了，但话我仍是要说，不管这件事成不成，金家永远感激你这义伸援手的好意。”

关山月笑道：“看来我已轻易而完全地取得诸位的信任了。”

金掌柜的正色说道：“老朽自信老眼不花，始终……”

关山月笑道：“始终对我怀着戒心！”

金掌柜的老脸微红，方待再说，关山月已然接道：“掌柜的，你老于世故，江湖经验丰富，当心武林人心险诈，诡谲难测，外貌祥和，内藏奸狠，口蜜腹剑比比皆是，看起来是好朋友，其实那是要命的仇敌，同样地，今天诸位视我为朋友，也许明天……”

话锋至此一顿，摇摇头道：“不谈了，我对飞兄弟只有一句话：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男儿患不立志，不患无妻，万一她已经变了心，那么，这种姑娘得之非福，事实上也不值得惋惜，我希望你能够豪迈而洒脱更豁达地付之一笑，能么？”

金飞扬眉说道：“关大哥，她绝不会是……”

“兄弟，”关山月道：“我说的万一，凡事不可不防万一。”

金飞毅然点头道：“关大哥，我能。”

关山月笑道：“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也不愧七尺须眉昂藏之躯，顶天立地大丈夫，兄弟再记住一点，该做的事还很多……”

金飞听得最后一句，神情微愕，刚要问。

关山月作势欲起，道：“请诸位静待佳音，我要……”

绡红忙道：“关爷，请慢一步。”

关山月抬起的身子，又坐了下去，笑问道：“怎么，红姑娘要留客？”

柳绡红娇靥微酡，道：“还有一件事关爷您忘了！”

关山月微愕说道：“红姑娘，我忘了哪件事？”

柳绡红道：“关爷真是贵人多忘事，飞贼……”

关山月笑道：“一个本钱要博两个利，诸位未免……”

柳绡红淡淡笑道：“关爷，这该是一件事。”

关山月笑道：“既如此，红姑娘就该知道，我既有心促成这一段良缘，当不会再让他们把未来的新郎当飞贼拿。”

柳绡红呆了一呆，红着脸笑了！

集贤馆

关山月趁势站了起来，道：“诸位，外面冷，也为免惊动别人，诸位都不要送了！”说着，他迈步向外行去。

柳绡红突然说道：“关爷，还有一件事……”

关山月半转身躯，笑道：“红姑娘，我的底细姑娘最好不要问，问了我也不会说，再说，姑娘多知道一些，不如少知道一些。”

柳绡红脸好红，竟怔住了！关山月转过身去又迈了步，金掌柜的父子都没送。

但关山月刚走了两步，他又转过了身，说道：“来时翻墙，走时不好再翻墙，可否请小翠姑娘跟我去关个门！”

金掌柜忙道：“小翠，你跟关爷去！”

小翠没再不高兴了，脆生生地答应了一声，扭着腰肢跟着行了出去。望着关山月那潇洒的身影踏上了雪地，姑娘柳绡红狠狠地盯了他一眼，跺了绣花鞋，道：“不说算了，干什么那么神秘，稀罕！”

金飞一笑说道：“谁稀罕谁知道。”

天！姑娘柳绡红那张娇靥红透耳根，又跺了绣花鞋，撒了娇，发了嗔：“二叔，你看他……”

金飞忙道：“天地良心，我是怎么说的爹听见了，我可没说你稀罕。”

这一下姑娘跳了脚，她一摔那乌油油的大辫子，叫道：“二叔，您就不管管他……”

金掌柜的脸色有点阴沉，道：“别闹了，是福是祸现在还不知道呢！”

这句话像晴空突然来了片乌云，使天沉闷里的让人透不过气来，又像一块重铅，带着人的心往下沉。金飞敛了笑容，没作声。

姑娘柳绡红香唇翁动，想说什么，但望着金掌柜的那阴沉脸色，她没敢说，终于忍了下去……

关山月在小翠的相送下，出了那两扇窄门儿，向小翠道了一声谢后，顶着那刀一般的透骨寒风走了！

小翠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那在寒风里丝毫不显冷意的颀长身躯出了一会神，才掩上了门儿。

可惜，她门儿关得仍是嫌早了一点儿，她没看见这一幕，这一幕是……

关山月刚走不到几步，由胡同左院，那两个灯笼挑得高高的那个大朱门里，踏着石阶走出来个人！

这个人是个瘦削老头儿，留着两撇胡子，衣着挺讲究，两眼炯炯有神，一望而知是个练家子。

这老头儿刚下石阶便一眼望见关山月，顿时，他直了眼，一怔之后忙赶上去，边走边唤道：“前面的那位，请候一步。”

关山月闻声停了步，他刚转过身，那老头儿已然到了他面前，只一瞪眼，一巴掌拍上了关山月的肩头，尖声叫道：“兄弟，果然是你……”

关山月也自一怔，但他立即恢复平静，含笑道：“我当是谁，原来是巴老！”

话刚说完，那老头儿叫了起来：“哎呀，兄弟，你怎么搞，既来了怎不找我去，你可不知道，王爷等你都等得急死了……”

关山月笑说道：“巴老，我刚到！”

那老头儿吹了胡子，道：“兄弟，你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么？我可瞧见你是由那个门儿里出来的，你真……”

关山月微微一惊，随即红着脸赧笑说道：“瞧见就瞧见了别嚷嚷好么，巴老？”

那老头儿一怔，然后是一脸邪笑，又一巴掌拍上了关山月肩头，眨了眨一双老眼笑道：“兄弟，会拿耗子的猫不叫，咱们哥儿俩多年的朋友了，我可真没瞧出你还有这一手儿？那位红姑娘可是出了名的标致大美人儿，不但人长得标致，那双眼儿能勾魂儿，那小嘴儿里的几支曲子，也是数遍‘北京城’无出其右的，可惜她冷若冰霜，凛然不可侵犯，卖唱不卖笑，要不然那不知有多少人早拜倒裙下做孝子了……”

关山月眉锋一皱，道：“你老哥哥想必也是其中的一个！”

那老头儿老脸一红，干笑一声，道：“不瞒你说，兄弟，我是那贪腥的馋嘴猫，可是她带刺儿扎嘴，不过，兄弟，既然你泡上了，能进了那窄门儿，没说的，从今后你老哥哥打消这念头……”

一摇头，伸手摸上了胡子，嘿嘿笑道：“人家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以我看唯独这件事儿，嘴上没毛的才办得牢，姐儿爱俏，你老哥哥那张长着这两撇的老脸，哪比得上兄弟你这张人见人爱，能挤破爱俏娘儿们头的俊美小白脸儿？”

关山月红了脸，叱道：“别胡说，才刚认识！”

“算了，兄弟！”那老头儿挤眉弄眼的道：“瞒得了别人还瞒得了你老哥哥？刚认识就能进她的门儿？还顶着刀子送你走？简直是深情的老相好嘛？别瞒我，你来了不止一天了，兄弟，你令人羡慕，妒煞！”

关山月皱了眉，道：“这么说老哥哥你是这儿的常客，也是风月场中的老手？”

那老头儿嘿嘿笑道：“兄弟，老毛病了，你还不知道？”

关山月淡淡笑道：“你也不怕我在老嫂面前告你一状？”

那老头儿显然有季常之癖，一哆嗦，白了脸，忙道：“哎哟，好兄弟，千万做做好事，千万，千万替你老哥哥兜着点儿，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望了望关山月脸色，目光一转，笑道：“兄弟，你这是开玩笑，存心吓我，是么？我说嘛，自己弟兄，怎么会？说什么兄弟你也不会要你老哥哥……”

关山月扬眉说道：“谁说的？”

那老头儿一哆嗦，又白了脸，刚要再说。

关山月一笑说道：“老哥哥，不让我告状也行，咱们谈条件，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老哥哥也什么都不知道，明白么？”

那老头儿忙嘿嘿赔笑，一颗头点得像舂米，道：“行，行，行，那还能不行，兄弟你说一句还不就是一句？兄弟，可是真的，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还有！”关山月道：“你老哥哥既知道了，我如今就索性在你老哥哥面前报个备，从今儿个起，无论是谁，他要敢碰红姑娘一指头，或者想进那两扇窄门儿一步，别说我姓关的翻脸无情不认人！”

望着关山月那目中冷电一般的威棱，还有那满脸的煞气，就像一股子冷风灌进了那老头儿的衣领，冷得他机伶一颤，他忙点头说道：“兄弟，那还有说的？当然，当然，别说你，就是你老哥哥我，不知道便罢，知道了我也

要剁了他那手，打断他两条腿不可！”

关山月唇边泛起了一丝笑意，道：“老哥哥，我谢了，就这么办！”

那老头儿忙道：“自己弟兄哪来这一套？还谢个什么劲儿……”

目光一转，赔上一脸谄笑，接道：“说真的，兄弟，夜长梦多，为免日后麻烦，干脆拣个日子把她接出去，这事包在你老哥哥身上……”

关山月一摇头，淡淡笑道：“老哥哥，谈娶嫁那还早，再说，女人心，海底针，她要不变怎么也不会变，她要是会变，你就是打个铁链子，把她锁起来那也没有用！”

那老头儿一拍大腿，叫道：“对，对，对极了，行，兄弟，对娘儿们，看来你比老哥哥我还内行，说正经的，你是什么时候……”

关山月道：“老哥哥，别老站在这儿，咱们边走边谈，行么？”

“行！”那老头儿一点头，道：“走，咱们先到馆里去！”

说着，两个人并肩往胡同儿口去！

走没几步，那老头儿开了腔，道：“兄弟，可以说了吧！”

关山月道：“老哥哥，我到了两三天了！”

那老头儿一怔，诧然说道：“怪不得老哥哥安排在‘永定门’接你的人没见着你，可是，兄弟，算好了你今儿才到的！”

关山月笑了笑，道：“就不能走快点儿么？”

“能，能！”那老头儿点头说道：“可是，兄弟，你既然早来了，为什么不到馆里来找我去？”

关山月淡淡笑道：“我有我的理由！”

那老头儿道：“老哥哥我想听你的理由！”

关山月笑了笑，道：“老哥哥，有道是：‘无功不受禄’，老哥哥你知道我是个怎么样的人，可是人家只知道我叫关山月，别的是一无所知，你说对么？”

那老头儿猛一点头，道：“对，兄弟，往下说！”

关山月道：“所以，在我没进‘雍郡王’府之前，我总得找点东西作为晋见之礼……”

“没那一说！”那老头儿摇头说道：“王爷求才若渴，他从不计较……”

关山月道：“老哥哥，我不是指的那种礼，我囊中能有多少，就是倾我囊中所有，也未必让王爷看在眼里！”

那老头儿讶然说道：“兄弟，你说的是……”

关山月笑了笑，道：“我指的那个礼，一方面不会让人瞧低了我，另一方面也替老哥哥你脸上增点光采，同时……”

那老头儿忙道：“兄弟我明白了，只是，那是什么？”

关山月道：“老哥哥，这两天来，‘北京城’里闹什么？”

“闹什么？”那老头儿沉吟了一下，忽地眼睛一亮，急道：“飞贼，兄弟，你要拿飞贼？”

关山月含笑点头，道：“不错，老哥哥，这份晋见礼如何？不轻吧？”

“轻？”那老头儿叫道：“兄弟你要能拿着飞贼，不但兄弟你立即获得王爷器重，老哥哥我脸上增光，就是王爷自己也有莫大的好处！”

关山月点头笑道：“这就是喽，足见我选对了，老哥哥，这就是我的理由，老哥哥你该不会再怪我来了不去报到了么？”

那老头儿道：“兄弟，我压根儿也没怪你，兄弟，行，真有你的……”

一顿，接道：“只是兄弟，有线索了么？”

关山月一抬右手，笑道：“老哥哥，已在此中，如探囊耳！”

那老头儿一怔，道：“兄弟，真的？”

关山月道：“这还能骗，老哥哥，我可是瞎吹胡擂之人？”

那老头儿大喜，道：“兄弟，那你怎不赶快……”

关山月淡然摇头，道：“老哥哥，不忙！”

那老头儿一怔，道：“怎么说，兄弟，不忙？”

关山月点了点头，“嗯！”了一声！

那老头儿诧声叫道：“兄弟，那又为什么？”

关山月摇头说道：“看来老哥哥你算不得老江湖，你知道他是一个人还是另有未露面的同党？”

那老头儿呆了一呆，赧笑说道：“兄弟，是我糊涂，可是万一他闻风……”

关山月笑道：“更糊涂，老哥哥，他既已在我手掌之中，他往哪儿跑？老哥哥试想，只要我看上的，可曾有一个能跑出我手去？”

那老头儿赔笑说道：“没有，兄弟，谁能逃出你手去？兄弟，那是谁？”

关山月摇头笑道：“不能说，怕老哥哥你抢了我的大功，让我没晋见之礼！”

那老头儿失笑说道：“兄弟，说真的……”

关山月道：“老哥哥，人，就在这‘八大胡同’之中，是谁，不能说！”

那老头儿道：“兄弟，你真怕老哥哥我抢了你的大功？”

关山月笑道：“老哥哥，说着玩儿的，别认真，可是我真不能说，别怪我，老哥哥，万事小心为上，少一个人知道，总要比多一个人好，你说么？”

那老头儿笑了笑，道：“你总有理，好吧，我不问！”

关山月倏然转话，笑道：“老哥哥，现在情势如何？”

那老头儿道：“你是知道的，兄弟，众家阿哥都有一帮拥立的人，雍王爷实力虽不见得弱于谁，但也不算不得顶强，要不然他不会命我把兄弟你找来……”

关山月道：“老哥哥，我又能为他做些什么？”

“多了，兄弟！”那老头儿谄媚地笑道：“有了你，雍王爷一如文王之遇姜尚，刘备之得孔明！”

关山月笑道：“老哥哥，我只是一个打手，一名死士！”

那老头儿道：“别谦虚，兄弟，这档子事谦虚不得，正如兄弟你所说，老哥哥我知道你，可是别人并不知道你……”

关山月道：“那总不能我自己把自己捧上了天！”

那老头儿道：“没人让你自吹自擂，可是你总得露两手给他们看看！”

关山月道：“那是当然，不过我只能把握适当的机会，像这拿飞贼，不就是一桩么？这是把握了露脸的机会！”

那老头儿道：“可是雍王爷一但问起了你……”

“不会的，老哥哥！”关山月摇头说道：“他只会把我当成一名死士！”

那老头儿道：“真要那样，雍王爷就算不得在众家阿哥中，最英名的了！”

关山月道：“这么说来，他会问我了！”

那老头儿道：“那当然，不信你瞧好了！”

关山月道：“那也没关系，我适可而止，显露自己锋芒不可太露，要是

把自己显露得比他还强，那是大不智！”

那老头儿道：“怎么说，兄弟？”

关山月微笑道：“很简单，老哥哥，美服患人指，高明遭神恶，你该知道，那前辈古人杨修之佐曹阿瞞！”

那老头儿摇头说道：“兄弟，雍王爷不是曹孟德！”

关山月笑了笑，道：“我听说，这位雍王爷并不是皇上的亲骨肉，而是一个叫卫光辉的人的儿子，那是因为卫光辉的妻子被皇上召进宫去宠幸，册封她为卫妃，不到七个月就生了这位雍王爷，皇上宠爱卫妃，本打算立雍王爷为太子，但按理以二阿哥年纪为长，所以心里又难以决定，有一天皇上为试二阿哥与雍王爷的心术，把暹罗国进献的两笼白老鼠赏给了这二位，结果二阿哥回去就把老鼠放了，而四哥雍王爷就教他们打仗，有不听命令的就诛杀之，不到一天，几百只白老鼠杀的一个不留，所以皇上才把二阿哥立为太子……”

那老头儿骇然失色，容得关山月把话说完，他立即惊声问道：“兄弟，这你是怎么知道？”

关山月淡淡笑道：“老哥哥，什么事能瞒得了我关山月？”

那老头儿目光一转，道：“兄弟，你应该知道，这并不是坏事！”

“当然！”关山月点头说道：“做皇上，就要狠，像二阿哥，他流于妇人之仁，太懦弱了！”

那老头儿笑着点了头，道：“兄弟，太优柔，太懦弱的人，是不能当皇上的，兄弟，咱们哥俩却没辅错人，将来雍王爷一旦身登大宝……”

嘿嘿一笑，住口不言，那得意的模样，生似他那位主子胤禛，后来的雍正已身登大宝，他成了当朝一品！

关山月笑了笑，道：“我该谢谢老哥哥大力推荐，给我这么个机会！”

那老头儿笑道：“自己兄弟，干什么谈这个？只要你肯，后日的成就定然比老哥哥我大，只要到了那时候……”

关山月道：“倘有那一天，皆老哥哥今日所赐，绝不敢忘了老哥哥！”

那老头儿嘿嘿笑道：“怎么说咱们是自己兄弟，多年的过命交情！”

关山月微微一笑，忽转话题，问道：“老哥哥，雍王爷早不找我，晚不找我，偏偏在这时候命你老哥哥下了一纸手谕把我召了来，该是具有特别的深意吧！”

那老头儿笑道：“兄弟，你由来高明，只是究竟为什么，老哥哥我也不知道，那要雍王爷亲自当面对你说！”

关山月淡淡笑道：“看来老哥哥跟我还玩心眼儿，卖关子……”

那老头儿老脸一红，方待再说！

关山月已然接着说道：“好吧，反正迟不过明天，到时候等雍王爷亲自告诉我吧！”

无话路长，有话路短，说话间两个人已在一个大宅院的两扇漆黑大门前停下，那大门前高挑着两个大灯笼，把门前方圆十丈内照得纤细毕见！

门头上有块黑底金字的横匾，上写三个大字：“集贤馆！”

当然，毫无疑问的，这是那位四阿哥雍王爷胤禛，在外面设立的秘密机关，广招江湖豪雄，以备来日拥立，如今他那众多的弟兄之间争斗之用！

那老头儿笑说道：“敢情到了，好快！”

登上了石阶，举手扣了那两个漆黑发亮的铁门环！

砰砰然一阵连响之后，里面响起了步履声，由远而近，随听有人粗声粗气地问道：“谁呀？”

那老头儿忙应道：“开门，我回来了！”

门内那人道：“原来是巴老！”

话声自柔和了不少，随即，门栓响动，那两扇黑漆大门豁然向内打开，当门而立的，是个满脸横肉，浓眉大眼的粗壮黑衣大汉，他一见关山月，一怔说道：“巴老，这位是……”

那老头儿似乎懒得答理，“唔！”了一声，道：“我的一个朋友，馆主在么？”

那黑衣大汉道：“在，刚由内城回来！”

那老头儿向着关山月一摆手，道：“兄弟，请！”关山月昂然举步行进！

那黑衣大汉却跨步一拦，道：“巴老，请这位朋友报个名！”

老头儿脸色微变，才待说话！

关山月抬手一扒，那黑衣大汉一个高大身形踉跄倒退出去好几步，所幸他扶得快，要不非倒坐那儿不可！

好大的手劲儿！那黑衣大汉瞪目张口愣住了！

而，适时，关山月与那老头儿径自往里行去，却是连正眼也未瞧他一下。

定过神来，那大汉陡然喝道：“好朋友，你站住！”迈开大步赶了上去！

他那里刚追近，关山月霍地转过了身，微笑问道：“阁下，你叫我？”

那黑衣大汉浓眉一轩，道：“我不叫你那个……”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阁下，你嘴里敢有半个脏字儿，别怪我打掉你一口牙！”

那黑衣大汉个头儿不小，可是一触及关山月那冷电一般的眼神，却也一懔，当真闭上了嘴！

那老头儿冷然一笑，方待发话！

关山月一摆手，道：“老哥哥，你不是让我露两手给人瞧瞧么？”

那老头儿改了口，道：“吴刚，你要是招了他，有你的乐子受的！”

那叫吴刚的黑衣大汉脸色一变，顿时忘记了刚看见的冷电般眼神，冷冷一笑，道：“巴老，你是好朋友，我想试试！”

关山月接口笑道：“那好，别看你个子大，怕你抵不住我一个手指头！”

那叫吴刚的黑衣大汉怒笑说道：“朋友，朋友，你未免太狂了点儿！”

高大身形一晃，蒲扇般大巴掌当胸便抓！

关山月负手未动，容得那只大手沾上衣襟，胸腹突然往内一吸，仅差毫发，吴刚那大巴掌落了空，而招式也已用老，他一惊便待抽手换招！

关山月一笑右掌电出，向着吴刚那右腕一敲，吴刚刚一声闷哼，关山月底下一腿飞扫而出！

砰然一声，恍若倒了半截铁塔，吴刚一屁股坐在花砖地上，摔个四脚朝天，结结实实！

那老头儿笑了：“怎么样，吴刚，我没说错吧！”

吴刚大喝一声，翻身跃起，一张脸成了猪肝色，一翻腕，一柄明晃晃的解腕尖刀已持在手中！

那老头儿脸色一变，忙喝道：“动真的，吴刚，你作死，腕子不想要了！”

吴刚听若无闻，闪身要扑！

只听一声震人耳鼓的冷喝传了过来：“吴刚，住手！”

这，吴刚听见了，机伶一颤，连忙收身低下了头！

关山月回身望去，只见那青石小径上，负手行来一人，那是个面目阴沉的瘦高老头儿，长眉细目山羊胡，一双眼神犀利逼人，穿着一身皮袍，步履极其稳健！

那老头儿一见此人，忙超前哈下了腰：“莫爷，巴不韦见礼了！”

随即转向关山月道：“兄弟，这位是馆主，上前见过！”

关山月举手一拱，含笑说道：“见过馆主！”

他傲不为礼。

那位莫馆主长眉微挑，望着巴不韦，道：“巴贤弟，这位是……”

巴不韦忙道：“回莫爷，就是巴不韦向王爷推荐的巴不韦拜弟关山月！”

那位莫馆主神情一震，连忙赔上了笑容，拱手说道：“原来是关老弟，久仰，久仰，常听巴贤弟提起，听说关老弟人品俊美，文武双绝，正恨无缘识荆，不想突降眼前，足慰生平，足慰生平！”关山月淡淡笑道：“岂敢，那是莫馆主夸奖！”

那位馆主忙道：“关老弟，别客气，咱们待会儿好好儿谈……”

转望吴刚，喝道：“吴刚，你怕跑了气儿？还不赶快上门！”

吴刚这才想起门还没关，如今他一丝儿脾气也没有了，连忙收起尖刀，三脚并两步地跑过去关门去！

这里，那位莫馆主又转向巴不韦，道：“巴贤弟，请找个人向王爷禀报一声，就说关老弟已经到了！”

说着，往里让客，亲热地拉起关山月向内行去！

巴不韦应声转身，迎面碰上了吴刚，他哭丧着脸道：“巴老，你怎不早说，我要早知道是关爷，杀了我我也不敢动蛮逞横……”

巴不韦咧嘴一笑，道：“浑小子，现在知道也不迟呀？别站在这儿发愣了，馆主交待，找个人向王爷禀报一声去，就说关爷已经到了！”

吴刚应了一声，连忙转身而去！

巴不韦冲着那高大背影龇牙一笑，也转身往里行去！那位莫馆主拉着关山月直上“集贤馆”大厅！

这间“集贤馆”的大厅里，摆着一列列的兵器架，架子上放着刀、枪、剑、戟、拐子、流星等十八般武器，煞有其事，确像个“武术馆”，不知内情的人，也确难看出些什么。

坐定，那位莫馆主望着关山月，第一句话便道：“关老弟好身手，委实使莫太平叹服！”

关山月道：“馆主过奖，庄稼把式，难以入流，有渎馆主法眼，贻笑大方！”

“好说！”这位“集贤馆”的馆主莫太平道：“关老弟的身手，是老朽生平所仅见，从此便是一家人，关老弟何须客气，一旦见着了王爷，老朽敢担保老弟立刻会被王爷赏识器重！”

关山月淡笑道：“关山月不敢奢求什么荣华富贵，过惯了江湖生涯，也很难在一处久待，这次只因为拜兄巴不韦召见，不敢不前来听候差遣，看看有什么能效劳之处！”

这话说得够明白的，这次来京全是看巴不韦的面子，来替他出点力，尽尽拜兄弟之谊，并不是为名为利，求什么荣华富贵的，也不会在这儿待太久，尽可放心，别怕我夺了你的馆主宝座！

不管莫太平是否老江湖，单看那模样就知道他极富心智，一肚子阴险坏水，这弦外之音焉能听不出来？

只见他目光转动，嘿嘿一笑，道：“老朽明白，关老弟洒脱英豪奇丈夫，若不是卖巴贤弟这个面子，是不会到京里来的，关老弟请放心，待多久是多久，只要关老弟一萌去意，老朽负责为关老弟禀明王爷，绝对让关老弟尽快地离京，不过……”

嘿嘿一笑，接道：“王爷求才若渴，像关老弟这么一位难得的奇英豪，正好利用这飞腾良机一展抱负……”

关山月截口说道：“多谢馆主厚爱，关山月志在江湖，并不在……”

只听步履响动，大厅内走进了巴不韦！

莫太平忙摆手说道：“巴贤弟，请坐，咱们一块儿陪关老弟聊聊！”

如今对这位巴不韦，他已是刮目相看了，那难怪，谁叫巴不韦有这么一位好拜弟？

恰好关山月又是说明了是看他的面子，如此一来巴不韦立即窜高了不少，以后谁还敢得罪？

巴不韦也是个回了几次锅的老江湖了，哪有不明白的道理？忙点头答应，在关山月身旁坐了下去，道：“拜弟年纪轻，以后还望馆主多照顾，多提携！”

莫太平哈哈笑道：“巴贤弟这是什么话？关老弟岂是池中之物？一朝借风云直上，其成就怕不在老朽之上数倍？倒是老朽……”

关山月道：“馆主要这么说，就令关山月不安了！”

莫太平话锋一转，忙道：“好，好，好，老朽不说，老朽不说，对了，老朽尚未问问关老弟，老弟刚到的么？”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路上有了些耽搁……”

莫太平笑道：“关老这一耽搁，耽搁得王爷好不心急！”

关山月道：“关山月很感不安，希望王爷别怪罪！”

“这个老弟请放心！”莫太平道：“王爷礼贤下士，更谦虚随和，求才不易，哪能连一点耐心都没有？老弟就是迟上十天半月，只要来了，老朽敢担保他连高兴都来不及，绝不会怪罪！”

关山月道：“那我就稍微安心了！”

莫太平转注巴不韦，含笑道：“巴贤弟是怎么碰上关老弟的？”

关山月未容巴不韦开口，忙道：“是我见天色已晚，准备明日再向馆主报到，所以在西城找了一家客栈暂时住下，及至我出来想上馆子吃点东西时，正巧碰见拜兄由‘八大胡同’出来……”

莫太平笑道：“这么说巴贤弟又去风流去了，幸亏关老弟不是我那位老弟妹，要不然巴贤弟吃不完兜着走了！”说完了话，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巴不韦老脸微红，横了关山月一眼，道：“兄弟，你不能替你老哥哥兜着点儿么？”

关山月笑道：“我不信馆主不知道你的老毛病！”

巴不韦吹了胡子，哑口不语！

莫太平笑道：“多年的朋友了，老朽不知道巴贤弟的老毛病的……”

目光一转，溜向了关山月，道：“这么说，老弟的行囊还在那家客栈里了？”

关山月点头笑道：“也没有什么行囊，只有一柄剑及两件换洗衣裳！”

莫太平道：“是西城哪家客栈？我派个人去……”

关山月忙道：“多谢馆主，不必了，既然住进去了，好歹凑合一夜，明天再搬进馆里也是一样！”

莫太平道：“馆里早为老弟预备好了住处，老弟既然到了京里，我怎能再让老弟住客栈？巴……”

关山月忙道：“馆主，实不相瞒，我在外面还有点私事未了，一旦住进馆里，行动起来恐怕有些不便！”

莫太平微愕说道：“老弟刚到京里，有什么未了的私事？”

关山月含笑说道：“馆主，这也可以说是公事！”

莫太平又复一怔，苦笑说道：“关老弟这一公一私，弄得我如丈二金刚……”

关山月道：“一两天内馆主就会知道的！”

莫太平道：“难道说老弟还有暂时瞒自己人的必要么？”

关山月点头说道：“馆主，事实如此，我不否认！”

莫太平强笑说道：“那么，我只有耐心等上一两天了！”

关山月道：“事非得已，馆主雅量海涵！”

莫太平道：“老弟这是什么话，自己人……”

只听一阵急促步履声由远而近，及厅外而止，随听厅外有人扬声而道：“禀馆主，王爷驾到！”

关山月眉锋微皱，莫太平已霍然站起，道：“老弟，听见么？足见王爷望老弟之殷切，快随我出去接驾吧！”说着，拉起关山月便要往外走！

蓦地一声朗笑由厅外响起：“你是怎么搞的？叫你别报与老莫知道，你偏要多嘴，下次不听话小心我饶不了你！”

敢情，那位雍郡王已经到了厅外了！

莫太平大惊，忙松了关山月，急步抢了出去！

巴不韦急急低低说道：“兄弟，你这身衣裳……”

“怎么？”关山月扬眉说道：“见不得人么？莫忘了我是看老哥哥你的面子！”

巴不韦有点儿怕这位兄弟，可着实也有点飘飘然之感，连忙闭上了嘴，没敢再说话！

适时，莫太平半哈着腰，恭谨地由厅外陪一人走了进来，那是个身材颇长的年轻人，身穿狐裘，外罩皮袄，衣着华贵而气派，神态更雍容！

看年纪，他不过廿多，长得也颇英武，只是，龙行虎步，鹰盼虎视，极为夺人，尤其那鹰目隆准，眉宇间阴鸷之气更逼人！

这位就是如今的四阿哥雍郡王胤禛，后日的雍正了！

他脸上堆着笑，第一眼便向关山月与巴不韦立身处投射了过来，巴不韦一懔低下了头！

而关山月却昂然卓立，毫不为所动！

雍郡王面有异采，扬眉喝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好胆识，单这一点就非常人能及，何况其他？这位就是……”

关山月跨前一步，抱拳微俯身躯，道：“江湖草莽关山月，见过王爷！”

雍郡王胤禛哈哈大笑道：“好一个江湖草莽，我看朝中这些大将没一个及得上你阁下……”

近前一把拉住了关山月，笑道：“小关，来，来，坐，坐，别那么拘谨，

你是英杰奇豪，谅必不喜欢这一套，我也是最讨厌那些嘴脸……”

拉着关山月经自向上座行去！

关山月道：“王爷在此，哪有关山月的座位？”

“算了，阁下！”雍郡王胤禛回身笑道：“你当我不知道么？你未必把我这雍郡王头衔放在眼里，要不是老巴的面子，我就是自己出京动用八抬大轿也请不来你，别客气了，坐吧，阁下！”

毕竟，关山月是坐下了，而且坐在雍郡王胤禛的右手！

这，使得雍郡王又说了一句：“阁下，你很会做人！”

不是么？空着左手旁让莫太平坐！

坐定，关山月始含笑说道：“王爷，一切都该说我仰慕王爷的德威！”

雍郡王胤禛笑道：“如今我又知道，你这个人很会说话……”

关山月道：“王爷，我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

雍郡王胤禛笑道：“是与不是，你阁下自己明白……”

抬手向垂手待立一旁的莫太平与巴不韦一招，道：“来，来，来，都坐，都坐，往日怎么样，今儿个照旧怎么样，别让我看了生气，也别让小关说我怠慢贤士！”

莫太平、巴不韦连忙告罪入座！坐定，雍郡王胤禛目注巴不韦，笑道：“老巴，论功，你该像三国徐元直，唯一不同的，你不是走马荐小关，你说，要我怎么样谢你？”

巴不韦如今失去了镇定，怯怯说道：“回王爷，属下不敢……”

“不敢，什么话？”雍郡王胤禛道：“跟我还客气，学学小关，他有泰山崩于前而颜色不变的镇定，你这拜兄不能差他太多了！”

巴不韦红了老脸，忙道：“是，王爷，这完全是王爷德威感召，属下不敢居功……”

雍郡王胤禛大笑说道：“敢情你才是受了你这位拜弟的感染，居然也会说话起来了，我是信赏必罚，赏金银，那显得俗气，这样吧，从今儿个起，你是老莫的副手，‘八大胡同’里的任你挑一个……”

关山月笑道：“前者未必合意，后者正中下怀，王爷可谓知人，老哥哥，还不快离座谢恩。”

巴不韦老脸通红，也着实狂喜，连忙离座谢恩！

雍郡王胤禛大笑摆手，道：“看来你老往窑子里跑是跑出了名，老巴，坐，坐！”

巴不韦好不窘迫，低着头坐了下去！

他那里落了座，雍郡王胤禛又转向了莫太平，道：“老莫，我先招呼一声，小关是我左右唯一的秘密人物，不许外泄我请来了这么个人，已经知道这事的，你代我关照他们一声，馆里的也不许多一个人知道！”

莫太平欠身连声唯唯！

雍郡王胤禛这才收回目光转向关山月，只是他尚未开口，关山月已然说了话：“王爷，这是何意？”

雍郡王胤禛淡淡一笑，道：“我有我的道理，不许你问，你要不愿意……”

关山月道：“王爷，我没有说不愿意！”

雍郡王胤禛道：“这不就得了么？小关，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关山月道：“回王爷，刚到！”

雍郡王胤禛扬了扬眉，道：“你可知道你急煞了人？害我一整天没好吃

喝，连随驾围猎都没去？在府里背着手乱转，差人到这儿来问好几趟！”

关山月赧笑说道：“王爷，我很不安，您别怪罪，路上……”

“怪罪？”雍郡王胤禛笑道：“我只有忍了，是敢怒而不敢言，甚至于连形诸于色都不敢，我怕一时小不忍，弄得你拂袖而去！”

关山月一笑未语！

雍郡王胤禛接着说道：“还好我没随驾去围猎，我一听说你到了，一蹦差一点没撞上屋梁，连衣裳都没换就赶来了，对得起你吧！”

这是雍郡王胤禛善用人的长处，甫见面的人，他能跟你亲热得像多年的老朋友，委实令人叹服！

关山月道：“那是王爷的厚爱与看重，我感激涕零！”

雍郡王胤禛道：“算了吧，感激涕零那是文人笔下的玩艺儿，怎么你这江湖上铁铮铮，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大豪杰也用上了？别学那酸溜溜的迂腐文人，动不动就是流泪，再不就是号哭，实在说，小关，我是怕你说我架子大！”

关山月道：“王爷，我哪儿敢！”

“不敢？”雍郡王胤禛道：“对你，老巴对我语之颇详，我已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了，在你的字典里还有不敢两个字么？”

关山月道：“王爷，那是因人而异的，面对天下武林，关山月不会皱一下眉头，但独对王爷，我的不敢很多。”

雍郡王胤禛摇头笑道：“我平日自诩口才，今日始知差人多多，不过……。”

目光微转，笑接道：“我承认被你捧得有点飘飘然之感，我也但愿如此！”

关山月笑了，没说话，他明白，这位雍郡王在皇上三十五个阿哥之中，是最富心智、最难斗的一个，多说一句话不如少说一句话！

雍郡王胤禛笑容微敛，道：“小关，玩笑归玩笑，现在谈正经的，我由内城到这儿来接你，也等于移樽就教，请为我一剖眼前大势！”

关山月道：“王爷，您不该一见面就给我这么大一个难题，您知道，我刚到，对京里事，如今尚一无所知！”

“是理！”雍郡王胤禛点头说道：“小关，对别的事，你的确一无所知，但对皇上立我二哥为太子事，你却不能说一无所知！”

关山月道：“王爷，这我知道，您不耻下问，令我深感荣宠，但我大胆直说一句，您如今问这，似乎不太妥当！”

雍郡王胤禛含笑问道：“那么，你以为我什么时候问比较妥当？”

关山月道：“时间之多寡早晚，那难说，不过您至少在稍假时日之后！”

雍郡王胤禛笑问道：“有说么？”

关山月道：“我以为您不会不明白用人之道，王爷，您仅仅是由关山月拜兄处获悉关山月的一斑……”

雍郡王胤禛大笑道：“小关，够了，我要是信不过你，我就不会请你来了！”

关山月双眉微扬，道：“这么说，王爷知道我，而且很清楚！”

雍郡王胤禛道：“很清楚我不敢说，但至少我有把握你很可靠，也有把握你绝不会是我那几个兄弟的人！”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王爷就是这么自信？”

“当然！”雍郡王胤禛点点头说道：“我这个人，从来不敢做没把握的

事！”

关山月道：“那么，王爷是怎么知道我的？”

雍郡王胤禛得意地笑道：“阁下，这是我的最高机密！”

关山月笑道：“王爷，恕我大胆直说一句，到现在我才发觉您是多么的深沉，其程度为其他诸阿哥所难企及！”

“是么！”雍郡王胤禛扬眉笑道：“你既然知道，那最好不过，从现在起，你就老老实实，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为我效力，别有一丝贰心！”

这话，乍听似乎是玩笑，能让人机伶寒颤！

泰然笑道：“王爷，我既然来了，就只有一颗心……”

雍郡王胤禛道：“那么就废话少说，谈我正经的！”

“可以！”关山月点头说道：“不过，王爷，有句话我不得不说在前头！”

雍郡王胤禛道：“你说，我听着了！”

关山月道：“我没有征名逐利之心，也不求荣华富贵，此来完全是帮拜兄的忙，所以，以后倘有过，我自己担，倘有功，请王爷记在拜兄名下……”

巴不韦一阵激动，但他未说话！

雍郡王胤禛含笑点头，道：“够朋友，够清高，是个血性汉子奇英豪，我答应！”

“谢王爷！还有，”关山月道：“我刚说过，我此来只为帮拜兄的忙，所以我除了听命王爷之外不受任何一人的节制调度！”

莫太平面有异色，但未敢作声！

雍郡王胤禛点头笑道：“自然，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好在你是我左右的唯一秘密人物，对内对外都一样，我也答应！”

“再谢王爷，还有……”关山月方待往下说。

雍郡王胤禛皱眉笑道：“小关，你的还有何其多？”

关山月淡然说道：“王爷，这是最后一点，要是王爷不愿听……”

雍郡王胤禛忙道：“我没说不愿听，说你那最后一点吧！”

“遵命！”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在我的忙尚未帮完之前，任何人赶不走我……”

雍郡王胤禛道：“天晓得谁会赶你！”

那是！求还怕求不到呢！

“可是，王爷，在我忙帮完之后，只要是我认为到了该走的时候，任何人也别想留住我！”

雍郡王胤禛脸色一变，道：“小关，这过份，我不能答应！”

关山月淡淡笑道：“那么，王爷，恕我……”

雍郡王胤禛忙道：“小关，先别往下说，也先别让我生气，更先别让我难堪下不了台，你先说说看，什么时候算你帮完了忙，你自己认为你到了该走的时候？”

关山月淡淡笑道：“王爷，那在您登上九五宝座的一天！”

雍郡王胤禛一怔，摇头失笑：“小关，你真会吊人胃口，怎么不早说……”眉锋一皱，道：“有功不受禄，你叫我……”

关山月截口说道：“王爷，您忘了，有那代我受禄之人，我感同身受！”

雍郡王胤禛又复一怔，长吁了一口大气，猛然点头：“好吧，小关，我样样点头答应，现在可以说我想听的了吧？”

关山月笑道：“不敢再过份放肆，我认为皇上立二阿哥为太子，这对别

的阿哥也许大为不利，但对您来说，似乎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也不足虑……”

雍郡王胤禛“哦！”地一声，扬眉笑道：“这是我听到的见解中，唯一与众不同的一个，小关，我愿意听你这独特的见解，说下去！”

关山月含笑说道：“实际上，您自己明白，您有把握而无丝毫之虑，您之所以广收见解，那只是您谨慎……”

雍郡王胤禛目闪异采，笑道：“一针见血，果然不凡，其他的人这个叫我这么做，那个叫我那么做，都搔不到痒处，可是……”目光一转，接道：“小关，我想听听你的！”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我如今只能为您谈谈朝廷的情势，朝廷里，您结纳大臣，文有张廷玉、陈阁老，武有年羹尧、鄂尔泰，当朝的重臣虎将，您有了四位，而这四位又是在皇上面前敢说话，能说话之人，二阿哥虽然是东宫太子，但是他并不如您那么得人心，如此，二阿哥何足虑？二阿哥既不足虑，其他诸位阿哥哪一位也不及您，又何足虑？”

雍郡王胤禛静听之余，目中异采连闪，及至关山月把话说完，他一趋平静淡淡地笑道：“小关，这就是你的独特见解？”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王爷，这就是浅薄管见！”

雍郡王胤禛忽地一叹说道：“小关，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左右谋士如云，而真知己知彼的，只有你一个……”

摇了摇头接道：“只是，小关，二阿哥这个东宫太子虽不足虑，可是……”

“我明白！”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那没什么，只要您愿意，二阿哥这个东宫太子立刻保不住，您愿意听听我……”

雍郡王胤禛双眉一扬，忙道：“我愿意听，小关，你说！”

关山月道：“请王爷先恕个罪，这种事，讲究一个狠字，不能顾丝毫兄弟手足之情，假如您能这……”

雍郡王胤禛面有异色，道：“说你的，小关！”

“是，王爷！”关山月道：“有道是：‘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种事也必须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更要不择手段，最后往别的阿哥身上一推……”

雍郡王双眉一扬，道：“我明白了，你是要我阴而狠，不顾兄弟手足之情，不择手段地对付二阿哥，然后再往别的阿哥身上推？”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王爷！”

雍郡王胤禛脸色一变，道：“小关，你可知道我要用光明磊落的手法……”

关山月道：“王爷，光明磊落的手法，在这种事是行不通的！”

雍郡王胤禛拂袖而起，沉声说道：“我只是想听听你的高策，想不到你叫我亲手杀害自己的手足兄弟，令我太失望了！”

哼了一声，大步向外走去！

巴不韦大惊失色，不知所措！

莫太平也惊骇万分，但也难掩他心中窃喜之情，向着关山月一句：“老弟，王爷仁义，你怎好……”忙急步跟了过去！

唯有关山月泰然安详，脸上挂着淡淡笑意！

巴不韦听得步履远去，立即埋怨关山月道：“兄弟，你怎能叫王爷这么做？怎么说人家是兄弟呀，这一下完了，完了，这不是全完了么？”

关山月淡淡笑道：“老哥哥，我本不是征名逐利，求荣华富贵来的！”

巴不韦道：“你不是，可是你老哥哥我……”

关山月道：“请放心，老哥哥，我保你稳坐你的副馆主宝座！”巴不韦

呆了一呆，道：“兄弟，我还能稳坐副馆主宝座，算了吧，兄弟……”

关山月道：“信不信由你，不信只管往后看，老哥哥，我只有一句话，你跟他多年，还不及我了解他……”

巴不韦一怔，正要问！

关山月已然含笑站起，道：“老哥哥，如今请送我出去！”说着，径自迈步向厅外行去！

巴不韦连忙跟上一步，道：“兄弟，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关山月淡淡说道：“没什么，老哥哥，你只管往后看！”

巴不韦未再问，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情，送关山月出了大厅，刚下石阶，迎面走来了莫太平！

巴不韦忙问道：“馆主，王爷回府了？”

莫太平点了点头，没说话！

巴不韦忙又问道：“王爷交待了什么吗？”

莫太平摇头说道：“王爷的脸色很难看，临出门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巴不韦神情一紧，忙道：“王爷他，他说了什么？”

莫太平道：“巴不韦真替我找了个能人！”

巴不韦机伶一颤，白了脸，忙转向关山月，道：“兄弟，你……”

关山月出奇的平静，淡然说道：“老哥哥，天不早了，请送我出去！”话落，径自迈步向外行去！

巴不韦忙举步跟了上去，他如今像失了魂儿，两条腿发抖，是那么不听使唤，那么……

背后，莫太平脸上泛起一丝冰冷的得意笑容……

巴不韦送关山月出了大门，白着脸，正要说话！

关山月已然回身笑道：“老哥哥，高枕无忧，安心睡你的觉，只要有什么差错，你唯我是问，我替你负全责！”言毕，负手下阶，飘然而去！

大门口，石阶上，巴不韦怔住了……

关山月刚拐出这条大街，一条矫捷人影由“武术馆”旁一条胡同闪出，步履如飞地跟了下去！

但是，他刚拐过这条大街的街角，他一惊停了步！只因为，他眼前背着手，含笑站着关山月！

步履一停，这个矫捷的人影清楚了，那是个身穿长袍的瘦高汉子，这汉子倒也机灵，他一惊之后立即定过了神，强笑着向关山月点头打了个招呼：

“对不起，是我走得太匆忙……”

半转身躯迈了步，想擦着关山月身边走过去！

然而，关山月一笑伸手拦住了他：“朋友，慢走一步！”

那汉子微微一惊，瞪着眼，要说话！

关山月却已淡笑说道：“朋友，彼此都是江湖上打过多年滚的，光棍眼里揉不进砂子，我不难为朋友，请替我带句话给莫馆主，今后少用这种低劣的手法对我，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言尽于此，咱们各走各的路，请吧！”

转过身向前行去！

那瘦高汉子怔在了那儿，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却是瞪目张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敌与友

片刻之后，关山月回到了“平安客栈”！

那柜台里，高坐着金掌柜的，敢情他已先回来了！

一见关山月进门，他忙站起打了招呼：“关爷回来了？”

关山月含笑点头道：“回来了，掌柜的，天桥名不虚传！”

金掌柜的迎出了柜台，近前说道：“关爷，有人候了您半天了！”

关山月只当是“京华武馆”的那位娄四，眉锋一皱，道：“掌柜的，是……”

金掌柜的道：“关爷，是查长老！”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怎么？查长老起床了？”金掌柜的含笑点头，道：“关爷高绝的医术令人五体投地，惊为神人！”

关山月笑道：“掌柜的过奖，我没想到他会起来得那么快，别让他等太久，我这就看看他去，掌柜的忙吧！”说着，他举步向后院行去！

而金掌柜的没去忙，却也迈步跟了上去！

到了后院，关山月所居那间南屋中，灯光外透，由那虚掩着门缝内看，还有个人影在晃动！

金掌柜的当即咳嗽了一声，扬声说道：“老人家，关爷回来了！”话声甫起，西屋中传出一声轻响！

关山月举目投注，只见那西屋门上的锁已然不见了，当下转注金掌柜的问道：“掌柜的，又来了客人？”

金掌柜的“哦！”地一声，道：“是的，关爷，是在老朽没回来之前住进来的！”

关山月点了点头，眉锋微皱，刚要再问。

他自己所居那南屋两扇门儿豁然而开，丐帮那位长老查桐，当门而立，见面便笑道：“老弟台，怨老要饭擅进……”

关山月笑道：“查长老，我没有不可告人之秘，没关系！”说着话，与金掌柜的同时进了屋！

这时候，屋里当中地上放了一个大火盆，盆中炭火熊熊，加上窗户紧闭着，要比外面暖和得多！

关山月那里刚掩上了门，查桐那里已然肃容说道：“老弟台，活命大恩，要饭的不轻言谢字了！”

关山月淡淡笑道：“查长老，我不跟您多辩了，因为那是枉费唇舌，丝毫改变不了您，二位请坐，咱们谈别的！”

坐定，查桐老眼凝注，一叹说道：“老弟台，你高超的医术，是老要饭的生平仅见……”

关山月笑道：“那该说查长老后福无穷，也该说查长老内功精湛深厚，要不然我也没办法，查长老如今觉得好些了么？”

查桐道：“不好老要饭的焉能下炕行走，老弟台，你真叫关山月？”

关山月笑道：“长老何有此问？姓名赐自父母，这还能假得了？”

查桐摇头笑道：“老弟台，老要饭的要大胆直说一句，这令老要饭的难信，老要饭的相识满天下，敢说凡是江湖知名之士我没有不知道的，可唯对你老弟台这三字大号颇为陌生！”

关山月微笑道：“查长老，您知道的只是知名之士！”

查桐道：“以你老弟台的一切一切，绝不该是无名之人！”

关山月笑道：“而事实上，查长老并不知道我！”

查桐道：“所以我老要饭的怀疑……”忽地摇头接道：“老弟台，老要饭的活了这么大把年纪，没有不明白的事儿，再说，老要饭的也不算是糊涂人，我老要饭的明白，你必有不得已的苦衷，算了，我不问了，再问也是白费，只记你这关山月三个字了！”

关山月道：“那该很够了，查长老！”

查桐点了点头，沉吟了一下，抬眼说道：“老弟台，红姑娘那儿的事儿，金老弟已经全告诉我了，老弟台，你真要帮这个忙？”

关山月道：“查长老，大丈夫一言既出，岂有不真之理？况且事关一对有情儿女的一辈子，我又怎敢轻出戏言？”

查桐道：“那么，我老要饭的也谢谢老弟台了，我知道，只要你老弟台话说出了口，这件事绝没问题……”

“那难说，查长老！”关山月道：“我只能说，如果那位格格没变心，就绝没问题！”

“当然！”查桐点头说道：“要是人家姑娘变了心，任谁也没办法的，就是有办法把她安全地送出来，那又有什么用……”

目光一凝，道：“老弟台，你跟金老弟素昧平生，如今也不过萍水相逢，缘仅止于掌柜的与住客，那么，你老弟台大义伸手，促成这段姻缘，当不会被金老弟那位令郎的痴情感动……”

关山月笑道：“既然掌柜的都已告诉了查长老，查长老还不明白么？”

查桐老脸微红，干咳了一声道：“这个老要饭的知道，只是……你老弟台究竟要借重金老弟那位令郎的精湛高绝水性干什么？”

关山月淡淡笑道：“查长老，这是我的秘密，恕我暂时不能奉告！”

查桐道：“可是你老弟台迟早总要说的啊？”

关山月道：“不错，查长老，但是我只能迟说而不能早说！”

查桐皱了皱眉，忽地抬眼说道：“老弟台，假如是干那违背良心的事儿，金老弟那位令郎，他是宁可拼上一条命自己去见那位格格的！”

关山月淡淡笑道：“查长老，您看我是那种人么？假如说以婚姻做违背良心的交换，对一对真情动天地的可敬儿女来说，那岂不是太不道德了么？请放心，查长老，关山月不是那种人！”

查桐颇为羞愧的道：“我老要饭的也明知老弟台不会是那种人，但事关重大，又因为对老弟台认识太少，所以不得不小心点！”

关山月道：“查长老，这原是千对万对的！”

查桐摇头说道：“不谈了，正如金老弟所说，他们老少几条命，是全交在你老弟台手中了，是福是祸，全等着了！”

关山月道：“查长老，我敢说，是福而非祸！”

查桐道：“多谢老弟台，但愿如此！”

金掌柜的忽地說道：“关爷离开红姑那儿之后，又去天桥了吗？”

“没有，掌柜的！”关山月摇头说道：“我去了东城一家‘集贤馆’！”

金掌柜的脸色微变，道：“关爷，哪家‘集贤馆’？”

“就是‘集贤馆’！”关山月摇头说道：“我只知道那家‘集贤馆’的馆主姓莫！”

金掌柜的道：“关爷，‘大力鬼爪’莫太平？”

关山月点头说道：“不错，是他，掌柜的认识他？”

金掌柜的冷笑说道：“老朽没那么大的造化！”

关山月微愕说道：“怎么？莫非掌柜的跟他有过什么不愉快？”

金掌柜的摇头说道：“老朽也没有那么大的荣幸，关爷可知道……”

查桐突然说道：“老弟台原就认识那位‘大力鬼爪’莫太平么？”

关山月摇头说道：“我不认识！”

查桐道：“那么老弟台去那家‘集贤馆’……”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既是‘集贤馆’，好武的江湖人，谁不想进去看看？”

查桐道：“说得是，老弟台都看到了什么？”

关山月道：“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还有不少的江湖豪客！”

查桐目光凝注，道：“老弟台，后来呢？”

关山月道：“后来十八般兵器，我每样试了一试，这一试不要紧，每个人都过来找我较量，令人失望，他们每个人身手都很平庸！”

查桐双眉微扬，道：“老弟台，后来呢？”

关山月道：“后来那位莫馆主请我在他那‘集贤馆’中做一名食客！”

查桐道：“你老弟台答应了么？”

关山月道：“当时未答应，我只说考虑一夜，明天给他回信儿！”

查桐道：“老弟台考虑过了么？”

关山月道：“刚才在路上我已经考虑过了！”

查桐道：“老弟台考虑后的结果如何？”

关山月笑道：“查长老，听说那‘集贤馆’里的人不愁吃住……”

查桐点头道：“是不愁吃住，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

关山月笑道：“查长老请想，送上门儿的好事儿，我怎能往外推？”

金掌柜的脸色一变，查桐则未动声色，道：“这么说，老弟台是预备答应应聘了？”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难道，有什么不好？”

查桐淡淡说道：“没什么不好，只是，你老弟台可知道，那‘集贤馆’是谁开设的，又是个什么所在么？”

关山月道：“那莫太平既是馆主，当然是他开的，那儿挂着‘集贤馆’的招牌，自然也就是招集天下英才的所在！”

查桐摇头说道：“老弟台，那莫太平虽名义上是馆主，但实际上却只是供人驱策，为人卖命的大爪牙，那‘集贤馆’挂的虽是羊头，而实际上卖的却是狗肉！”

关山月愕然摇头说道：“查长老，我不懂，难不成它是六扇门中……”

查桐道：“不能全算，只能算是一半！”

关山月呆了一呆，道：“查长老，这话怎么说？”

查桐摇头说道：“老弟台，老要饭的不愿多说，但却要向老弟台进一句忠言，趁早打消此一念头，那‘集贤馆’进不得！”

关山月一怔，讶然说道：“查长老，为什么？”

查桐道：“只为你老弟台好！”

关山月诧声说道：“为我好？查长老，这总该有个理由？”

查桐尚未说话，金掌柜的突然说道：“关爷，老朽可以告诉你，那是一处皇子们为争夺帝位，在外面所设置的秘密机关！”

关山月双目一睁，道：“金掌柜的，这是真的？”

金掌柜的点头说道：“老朽犯不着欺骗关爷……”

关山月抚掌笑道：“这么说，我误打误撞倒是撞对了地方！”

金掌柜的与查桐俱皆一怔，齐声说道：“撞对了？”

关山月点头说道：“不错，我也听说诸皇子在外面设有秘密机关，只知道哪儿是，所以才到那‘集贤馆’撞撞试试！”

查桐扬眉说道：“这么说，老弟台并非单纯地进去看看了？”

关山月笑道：“查长老，那是当然！”

金掌柜的道：“这么说，你关爷是来征名逐利，求那飞黄腾达，荣华富贵的了？”

关山月笑道：“掌柜的，要不然我大冷天里冒着风雪到京里来干什么？”

金掌柜的勃然色变，霍地站起！

查桐向着他一递眼色，跟着站起，道：“原来你老弟台是这么个人，老要饭的走眼了，老弟台，你糟蹋了你那一身高绝所学，老要饭的欠了你的，但有生之年我老要饭的会偿还你个干净，至于你老弟台大义伸手，好心帮了那件事也不必再谈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了！”

说着，他跟金掌柜的转身要走！

“站住！”关山月突然转喝，震人耳鼓！

查桐，金掌柜的霍然转回了身，查桐平静地道：“你阁下打算干什么？”

“不干什么！”关山月缓缓站了起来，淡淡笑道：“我只想问金掌柜的一句话……”

目光凝注金掌柜的，接道：“掌柜的，你可舍得这片产业？”

金掌柜的冷笑说道：“你想干什么？”

关山月道：“不干什么，问问！”

金掌柜的冷然说道：“老朽告诉过你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谁稀罕谁拿去，谁有办法谁拿去！”

“掌柜的够洒脱，够豁达！”关山月点头说道：“那好，请掌柜的带查长老到红姑娘那儿避一避去，也遣散店中的伙计，这片产业别想要了！”

金掌柜的脸色一变，道：“为什么？”

关山月道：“只因为马上就有人来拿二位，所以要……”

金掌柜的神情大变，厉声喝道：“姓关的，你好……”

关山月淡然说道：“这回你冤枉了我，我要有这个心，当初我就不会为查长老疗伤，是西屋那两位新客，咱们的谈话他俩都听见了，而且在片刻之前已经联袂出店密报去了，两位快一点应该还来得及，要不信，也可以到西屋去看看……”

金掌柜的一怔，查桐则讶然说道：“阁下，这是你进身的大功……”

关山月笑道：“可是我放弃了，还有，那件事，我仍要帮忙帮到底，为彼此都好，请掌柜的看守令郎，千万别让他往内城跑，否则婚事不但成不了，闯出祸来诸位也要懊悔莫及，当然，最好是掌柜的别把眼前的事告诉令郎，最后，眼前祸事由我起，我不能不负点责任，这算是我补偿掌柜的损失了偌大一片挣来不易的产业，该够了！”

说着，伸手自炕上拿起那长包袱，自里面抽出一柄鲨鱼套的长剑，然后把包袱递向金掌柜的，道：“这里面是些珠子跟金叶……”

金掌柜的道：“我怕脏了我这双手！”

一拂袖，转身出门而去！

查桐深深地看了关山月一眼，那目光充满了诧异与不解，然后，跟在金掌柜的身后走了！

望着院中雪地上那一前一后的身影，关山月摇头笑了，把长包袱往炕上一丢，走过去掩上了门！

然后，他转身走了回来坐在了火盆旁，随手自炕上拿起那柄长剑，一按哑簧，铮然龙吟，长剑出了鞘森森寒光满室，那桌上灯光与盆中炭火立即黯然失色！

望了望那一泓秋水般霜刃，他撩起衣衫下摆轻轻地在剑身擦了起来，敢情，他是在擦剑！

盪茶功夫过后……

关山月目中忽闪寒芒，唇边跟着掠起一丝笑意！

适时，一阵轻捷步履声划破寒夜寂静，由前面响起，由远而近，直达后院，紧接着院中响起一个话声：“关老弟在么？”

关山月抬眼问道：“是哪位？”

“我！”院中那人应声说道：“娄四！”

关山月“哦！”地一声笑道：“原来是娄老，快请进来，快请进来！”

他站起身来便要去开门！

那原本虚掩着的门呀然而开，娄四已自己推门走了进来，甫进门，他眼一直，喝道：“好剑！”

关山月把剑往炕上一丢，笑道：“娄老过奖，一柄凡铁，请坐！”

娄四摇了摇头，正色说道：“老弟别过谦，娄四老眼不花，像你老弟这把剑，放眼天下可找不出几把，该是干将、莫邪之流！”

关山月笑道：“看来娄老不但善相马，对于剑也是个大行家，我这把剑虽不是干将、莫邪，却也跟干将、莫邪差不了多少，娄老，它叫巨阙！”

娄四动容叹道：“荀子‘性息’云：‘钜阙辟闾，古之良剑也。’越绝书外传记宝剑上载：“王曰：巨阙初成之时，吾坐于露坛之上，宫人有四驾白鹿而过者，车奉鹿惊，吾引剑而指之，四驾上飞扬，不知其绝，穿铜釜，绝铁盾，胥中决如梁，故曰巨阙，南越巨阙，有楚太阿，简直比干将，莫邪……”

关山月抚掌笑道：“高，高，高，看来娄老是位大大的行家，胸蕴之丰，令人佩服，娄老，引经据典，你简直……”

娄四笑道：“老弟，行了，再说我这张老脸就要发烫了！”

说着，坐向了火盆边，坐定，抬眼笑问：“老弟何来名剑？”

关山月笑道：“说来娄老也许不信，我是在江南一个地摊儿十两银子买来的，够便宜么？”

“十两？”娄四惊叹说道：“就是化上个百两千两也便宜，银钱好挣，名利难求，错非是遇上老弟，要不然这稀世名剑岂不被那不识货的蠢才糟蹋埋没了，人言名剑通灵能择主，真个不差，如今它是碰上了主，名剑奇豪相得益彰，也唯有老弟才够资格配带它！”

关山月笑道：“娄老如再说下去，我也要脸红了！”

娄四正色说道：“老弟，娄四句句真心话！”

关山月摇头笑道：“就算是真心话吧，娄老，寒夜莅临，有何贵干？”

娄四目光一转动，笑说道：“专为看老弟拭剑而来！”

关山月笑了笑：“自买来后，一直没用它，一两天内可能有大用，所以闲来无事擦擦它，娄老说正经的！”

娄四一指炕上长剑，道：“便为老弟这一两天内要用它而来！”

关山月一怔，道：“娄老，我不懂！”

娄四嘿嘿笑道：“老弟何等人物？这是跟我装糊涂！”

关山月正色摇头，道：“娄老，我真不懂！”

娄四目光一转，道：“那么，我直说了吧，听说老弟投向了四阿哥！”

关山月讶然说道：“投向了四阿哥？这是谁说的？”

娄四微微笑道：“我说的，老弟不是要进莫太平的‘集贤馆’么？”

关山月一怔，道：“这，这娄老怎么知道？”

娄四嘿嘿而笑，笑得有点得意，道：“老弟先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只问有无此事？”

关山月毅然点头，道：“我承认确有此事，但这跟四阿哥何关？”

娄四目光凝注，一脸奸笑，道：“老弟真不知道，那‘集贤馆’是四阿哥开设的？”

关山月摇头说道：“我只知道那跟阿哥们有关，并不知道那是四……”

娄四道：“那么，我如今告诉了老弟该知道了！”

关山月点头说道：“不错，我知道了！”

娄四道：“难道说，这就是老弟来京里的目的？”

关山月道：“空有一身所学，久居江南，岂不太委屈，也埋没了自己，我这趟来京，目的本在此！”

娄四笑道：“我早就说老弟不是池中之物，自不甘长久雌伏，如今看来，我这双老眼不花，是说对了！”

关山月点头笑道：“娄老夸奖，有道是：‘人向高处爬，水往低处流’……”

娄四摇头说道：“老弟，路是走对了，可惜门却进错了！”

关山月微愕说道：“娄老，这话怎么说？”

娄四笑了笑，道：“老弟当知良禽择木而栖，贤明择主而事这句话！”

关山月道：“娄老是说我投向四阿哥，是投错了？”

娄四点头说道：“事实如此，我为老弟扼腕，也为老弟叫屈！”

关山月笑道：“我倒要听听娄老这为我扼腕、叫屈的道理所在！”

娄四道：“愿为老弟一陈利害，老弟，你知道四阿哥为人如何？”

关山月道：“听说过不少，礼贤下士，谦恭……”

娄四“哈！”地一声，道：“老弟这是听谁说的？”

关山月道：“‘集贤馆’里的那些江湖客！”

娄四哈哈笑道：“吃谁的、食谁的向谁，明智如老弟者，这话能信？”

关山月道：“娄老，难道不对？”

娄四摇头说道：“老弟，我敢说，那全是虚情假意！”

关山月“哦！”地一声，没说话！

“还有，老弟！”娄四又道：“姑不谈四阿哥的为人如何，众所周知，他的心术却是皇上三十五位阿哥中，最狠毒、最阴冷的一个，这种人能事么？”

关山月道：“这我倒没听说……”

娄四道：“那是老弟在京里待的时间还短，再过些日子你听听？姑且撇开这不谈，我请问老弟一声，老弟这趟来京的目的，可是想求个荣华富贵，飞黄腾达，以光宗耀祖，以显赫……”

关山月点头说道：“娄老，鲤鱼它也想跃过龙门，何况我关山月昂藏七

尺躯，须眉大丈夫，岂能久困于江湖，庸禄一生？那到头来仍不过是个江湖草莽亡命之徒！”

“说得好！”娄四点头说道：“老弟宏志也令人钦佩，只是，你老弟若投入了四阿哥手下，那是把一身绝学，满腔宏志往流水里丢！”

关山月扬眉说道：“娄老，这怎么说？”

娄四道：“我请问，在皇上三十五个阿哥之中，谁是帝位的当然继承人东宫太子？”

关山月道：“这我知道，那是二阿哥胤！”

“是喽！”娄四道：“现成的帝位继承人东宫太子二阿哥你老弟不投，却投向什么根本不配当阿哥的阿阿哥？”

关山月呆了一呆，道：“娄老，四阿哥为什么不配当皇子？”

娄四摇头说道：“这我不便说，总之，他不是皇上的亲骨肉！”

关山月“哦！”地一声，诧声说道：“还有这一说，我怎么不知道……”

娄四道：“慢慢的，再过些时日你老弟就会知道的！”

关山月忽地笑道：“我明白了，娄老是为二阿哥做说客来的！”

娄四脸色一整，毅然点头，道：“老弟，事到如今，我也无须瞒你，我是二阿哥的人，今夜带来了二阿哥的一份求才诚意……”

关山月道：“娄老是要我弃四阿哥而改投二阿哥？”

娄四点头道：“是的，老弟，话我已说得很清楚了，你老弟的这一辈子如何，端在你老弟眼前这明智选择了！”

关山月沉吟了一下，道：“恐怕娄老还不知道，四阿哥内结朝廷大臣，外纳江湖英豪，实力之雄厚庞大，为其他诸阿哥……”

娄四冷笑说道：“恐怕你老弟也不知道，朝廷大臣为了自己那顶子，没有不巴结东宫太子的，在外，二阿哥也等于拥有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实力之庞大雄厚在诸阿哥中为最！”

关山月诧声说道：“南七北六一十三省？”

娄四笑了笑，道：“老弟，‘京华武馆’相识满天下，势力遍及南七北六！”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我明白了，‘京华武馆’是二阿哥的？”

娄四点头说道：“不错，老弟！”

关山月点了点头，沉吟未语！

娄四紧接说道：“老弟，名剑尚知择主……”

“娄老！”关山月抬眼说道：“人，固该高瞻远瞻，但也不能不顾及眼前，不瞒你娄老说，那位‘集贤馆’的莫馆主，给我的待遇十分优厚……”

娄四微笑说道：“老弟，优厚到什么程度？”

关山月摇头说道：“他只告诉我十分优厚，等我点过头后再细谈！”

娄四笑道：“那么我代二阿哥出个待遇，老弟已有了名剑，我再配以美人，名马，至于月俸，二阿哥出一个整数！”

关山月道：“娄老，多少？”

娄四伸出一根指头，道：“老弟，一千两！”

关山月笑了，道：“这比个三品官儿拿的都多……”

娄四忙问道：“老弟，怎么样？”

关山月未及回答，又问道：“娄老，美人名马怎么说？”

娄四笑道：“老弟，二阿哥有八骏，任你挑，二阿哥有八美也任你选！”

关山月沉吟说道：“这待遇是比四阿哥的优厚得多……”

“当然！”娄四急道：“二阿哥是真正的求才若渴，老弟，不管是为现在，为将来，甚至于为一辈子，你老弟都该……”

“娄老，这样好么？”关山月截口说道：“也给我一夜功夫考虑，考虑！”

娄四道：“怎么，老弟？还要考虑？”

关山月道：“娄老，你知道，事关我的前途，我不得不慎重！”

娄四想了想，点头笑道：“也对，这样吧，老弟，我明儿个一早来听信儿，只是，老弟，该说的我已经说过了，正如你老弟所说，事关前途，一辈子，你老弟可要千万慎重！”

关山月点头笑道：“这个我知道，只是，娄老，别太早！”

娄四一怔说道：“别太早？为什么？”

关山月笑道：“太早我恐怕起不来，娄老该知道，扰人好睡最为可恶！”

娄四笑了，道：“行，明儿个我等日头晒屁股时再来！”说着，他站了起来！

而，这时，一阵急促而杂乱的步履声传了过来！

关山月眉锋一皱，道：“半夜三更的，这是谁……”

只听院中有人扯着嗓子喝问道：“掌柜的在这儿么？”

关山月站起来走过去开了门，只见院中雪地上站着七八个佩刀大汉，一个个气势汹汹，状欲噬人！

关山月问道：“是哪位要找掌柜的？”

那为首大汉道：“我，掌柜的在这屋里么？”

关山月摇头说道：“掌柜的在前面柜台里，不在这儿！”

那为首大汉道：“爷们是从前面来的，连个鬼影子也没瞧见！”

关山月道：“那也许有事出去，诸位有什么事儿可否交待一声，等掌柜的回来，我转告他，要他……”

那为首大汉深深地打量了关山月一眼，道：“你是干什么的？”好不客气！

关山月道：“有劳动问，我是住店的！”

那为首大汉冷笑说道：“那你没办法转告他，有人告密，他窝藏飞贼……”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有这回事儿？不会吧，我看他挺老实的……”

“老实？”那为首大汉冷笑说道：“越是看来老实的人，越他娘的不可靠！”

一挥手，喝道：“统统给我搜！”

他身后五名大汉一哄而散，分向各屋中扑去！

他自己则带着两个人直奔关山月而来！

这时，关山月房内闪出了娄四，那三个人未料到屋里还有人，一惊停步，手刚抚上刀柄，娄四已然拱手笑道：“老朽‘京华武馆’娄四，请问诸位是……”

那为首大汉两眼一翻，道：“爷们是‘侍卫营’的，让开些，爷们要搜！”

娄四忙道：“原来是侍卫营的老哥们，这位，老朽是‘京华武馆’的，这位姓关，是老朽的朋友，请诸位……”

那为首大汉瞪眼说道：“我不认识什么‘京华武馆’不‘京华武馆’，你两个都给我闪开点！”

敢情，“京华武馆”的招牌不灵，他不买帐！

本来是，“侍卫营”的人，买过谁的帐？就是王公大臣他们也未放在眼

内，说完了话，那大汉带着人要闯！

娄四好不尴尬窘迫，一时没了主意！

关山月突然一声轻喝：“三位，给我站住！”

那三个一怔，关山月紧接着说道：“三位要搜什么？”

那为首大汉道：“搜什么？搜飞贼！”

关山月道：“我不以为飞贼会等在这儿让诸位搜，再说，像诸位这样拿飞贼法，恐怕一辈子也拿不着飞贼……”

那为首的大汉脸色一变，刚要说话！

关山月已然又道：“我可以让诸位搜，搜着了，我没有话说，要是搜不着……”

那为首大汉道：“搜不着爷们拿你当飞贼办！”

关山月双眉微扬，笑道：“敢情吃粮拿俸的都是这么不讲理，那诸位还是别搜的好！”

那为首大汉挑了眉，这时，一名大汉由查桐所居东屋中奔出，怀里抱着那床血渍斑斑的棉被，叫道：“领班，你瞧，这被子上有血！”

那为首大汉回目一望，脸色大变，刚一声冷笑，而，偏偏有个眼尖的又瞧见屋里炕上关山月的那把长剑，忙一指又道：“领班，快瞧，那儿还有把剑！”

那为首大汉往屋炕一看，脸色更难看了，当即怒笑说道：“今儿个拿飞贼，明儿个拿飞贼，如今飞贼当面却险些失之交臂，小子，你的胆子不小，窝藏你的都跑了，你却还敢大摇大摆地在这儿站着，跟爷们吹胡子瞪眼……”

关山月侧顾娄四，道：“娄老，看来今夜是有理讲不清了，你请吧，明天……”

“请？往哪儿请？”那为首大汉一声冷笑，喝道：“来人，都给我拿下！”

他一声吆喝，如狼似虎的奔过来四个！

关山月笑道：“娄老，你最好别插手，请往后让让！”

娄四如今又惊又急，虽然有一肚子话，却没工夫说了，当下一咬牙，只得闪身躲向关山月背后！

适时，那四个已然奔到，四只铁掌齐递，向关山月当胸便抓，关山月笑说道：“不给你们点厉害看看，你们会以为百姓永远好欺负！”话落，抬手，只那么一挥！

只那么轻描淡写的一挥，那四个可吃足了苦头，大叫一声，一起暴退而回，各以左手握右腕，右腕上，指痕宛然，红肿起老高一块！

这一手惊人，而且立震全场，那为首大汉怒笑说道：“好小子，胆大得包天了，竟敢拒捕，伙计们，活的逮不住，死的也是一样，大伙儿上！”

他那里刚挥手，关山月突然冰冷说道：“朝廷养着你们，简直是糟蹋公粮，我话说在前头，你们哪一个敢动刀，我先断哪一个的手，不信就试试看！”

谁肯信？除了那四个一只右腕已经抬不起来没动之外，另四个包括那为首大汉在内，“呛！”地一声已抽出了佩刀！

关山月扬眉说道：“忠言逆耳，哪一个不想要手就先上吧！”

话声方落，那为首大汉厉笑一声，道：“爷先上，你也试试看！”掌中刀一抡，向着关山月左肩斜劈而下！

这大汉在刀上颇见造诣，佩刀带起一股刀风，雄浑、凌厉，其声势怕人，确不等闲！

关山月晒然一笑，道：“那么，是你的不想要了！”

容得刀锋近肩，身形突然后移半步，那刀尖突地一声，由胸前掠下，仅差毫发落了空！

那大汉一惊，刚要翻腕上撩！

关山月一声冷笑，左掌猛砍而下！

只听杀猪般一声大叫，“呛！”地一声钢刀坠地，那大汉抱着右腕蹲了下去，疼得脸上变了色，蹲在雪地里头上还直冒汗，想是那右腕已经完了！

这一来，那另三个拿着刀吓呆在那儿了！

关山月抬眼一扫，道：“还有谁愿意再试试？”

谁还敢再试？谁愿意拿自己的腕子开玩笑？

那另三个互觑一眼，一句话没说，上前搀起了那为首大汉向后退去，那为首大汉狠狠地瞪了关山月一眼，道：“朋友，好本领，只是，你若有胆你等着！”

关山月笑道：“你放心，一时半刻我还不会走！”

那为首大汉猛一点头，道：“那好，咱们走！”

说完了话，刀也不要了，带着人转身走了！

望着那八个背影消失在前院夜色里，关山月笑道：“娄老，你可以走了！”

娄四由他背后转了出来，挑拇指，道：“老弟，好身手，我走南闯北这多年，像你老弟这身手，是我生平所仅见，高，高，只是……”

眉锋微皱，接道：“老弟，你这祸闯得可大了，‘侍卫营’的人平日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他回去一叫……”

关山月摇头笑道：“娄老，我不在乎，我如今有两位阿哥撑腰还怕什么？”

娄四当然懂这话，忙道：“老弟放心，我这就回去找人往宫里报一声去，请二阿哥下个令，谅‘侍卫营’的不敢生事，老弟，我告辞了！”说着，一拱手，匆匆地走了！

关山月笑了，转回了身，走向了屋中！

雍郡王

回了屋，掩上了门，他刚坐定，只听前面又响起了轻捷的步履声，听声响，只有一个人，不像是侍卫营的人，他们也不会那么快，当然，金掌柜的与查桐这时候也不可能回来，那么，该是娄四去而复返了！

想到这里关山月眉锋微皱了起来！

这时，步履声已近后院，只听一个轻朗话声由院中响起：“请问，这儿有位姓关的客人么？”

这话声不是娄四，娄四也不会这么问，竟是……

关山月一怔，旋即淡然而笑，扬声说道：“是哪位要找姓关的……”

话声落，他走过去开了门，院中，雪地上，站着个身披风氅的黑衣客，那黑衣客身材颀长，头戴一顶宽沿大帽，遮住了大半张脸，有点神秘！

关山月惑然问道：“阁下是……。”

只听那黑衣客带笑说道：“小关，是我！”

关山月“哦！”地一声，诧声叫道：“是王……”说着话，急步迎了出去！

黑衣客一摆手，笑道：“是王二麻子！”

关山月近前笑道：“王爷，这儿没有别人，如今是家没主儿的空店！”

黑衣客微微一笑，道：“那你就叫吧！”

关山月笑道：“是，王爷，请王爷屋里坐！”

雍郡王胤禛潇洒迈步，一边走一边抬眼四顾，频频点头道：“这儿很幽静，可也很难找！”

关山月在旁边笑道：“王爷，幽静是实，难找未必！”雍郡王胤禛笑道：“不错，到底被我找到了这儿！”

说话间，进了屋，雍郡王脱去风氅，拿下大帽，随手一丢丢在了炕上，恰好，他看见了那口剑，眼一直脱口喝道：“好剑，小关，这是巨阙？”

关山月点头笑道：“王爷高明，您是第二个好眼力的人！”

雍郡王胤禛微愕地道：“第二个？小关，怎么说？”

关山月笑道：“那第一个识得此剑的人，刚从这儿走，他愿意再送我美人、名马配这把宝剑，这，容我待会儿详禀！”

雍郡王胤禛目中异采一闪，道：“小关，我明白，你说吧，是我那弟兄的哪一个？”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可否容我待会儿详禀？”

雍郡王胤禛眉锋一皱，道：“我不准也得准，让我坐下烤烤火！”

关山月笑道：“多谢王爷，您请！”一摆手，却没动！

雍郡王胤禛道：“小关，你不会替我拿把椅子么？”

关山月笑笑说道：“王爷，我本想，但我怕王爷怪我陷王爷于不礼！”

雍郡王胤禛愕然说道：“小关，这话怎么说？”

关山月道：“我怎敢让王爷把高士当下人？”

雍郡王胤禛瞪目摇头，道：“好厉害，小关，碰上你算我倒霉，只是……”目光一凝，道：“你认为你是高士？”

关山月淡笑说道：“不然王爷不会降尊纡贵，屈驾枉顾！”

雍郡王胤禛失声说道：“小关，好一根巧舌，你简直深具辩才……”

关山月道：“那是王爷夸奖，我说的是事实！”

雍郡王胤禛沉吟了一下，忽地抬眼说道：“小关，士该如何？”关山月道：“士为知己者死，王爷。”

雍郡王胤禛笑了，道：“说了半天，你阁下唯有这句话顺我耳，称我心！”

关山月道：“我以为王爷不该是那专爱听顺耳之言的人！”

雍郡王胤禛笑道：“又来了，我简直招架不住，阁下，我不是，但这一句例外。”

说着，他自己去拿椅子，而关山月手快，已把椅子送了过来，雍郡王胤禛瞪眼说道：“怎么，你这岂不是……”

关山月截口笑道：“王爷，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雍郡王胤禛笑道：“下次我也得敢哪？”

坐了下去，一抬手，示意关山月坐在对面！

关山月老实不客气地坐了下去，坐定，他道：“王爷当初拂袖而去，使我深感惶恐不安，而且……”

“算了，阁下！”雍郡王胤禛狡黠地望着关山月，摇头笑道：“我不相信你没料到我会来！”

关山月摇头说道：“我没料到会是王爷亲临，更没料到会那么快！”

雍郡王胤禛目闪异采，笑道：“你还是料到了，要不然在‘集贤馆’你不会那么镇定，一步之差，遗恨无穷，不快行么？”

关山月道：“可是有很多人为我担心害怕！”

雍郡王胤禛摇头说道：“那是庸才，小关，实在说，这么多年我费尽心血，不惜代价，求到的只有你一个奇才高士，你知道，当着他们我怎能接受你的建议？再说，我也不愿意他们知道我重用你，把你当做心腹股肱！”

关山月淡淡笑道：“这么说，王爷是要我了！”

雍郡王胤禛笑道：“不要你的人是天下第一等傻瓜，你也明知道我会要你的，所以，回府之后我换件衣裳就来了！”

关山月道：“您一个人？”

“怕什么？”雍郡王胤禛道：“还怕谁能吃了我？告诉你，我的所学不差！”

关山月笑道：“我怎忘了，您是少林高弟，一身所学允称少林第二好手？”

雍郡王胤禛道：“所以我敢一个人夜出内城，换个人就不敢！”

关山月道：“王爷，您没有来错没白跑，这一趟可以说收获至钜，我先禀报您一件事，适才由‘集贤馆’回来，莫太平派人跟我……”

雍郡王胤禛扬眉说道：“真的？”

关山月道：“我还敢欺您？”

雍郡王胤禛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关山月道：“我不愿意背后批评人，不过，王爷，如今您该明白为什么这多年来您虽费尽心血，不惜一切，却求不得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道理了，若不是如今王爷您来了，冲着莫太平这种嫉才，怕人夺他宝座的作风，我也会走的！”

雍郡王胤禛沉下了脸色，道：“我让他任馆主，就是因为他是老江湖，所以我才委他替我暗中留意，延揽人才，没想到……”哼了一声接道：“看来我该换换人了！”

关山月摇头说道：“那倒不必，王爷，没有人不贪名利的，这是人之常情，倒也不能怪他，再说，他任馆主多年，所得之人并不少，一旦换了他，

恐怕难以服众，那对王爷也不好，万一他衔恨投向别个阿哥，对您……”

雍郡王胤禛目中寒芒一闪，道：“他敢……”

关山月道：“王爷，您不该是个轻易意气用事的人！”

雍郡王胤禛煞威一敛，道：“那么，小关，你说我该怎么做？”

关山月道：“王爷，我不是替自己拜兄说话，您派巴不韦任他的副手，这是最恰当的明智之举。”

雍郡王胤禛道：“小关，你是说……”

关山月截口说道：“王爷，我那位拜兄别无所长，打打小报告却是他的拿手！”

雍郡王胤禛哈哈大笑，关山月又道：“王爷，接下来我要向您请个罪！”

“请罪？”雍郡王胤禛一怔说道：“你何罪之有，怎么回事儿？”

关山月道：“论罪我恐怕该摘脑袋，王爷，我打了‘侍卫营’的人！”

雍郡王胤禛眉锋一皱，道：“你怎么惹了他们……？”

关山月道：“王爷，该说是他们惹了我！”

雍郡王胤禛笑了道：“连这点，你都不愿吃亏，为什么？”

关山月道：“该吃亏的时候，我绝不占便宜，再说，那也要看对谁，王爷，他们听了人的告密来拿客栈的掌柜，可巧客栈的掌柜跑了，他们见我带着剑，硬指我是飞贼！”

雍郡王胤禛道：“怪不得我进门儿的时候不见一个人，小关，你是飞贼么？”

关山月道：“那要问您！”

雍郡王胤禛道：“这不就是了么？告诉他们不就行了么，干什么动武？”

关山月扬眉说道：“王爷，别人不知道您该明白，朝廷养着的这帮人，平日将谁放在眼内？他们哪一个讲理，哪一个听得进人的话？”

雍郡王胤禛点头说道：“这个我知道，这帮人一向眼长在头上，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从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话锋微顿，接着：“可是，小关，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儿么？那是因为皇上喜欢他们，官家放纵宠坏了他们……”

关山月道：“王爷，我明白，您不管没关系，待会儿他们还会再来，要是惹翻了我，您可别怪我在京里重地杀人……”

雍郡王胤禛忙道：“好怕人的煞气，小关，谁说我不管来着！”

关山月道：“您管就好，我是您的人您该管，其实，您该知道，我是为顾全朝廷的颜面，为他们好！”

雍郡王胤禛笑道：“这也不吃亏？”

关山月淡然说道：“您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雍郡王胤禛点头笑道：“是，是，行不行？待会儿他们来我替你打发，好么？”

关山月道：“那倒不必，我只是……”

“你看！”雍郡王胤禛笑道：“弄了半天到最后你还不领情？小关，说正经的，如今，你该对我说的，是时候了吧？”

关山月笑道：“是，王爷，我这就说……”顿了顿，接着：“王爷，您知道城里有家‘京华武馆’？”

雍郡王胤禛点头说道：“我知道，那是家大武馆，势力遍及南七北六一十三省！”

“坏就坏在这儿！”关山月道：“我刚由‘集贤馆’回来，‘京华武馆’来了个叫娄四之人，王爷，此人那根舌头不下苏秦张仪……。”

雍郡王胤禛道：“他是来做说客来的？”

关山月点头说道：“不错，王爷……”

雍郡王胤禛道：“为我那兄弟中的哪一个？”

关山月道：“王爷，当今的东宫太子，二阿哥！”

雍郡王胤禛脸色一变，道：“原来是他……？小关，那娄四怎么说？”

关山月道：“自然是褒二阿哥，而贬四阿哥！”

雍郡王胤禛道：“那美人、名马配宝剑，也是他说的？”

关山月道：“是的，王爷，他说二阿哥有八美任我挑，二阿哥有八骏任我选，还有，月俸一个整数，千两！”

雍郡王胤禛笑道：“看来他倒很能替老二做主，对老二也很是忠心，小关，美人、名马，月俸千两，这待遇很优厚啊！”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王爷，名利色三者兼收，很使我动心，只是，王爷肯收我么？”

雍郡王胤禛眼一瞪，叱道：“废话！”

关山月淡然而笑，道：“那王爷就不该有那一说！”

雍郡王胤禛目光一转，笑道：“小关，话说在前头，我没有美人、名马，也没有千两的月俸。”

关山月道：“王爷，记得我在‘集贤馆’向王爷禀得至为详尽，我不是征名逐利，求荣华富贵来的，而是为朋友的一个‘义’字，他们看错了我，我要真为美人名马千两白银，我大可以在江湖上打家劫舍，坐地分赃，凭我一身所学，那该不是难事，所获也该不止于此！”

雍郡王胤禛大笑说道：“打家劫舍，坐地分赃，你想干什么？小关，别动气，我说着玩儿的，你不要那是你不要，我总不会亏待你……”

关山月道：“多谢王爷，我话也说在前头，将来，除了公事上的必要开支，我绝不要您分文，假如您一定要给我，还是那句话，请你给我的拜兄巴不韦，我感同身受！”

雍郡王胤禛道：“小关，这似乎超过了把兄弟间的情份！”

关山月道：“不瞒王爷说，我欠他的情！”

雍郡王胤禛道：“我说嘛，小关，你对那娄四怎么说的？”

关山月道：“给我一夜之考虑，明天给他答复！”

雍郡王胤禛道：“为什么不当面拒绝他？”

关山月笑道：“王爷，就是明天我也不会拒绝他！”

雍郡王胤禛一怔，愕然说道：“小关，这话怎么说？”

关山月笑道：“我要是拒绝了他，王爷还能除掉二阿哥这一秘密机关么？”

不错，若是拒绝了娄四，那就表示他投向了这位雍郡王，既投向了雍郡王而又知道二阿哥的秘密机关的所在，娄四他们会轻易的放过他？又岂会不做准备？”

雍郡王胤禛目中异采一闪，道：“看来，阁下心智之高，令人叹服，只是小关，他们怎知道你是我的人？”

关山月笑了笑，道：“不瞒您说，是我自己张扬出去的，他们早留意上了我，我也早怀疑了他们，他们派了两个住进西屋，我也就故意把话说给他

们听，果然，这一着钓着了大鱼！”

雍郡王胤禛哈哈大笑，伸手拍上了关山月肩头，道：“小关，真有你的，甫进门就替我建了这么一桩大功，简直是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嘛……”

双眉一挑，冷哼接道：“看来老二是早防着了，实力竟比我还雄厚，要不是你，我还真不知道他有这么一处秘密机关呢……”

抬眼说道：“小关，你看该怎么办？”

关山月道：“王爷，我先要说明，此处秘密机关非除掉不可，二阿哥也非要扳倒他不可，否则对您大不利！”

雍郡王胤禛道：“小关，怎么说？”

关山月道：“第一，他们已知‘集贤馆’是您设立的，第二，他们握有您的最大秘密，可以使您被削宗籍……”

雍郡王胤禛脸色一变，道：“小关，后者怎么说？”

关山月道：“王爷，我不敢说！”

雍郡王胤禛脸色铁青，目中暴射狠毒，望之怕人，只听他喃喃说道：“原来他知道，好……”

怕人之态一敛，道：“小关，我不勉强，我承认，我是个纯粹的汉人，没有一点满族人血统，可是我不能让人知道，小关，你教我个办法，我该怎么办？”

关山月道：“您知道，王爷，先下手为强！”

雍郡王胤禛道：“我知道，但怎么个下手法？”

关山月摇头说道：“您别下手，让别位阿哥下手！”

雍郡王胤禛道：“敢情你是要借刀杀人，嫁祸江东！”

关山月道：“那样，成，替您去了心腹大患，不成，闹出事来跟您没关系，万一哪位阿哥反过来被二阿哥除了，那不也少了您一个对手么？”

雍郡王胤禛点头说道：“好是好，可是老二他还在……”

关山月道：“这是第一步，还有第二步！”

雍郡王胤禛道：“那么，小关，我该找谁？”

关山月道：“那只问谁最嫉恨二阿哥！”

雍郡王胤禛道：“若问这，以前是老八，如今该数我！”

关山月道：“那么您只消派个人把这消息透露给八阿哥就行了！”

雍郡王胤禛突然哈哈一笑，道：“人人都说我老四狠毒，今日看来，我不如阁下多多！”

关山月平静地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王爷，这种事讲究一个狠，绝，毒，辣……”

雍郡王胤禛皱眉说道：“小关，究竟是自己兄弟，我有点不忍……”

关山月淡淡笑道：“您请自问，是自己弟兄么？王爷，您要知道，您只能在帝位与不成其为亲情的亲情之中选择一个……”

雍郡王胤禛突然笑道：“小关，你说我会不忍么？”

关山月微微一笑，刚要说话，忽地目闪寒芒，改口笑道：“王爷，有夜行人，想是他们来了！”

雍郡王胤禛双眉一挑，道：“小关，你先跟他们答话！然后再交给我！”

关山月笑道：“我遵命，王爷！”站起来开门行了出去！

他刚出门，前院响起了一阵杂乱步履声，紧接着，由适才那吃了亏的大汉带头，气势汹汹地闯进十几个人来！

适才那大汉那手，如今已用吊带吊在了脖子上，敢情是接了骨上了膏药才来的！

他一见关山月负手站在廊檐下，一怔停步，回身一哈腰，手指关山月向身后一人道：“钱老，就是这小子！”

那被禀称为钱老的，是个又瘦又小的干瘪老头儿，拖着一条发辫，那模样儿像个大马猴！残眉，耗子眼，阴森森的，只是那两眼眼神十足而犀利，一望可知是个不俗的内家好手！

他慢慢吞吞大刺刺地一打量关山月，突然阴笑说道：“我当是什么三头六臂的来头人物，连我们这位领班也栽了跟头吃了亏，原来是个没长毛的嫩娃儿……”

关山月冷电般眼神一闪，那位钱老一噤住了口，随即龇牙一笑，又道：“好俊的内功，瞧不出还真有两下子……”关山月冷冷说道：“你，说句话把屋上的那几个叫下来，天寒地冻，屋上的积雪滑，摔下来那是不断胳膊就断腿的！”

那位钱老一惊，嘿嘿阴笑说道：“好朋友，耳朵还真灵，听见了么？别让这位江湖上大侠客笑咱们‘侍卫营’的小家子气，统统给我下来！”

他这一喊叫，三面屋面上人影闪动，院中一连射落好几个，雪花扑簌簌坠了一地，看来并不怎么样！

如今，院中雪地上加起来共有二十多个！

然而，关山月扬了眉，道：“屋后面还有两个，也一并请他们出来吧，别让他们躲在那儿冻坏了，我那把剑也不是那么容易拿的！”

那位钱老脸色一变，旋即阴笑说道：“好朋友，真厉害，出来吧！”

随着他这话声，从屋后墙角处又窜出了两个！

关山月目光一扫，扬眉说道：“堂堂京里侍卫营，竟出动了这么多好手对付我一个，真是何幸如之，想想能令人乐死！”

那位钱老阴笑说道：“那你就死吧，”那只鬼爪一般的手抚上了腰！

突然一个低沉话声由关山月背后响起：“我看看你们谁敢动！”

接着，关山月背后闪出了那已披上风氅，也戴上了宽沿大帽的雍郡王胤祯，那帽沿遮住了大半张脸，加之天那么黑，谁也看不见他那张脸！

那位钱老“哟！”地一声，笑道：“怎么，还有一个，敢情这个是帮手，那最好不过，我让你二位一个也不落空就是！”

雍郡王胤祯冷冷说道：“干什么的？”

那位钱老笑道：“朋友，你反穿反袄，装的什么羊……”

雍郡王胤祯沉声说道：“答我问话！”

那位钱老道：“看你能装到几时，爷们是侍卫营的！”

雍郡王胤祯冷笑道：“原来是侍卫营的，怪不得这么蛮横，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那位钱老道：“什么意思，难道你还不明白么？他没告诉你！”

雍郡王胤祯道：“我要你说！”

那位钱老嘿嘿笑道：“好，我听你的，他是飞贼！”

雍郡王胤祯道：“你们有什么证据指他是飞贼？”

那位钱老笑道：“证据？爷们的话就是证据！”

雍郡王胤祯道：“侍卫营的人果然蛮横霸道，无法无天，这么说你们是没有证据的了？”

那位钱老道：“你没听见么？爷们的话就是证据！”

雍郡王胤禛道：“京畿重地，可是有有王法的地方……。”

那位钱老道：“那么我再告诉你，爷们的话便是王法！”

雍郡王胤禛冷冷一笑，道：“钱振星，你好大的胆子！”

那位钱老一怔，讶然说道：“怎么？你认得我？”

雍郡王胤禛冷笑说道：“你呀我呀，这是谁教给你的规矩？钱振星，你有几个脑袋敢诬良为盗，率众到客栈滋事？”

钱振星疑惑地望了望那张看不见的脸，尚未说话！

那吊着胳膊的大汉突然喝道：“你是谁竟敢打钱老的官腔……”

雍郡王胤禛道：“熊大通，你听着，我不但要打他的官腔，还要摘……。”

钱振星阴阴一笑，道：“既是我姓钱的旧识，何不通个名儿亮个像？”

雍郡王胤禛冷冷笑道：“凭你们还不配……”

钱振星接着说道：“朋友，你见不得人么？”

这一句话听火儿了雍郡王，他方待发作。

那熊大通已然叫道：“钱老，此人分明也是个飞贼，一并收拾了他再说！”

钱振星嘿嘿笑道：“说得是，给我上去拿下了！”

话落，立有四人应声扑了过来！

关山月扬眉一笑道：“瞎了眼的东西，你们作死！”

他就要闪身迎上，雍郡王胤禛伸手一拦，道：“小关，说好了的，交给我，让他们打了再说！”

他这里拦住了关山月，那四个已然扑到，四掌齐递，分向雍郡王双肩及胸腹袭到！

雍郡王胤禛冷冷一笑，不闪不躲，底下飞起一腿，闷哼两声倒下了一对，那另二个刚一惊手上一缓，雍郡王右掌飞起，“叭！”“叭！”两声脆响，那两个脸上挨了个结实，牙断血出，半边脸立即肿起老高！

这位雍郡王不愧是少林高手，举手投足间轻易收拾了四个，关山月双眉微扬，脱口喝道：“好身手，简直……”

一句话尚未说完，那脸上挨了巴掌的两个，恼羞而怒，大喝一声抽出佩刀飞抡扑上！

雍郡王胤禛道：“钱振星，你居然敢纵容下属向我行凶，待会儿你跟我找拜善去，看他怎么说！”扬掌便要向那个劈去！

钱振星突然一声沉喝：“你两个，回来！”

那抡刀的两个如奉谕旨，硬生生沉腕收刀，倒纵而退！

雍郡王胤禛冷冷一笑，收手说道：“算你把他俩叫回去的快！”

钱振星双目凝注，脸色阴晴不定，沉声说道：“朋友，你认识我们统带？”

雍郡王胤禛道：“一个小小的‘侍卫营’统带有什么了不起？他见我向我打千，嘴里还得尊称我一声！”

钱振星道：“口气不小，只是，你朋友究竟是谁？”

关山月一旁笑道：“钱振星，这回怕你要吃不完兜着走，雍王爷当面你竟然不认识，而且敢纵容下属向王爷……”

雍郡王胤禛道：“小关，你好快的嘴？”

钱振星一惊说道：“雍王爷……”

“怎么，你不相信？”雍郡王胤禛冷冷一笑，伸手摘了帽子！

钱振星这回看清了，魂飞魄散，心胆欲裂，机伶一颤，两腿顿软，“扑”

一声爬伏在雪地上！

当然，其他的也看清楚了，钱振星这一跪，个个脸色如土，刹时爬伏下一院，管它雪地凉不凉！

雍郡王胤禛哈哈笑道：“钱振星，你怎么说？”

这回要了钱振星的命，那瘦小身形一个劲儿打哆嗦，爬伏在地，鼻尖碰到了雪，连连说道：“卑职该死，卑职该死，卑职不知王爷虎驾在此……”

雍郡王胤禛道：“不知道已经够瞧的了，你要是知道那还得了？钱振星，你也知道你该死？”

钱振星身形猛地一颤，恨不得把头插在雪地里，连道：“卑职知罪，卑职知罪，王爷开恩，王爷开恩！”

雍郡王胤禛道：“我不愿拿我这个郡王压你，其实，我这个小小的郡王也不在你‘侍卫营’眼里，咱们按皇律王法处理，我问你，你可知道，向我这郡王动刀行凶，那是什么罪？”

钱振星哪敢答话？一颗头碰得雪地直响，把那堆雪都碰成了一个坑，连连哀求，语不成声！

雍郡王胤禛目注关山月，道：“小关，你说把他们怎么办？”

关山月哪能不懂？心知这位雍郡王并不愿得罪侍卫营，固然，一个王爷绝不会怕一个小小的侍卫营，但，那对他的未来，究竟并不太好，要不然的话，他不会问关山月！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全凭王爷做主！”

雍郡王胤禛深深地看了关山月一眼，点头说道：“那好……”随即转望钱振星，道：“我不难为你们，我待会儿找拜善说话去，你们起来吧！”

按说，钱振星该叩头谢恩起来了，但是他明白，只要这位雍郡王找上了他那位统带，倒霉的还是他，说不定那会更惨，更糟，所以他一听这话忙又哀求上了！

雍郡王胤禛眉锋一皱，道：“怎么，难不成你让我饶你们？我这个郡王差点挨揍挨刀子，就这么轻易地算了啦！”

钱振星忙道：“卑职不敢，卑职不敢，但求王爷开恩！”

雍郡王胤禛目注关山月，关山月会意，含笑说道：“王爷，有道是‘不知者不罪’。天那么冷，雪地上跪久了两条腿受不了，好在他们也没伤着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里好撑船，您宽怀大肚，我斗胆代他诸位求个情，您就开个恩吧！”

雍郡王胤禛笑了，旋即他脸色一沉，道：“钱振星，听见了么？你拿人家当飞贼，要打人家，要砍人家，到头来人家却替你求情！”

钱振星老江湖，老官场了，哪得不懂，忙道：“多谢关爷，多谢关爷！”

关山月道：“不敢当，不敢当，钱老别客气！”

雍郡王胤禛道：“你们抬起头来看清楚了，这是我的朋友！”

钱振星等连忙抬起了头，钱振星一张脸没一点血色，道：“卑职知道了，下次绝不敢……。”

雍郡王胤禛道：“你还想下次？别跪着了，都起来吧！”

钱振星等这才叩头谢恩，站了起来，每个人那衣衫下摆及两条裤腿全湿透了，大冷天的，也真难为了他们！

关山月含笑说道：“钱老，往后‘北京城’碰面的机会多，还望多照顾！”

钱振星余悸犹存，闻言忙赔上心惊胆战的尴尬笑脸道：“关爷这是打钱

振星的脸，其实，您早该说。”

关山月抬手一指熊大通，道：“钱老不妨当面问问这位贵属，他可容我说话！”

钱振星忙道：“关爷您多包涵，回去后钱振星自会处置他！”可怜熊大通如今连一句话也不敢说！

雍郡王胤禛摆手说道：“这儿没你们的事了，回去吧，记住我一句话，对任何人，不许说在这儿碰见了，明白么？”

钱振星如逢大赦，连声唯唯，打了个千，狼狈地率领那些个下属，倒退出后院而去！

熊大通那手是白断了，那挨了揍的，也只有自认倒霉！

望着那些人，关山月笑了，但，蓦地里一声“哎哟！”由前院传了过来，关山月眉锋一皱，道：“王爷，熊大通倒霉了！”

雍郡王胤禛道：“如今你阁下的气该消了，我也该走了！”

关山月忙道：“怎么，王爷不多坐会儿？”

雍郡王胤禛摇头说道：“不坐了，事不宜迟，我还要到老八那儿走一趟去……”

关山月道：“那我就再留您了！”

雍郡王胤禛笑道：“你巴不得我快走……说真的，小关，你什么时候到我那儿去？”

关山月道：“我明天下午就去，只是，王爷，我怎么进内城？”

雍郡王胤禛笑道：“放心，我不会让你翻墙进去，早替你准备好了，拿着这个，包管你在城内通行无阻！”

说着，翻腕自袖底取出一物，那是一块腰牌，上面写“雍郡王府”四个字，关山月伸手接了过来，道：“王爷，这东西好用，可是只能用一两次，用多了不太妥当，如果您愿意，请在‘侍卫营’给我找个差事！”

雍郡王胤禛道：“怎么？你羡慕他们，也想横行霸道？”

关山月笑道：“您知道，我带‘侍卫营’的腰牌，总比带您这‘雍郡王府’的亲随腰牌要好得多，您想想看是不是？”

雍郡王胤禛笑道：“我不用想，从明天起，你是‘侍卫营’的副统带，明儿个你到我那儿去，我把拜善也叫去，你们先见见！”

关山月摇头说道：“王爷，官大了，我当不起，一下子当了副统带，既不妥当，也令人难服，还是换个小一点儿的吧！”

雍郡王胤禛笑道：“人家都想干大的，你却想干小的，什么叫当不起？我看给你个大将军都不为过，你自己挑吧！”

关山月笑了笑，道：“如钱振星于愿已足！”

雍郡王胤禛笑道：“好胃口，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明儿个别忘了到我那儿去，我等你，也别让我望眼欲穿再出来找你！”

说着他戴上帽子，径自踏雪而去！

关山月站在廊檐下道：“您请放心，我一定到，您走好了，我不送了！”

雍郡王胤禛人已出了后院，一句话送了过来：“外边冷，进去吧，早点睡！”

关山月一转身进了屋，掩上了门！

随即，屋里熄了灯，黝黑一片，这后院，白雪皑皑，寒风呼啸，吹得老梅乱颤，更显得清冷了……

晋身礼

第二天，日头爬起了老高，却仍未见娄四的踪影！

敢情这位说客失约了，按说，娄四他怎么也不该失约的！

可是，毕竟他没有来！这只有两种可能，事情有了变化！

果然，在关山月等得不耐烦，带着剑出门的时候，他由那街上议论纷纷的谈话中，听到了骇人的消息！

“京华武馆”昨夜遭了强盗，死了好几个教师，连总馆主也带了伤，而且武馆也被伤了一大半！

怪不得“京华武馆”没报案，那位总馆主也带着其余的人不知了去向失了踪，报得什么案？连个个高手的武馆都对付不了来人，“北京城”里的那些小衙门又哪够瞧？

“京华武馆”是北六省首屈一指的大武馆，这么大的一家武馆在一夜之间就挑了，而且是发生在京畿重地，朝廷所在，这就难怪四方震动，议论纷纷了！

关山月如今是全明白了，他在心里头说，这位四阿哥胤禛，的确做到了快，狠，毒，辣！

接着，他摇摇头消失在大街上！

天刚过晌午，关山月又出现了，这回他出现在“正阳门”的偏门，按大清皇律“正阳门”中门长闭，非帝王出入是不能开的，当然，换个人谁也不能由中门进出！

关山月出现在“正阳门”前的时候，他身旁还多了个人，那是瘦瘦高高，面目阴沉的中年汉子！

这汉子穿着一身长袍，长袍破了好几处，脸色煞白，一双眼瞪得老大，像要吃人，可是，他跟在关山月身旁，一句话不说，闭着嘴往前走。

到了“正阳门”那边，那守门的“九门提督”辖下禁卫军挡了路！

未容那禁卫军开口，关山月便出示了“雍郡王府”的腰牌！

那些禁卫军立即换上了一付脸色，但，却望着关山月身边那名汉子满脸的疑惑色！

关山月在那带头的小官儿耳边低低说了两句，那小官儿脸色一变，打量了那汉子两眼，连忙放行！

果如雍郡王所说，是一路通行无阻！

关山月带着那汉子进了内城，这包围在“紫禁城”外的内城，又是一番气象，宽敞的石板路，洁净，安宁，很难得看见一两个人，便有，那也全是皇族亲贵，王公大臣府的！

进了内城，便可望见“紫禁城”，那平日里的一色琉璃瓦，如今虽已被白雪压盖着，触目是一片粉妆玉琢世界，但那周围九里三十步的“紫禁城”，以及大内禁苑的雄伟气象，仍可一览无余！

那宫苑规模，真可谓之百雉云连，万瓦鳞次，九重禁地，千百楼台！

实际上一点不错，单说明朝，史载明代宫苑，大内規制宏丽，华殿阁，摩天连云，单是殿楼亭门就多至七百八十六座，宫女超九千人，内监多至十万，而宫中脂粉钱，年共四十万两，其奢侈可知！

到了玄烨（康熙）即位之后，以国力日盛，又加经营，“太和殿”，“乾清宫”……那盛势就更不必说了！

不知怎地，眼望着这些个，关山月面泛异色，那神情难以言喻，也难令人意会万一！

当然，关山月并不知道“雍郡王府”在何处，怎么走，但是人鼻子底下有张嘴，他会问！

片刻之后，他到了那宏伟、气派的“雍郡王府”前！

那儿有高高的石阶，一对巨大石狮子，还有四名腰中挎刀的站门亲兵陪着那两扇朱漆大门！

侯门一入深似海，这“雍郡王府”就不知道深有几许，人一眼望上去，直觉得它既广又大没有底！

关山月带着那汉子到了石阶下，刚到了石阶下，那站门的亲兵走过来一个，两眼一瞪，道：“喂，干什么的？”

这还是既在内城中走动，必是各府邸的人，要不然那仗了人势的亲兵，还没有这么客气呢？

关山月没答理，伸手亮了亮那块腰牌！

那亲兵一怔，仔细打量起了关山月，讶然说道：“你是……”

关山月道：“新来的！”

那亲兵道：“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关山月笑了笑道：“我这是头一天进府！”

那亲兵眨了眨眼，道：“你等一等！”说着，转身进了大门！

没一会儿，那亲兵又行了出来，身后还跟着个身穿长袍，卷着袖子露着毛茸茸两段手腕的白净汉子！

那亲兵出了门，一指关山月，道：“高爷，就是他！”

那姓高的白净汉子眼神十足，一望而知是个不俗的练家子，他打量了关山月两眼，道：“尊驾是……”

关山月道：“我姓关，请代为通报王爷……”

那姓高的白净汉子忙道：“可是关山月关爷？”

关山月忙点头说道：“不敢当，正是关山月，请教……”

那姓高的白净汉子忙拱手说道：“有劳关爷动问，我叫高人荣，跟在王爷身边儿多年了，往后还请您多照顾，多指教！”

关山月道：“什么话，往后还得人荣兄多关照！”

高人荣谦逊了一句，摆手侧身往里让，道：“关爷快请吧，王爷候着您多时了！”

关山月含笑点头，谢了一声，举步踏上石阶！

高人荣瞥了那瘦高汉子一眼，笑问道：“关爷，这位是……”

关山月笑道：“我头一趟进府，这是我带来的晋见之礼！”

高人荣为之一怔，关山月紧接着笑道：“前些日子夜闯康亲王府的，就是这位仁兄！”

高人荣明白了，脸色微变，脱口一声轻呼，瞪着那瘦高汉子直看，那瘦高汉子眼瞪得更大，一张脸憋得铁青，神态好不怕人，却只不说一句话！

高人荣好不容易憋出了一句，“关爷，您不怕他跑了？”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他还算听话，一路跟着我到了这儿！”

说话间，高人荣陪着关山月已到了前院，只见三五个亲随打扮的汉子满脸诧异地往这边瞧！

高人荣忙冲着那边摆了手：“老马，麻烦通报王爷一声，就说关爷到了！”

那几个中有矮矮胖胖的答应了一声，刚要走！

只听一声朗笑传了过来：“不用通报了，我已经出来了。”

闻声，那几个亲随连忙哈下了腰！

关山月抬眼望去，只见那通往后院的青石小径上，一前一后地行来两个人，前面的，是雍郡王胤祯，走在后面的，是个身躯魁伟，浓眉大眼的中年汉子，步履十分稳健。

关山月忙迎前施礼：“见过王爷。”

雍郡王胤祯摆手笑道：“算了，小关，你还跟我来这一套，来，你俩见见……”

说着，一指身后魁伟汉子，道：“这位是‘侍卫营’统带拜善……”

望着拜善又一指关山月，道：“这就是我向你提的小关，怎么样，不含糊吧？”

拜善两眼打量着关山月，口中却笑道：“王爷的眼光还不错……”

适时，关山月已向他抱起了拳，道：“见过统带！”

仅抱拳而不施礼，这对“侍卫营”的这位统带，似乎有点礼不够，但是，人是雍郡王介绍的，这位“侍卫营”的统带拜善，却不敢有丝毫挑剔，也一抱拳，笑道：“久仰关老弟大名，刚听王爷说起，昨夜钱振星斗胆冒犯，拜善这里先赔个罪！”

关山月连忙含笑谦逊！

雍郡王胤祯容得他把话说完，一指那瘦高汉子，道：“小关，他是谁？”

关山月笑道：“王爷，这是我的晋见之礼，前些日子夜闯康亲王府的那位，如今我把他带来呈给……”

此言一出，雍郡王与拜善一起色变！

拜善下意识地跨前一步，靠近雍郡王身侧！

雍郡王胤祯一笑说道：“放心，他伤不了我，何况还有小关在！”说完了话，他转注那瘦高汉子，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瘦高汉子没开口，关山月却在一旁笑道：“王爷，他不会说话，还是我代他回答吧……”

雍郡王胤祯收回目光，愕然说道：“怎么说，小关，他不会说话？”

关山月点头笑道：“是的，王爷，我点了他的‘哑穴’，废了他一身功夫！”

雍郡王胤祯“哦！”地一声，说道：“怪不得，那么他叫什么？”

关山月道：“他叫戚伦，在江湖上有外号叫‘翻天鹞子’，但在这儿，他却是‘京华武馆’的一名教师……”

雍郡王胤祯一点即透，变色说道：“这还得了，‘京华武馆’窝藏飞贼，还好他只是闯亲王府，要是闯进大内惊了圣驾……拜善，待会儿告诉向明一声，带人马上封了它去！”

拜善忙道：“王爷，不用封了，昨天晚上‘京华武馆’来了江湖仇家，武馆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房子也被烧了，如今没有一个人儿了！”敢情他知道了！

雍郡王胤祯“哦！”地一声，道：“有这回事儿，京畿重地，动辄凶杀，这还像话……？”

关山月一旁微笑说道：“王爷，这还不是省了官家的事儿？”

雍郡王胤祯道：“省事儿也没这么省法的，小关，你也知道昨夜的事

儿了？”

关山月点头说道：“我还是今午出客栈的时候才听说的，我早知道飞贼是这位‘京华武馆’的教师‘翻天鹞子’，可是我为引出他的同党，一直未下手，不想他们的江湖仇家早了我一步，今午我还一直追出了十几里路才找到他的，虽然他的同党都跑了，但到底还是逮住了他！”

雍郡王胤禛道：“小关，有你的，只是，你点了他的‘哑穴’如何问他口供？”

关山月道：“不用再问了，王爷，他已经承认了……”

雍郡王胤禛摇头说道：“可是我要把他交……”

关山月道：“一个小毛贼还值得审问，干脆把他交康亲王爷处置算了，再有说，王爷，他的口供也最好别问……。”

雍郡王胤禛道：“为什么？”

关山月道：“王爷，我不敢说！”

雍郡王胤禛焉得不懂，忙道：“你说，天大的事儿，我替你担了！”

关山月道：“谢王爷，刚才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是东宫二阿哥的人，一会儿又说是八阿哥的人，我唯恐他乱攀胡扯惹出了大乱子，所以才点了他的‘哑穴’！”

雍郡王胤禛变色说道：“好大胆，他竟敢乱咬老二跟老八，这还得了……”一顿，忙接道：“可是，小关，他口虽不能言，还有手……”

关山月笑道：“只怕他有手也难以握管了！”

雍郡王胤禛失声说道：“小关，你，你废了他两只手？”

关山月点头说道：“事非得已，王爷，二阿哥跟八阿哥岂容他乱攀？”

雍郡王胤禛猛一点头，道：“做得对，小关，我这就命人把他押送康亲王府去……”

说着，他便要唤人，关山月忙道：“慢着，王爷，这该由我去比较妥当！”

雍郡王胤禛一怔，旋即点头，道：“对，你可以对康亲王有所禀报，来人！”

远处高人荣应声奔了过来！

雍郡王胤禛向高人荣一摆手，道：“人荣，先把他押下去，看好了他！”

高人荣尚未答应，关山月紧接着说道：“人荣兄，最好卸了他下巴，也小心他碰壁！”

高人荣含笑答应，拉起那瘦高汉子转身而去！

这里，雍郡王胤禛转向拜善道：“拜善，怎么样，不提别的，就凭小关这一手，在你‘侍卫营’里当个差，该可以凑合了吧？”

拜善忙道：“王爷，凑合什么话？拜善自叹不如，只恐怕王爷所说那职位，委曲了关老弟，我看还是……”

雍郡王胤禛忙摇头说道：“别让人家说闲话，还是让他由下而上慢慢干，只要你以后多关照，多提拔就行了！”

拜善连声唯唯，也连称不敢！

又谈了几句，拜善告辞而去，临走，他告诉关山月，明天到“侍卫营”找他去，该预备的他今天晚上就给准备好！

拜善走后，关山月向着雍郡王眨了眼，笑道：“王爷，您的手法干净利落而且快，大有奇兵制胜，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这一下只怕二阿哥……”

雍郡王胤禛笑道：“那该归功于你的计策，小关，我还有得意一着，人，

是老八的，但我另外派了个人透了句话！”

关山月笑道：“这一来只怕八阿哥也要惨了！”

雍郡王胤禛笑道：“这就叫收渔人之利……”

顿了顿，道：“小关，你是在哪儿找着这个人的？”

关山月道：“在‘石景山’再过去，就他一个，他要往‘太行’跑！”

雍郡王胤禛道：“其他的想必已进‘太行’了！”

关山月点头说道：“有可能，不过，迟早他们会化整为零再回来的！”

雍郡王胤禛点了点头，道：“那当然，小关，他真是那飞贼么？”

关山月道：“怎么不真，他是那夜的飞贼，也是二阿哥的人，实在说，他那夜进‘康亲王府’是为了行刺，得手之后准备嫁祸您跟大阿哥，可巧那夜康亲王不在，使他那阴谋无法得逞，所以翻箱倒柜弄出了一付窃贼现场……”

雍郡王胤禛道：“小关，这是你说的？”

关山月点了点头！

雍郡王胤禛扬眉说道：“那你就该让康亲王爷听他的口供！”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万一他反过来说是您的人呢？”

雍郡王胤禛一怔，旋即摇头说道：“对是对，可是放过了一次机会，未免可惜！”

关山月笑道：“您没放过机会，适才的话，那位‘侍卫营’统带都听见了，暂时他也许不敢说，日子一久您还怕传不到康亲王的耳朵里？”

雍郡王胤禛点头叹道：“小关有你一个，那要胜过千百谋士，数万甲兵！”

关山月笑道：“那是您的偏爱，据我看，您这府里的几位都不差！”

雍郡王胤禛摇头说道：“斗力或可以，斗智却不行，更不必谈什么运筹帷幄，决胜于方寸之地了，不战而屈敌之兵，那才是高！”

关山月笑了笑，未说话！

雍郡王胤禛却道：“小关，如今‘京华武馆’已瓦解了，可是那只是老二的爪牙，也只是他的小部份，我总觉得他对我的威胁未除！”

关山月道：“当然，只要二阿哥存在一天，他对您的威胁便存在一天！”

雍郡王胤禛目中异采一闪，道：“小关，你的意思是……”

关山月道：“王爷，我是附和您的心意！”

雍郡王胤禛道：“那还不都一样？可是东宫里能人颇多……”

关山月笑道：“王爷，江湖上有句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还有一山高，您必然明白！”

雍郡王胤禛点头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指你自己……？”

关山月摇头笑道：“王爷，我不能为您干这事儿，您也不该考虑我，那只能找一个既可来又可去的人，然后我再来对付他！”

雍郡王胤禛叹道：“好毒，那么这个人……”

关山月道：“我帮不上忙，您得自己找，王爷，我认为时间很充裕，因为这件事该放在二阿哥找上八阿哥之后！”

雍郡王胤禛目闪异采，抚掌笑道：“小关，你一着比一着毒，好吧，我听你的……”

于是，这第二步就这么说定了！

傍晚，关山月在雍郡王府吃过了晚饭之后，一个人押着那名“飞贼”：那倒霉的“翻天鹞子”戚伦去了“康亲王府”！

和硕亲王大于郡王，自然，这康亲王府也就比雍郡王府大而且宏伟、气派得多，瞧，站门的是八个亲兵！

关山月到了大门口，官样文章地一番报名及说明来意之后，亲王府内出来个蔑片师爷一流的老头儿把关山月让了进去，进了亲王府在门房等了好一会儿，才见那老头儿又来相请，说康亲王在大厅见他！

这对一个郡王府的亲随来说，是殊荣！

其实，也是那位官架十足的康亲王，看在为他逮住“飞贼”的大功份上，所以才破例降尊！

那老头低头哈腰带着关山月进了大厅！

关山月看得清楚，大厅里，居中高坐着个便装胖老头儿，捋着胡子，闻着鼻烟，大刺刺的，板着一张脸，其官架之足，的确像个亲王！

他身后，还站着两个“保镖”，紧紧地靠着他，就像生怕谁割了他一身肥肉一般，一脸凶恶的奴才相！

老远地，那老头儿便打下了千：“禀王爷，郡王府来人到！”

康亲王从鼻子里嗯了一声，连看也未看关山月一眼！

关山月扬起了眉，又放下了眉，咬着牙上前打了个千：“关山月见过王爷！”

这回，康亲王把他那双猪尿泡一般的尊目望向了关山月，而且很不容易地抬了抬手，嗯了两声，道：“起来，起来！”

其实关山月早卓立在那儿了，他道：“谢王爷！”

康亲王收回了目光，望着手中那只小巧玲珑的鼻烟壶，向关山月问了话：“你就是关山月？”

废话，多此一问！

关山月道：“回王爷，是的！”

康亲王道：“听说你拿住了飞贼？”

关山月道：“是的，王爷，飞贼现在厅外！”

康亲王一哆嗦，忙将目光移离了鼻烟，睁眼急道：“现在厅外？要是让他闯进来还得了？来人，把他押远一点，越远越好！”最好远到印度国去！

他身后那两个尚未答应，关山月已然说道：“禀王爷，不碍事，他已成了废人！”

康亲王吁了一口大气，点头说道：“好，好，难为你跑这一趟，来人，看赏！”

关山月忙道：“回王爷，这完全是王爷洪福，关山月不敢居功！”

谁不爱听好听的，康亲王乐了，摆手说道：“别客气，别客气，这是我一点小意思！”

说着，他站了起来，那意思是他拿赏打发关山月，这接见至此已毕，他要回如夫人侧福晋身边去了！

关山月忙道：“王爷，关山月还有下情禀报！”

康亲王没再坐下，但也未走，他道：“我听着了，你说，你说！”

关山月道：“据飞贼的口供，他并不是一般窃贼，而是要谋刺王爷。”

康亲王一身肥肉猛一抖，手中鼻烟壶险些落了地，急道：“你怎么说？”

关山月道：“回王爷，他是要谋刺王爷！”

这回亲王听清楚了，人谁不惜命？何况他这个亲王，当来不易，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他怎愿死？

砰然一声坐了下去，抖着嗓门儿道：“好大的胆子，好大的胆子，这还得了，这还……”

关山月紧跟着又是一句：“禀王爷，他还有很多高来高去的同党潜伏在外城各处！”

康亲王一身肥肉抖得更厉害了，道：“问他，问他，他那些同党都躲在哪儿，马上给我派人去抓，一个也不能走脱，问他，问他……”

关山月道：“回王爷，我已经问过了！”

康亲王忙道：“他怎么说？”

关山月道：“他说谋刺不成，他们绝不罢休！”

康亲王“哦！”地一声惊呼，拍了座椅扶手，道：“我问你他的同党在哪儿？”

关山月道：“据他说到处皆是，抓不胜抓！”

“胡说！”康亲王道：“他有那么多同党，他想谋叛造反……”

关山月道：“回王爷，我认为他是夸大话，用意不过在保全他自己一命，所以请王爷不必震惊！”

康亲王道：“不行，我不许他有一个同党，都要给我抓来！”

关山月道：“王爷放心，这件事交给我，我也许拿不了那么多，但我有把握把他们全赶出京去……”

康亲王点头说道：“嗯，嗯，这还差不多，你一个人行么？”

关山月道：“回王爷，事实上我在他们之中拿住了一个，他们没能从我手中把这个救回去。”

康亲王脸上的肥肉松了些，也吁了一口气，忙道：“好，好，这件事交给你办，要快，越快越好，只要办好了，我重重有赏，重重有赏！”

关山月道：“谢王爷，在这儿我有个不情之请……”

康亲王连道：“你说，你说！”

关山月道：“这班飞贼狡诈诡譎，阴险毒辣，上次谋刺王爷未成，很可能在内院各处留什么毒物，所以我想到各处看看……”

康亲王脸上刚松的肥肉猛又一紧，道：“真的么？你怎么知道？”

关山月道：“回王爷，这是他们的惯技，也是江湖亡命之徒的阴狠毒辣之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康亲王连考虑都没考虑就点了头，连声说道：“好，好，你可以到处看看，你可以到各处看看！”

关山月欠身一礼，道：“谢王爷！”

按说，道谢的该是康亲王，可是这是官场的规矩，替别人做事儿，到头来还得道谢别人！

康亲王将头连点地道：“好，好，你很会办事，只你能找出这些江湖亡命之徒所藏的毒物，我重重有赏，重重有赏！”

关山月又谢了一声！

康亲王转向那一直垂手侍立身旁的老头儿摆了手道：“老那，你带他到各处看看去！”

老头儿答应了一声，向着关山月道：“这位，请跟我来！”说着，带着关山月出了厅！

出了大厅，踏着那一地积雪行向后院！

行走着，关山月向那老头儿搭了讪：“您老贵姓，怎么称呼？”

一离开主子面前，老头儿神气多了，干咳一声，道：“姓那，我是那总管！”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原来是那总管，失敬了……”顿了顿，接道：“前几天闹飞贼的时候，那总管可在府中？”

那总管点了点头，道：“在，我很难得出门，府里的事太忙！”

关山月道：“那总管想必受惊了！”

那总管轻咳了一声，道：“没什么，没什么，其实，我们下人们受点惊倒不算什么，福晋跟两位侧福晋可吓坏了！”

关山月道：“说得是，那总管不知道，这班亡命之徒，什么坏事儿都干得出来，幸好那夜他没起淫心，要不然……”摇摇头，住口不言！

那总管机伶一颤，忙道：“这位老弟，那飞贼是个采花贼么？”

关山月道：“他的目的是谋刺王爷，可是万一他碰见女眷在场，见色起意，那就很难说了，这班人心狠手辣往往是先奸后杀的！”

那总管惨白了脸，道：“该死，该死，待会儿我要禀报王爷，这对飞贼绝不轻饶，马上让人拖出把他砍了！”

关山月沉吟了一声，道：“按说，这飞贼夜闯王府，谋刺王爷，是死有余辜，可是有件事颇为麻烦，那总管最好背地里向王爷禀报一声！”

那总管忙道：“什么事，你老弟请说！”

关山月道：“据那飞贼招供，他是二阿哥的人……”

那总管脱口一声惊呼，道：“这，这怎么会，他胡说……”

关山月道：“我也以为这不可能，所以刚才在王爷面前我没敢说，不过，听说王爷跟八阿哥私交甚笃，八阿哥又是二阿哥的大对头，由这儿看，二阿哥让他来行刺是可能的！”

那总管满脸惶恐地道：“这还得了，这还得了，待会儿我一定要向王爷禀报一声，把这件事弄个清楚不可！”

关山月摇头说道：“问，恐怕很难问出些什么了，我为了怕他胡咬乱攀，惹出了大乱子，已经点了他的‘哑穴’，如今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也怕他再行凶，我又废了他那双手及一身武功，他连写也不能写了！”

那总管呆了一呆，道：“那，那怎么办？”

关山月笑道：“那好办，他还可以点头摇头，对这种人只能用智，不能用力，那总管稍待只消告诉他，只要他是二阿哥的人，王爷便绝不敢难为他，他一定会点头承认！”

那总管猛一点头，道：“对，对，谢谢你老弟，就这么办！”说话间，二人穿过拱门，来到了后院，这后院既深且广，亭，台，楼，阁一应俱全，可是如今都压盖在一片白雪之下，粉妆玉琢世界，较往日更美！

有道是：“天上神仙府，人间王侯家”，一丝不差！

那总管带着关山月穿画廊，走曲径，在各处搜寻了一遍，未能找出什么，最后，二人来到了一座小楼前！

关山月停了步，望着那门窗紧闭的楼头，他问道：“那总管，这儿是……”

那总管道：“这儿前楼是王爷及福晋两位侧福晋两位所住，后楼是格格所住！”

关山月眉头一皱，道：“这就麻烦了……”

那总管忙问道：“老弟，怎么，什么事麻烦？”

关山月道：“越是王爷经常出入的地方，暗藏毒物的可能性越大，可是

这儿却是王爷福晋及格格所居的小楼，我怎好……”

那总管“哦！”地一声，忙道：“原来是为这个，那有什么关系，这是公事，也经过稟明王爷，王爷也答应了，我想不会……”

关山月道：“那么就麻烦那总管先向福晋稟报一声……”

那总管摇头说道：“不必了，你老弟没瞧见，前楼灯光很暗，福晋跟两位侧福晋进宫向老佛爷请安去，只有格格在！”

关山月道：“那也得向格格稟报一声！”

那总管道：“没关系，我们这位格格人最随和，老弟请跟我来！”说着，他举步向小楼行去！

关山月跟前一步道：“等会儿那总管最好离我远一点，倘有什么炸药，也可免伤着那总管！”

那总管一惊停了步，道：“这，这，这可怎么好……”

关山月沉吟了一下，道：“这样吧，那总管请在这儿候我片刻，我自己进去向格格稟明一声找找看，马上就出来！”

那总管忙点头说道：“也好，也好，反正你老弟是雍王爷的身边人，说起来也不是外人，那么你老弟请吧，我在这儿等你！”

关山月点了点头，转身行进小楼！

奇女子

进了小楼，春意盎然，还带着点兰麝芳香！

关山月没在前楼停留，直奔后楼行去！

甫进后楼，只听一个俏生生的话声问道：“谁呀？”

紧接着，那明亮灯光下，楼梯口现出一个十八九岁的美姑娘，一身青缎袄裤，体态玲珑，纤小婀娜！

她一见楼下站着个陌生人，顿时吃了一惊，忙道：“你，你，你是谁，怎么敢……”

关山月忙含笑拱手，道：“姑娘，我是雍王府来的，刚才已经见过王爷了，我有事要见格格，王爷让我来向格格面禀！”

那美姑娘瞪大了一双乌漆发亮水汪汪的美目，上下打量了关山月几眼，娇靥上惊容渐消，道：“你在这儿候着！”扭腰转身不见了！

须臾，那美姑娘又出现在楼梯口，向着关山月道：“格格叫你上来！”

关山月一拱手，道：“谢谢姑娘！”

举步登上了楼梯，上了楼，那美姑娘瞪着美目，一眼不眨的瞅着他，关山月笑了笑道：“怎么，姑娘，我脸上有灰么？”

美姑娘脸一红，半嗔半笑地道：“你这个人比我们府里的人大胆多了，格格有话，要你在客厅等着，她马上出来，你跟我来！”

说着，扭动腰肢迈碎步，带起一阵醉人的香风向左行去！

关山月一笑举步，跟了上去！

美姑娘带着关山月进了一间小小的客厅，那客厅虽然小，但陈设华丽，华丽中还带有一个雅字！

在左边太师椅前，美姑娘停了步，一摆柔荑，道：“你随便坐吧！”

关山月没坐，却望着壁上一幅画直出神，那是一幅“公孙大娘舞剑图”，图中的公孙大娘，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那左上方小小朱印之上，写的是一笔龙飞凤舞，铁划银钩的小草，笔力之劲道，不让须眉！

怎知它不让须眉，因为那落款的是海珠两个字儿！

美姑娘微愕说道：“你看什么……”转头循关山月所望望去！

关山月道：“这，出自格格手笔？”

美姑娘点头说道：“是啊，怎么？”

关山月叹道：“格格才艺之高，令人叹服……”

美姑娘瞪大了美目，道：“你也懂画？”

关山月点头说道：“略知一二，只是肤浅得很！”

美姑娘道：“别客气，我们格格不但会画，而且琴棋……”

环佩响动，一阵轻盈步履声传了过来！美姑娘一吐香舌，连忙迎了出去！

适时，客厅门口转过了一位清丽的旗装人儿，她不算顶美，但有一股英气，这是一般娇生惯养享乐处优的皇族亲贵，宦门千金所没有的！

她还有一脸高贵的气质，但那不是官家习气，也不是自高自大的官架子，而是那与生俱来的自然流露！

更难得的她脂粉不施，淡雅而清丽，像一株雪里寒梅，超尘脱俗，清香馨人！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那清丽的娇靥上，带着一丝淡淡轻愁，那双深邃

而本该清澈的眼清里，也笼罩着一层薄雾，那也是轻愁！

她身后，另跟着一位青衣姑娘，她没有像搀扶一般弱不禁风的官门尊贵千金一般地搀扶着她！

美姑娘在门口半矮娇躯，福了一福！

关山月也浅浅一礼，道：“见过格格！”

那浅浅的一礼，没使这位海珠格格有丝毫不快，她反含笑轻举了皓腕，柔声说道：“别客气，你请坐！”

给人第一印象是她的确很随和！

关山月谢了一声，在海珠格格落座之后，他才坐了下去！

坐定，海珠格格转望美姑娘：“小青，怎不给这位沏茶？”

小青忙道：“回格格，我这就去！”

这，又表示她丝毫没有身份贵贱的观念，若换个人对一个亲随，连座都没有，哪来的茶？

关山月忙欠身说道：“不敢当，我马上走！”

他虽然这么说，小青还是沏茶去了！

海珠格格将目光投向关山月，含笑问道：“你是雍王府的？”

关山月忙道：“是的！”

海珠格格道：“在雍王府多久了，我以前没见过你！”

关山月道：“我刚进雍王府，今天算头一天！”

海珠格格笑了，笑得很轻淡，道：“怪不得，你贵姓？”

关山月忙道：“不敢，回格格，我叫关山月！”

海珠格格道：“好名字，你也在旗？”

“不！”关山月摇头说道：“我江南江湖！”

海珠格格道：“江湖多慷慨英豪，奇人异士，我虽生长宦门，但素慕朱郭之流，侠义之风！”

关山月道：“格格夸奖，这，我由那幅‘公孙大娘舞剑图’可见一斑！”

海珠格格微笑说道：“涂鸦之作，怡笑大方！”

关山月道：“我应该说格格之才艺允为宦海奇女，令人叹服！”

海珠格格目光一凝，道：“看来你并不完全是个江湖人！”

关山月道：“我是读书学剑两无所成，格格……”

海珠格格摇头说道：“你别客气，我看得出你文武两途都很不俗，这雍王府的亲随，是十分委屈了你！”

关山月微笑道：“不瞒格格说，我是为帮朋友的忙，才由关外来京，进雍王府效力的！”

海珠格格道：“那我说的更不错了，你只是为朋友偶尔为之，在这儿待不了多久，仍要回江湖去？”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格格！”

海珠格格微微笑道：“还好我没有失礼，否则口口声声慕朱郭，却当面怠慢了江湖游侠，奇人异士，岂不是笑话！”

关山月含笑谦逊，连称不敢！

海珠格格话转上了正题，道：“听说你见我有事？”

关山月道：“是的，格格！”

海珠格格道：“什么事？”

关山月笑了笑说道：“我不知道是否方便……”

海珠格格那清丽娇靥上掠起一丝诧异，旋即说道：“没有关系，我们名号主婢，情如姐妹，你说！”

关山月道：“我首先要禀明格格，我是为帮一个新交好友的忙，所以想尽了办法，进府来见格格的！”

海珠格格“哦！”地一声，道：“你请说下去！”

关山月道：“格格当知府中前两天闹飞贼事！”

海珠格格神色很平静，点头说道：“那夜我没在家，回来后才听下人们说起的！”

关山月道：“实在说，格格那夜不该出去……”

海珠格格微愕说道：“我不该出去，为什么？”

关山月道：“因为那人不是飞贼，而是由江南千里迢迢来看格格的！”

海珠格格脸色一变，急道：“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飞贼……”

关山月道：“因为那人就是我才刚才所说，我为帮他忙而进府见格格的，我那位新交好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海珠格格又复脸色一变，忙道：“那人姓什么，叫什么？”

关山月道：“他姓金，单名一个飞字！”

海珠格格脸色大变，娇躯倏颤，喃喃说道：“是他，是他，他怎么迟了三年……”

关山月道：“格格，他来晚了么？”

海珠格格刹时恢复平静，道：“你既然认识他，也既然为帮他的忙到这儿来见我，想必我跟他的事，他已经全告诉你了？”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格格，我知道得很清楚！”

海珠格格香唇边泛起一丝轻微抽搐，道：“那么你应该知道，他来迟了三年，我已经奉父母之命……”

“我知道！”关山月道：“他因江湖事缠身，所以迟来了三年，到了京中之后他未能见着格格，却听到格格文定的消息！”

海珠格格道：“他既来一次，为什么不能再来第二次？”

关山月道：“格格该知道，他不能来，他已是闹得满城风雨，到处缉拿的飞贼，侍卫营的人在城内布下了森严的戒备，专等他再来！”

海珠格格道：“我知道，但我也深知，这拦不住他！”

关山月道：“可是为格格，为他，我拦住了他！”

海珠格格神情忽地一暗，摇头说道：“迟了，迟了，三年，一切都太迟了！”

关山月道：“只要不是格格的意思，我认为就是他再晚三年来也不迟！”

海珠格格摇头说道：“你不知道，这是大清皇律，悬殊的身份与门户害人，我真懊悔当初为什么倾心于他，如今不但害了我自己，也害了他！”

关山月道：“我不认为格格也有这种偏见！”

“自然！”海珠格格点头说道：“诚如你所说，我不同于一般宦门女儿家，我要有那种偏见，我当初就不会倾心于他了！”

关山月道：“那么格格就不该谈一个迟字！”

海珠格格悲笑说道：“可是，父命难违，大清皇律更难违，谁叫我生为皇族亲贵，我真希望我是一个寻常的百姓家……”

“格格！”关山月道：“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对一个女儿家来说，尤为重要，我认为除了格格自己，谁也无法左右格格，替格格做主！”

海珠格格双眉微扬，道：“你是说……”

关山月道：“格格是位宦门奇女，也是位红粉巾帼，我不便叫格格怎么做，可是有很多前辈侠女事迹，格格不会不知道！”

海珠格格道：“你今天来见我……”

关山月道：“我答应帮他的忙，可是我只能在婚姻不是格格自己意思的情形下帮他的忙，否则我帮不上这个忙！”

海珠格格道：“我明白了，你是来探探我的口气，看看情形！”

关山月点头说道：“格格，可以这么说！”

海珠格格迟疑了一下，道：“如果这是我的意思呢？”

关山月道：“只要有格格这句话，他马上回江南去！”

海珠格格神情一惨，道：“如果这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呢？”

关山月道：“他想个办法，就是拼了命也要把格格接出去！”

海珠格格道：“你不是说侍卫营的人戒备森严，很厉害么？”

关山月淡淡笑道：“格格，为真情，为格格，哪怕是京都铁卫齐出也拦不住他，他的勇气是足够的，或许没有办法，但我有！”

海珠格格道：“你有什么办法？”

关山月道：“格格，那是我的事！”

海珠格格娇躯一阵轻颤，哑声说道：“请告诉他，这是我自己的意思！”

关山月平静地笑道：“这就是格格让我带的话？”

海珠格格娇躯颤抖着点了点头：“纳兰容若除了不会武，其他的任何一方面都比他强！”

关山月淡淡笑道：“格格，一个‘情’字能生人，能死人，精卫衔石难填恨海，女娲重生难补情天，万请格格慎重！”

海珠格格娇躯猛起一阵剧烈颤抖，道：“他对我还有情么？”

关山月道：“格格，他由江南千里迢迢来到京都，到了京都之后，他又冒杀身之险夜闯内城来见格格，如今虽然侦骑四出，到处在缉拿他，可是他仍等着听格格一句话！”

海珠格格美目中倏涌泪光，垂下螭首，半晌始又缓缓抬起了头，悲笑说道：“看来当初委实不该……”

关山月道：“格格，情非孽，爱也不是罪！”

海珠格格摇头说道：“你不知道，宗人府是不会放过我俩的！”

关山月道：“我明白，但我更明白朝廷的势利无法伸展到江湖去，再说，我既然管了这件事，绝没有半途放手的道理！”

海珠格格道：“你为什么管这件事，帮这个忙？”

关山月道：“不为什么，格格，真情能动天地，泣鬼神！”

海珠格格道：“你是怎么进来的，我不相信我爹会轻易让你见我！”

关山月道：“事实上，贵府的那总管陪我到楼外！”

海珠格格疑惑地摇头说道：“这令人难信，我爹不是那么随和的人！”
知父莫若女，做女儿的，也只能这么说了！

关山月笑了笑：“可是我带来了个飞贼，而且告诉王爷，那飞贼是来谋刺王爷的，谋刺虽未成，他极有可能在府中各处藏有什么毒物爆炸物，所以王爷特许我在各处查一查！”

海珠格格吃惊地道：“飞贼，怎会又……”

关山月道：“随便抓一个江湖败类，谁能指出他不是那夜的那个，如此

一来，他在‘北京城’中更安稳了！”

海珠格格娇靥上泛现一丝轻淡笑意，道：“你的心智令人叹服，那总管为什么不进来？”

关山月道：“那是格格夸奖，他怕爆炸物伤了他！”

海珠格格又笑了，那两位美姑娘也笑了，小青道：“看不出你这个人那么多鬼主意！”

海珠格格嗔叱道：“小青，不许无礼，好没规矩！”

关山月未在意地笑了笑：“我要没那么多鬼主意，就不敢轻易揽事上身了！”

小青瞟了他一眼，脸一红，低下了头！

关山月转望海珠格格，道：“我不能让那总管久等！”

海珠格格冰雪聪明，自然明白，当下毅然说道：“便为你这份高义，我也没有话说。”

关山月道：“谢谢格格没有让我白跑一趟，请格格给我样东西让我带给他，也好做个信物！”

海珠格格道：“难道他不相信你？”

关山月道：“格格该知道，江湖中人最痛恨的便是六扇门中吃粮拿俸的，以我如今的身份，他自然有所不满！”

海珠格格未再迟疑，当即从颈子上解下一块项佩，交小青递给了关山月，并且说道：“这是当年我离开江南返京时他给我的！”

关山月接过项佩一看，只见那是一块汉玉，背面并刻着八个蝇头小字：“海枯石烂，此情不渝”，当即藏好微笑站起：“格格，我告辞了，后天西四牌楼的‘护国寺’有庙会，华灯初上之际尤为热闹，或者西山霁雪，观赏此正其时，格格难道不想出去走走？”

海珠格格面泛异采，道：“想是想，只是西山太远，‘护国寺’是喇嘛庙，庙会人又多……”

关山月道：“路远可以雇车，人多也好想办法！”

海珠格格道：“我不喜欢热闹，倒很想去看看‘西山霁雪’！”

关山月道：“也好，格格想什么时候去？”

海珠格格想了想道：“明天早上我跟小青坐车出门，晌午以前总能赶到！”

关山月点头笑道：“那好，格格，我走了！”说着，浅浅一礼，向外行去！

海珠格格忙道：“你这份情我领受了，这份恩，我也不敢轻言一个谢字，恕我不送了，小青，代我送客！”

关山月道：“格格，我感于他的情，敬格格是位宦门奇女子，格格要这么说，我只有深感不安，也懊悔当初管了！”

海珠格格笑了笑，未再多说，那眉宇间的神色，难掩心中感激领敬之情！

小青送关山月到了楼梯口，关山月回身笑道：“不敢多劳动姑娘玉趾，姑娘请留步吧！”

小青停了步，表现得却有点依依不舍，美目微瞪：“你这个人……”脸一红，住口不言！

关山月含笑问道：“我这个人怎么样，为人冒险奔波，不挺好么？”

小青嗔声说道：“谁跟你嬉皮笑脸了……”

关山月道：“那么，说正经的，多谢姑娘相送，我走了！”

说着，举步下了楼梯，忽听楼上小青叫道：“喂！明天你去不去？”

关山月回身摇头笑道：“姑娘，我这个人从不干这煞风景的事！”

小青银牙一咬，扬了眉：“死……”

关山月皱了眉，但旋即一笑走了出去！

出了楼，只见那总管在院子里搓着手直打转，满脸焦急，他一见关山月出来，连忙迎了上去。埋怨地道：“老弟，怎么那么久，等得急死人！”

关山月笑道：“那总管，这种事哪能急？总得慢慢找，再说，格格身边那两位不放心，盘问了我好久！”

那总管释然了：“有没有什么……”

他话尚未说完，关山月翻腕自袖中取出一物，平托掌上，往他眼前一送，道：“那总管，请看看这个！”

那是个半个拳头般大小的小铁球！

那总管吓了一跳，忙往后退，及至看清那只是个小铁球时，忙又凑了过来，问道：“老弟，这是什么东西？”

关山月道：“外面一层薄薄铁壳，里面是炸药，只要一碰……”

那总管白了脸，吓得忙往后退，道：“老天爷，果然有……快，老弟，我带你去向王爷回话去！”

说着，他三脚并为两步，转身就走，生似怕关山月追上了他！

到了前厅，康亲王也早等急了，一见二人进厅，尚未来得及问，那总管嘴快，已把关山月的所获说了出口！

这一下也吓坏了康亲王，瞪着眼，满身肥肉直打哆嗦地向着关山月摆了手：“你站远点儿，站远点儿……”

关山月是离很远停了步，但他说道：“王爷，要不要我试给王爷看看？”

康亲王往后一退，双手连摇地道：“不用了，不用了，你把它带走吧，你把它带走吧！”

关山月应了一声，道：“那么，我告辞了！”

浅浅一礼，转身行出了厅去！

没人送他，谁敢？恐怕那玩艺炸了……

康亲王连该给的赏都忘了！

情人会

夜色中，华灯下，关山月踏着雪，冒着风，到了“八大胡同”，可是他甫进那两扇窄门儿他便扬了眉！

只因为可巧他碰上五六个汉子踹开了那两扇窄门，嘴里叫骂着，大笑着，刚要往里闯！

关山月真有点火儿了，挑眉一声沉喝道：“站住！”

那几个汉子一震，一起停步转了身！

适时，关山月已然到了近前，目光一扫那几个汉子，哈哈说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哈！”那站在最后面一个獐头鼠目的汉子说了话：“竟有那胆上长了毛，不开眼儿的敢管咱们的闲事，朋友，爷们是花银票来寻乐儿的！”

关山月抬手往外一指，冷然说道：“那儿，往别个门儿里去，这儿是清白良家！”

那獐头鼠目的汉子嘿嘿一笑，道：“清白良家，听见么？朋友，是你知道还是我知道？这儿的那个红妞儿是干暗买卖的，她爱的是大堆大堆的银子，爷们有，她准肯，你站在一旁儿凉快凉快去吧，今儿个爷们心情好，算你造化！”

说着，他一挥手，转身又要往里走！

“站住！”关山月又一声沉喝！

那獐头鼠目的回过身变了脸，道：“敢情给脸不要骨头痒痒，你想干什么？”

关山月道：“不干什么，我话说在前头，哪个敢先踏进这扇门儿，别怪我下手无情，小心他那两条腿！”

那獐头鼠目汉子脸色又一变，嘿嘿笑道：“敢情你还真爱管闲事，好，爷们就先陪你玩玩儿，小子，瞧清楚了，大爷我第一个进门儿……”

一挥手，道：“伙计们，让让，我就不信邪！”

那另外几个让开了，他冲着关山月一笑，转身便要迈步！

关山月冷冷一笑，忽地出手如电，在那獐头鼠目汉子连念头还没有来得及转之际，关山月的五指已然搭上了他后颈！他微一用力，那獐头鼠目汉子头往下一缩，一声“哎哟”尚未出口，关山月底下跟着又是一腿！

那獐头鼠目汉子吃足了苦头，“哎哟！”一声，砰地坐在了雪地上，直摔个四脚朝天！

这一下，立刻震住了那几个，只因为关山月那一抓一腿之快，让他们看也没看清，别说救了！

地上积雪颇厚，痛是不会怎么痛，可是够难堪的，那獐头鼠目汉子一张脸变成了猪肝色，刹时又一转铁青，翻身跃起，一柄解腕尖刀趁势由小腿上抽出，一挺身，向着关山月小肚子便刺！

关山月冷冷一笑，道：“怎么，动家伙了？你还差得远！”

身形后退一滑右闪，那獐头鼠目汉子一刀顿时落空，关山月同时出左掌抬右腿，瞧吧……

那獐头鼠目汉子手中尖刀落了地，腕上痛如刀割，一声呼痛尚未来得及出口，屁股上又挨了一下重的，身形往前一冲，直飞出丈余，砰然一声，雪地开花摔个狗吃屎！

这一摔不比适才，他半天没爬起来！

关山月看也未看他一眼，望着那发呆的几个，冷然说道：“那几位来寻乐儿的朋友有兴趣再试试？”

没一个敢再试，却听一个开口说道：“瞧不出你朋友还是个练家子，那敢情好，我们这位，挨了你的，人不死，债不烂，你朋友留个姓名住处？”

关山月道：“怎么？还要找我？可以，我姓关，诸位要有趣请到‘侍卫营’里找我去！”

此言一出，那几个俱皆一怔，适才发话那人道：“‘侍卫营’？你是哪一班的？”

关山月淡然笑道：“敢莫诸位也是‘侍卫营’的？”那汉子点头说道：“不错，我们是……”

关山月截口说道：“那最好不过，要打听我不难，诸位只到统带那儿问一声就行了，或者找找钱振星也可以！”

那几个脸上变了色，发话那汉子道：“既然是‘侍卫营’的，那就好办，就那么大点儿地方，往后咱们总会碰头的！”

一挥手，转身向地上那位行去！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我顺便再招呼一声，这个门儿是我姓关的所有，为免伤彼此和气，诸位以后还是少来！”

那几个一句话也没多说，架起地上那位走了！

关山月望着那几个离去，转身走进窄门儿！

刚进窄门儿，眼前倩影一闪，香气袭人，姑娘小翠手叉着柳腰，娇靥的神色比雪还冷站在了眼前，道：“好威风，好煞气，你来干什么？”

关山月眉锋一皱，笑道：“翠姑娘，我为红姑娘赶走了恶徒，你不谢我倒也算罢，怎好意思这样儿对我？”

小翠冷哼说道：“恶徒，一丘之貉，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关山月摇头说道：“行了，姑娘，我有正事儿，请让让路！”说着，他就要从小翠身边走过去！

小翠往边上一跨步，挡住了他，道：“别往前走，我们姑娘不认识你这种人，出去！”

关山月眉锋一皱，正要开口！

只听红姑娘那甜美话声由里面传了出来：“小翠，别无礼，请关爷进来！”

关山月双眉一展，冲着小翠眨了眼，笑道：“听见么？红姑娘要不是认识我，怎知我姓关？”

小翠气得一跺花鞋，一甩辫子扭身进去了！

关山月一笑举步，跟了上去！

堂屋中灯光明亮，由外内望，只有柳绡红一个人俏立屋内，却不见查桐、金掌柜与金飞的踪影！

关山月进了堂屋，举手微拱，含笑招呼：“红姑娘，你好！”

“托关爷的福！”柳绡红楚楚一笑，道：“我该谢谢关爷！”

关山月笑道：“别客气，应该的！”说着，往东厢房望了一眼！

柳绡红故作未见，道：“关爷寒夜光临，有什么指教？”

“好说！”关山月道：“查长老与金掌柜的父子不在么？”

柳绡红微微笑道：“关爷来得不凑巧，我二叔、大哥与查长老晌午就走了！”

关山月一怔说道：“走了？上哪儿去了？”

柳绡红摇头说道：“不知道，为免大祸临头，他三位不得不快走一点！”

关山月皱眉说道：“那的确是不凑巧，这一下麻烦了，我带来的话找谁说？”

柳绡红道：“关爷带来了什么话？”

关山月道：“我已经到康亲王府去过了，也已经见过了海珠格格……”

话犹未说完，院子里响起了金飞的话声：“姓关的，姓金的没有走！”

柳绡红一惊，关山月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笑道：“姑娘这位大哥太不合作……”

柳绡红娇靥一红，关山月已缓缓转过身形，当他转过身形的时候，金飞已到了堂屋门口，背后还跟着金掌柜的与查桐。

关山月当即笑道：“看来情之一字魔力确大，我有一句海珠格格，兄弟你马上出来了……”向着查桐与金掌柜的一拱手，道：“查长老，掌柜的，二位好！”

查桐忙还一礼，道：“老弟好！”

金掌柜的神色冰冷，没答礼！

金飞则冷冷说道：“姓关的，你别得意，没人相信你……”

关山月道：“你要不相信，你就不会出来，我已见着了海珠格格，我该恭喜你贺喜你，她是位难得的宦门奇女，她让我告诉你，她是奉父命，不是出诸己愿……”

金飞猛然一阵激动，脱口说道：“真的……？”神色一冷，忙又说道：“我不相信你能进康亲王府……”

金掌柜的冷冷说道：“飞儿，别忘了，如今眼前这位是雍郡王的人！”

关山月淡淡笑道：“掌柜的，你错了，雍郡王的人固然可以进康亲王府，但不一定能大摇大摆地进入内院见着海珠格格！”

金飞忍不住问道：“那你是怎么进去的？”

关山月笑了笑，道：“很简单，我拿着了飞贼押往康亲王府，告诉康亲王飞贼是来行刺的，行刺虽未成，他可能在内院各处藏有什么炸药毒物，他们怕死惜命，于是就叫我进内院去找，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我见着了海珠格格！”

金飞诧声说道：“你拿着了飞贼？”

关山月道：“不信你一两天内听听消息，看看飞贼是不是落了网！”

金飞道：“我明白了，可是我不相信他会承认……”

“当然！”关山月道：“做贼的人，没有一个肯承认他是贼的，你说他们是信我的还是信那飞贼的？还有那飞贼一身功夫俱失，口不能言，手不能写，他只好默认了！”

金飞一震说道：“你废了他一身功力，点了他的哑穴？”

关山月尚未说话，金掌柜的突然冷哼说道：“姓关的，小儿年轻无知，但眼前之人并不是个个都年轻无知，你编的那一套，骗得了别人……”

关山月笑道：“显然掌柜的自以为老于世故，不会轻易上当，掌柜的你不愧闯荡多年的老江湖，你不信没关系……”

转注金飞，接道：“你把这个拿去看看！”

翻腕自袖底拿出了那方海珠格格给他的汉玉项佩，顺手递向金飞，金飞神情大震，连忙接了过去，手握着那方玉佩，望着关山月，神情激动，虎目

涌泪，半晌始才出一句：“关大哥，金飞羞煞，愧煞……”

关山月摆手笑道：“别言一个谢字，因为咱们是互惠，谁也不欠谁的！”

金飞闭口不言，那神色却难掩心中之感激！

查桐突然说道：“关老弟，老要饭的就知道不会看错人，你令人敬佩……”

金掌柜的老脸通红低下了头！

只听柳绡红俏生生地道：“小翠，给关爷沏茶！”

关山月笑了笑，道：“红姑娘，我受宠若惊，为免忽冷忽热令我吃不消，诸位还是对我冷一些好，等弄清楚了……”

柳绡红红着娇靥，含笑说道：“能放手时且放手，得饶人之处便饶人，关大哥，您请坐！”

关山月道：“诸位都请坐！”

说着，大伙儿一起落了座，坐定，金飞第一句便问：“关大哥，海珠，她可好？”

关山月道：“好是好，只是人显得清瘦，那一个愁字让人心酸！”

金飞红了脸，柳绡红美目凝注，笑道：“关大哥，好酸！”

“不然，姑娘！”关山月摇头说道：“这是实情，天下唯真挚深情最感人，也能令人心碎，断肠，魂销！”

柳绡红微笑说道：“听口气，关大哥是过来人！”

关山月淡淡笑道：“惭愧得很，我跟情字无缘，至今没有一个红粉知己！”

柳绡红那双美目一亮，道：“关大哥，真的？”

关山月笑道：“我要有粉红知己，岂会受那分离之苦，一个人跑到这儿来？”

柳绡红笑了，娇靥上却掠上一抹浅浅红晕！

金飞道：“关大哥，海珠她都说了些什么？”

关山月笑道：“这，最好还是等见着她时你问她……”金飞忙道：“关大哥，我什么时候……”

关山月笑了笑，道：“我告诉过海珠格格，后天‘护国寺’有庙会，‘西山霁雪’如今观赏也正其时，她选了后者，明天晌午……”

金飞一阵惊喜，方待说话，关月已然又道：“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明天这机会难再，再好诸位收拾收拾，备好了车，明天就把她接走，要是让她回了城，进了府，再接她走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金飞愕然急道：“关大哥，明天就走？”

关山月点头说道：“你该知道，这是最好的机会，我没有告诉她，你知道，这对一个女儿家来说，离家那难分难舍之情是在所难免的，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形下走，是最好不过的！”

金飞一阵激动，毅然点头，道：“好，明天我就接她走！”

关山月道：“你只管接她走，别的事你就别管了，不过，在她上车之后，你得拐回来一趟，在‘护国寺’前等我！”

金飞一怔，道：“怎么，关大哥，还有事儿？”

关山月笑道：“怎么忘了？我帮了你的忙，你还没有帮我的忙呢！”

金飞笑了，一巴掌拍在后脑门，道：“我真的忘了，关大哥，究竟是什么事儿？”

关山月摇头说道：“现在不能说，反正我不会让你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只问你这么大冷天里，你能不能下水？”

金飞傲然说道：“关大哥，就是再冷的天，我也能在水里伏上三天三夜！”

关山月点头笑道：“那好，你跟令尊约好个地方，让令尊跟查长老、红姑娘护着车先走，替我办完了事儿你再赶上去！”

金飞点头说道：“好，就这么办，关大哥，明天什么时候？”

关山月道：“初更，咱们在‘护国寺’前碰头！”

柳绡红突然说道：“关大哥，为什么都要走？”

关山月摇了摇头，道：“红姑娘，北京城不能再呆下去了，掌柜的要走，查长老要走，你大哥也要走，姑娘你一个女儿家还能留在这儿干什么？无依无靠地任人欺凌么？”

柳绡红道：“关大哥，那么你自己呢？”

关山月淡淡笑道：“我如今是‘侍卫营’的人，没替人家做点事儿怎能走？”

众人俱皆一怔，柳绡红瞪圆了美目，道：“关大哥，你什么时候进‘侍卫营’的？”

关山月道：“今儿个该算是头一天！”

柳绡红皱了皱眉，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查桐突然说道：“老弟，在哪儿得意，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老要饭的不管，也管不了，只是，有件事儿我要请教……”

“好说！”关山月道：“查长老请说！”

查长老眼神凝注，目光炯炯，道：“昨夜‘京华武馆’……”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这我知道，听说是遭了仇家！”

查桐道：“可是据我老要饭的所知，‘京华武馆’是二皇子胤祀的人，而那所谓仇家，却是八皇子胤禛的人！”

关山月“哦！”地一声惊诧说道：“查长老？真的？有这回事儿？”

查桐淡笑道：“事情发生在‘京华武馆’的娄四，跟那四皇子胤禛先后到老弟那儿去过之后，我不相信你老弟不知道！”

关山月倏然一笑，道：“查长老高明，其实，那也没有什么，我是雍王的人，吃他的粮，拿他的俸，不能不替他尽点心力！”

查桐笑了笑，道：“话虽这么说，可是诸皇子总会有怀疑到老四头上的一天，像他们这样的弟兄阅墙，自相残杀，将来还不知道谁倒霉呢！”

关山月淡淡笑道：“那有什么办法？争帝位嘛，当年李世民之对建成、元吉还不是一样？我只有吃谁的帮谁了！”

查桐道：“老弟，四皇子胤禛之阴险诡诈为诸皇子之最，可不是那么好侍候的，你老弟今后要小心点！”

关山月笑道：“多谢查长老，我自会小心，侍候不了到时候大不了一走了之，回我的江湖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征名逐利，求飞黄腾达，求荣华富贵，不冒险怎么行？”

查桐笑了笑，道：“老弟说得是……”

柳绡红瞪着美目望着关山月，檀口微张，似乎要说话！

可是，关山月突然站了起来，道：“我还有点事儿得办，该走了，仍麻烦翠姑娘一趟吧！”说着，不等众人答话，一拱手，向外行去！

这回，不但小翠送了出去，连金飞也忙站起跟了出去！

而，柳绡红却望着关山月那颀长背影直出神！

查桐急地一笑，道：“姑娘，相信你自己的眼光吧，不会有错的！”

柳绡红娇靥一红，忙收回目光，半俯螭首，低低说道：“真的么？长老？”

查桐道：“姑娘，老要饭的总不会坑你！”

柳绡红扬起了头，娇靥上犹着三分红晕，道：“可是我总觉得他这个人捉摸不定，分不出他……”

查桐笑道：“他要是让人一捉摸便定，那就称不得高明了，以我老要饭的走荡江湖这多年的经验看，此人是当今世上难得的奇才，而且是数一数二的人物，无论人品所学，老要饭的所见过的当中，没一个能望他项背，打着灯笼也没地儿找，要是当面错过了，那会遗憾终生！”

柳绡红红透耳根，低下了头，没说话！

金掌柜的适时点头说道：“冲着他帮飞儿这个大忙，成全一对有情儿女看看，他也该是个令人敬佩的性情中人……”

柳绡红突然抬头说道：“可是他说那是互惠！”

查桐笑道：“姑娘，任何人一听就知道那是藉口，他这么做是为了免得他两个日后永远耿耿于心，施恩不望报，这就是顶天立地大英奇豪的本色！”

柳绡红道：“可是他是让飞哥替他做件事！”

查桐道：“焉知那不是一件咱们该做的事？”

柳绡红默然了！

金掌柜的却突然一叹说道：“红姑平素眼高于顶，向不动心，如今竟……”摇了摇头，道：“二叔但愿咱们都怀疑错了他……”

金飞走进了堂屋，边走边道：“爹，您说什么？”

金掌柜的摇头说道：“没什么，爷在想，咱们明个儿怎么走！”

金飞喜孜孜地道：“那还不简单，雇辆车不就行了？”

金掌柜的点了点头，道：“我也这么想……”

望着柳绡红，道：“红姑，你去收拾收拾吧！”

柳绡红坐着未动，道：“二叔，您的意思是让我也走？”

金掌柜的道：“怎么？你不想走？”

金飞笑道：“爹真是，关大哥不走，红妹怎么会走？”

话刚说完，柳绡红突然摇了摇头，道：“不，我也走，免得在这儿碍他的事！”说着，站起来走进了东厢房！

堂屋中突然一阵静默，好半天，金掌柜的始道：“飞儿，帮帮你红妹的忙去，有些事儿她干不了！”

金飞应了一声走进东厢房！

金掌柜的望了望查桐，低低说道：“查老，我总觉得咱们在冒险……”

查桐道：“金老弟，这话怎么说？”

金掌柜的道：“西山接海珠格格，然后飞儿得折回来，您看他会不会……”

查桐笑道：“金老弟多虑了，他要下手咱们有很多次机会，把‘侍卫营’调来几十个在这儿一围，谁能跑得掉，干什么绕这么大圈子，费这么大事？”

金掌柜的默然了……

×××

第二天一早，一辆高蓬马车驰出了西城，赶车的是金飞。晌午未过，马车驰抵了西山！

西山是郊游胜地，别名“小清凉山”，在“宛平县”之西，为太行山之一支脉，春初时节，柳花俱发，临夏则绿树浓荫，秋时枫红满山，故西山枫红为诸景中之最值欣赏者，比之姑苏之邓尉，金陵之栖霞，更是大块文章！

如今，时届冬令，大雪漫山，自下望之，如初琢之嫩玉，洁白峭峻，寒风过处，积雪飞扬，白雾弥天！

马车停在了西山脚下一处避风的角落里，金飞一声道：“爹，我找个高地儿瞧瞧去！”

把马鞭轡上一插，纵身掠起，直向山麓窜去，转眼不见，难怪他敢夜入内城入亲王府，这身轻功火候十足！

紧接着，车篷掀动，车帘内钻出了查桐，金掌柜的柳绡红与小翠，一下地，小翠便叫道：“好冷，姑娘，快瞧，多好看！”

她指的是西山银白的一堆，柳绡红似乎没那么好的心情，皱着眉望着满山的雪出神，就像没听见小翠的话！

小翠玲珑剔透，哪能不明白柳绡红的心情，靠近了过去，低低说道：“姑娘，您要不想走，咱们就留下……”

柳绡红淡淡说道：“谁说我不想走？”

小翠道：“那您何必这么折磨自己？”

柳绡红道：“谁说我折磨自己了？这儿我待腻了！”

小翠还要再说，忽见金飞如星殒丸泻，一个起落便是十余丈地向山麓掠了下来，人未到话声已到：“爹，来了，来了，海珠来了！”

众人听金飞说格格来了，俱都一震，循他手指望去，满眼皆白，哪能看得见什么？

金掌柜的叱道：“飞儿，噤声，在哪儿？”

金飞一张俊脸微红，鼻子里嘴里都冒着热气儿，抬手往东一指，道：“我看见了，半里外有辆马车往这边儿来了！”

金掌柜的道：“你怎么知道那就是？”

“那……”金飞呆了一呆，道：“这时候除了海珠，谁还会往这儿来？”

查桐一旁点头说道：“老弟，哥儿说得不错，该是你未来的那位媳妇儿！”

金掌柜的沉吟了一下，扬眉说道：“查老，为防万一，咱们不得不准备一下，留飞儿一个在这儿，咱们回车里去，走！”

一声走字，老少四个人扑回了马车，刚相继钻进车篷，远地雪地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终于，近了，那是一辆马车，车轡上竟然坐着三个人！

当中，是个赶车的老头儿，两旁是两个亲随打扮的中年汉子，腰里鼓鼓的，显然还带着家伙！

那两个一见金飞站在雪地上，不远那山脚避风处还停着一辆马车，不由俱皆微微一怔，互觑一眼，当即停住了马车，只见那左边一名回身向车内说道：“禀格格，西山已经到了！”

随听一个俏生生的话声由车内传出：“把车帘打开，侍候格格下车！”

那两名亲随应了一声，一跃下地！

金飞站的虽远，却是一字不漏地听在耳中，一阵激动，脚下不由自主地向前迈了两步！

他这一迈步不要紧，那本要掀帘的两名亲随一直在留意他，一见他向前迈步，立刻放下了车帘，一名亲随向着车内说道：“禀格格，请等一等，这儿另外有人！”

说着，他向同伴递过一个眼色，转身向金飞走了过去！

金飞哪把他放在眼里？负手站立未动！

那名亲随一直走到金飞面前一丈处才停了步，深深打量金飞两眼，发话说道：“喂，你是干什么的？”

金飞淡然说道：“来西山看雪的！”

那名亲随道：“你站在路上干什么？”

金飞道：“等一个朋友，约好了来西山看雪……”

话未说完，他双目暴睁，一阵惊喜！

那名亲随忙回身望去，只见海珠格格在两名婢女的搀扶下已下了马车，他心中一急，刚要说话！

身边微风飒然，再看时，金飞已如脱弩之矢一般朝马车扑了过去，他大惊失色，连忙喝道：“老秦，拦住他！”自己飞快扑了过去！

那守在车旁的亲随刚要动，只听小青喝道：“别动，这人是格格的朋友！”

那两个亲随闻言俱皆一怔，脚下不由一缓！

这一缓，金飞已到了海珠格格面前，颤声喜呼：“海珠……”

伸手抓了海珠那双柔荑！

两个亲随急了，忙唤道：“格格……”

海珠格格抽回了一双柔荑，平静地道：“你们别着急，他是我的朋友！”

那两个亲随未再多说，可是脸上的表情仍十分着急！

金飞三不管地道：“海珠，我有话要跟你说！”

海珠格格点了点头，向着小青及小红道：“你们等在这儿，我跟他去！”

说着，跟金飞要往前走，一名亲随忙道：“格格，要是王爷知道，责怪下来……”

海珠格格道：“自有我替你担待，你们放心，咱们马上就回去！”

那两名亲随没敢再说了，眼望着海珠格格跟她那位转过山脚不见了，那么冷的天，头上都急出了汗！

小青一旁笑道：“我跟小红都不急，你两个又急什么呀？”

一名亲随道：“青姑娘，这人是……”

小青道：“你没听见么？格格的朋友！”

那名亲随道：“可是我看格格她……”

“跟他怎么样？”小青道：“你明白就好，回去后可不准说，要是让王爷知道了……”

美目一转，接道：“倒霉的是你两个，格格的脾气你两个该知道，再说，王爷对自己的亲生女儿顶多多责骂一顿了事，对你两个那就难说了，为大伙儿都好，你两个该知道怎么做！”

那两个默然了，可是头上的汗更多了！

良久，良久，方见海珠格格跟她那位由山脚后转了过来，一见格格无恙，那两个神情不由一松！

转眼间海珠格格跟金飞已到了马车前！

海珠格格望了望那两名亲随，神色有点木然地突然说道：“我不回去了……”

那两名亲随一怔，便连小青小红也一怔！

一怔之后那两名亲随忙道：“格格，您这是……”

海珠格格平静地道：“我告诉你们两个，他是我三年前在江南认识的，我跟他情投意合，不愿意嫁给纳兰容若，你两个回去禀报王爷一声，就说我跟他走了……”

两名亲随大急，一名忙道：“禀格格，今天的事我们两个可以不说，可是您要是不回去，叫我两个怎么向王爷交差，岂不是死路一条？”

海珠格格道：“那容易，我身上有点手饰，够你两个吃用大半辈子的，你两个不必再回王府了，带着手饰到别处去谋生去，再不就是你两个也跟我一起走，两条路任你两个选一条！”

那两个沉默了，但旋即他两个一起点了头，道：“格格平素待我们不薄，我两个情愿跟格格走！”

海珠格格点头就道：“那好，小青，把车钱付了，让人家走吧！”

小青答应了一声，伸手塞给那老头儿一锭银子，那老头儿都吓呆了，接过银子赶着马车如飞而去！

那边车一走，这里金飞招呼了他爹：“爹，您几位就请出来吧！”

车帘儿掀动，车上陆续下来了四个，那两名亲随不由倒抽一口冷气，及至看清楚那都是谁后，不由脱口呼道：“红姑娘……”

敢情他两个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

金飞一旁笑道：“二位，红姑娘是我的妹妹！”

他两个明白了，可也傻了！

近前，金飞指着金掌柜的，向着海珠格格道：“海珠，这是我爹，江湖人称‘万利神贾赔钱郎中’！”

金掌柜的叱道：“你也不怕格格见笑！”

那两名亲随为之一惊！

海珠格格忙向前福了一福：“见过老人家！”

金掌柜的忙向前搀扶，道：“格格是皇族亲贵，金枝玉叶……”

海珠格格落落大方地道：“从现在起，海珠格格是您的媳妇！”金掌柜的激动地道：“怕太以委曲……”

海珠格格道：“海珠要怕委曲，当初不会认识飞哥，也不会等他三年，如今更不会跟他走……”

查桐突然说道：“老弟，听见了么？这种好媳妇上哪儿求？”

接着，金飞又为未来的娇妻介绍了查桐，柳绡红主婢！

那两个亲随一听“丐帮长老”四字，又是一惊！

这边海珠跟柳绡红亲热上，那边小翠跟小青小红也拥做了一团，片刻之后，大伙儿上了那辆马车！

当上车的时候，海珠掉了泪，哭了！

马车驰动，金飞站在那西山下雪地上目送马车离去，越去越远，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

他一直望着马车消失在满山遍野的积雪中，方始挂着那一脸笑容，转身向东驰去……

夜，初更！

这时候的“北京城”，家家户户上门都早，夜色刚垂，大街上已没了人迹，本来是，天那么冷，谁没事儿顶着刀子般寒风，踏着雪老往外头跑？

那“护国寺”也不例外，老早就关了门，明天庙会那是明天的事，今天谁也不愿开着门让风往里灌！

蓦地里，一条人影顶着风，踏着雪，出现在那空荡、寂静而清冷的“护国寺”前，那是金飞！

他刚到，一声朗笑起自夜空，“护国寺”旁一处暗隅里转出了关山月，

他见面便笑道：“兄弟真是信人，怎么样，好事谐了么？”

金飞忙上前见礼，激动地道：“关大哥，这都是您……”

关山月笑道：“又来了，别忘了，你马上就还我了……”

顿了顿，接道：“红姑娘也走了么？”

金飞点头说道：“走了，她说不愿待在这儿碍您的事！”

关山月眉宇间掠过一丝黯然惆怅之色，点头笑道：“走了好，哪儿不好去？干什么非待在这儿不可？再说，你几个一走，谁照顾她……”

一摇头，接道：“不谈了，兄弟，走，咱们办咱们的事儿去！”拉着金飞往北行去！

金飞忍不住问道：“关大哥，咱们上哪儿去？”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别急，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金飞没再问，任关山月拉着一路默默前行！

没多久之后，两个人来到一处，关山月停了步！

金飞耳听哗哗水响，抬眼一看，只见已到了内城边儿上，这地方距“正阳门”仅二十多丈！

关山月抬手一指面前那条不太大的河，笑道：“兄弟，你可知那条河由哪儿流到哪儿？”

金飞摇头说道：“关大哥，我不知道！”

关山月道：“那么我告诉你，这条水由玉泉流出，经‘昆明湖’而分流至‘西水关’，进‘紫禁城’则流入三海‘太液池’，什刹海，绕禁城一周后，出‘金水桥’到了这儿，听清楚了么？”

金飞点头说道：“听清楚了！”

关山月道：“那好，兄弟，如今你由这儿下去，溯水而上，进内城，过‘金水桥’，再进‘紫禁城’入‘太液池’……”

金飞吓了一跳，忙道：“关大哥，您要我进‘紫禁城’入大内禁宫？”

关山月道：“不到‘太液池’你帮不了我的忙，兄弟，你如果不愿意……”

金飞双眉一挑，道：“关大哥这什么话，为您我敢闯进‘乾清宫’！”

关山月点头笑道：“那就好，听着，兄弟，记清楚了，到了‘太液池’，过‘金鳌玉桥’，往北，那是‘北海’，‘北海’有座像城堡的所在，那是‘团城’，‘团城’之下，有一水道直通里面，那儿有一座‘水牢’，水牢里只囚着一个人，因为地处隐密，又在内城禁地，所以没有守卫，你可以轻易地把他救出来……”

金飞忙道：“关大哥，那人是谁？怎么被……”

“别问，兄弟！”关山月脸色有点凝重，道：“只记住，先闭了那人穴道，然后背着他出来，回到了这儿之后，我自会告诉你把他送到哪儿去，明白了么？”

金飞点头说道：“关大哥，我都听明白了！”

关山月猛然点头，伸手自腰间解下那柄“巨阙”剑递向金飞，道：“带着它，现在就下去，水里有几处儿臂般粗细铁栅门，寻常兵刃难动他分毫，有了这柄剑你就可以轻易弄断它，下去吧，千万小心！”

金飞不再说话，接过“巨阙”，脱去外衣，里面是一身鱼皮紧身水靠，敢情他早就预备好了！

把外衣往地上一丢，纵身一头扎进了河里，只见水花微一翻动，却未出一丝声息，水性之高绝精纯，委实在当今世上称得上数一数二！

金飞下水走了，自下水后就没再露头。

望着金飞下了水，关山月双眉一挑，身形拔起，半空中一闪，飞射而入内城！

这城外河边，刹时一片空荡，寂静！

转眼三更！

蓦地里，水花一冒，河里露出了两颗头，那一个是金飞，另一个则黑忽忽地看不清楚！

金飞一见河岸上寂静空荡，不由一怔，连忙纵身上岸！

他刚上岸，眼前人影一闪，面前射落了关山月，关山月含笑而立，手里还多了个圆形革囊！

他一落地便向金飞笑道：“兄弟，辛苦你了！”

金飞忙道：“关大哥，哪儿的话，比起长江三峡，这实在算不了什么，简直像在我们家门口那池塘里！”

关山月目光移注那个犹看不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的混身上下水淋淋僵直的那个人，身形一矮跪了下去！

金飞睹状刚一怔，关山月已一拜而起，脱下自己的白衣裳为那人裹上，金飞忍不住问道：“关大哥，此人到底是……”

关山月笑道：“兄弟，先别问，只记住，如今别动他，等赶上他几位后，再拍开他穴道，请令尊处理一切，明白么？”

金飞强忍纳闷，点头说道：“关大哥，明白了！”

关山月道：“这儿有两封信，一封是给令尊的，一封是交给这个人的，藏好了，千万别丢了！”

说着，自怀中取出两封信，交给了金飞，又道：“等令尊拆阅这封信后，你就会知道此人是谁了……”

一扬手中圆革囊，接道：“还有这个，也是给这个人的，路上不许你打开来看，到时候这个人自会打开给你看的，明白么？”

金飞道：“关大哥，我全明白了……”摇摇头接道：“敢情如今什么都不能知道！”

关山月笑道：“事非得已，兄弟，又何必急于一时？天不早了，穿上衣裳，背着他，带着这革囊上路吧！”

金飞应了一声，穿起了衣裳，一切就绪后，他把那柄巨阙递给关山月，道：“关大哥，这是您的剑……”

关山月没接，笑道：“宝剑赠英雄，兄弟，这柄剑送给你了！”

金飞忙摇头说道：“关大哥，这种前古神兵……”

关山月笑道：“要不是前古神兵，我还不好意思出手呢，拿着吧，兄弟，以你今夜的作为，十柄‘巨阙’也受之无愧！”

金飞迟疑了一下，道：“那么，关大哥，却之不恭，我谢了！”

关山月道：“别客气，兄弟，见着红姑娘请替我致意一声，就说我他年有暇，会到江南去看她的！”

金飞道：“我会的，关大哥，我走了！”

关山月道：“兄弟，一路保重，我不送了！”

金飞未再多说，转身走去！但他刚走两步，忽又转过身来道：“关大哥，看样子我不能谢您一杯了！”

关山月笑道：“兄弟，喜酒喝不成，能赶上吃红蛋也是一样！”

金飞脸一红道：“关大哥，我只有一句话，您早一天到江南来！”言毕，飞纵而去！

望着那渐去渐远的身形，关山月肃然卓立，喃喃说道：“公主，恕末将不能远送了，一颗贼首已足以补偿您多年来水牢之苦了，容末将诸事了后再追随左右……”

遥遥一拜，长身飞射不见！

而适时，远处射来了两条纤小人影……

侍卫营

第二天一早，关山月凭着雍郡王给他的腰牌进了内城！

“侍卫营”坐落在内城西，离“万寿山”不远，“侍卫营”名虽为营，其实那地方就像一个大衙门，挺气派，高而大的铁门，白玉一般的石阶，还有两尊石狮子！

站门的，不是“侍卫营”的人，而是内城“九门提督”辖下的禁卫军，手里执着枪，挺唬人的！

关山月走近“侍卫营”的大门，那四名禁卫军没动静，关山月没管那么多，昂然迈步进了门！

“侍卫营”是负责“紫禁城”禁卫的，也是皇上铲除异己的最厉害工具，所以，这衙门就比别人的衙门大得多。

前院是个铺了细砂而如今却积着雪的广场，那儿正有十几个“侍卫营”的人拳来脚去，刀剑相交的活动筋骨练身子！

关山月一进门，便听那十几个人中有人“嘿！”了一声：“兄弟们，瞧，是谁来了！”

那十几个立即停了下来，朝这边一望，齐齐一怔，然后互觑一眼，提着刀剑拥了过来。

关山月看得清楚，冤家路窄，敢情那十几个竟然是前夜在八大胡同红姑娘门前吃了亏的那一帮！

关山月可不在乎，休说他有雍郡王撑腰，今天是统带拜善约他来的，就是没有雍郡王撑腰，不是拜善约他来的，他也没把这衙门头放在眼里！

他停了步，那十几个也到了他面前，几十只眼齐望着他，其中那吃足了苦头的獐头鼠目汉子，冲着他一龇牙，道：“关老弟，怎么，前夜没够，今儿个找到营里来了？”

关山月脸上没有表情，道：“请替我通报统带一声，就说关山月到了！”

那獐头鼠目汉子嘿嘿笑道：“关老兄，我问过了，统带没你老关这位朋友，‘侍卫营’的每一个班里，也没有你这一号！”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你的意思，是说我充壳子？”

那獐头鼠目汉子摇头说道：“不敢，不敢，就凭你老关能进内城这身份，就绝不等闲，绝不含糊……”

关山月道：“你明白就好，那么废话少说，替我通报一声！”

那獐头鼠目汉子一摇头，道：“抱歉得很，统带今天公忙……”

“是么？”关山月淡淡说道：“是统带约我来的！”

那獐头鼠目汉子往后一指，道：“那么你请自己进去找去！”

关山月道：“你当我不敢么？我自己有两条腿！”

那獐头鼠目汉子诡笑说道：“敢，没人说你不敢，你请呀！”

关山月双眉微扬，迈步往后闯去！

但，他刚迈步，突然，身后传来獐头鼠目汉子一声沉喝：“站住！”

关山月停步回身，淡然问道：“干什么？”

“干什么？好话！”獐头鼠目汉子冷笑说道：“‘侍卫营’后营岂是任人闯的，爷们不管你是哪个府邸的，今天你既然来了，好歹爷们要教训教训你！”

一偏头，那十几个虎视眈眈地围了上来！

关山月卓立未动，道：“为你们好，最好还是别跟我动手！”那獐头鼠目汉子嘿嘿笑道：“关老兄，欠人家的总不能不还，要怪那只能怪你闭着眼闯到这儿……”

一抡掌中刀，刀花翻起，横砍关山月下盘！

关山月笑道：“我看你才是不睁眼自找倒霉！”飞起一脚踹了出去！

“噗！”地一声，那柄单刀飞起坠了地，那獐头鼠目汉子踉跄倒退出好几步，脸上刹时变了色！

关山月笑道：“我怕你前夜的旧疮未愈又加新伤，所以脚下留了……”

“情！”字未出，那獐头鼠目汉子突扬厉喝：“兄弟们，剁他，奶奶的！”

那十几个一句话没说，刀枪拳脚齐上，飞拥而至！

关山月笑道：“头一天到差，我不想伤彼此的和气！”

一跨步到了那獐头鼠目汉子身边，那獐头鼠目汉子刚一惊，念头还没有来得及转，关山月那钢钩般五指已然落在了他左膀上，他半身一阵酸麻，关山月趁势一抖，他一个瘦小身形离地而起。

只听关山月笑道：“诸位，来，往这儿招呼！”

这一着吓得那十几个连忙抽身后退，那獐头鼠目汉子落了地，满身是冷汗，一张脸没了血色！

关山月笑道：“怎么了？不都是血肉之躯么？诸位难道舍不得剁他？”

只听最前一个矮小汉子喝道：“姓关的，放了他，不然今天你别想活着出……”

关山月道：“我今天要在这儿吃饭睡觉，不回去了！”

那矮小汉子尚未答话，只听远处传来一声冷喝：“你们想干什么，作死！”

随着这声冷喝，一人飞步而至，竟是那位领班钱振星！

关山月含笑叫道：“钱老！”

钱振星诚惶诚恐地哈下了腰：“关爷，您恕个罪……”

站直腰瞪眼喝道：“关爷是雍王爷的朋友，还不快滚！”

那十几个既见钱振星，再听雍王爷，个个脚底下抹油，转眼间溜个精光，钱振星冷哼一声，望着那些狼狈的背影咒骂道：“该死的东西……”

转过头赔上了一脸惊慌笑：“关爷，你没有……”

关山月截口说道：“多谢钱老，还好，他们诸位手下都留了情！”

这位老于世故的钱振星焉得不懂，忙赔笑说道：“关爷，是您高抬贵手……是怎么回事？”

关山月五指一松，指着面前那獐头鼠目汉子道：“钱老不妨问问他！”

钱振星转眼一瞪，喝道：“迟文，你说！”

那獐头鼠目汉子早就吓得面无人色了，闻言满脸苦笑地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他话刚说完，只听“叭！”地一声脆响，随听他叫了一声，捂住了脸！

钱振星一根指头差点没穿上他鼻子，怒骂说道：“混帐东西，既然关爷打过了招呼，为什么还乱闯，今儿关爷到这儿来了，你们竟又敢放肆无礼，待会儿统带面前有你好受的，滚！”

那獐头鼠目汉子捂着脸，飞快施了一礼，狼狈奔出！

钱振星转过脸来又赔了笑：“关爷，这些人平日为官家惯坏了，一向无法无天，不知天高地厚，您千万包涵！”

好话！他也不看看他自己！

关山月哪有不知趁机收势的道理？当下微微一笑，道：“不提了，好在

钱老及时赶到，我也没受伤……”

钱振星满脸感佩地道：“关爷，您大度，您大度！”

关山月笑了笑，转了话锋，道：“钱老，统带在么？”

钱振星忙道，“在，在，在，我带您去，我带您去，请！”

关山月一声“有劳”迈了步。

行走间，钱振星试探着问道：“关爷找统带是……。”

关山月含笑说道：“是我托雍王爷在‘侍卫营’给我找了个差事，今天特别来向统带报到，一家人，今后还望钱老多照顾！”

钱振星满脸惊喜地“哦！”了一声，忙道：“关爷到营里来了，那真是太好了，那真是太好了。”

一拍胸脯，接着道：“关爷放心，以后凡是营里的大小事，您只管找我……”嘿嘿一笑，接着又道：“不过，关爷，以后还要请您多提拔是真！”

关山月道：“哪儿的话，钱老是老侍卫营了，论起来我是后进……”

钱振星道：“关爷，您别客气，明摆着的，既然您是雍王爷的朋友，‘侍卫营’就绝不敢委曲您……”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要按雍王爷的意思，他想派我个副统带……”

钱振星皱眉地道：“应该，应该，其实，对您，副统带都嫌委曲！”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照我的意思不是这样，钱老该知道，靠关系难服人也难带人，更难处人，我这个人天生一付既硬又臭的贱骨头，我也不愿意走内线，靠关系，所以我只求雍王爷派我个像钱老这样的职位……”

钱振星着实呆了一呆，忙摇头说道：“像我……那怎么行？我这差事不是您能干的，关爷，太委曲您了，太委曲了！”

关山月笑了笑，道：“钱老能干的差事，我为什么不能？”

钱振星“唉！”地一声，道：“关爷，我能比您？再往娘胎走一回也不行……”

关山月道：“钱老，我以为凡事都得由底层干起，钱老以为然否？”

钱振星道：“关爷说得是，关爷说得是，只是……”

只听一声轻喝传入耳中：“站住！”

关山月停步抬眼，只见眼前是一间精舍，门窗紧闭，门口站着两个气宇轩昂，眼神十足的中年汉子那两个中年汉子四道眼神直逼射过来！

钱振星“哟！”地一声笑道：“说着说着就到了，关爷，那两位是统带的贴身四卫士中的两位，除了统带外，谁的帐都不买，你请等等，我去招呼一声！”

说着，他急步走了过去！

而，他刚迈步，右边那浓眉大眼，满腮胡子碴的英武中年汉子陡然掀眉喝道：“钱领班，站住，你再敢往前走一步，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钱振星一惊，还真没敢再往前走，回头窘迫地一笑：“关爷，您，我没说错吧！”

转过头去赔笑说道：“蒋老弟，这位是雍王爷的……”

那姓蒋的浓眉大眼汉子冷然说道：“是谁也一样，统带正跟贵客商谈机密大事，任何人不得打扰，回前院去，待会儿再来！”

钱振星好不尴尬，他没敢再多说，回头强笑道：“关爷，你看……”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没关系，钱老，反正我来过了，待会儿统带出来，请替我向统带说一声，有空我会再来的！”说完了话，他含笑转身要走！

忽听背后响起个豪壮话声：“关老弟，别走，恕拜善没能恭迎！”

关山月停步回身，那精舍紧闭的两扇门，已然打开了，从里面大步走出了魁伟高大的“侍卫营”统带拜善，他身后，还并肩缓步走出了另两人！

那两个人吸引住了关山月的目光，左边一位，身穿长袍，外罩团花黑马褂，脚下穿的是一双薄底快靴，身材之魁伟高大比已称魁伟高大的拜善犹甚，黑黑的一张脸，透着坚毅刚直，眼角的鱼尾纹，显示出他有近四十年纪，浓眉，大眼，目光炯炯，说不出有多么慑人！

右边那位，年纪跟左边那位差不多，只是比左边那位白净，而且极其俊美，长眉斜飞，凤目重瞳，超拔飘逸，气度越人，颀长的身材上，穿着一袭青衫，头上竟然没有发辮，这该是当今世上唯一没有发辮的人！

拜善大步到了面前，钱振星忙恭身哈腰：“见过统带，是卑职带关爷……”

拜善没理他，目注关山月带笑说道：“关老弟，我在里面一听说雍王爷三个字，就知道是你老弟来了，话也没说完就跑了出来……”

关山月微一欠身，道：“是我打扰统带公忙，请恕罪！”

拜善一巴掌拍在他肩头，道：“什么话，还跟我客气，来，屋里坐坐去！”

转身一眼瞥见身后那两位，“哦！”地一声失笑说道：“瞧，我却忘了还有两位朋友，关老弟，我来为你介绍，以后少不了见面，也好请二位有个关照，这两个都是我的过命至交，可是论公，有一位我得禀称一声……”

一指左边巨灵神般那位，道：“这位是我们的贝勒爷，京畿第一好手，海善……”

关山月一欠身，道：“见过贝勒！”

那位贝勒海善似乎很傲慢，嗯了一声，抬了抬手，没说话！

拜善一指右边那位，道：“至于这位，关老弟，你是江湖上的高人，好手，不该没听过，南海‘无玷玉龙’郭……”

敢情这位就是“南海王”那位纵横海上，掌中一尊“八宝铜刘”天下无敌，与“胡”、“傅”两家并称当世三大家的“无玷玉龙”，不差，果然是条“无玷玉龙”！

而，关山月只浅浅地欠了欠身，淡淡地说了声：“久仰！”

那位郭玉龙却凤目深注，拱手一礼，含笑说道：“阁下贵姓是……”

关山月道：“关，汉寿亭侯关夫子的关！”

郭玉龙又问：“大号是……”

关山月干脆地道：“不敢，我叫关山月！”

郭玉龙点了头，转注拜善，含笑说道：“统带，如果我没有看错，这位关老弟的一身修为，该在你我三个之上！”

拜善还没有答话，那位贝勒海善突然冷哼一声，转身大步而去，拜善呆了一呆，忙道：“糟，玉龙，你得罪咱们这位莽贝勒了！”

郭玉龙毫不在意，笑了笑，道：“海善也太没容人之量，何妨任他去！”

拜善双肩一耸，摊手说道：“恐怕只有任他去了，谁能把他拉回来？”转望关山月道：“老弟，听见了么？‘南海王’郭玉龙对您……”

关山月含笑说道：“那是郭大侠谬赞，恐怕也是郭大侠生平第一次走眼！”

拜善哈哈大笑，道：“是与不是，那恐怕只有天晓得，来，老弟，咱们屋里坐坐去……”

伸手拉住了关山月，转望“南海王”笑问：“玉龙，你要不要再坐坐？”

郭玉龙笑道：“你是分明有意逐客，干脆我自己告辞，家里几个孩子一

天到晚缠住我，我得赶快回去，要不然他们能闹翻了天……”转望关山月含笑说道：“我失陪了，有空请到我那儿坐坐去，我一家大小竭诚欢迎！”

关山月忙道：“有空时定当登府拜访！”

郭玉龙道：“那么我告辞了，别令人盼望过久！”一摆手，径自洒脱行去！

拜善一摆手，道：“钱振星，替我送送客！”

他有意支开钱振星，钱振星也只得应声而去！

转眼间都走了，拜善拉着关山月往精舍里走，刚跨过门栏，他又突然停了步，笑道：“瞧，我又忘了，老弟，大伙儿见见，往后你得对他们多照顾……”

转身一指左右，接道：“这两个是我的贴身四护位之二，那两个出去了，等他们俩回来再说吧……”指着浓眉大眼的那位，道：“他叫蒋百煌……。”转指右手那位，道：“他叫韩武扬，都是当年江湖上没奢遮的好汉高手，对他们，与其说派，不如说礼聘，彼此多亲近亲近！”

那两位抱了抱拳，关山月则说了声“久仰”！

很明显地，那两位瞧不起关山月，关山月却也够傲慢！

拜善没留意这些，拉着关山月行了进去！

这间精舍，一共是两进，外边是间布置精雅的小客厅，里面则是间书房，在那年头，书房就是办公室，是处理文牍机要的所在，一向列为禁地，警卫极其森严！

可不正是么？瞧门口那两位，足抵十个八个“侍卫营”高手！

拜善没往里面让，在外间客厅里落了座！

坐定，拜善亲自斟上香茗，道：“先喝两口尝尝，不瞒你说，这是贡品，由东宫太子处到了海善那儿，海善又转手送了我，我乐得享受贡品了！”

说着，他笑了，关山月也笑了，拿起那上好细瓷的茶杯喝了两口，那香味，令他由衷地赞不绝口！

闲聊了几句，拜善话扯上了正题：“老弟，你真打算屈就一名领班？”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统带，我认为该这样，那也不该叫屈就！”

“好吧！”拜善一点头，道：“我依你，只是，老弟，我得先跟你打个招呼，‘侍卫营’里的这些人，出身很杂，比‘八旗’都难带！”

关山月笑了笑，道：“这个我略有耳闻，不过，统带，凡事都带个难字，带这些人，该讲究一个德威兼施，尤其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同玩同乐，同吃同干，同甘苦，共患难，您要是认为哪些人难带，不妨拨交给我……。”

拜善目光一凝，道：“真的，老弟？”

关山月道：“真的，统带！”

拜善道：“既是你说的，你日后可别喊头痛！”

关山月道：“话既是我说的，日后有眼泪我也要让它往肚子里流！”

拜善哈哈大笑，声震屋宇：“妙，妙透了……”笑声一敛，接道：“雍王爷对你老弟十分看重，逢人无不得意地双挑拇指，他曾对我说过这么一句：‘我得了小关，胜似得十万甲兵’，的确，康亲王的案子闹了好久，也怨了好久，而你老弟一来便轻易地破了，这该很够了，我希望，也相信营里的这些人，在你老弟的统带下，一个个都变成驯服的猫……”

关山月截口说道：“发起威来可得像虎！”

“当然！”拜善笑道：“要成了病猫，我这统带就完蛋了！”

关山月也忍不住笑了，笑声中，他忽然问道：“统带，海贝勒跟郭玉龙

两位常来走动？”

提起这两位，拜善的脸色，刹时间变得很阴沉，眉宇间也随即掠起一片浓浓的忧虑色，摇头说道：“不，老弟，他两个不常来，真要说起来，他俩是头一遭到营里来，而且一个是我进宫向二阿哥借来的，一个是我在皇上面前请旨，特准请来的！”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统带，莫非有什么事？”

拜善一点头，道：“你说对了，老弟，不但有事，而且这事还不小，要是办不好，不但我这统带保不住，说不定还有很多人要掉脑袋……。”

关山月忙道：“统带，什么事这般严重？”

“严重？”拜善摇头一叹，道：“简直是太严重了，老弟，你不外，告诉你也不要紧，你知道当年前明那最后一个皇帝吊死煤山后，他朱家遗留下一个人？”

关山月道：“统带是指……。”

拜善道：“公主昭仁！”

关山月呆了一呆诧声说道：“统带，昭仁公主不是被崇祯皇帝手刃‘密寿宫’里的‘昭殿’了么？”

拜善摇头说道：“老弟，那是讹传，事实上崇祯那一剑也差点要了她的命，把整条手臂齐肩砍了下来，实际上太祖入关后，昭仁公主就落在了本朝手里，也一直被囚禁在‘北海’‘团城’下的水牢。”

关山月“哦！”地一声惊呼，道：“统带，有这一说？”

“怎么没有？”拜善道：“皇上削‘三藩’（吴三桂）等时，吴三桂他们就曾好几次派了江湖高手夜闯‘紫禁城’想救驰出去。可是却因为不知她被囚在何处，也因为宫里禁卫森严而没能成功！”

关山月点头说道：“正是，那水牢的所在太隐密了，谁会想到那儿有水牢？再说，统带您带着‘侍卫营’的这些人……。”

“别提了，老弟！”拜善自嘲一笑，道：“那地方是够隐密，我拜善带着这些人也从没出过岔，可是，偏偏今天早上水牢空空，那昭仁公主昨夜被人救走了！”

关山月一震急道：“统带，这……。”旋即一笑说道：“统带，你这是开玩笑！”

拜善摇头苦笑，道：“老弟，这等大事，我能开玩笑么，我敢开玩笑么？”

关山月脸色一变，道：“统带，这么说是真的了？”

“怎么不真？”拜善道：“简直如假包换！”

关山月呆了半晌方始摇头说道：“统带，这不可能，绝不可能……。”

“老弟！”拜善苦笑说道：“我也知道这不可能，可是偏偏今早水牢里空空如也，那位前明的昭仁公主没了影儿！”

关山月道：“统带，‘紫禁城’有多少人禁卫？”

拜善摇头说道：“那还能算？多得不能再多了！”

关山月道：“实力如何？”

拜善道：“敢夸俱皆一流高手！”

关山月道：“那么，我试问，当世之中，谁能在这么多一流高手的重重禁卫下夜间潜入‘紫禁城’，神不知鬼不觉地救走……。”

拜善截口说道：“谁说有人在这种禁卫下能进入‘紫禁城’？我敢说当世之中还挑不出一个！”

关山月讶然说道：“难道不是？”

拜善道：“自然不是！”

关山月诧声说道：“那么，难不成他们会土遁……”

“差不多了，老弟！”拜善道：“你这一猜虽没猜中，可也离得很近了，告诉你吧，不知哪个该死的兔崽子想出这种好主意，他们由城外下御河，经‘金水桥’进了三海‘太液池’……”

关山月眉锋暗皱，“哦！”了一声！

拜善一叹接道：“平心而论，此人心智之高，心计之巧，令人叹服，单凭这一手，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捣禁宫，还好他只为救人，要是顺便来个行刺……”摇摇头，住口不言！

关山月道：“你到水牢去看过了么？”

拜善羞愧地道：“看过了，可是没能看出个所以然，也没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毕竟‘南海王’高明，不愧是当世之才，他到了水牢，只一眼就看出了究竟……”

关山月心头暗暗一震，忙道：“统带，什么究竟？”

拜善道：“他看出那人十分精通水性……”

关山月道：“那是当然，要不然在这寒风如刀的大冷天里，他岂能受得住？再说，没有精深的水性，他也游不了那么远……”

拜善摇了摇头，道：“郭玉龙说他水性高，一半是因为这，另一半却是因为他能一路不换气地由水底潜进‘太液池’。”

关山月道：“怎见得他是由水底……”

拜善道：“老弟你怎么糊涂一时，那能露头么？一露头准被负责的众高手发现，而事实上他们根本茫无所觉！”

对这位“南海王”，关山月心中不由暗暗佩服，同时，他也提高了警惕！

拜善接着说道：“郭玉龙又看出，那人还带了一柄神兵利刃……”

关山月“哦！”了一声！

拜善道：“不然的话，他没办法救走昭仁公主，因为那捆绑昭仁公主的，既不是绳子也不是铁索，而是普通兵刃难动分毫的‘天蚕丝’带，而且有神兵利刃，他才能斩断河中几处铁栅毫不发出声音。”

关山月道：“此人的准备，称得上周全！”

拜善道：“你这句话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很周全。”

关山月道：“我明白，统带所以调借海贝勒，特请郭玉龙，就是为了昭仁公主被救这件事……”

拜善道：“老弟，只对了三分之一！”

关山月一怔，愕然说道：“只对了三分之一？统带，这话怎么说？”

拜善苦笑摇头，道：“老弟，祸事大了，简直令我这‘侍卫营’的统带焦头烂额，脑袋都要炸了，但愿我是个吃闲饭的……”

顿了顿，接道：“在今早发现昭仁公主被救的同时，郡王哈代也被发现躺在满是血污的床上，脑袋没了，当年就是他擒住昭仁公主的，救昭仁公主的人自然要杀他……”

关山月惊呼说道：“怎么，哈郡王也被……此人好高的身手，好宽裕的工夫！”

“不！”拜善摇头说道：“据郭玉龙说，那不是一个人干的！”关山月愕然说道：“何以见得？”

关山月道：“他不会先行刺而后救……”

拜善摇头说道：“老弟，哈郡王府远在内城之东，他绝没有那么宽裕的工夫，该没有这么一说！”

关山月默默地点了头，没说话！

拜善忽地一叹又道：“最令我难懂的，是这第三件事……”关山月忙道：“怎么，统带，还有第三件？”

“怎么没有？”拜善道：“一件已够我受的了，何况三件接踵而来？老弟，康亲王一早亲自到‘宗人府’报案，说他的海珠格格连同两名亲随，两个丫头前往西山赏雪，一去就没回来……”

关山月一声惊呼，怔住了半晌他才结结巴巴地道：“统带，这，这又是怎么回事儿？”

拜善苦笑摇头，道：“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倒霉的是我这‘侍卫营’的统带，‘宗人府’下令了，着我期限破案，而且一根头发不少地找回海珠格格，老弟，你想，这不是等于要我的命么？那两件事还没有头绪……”

关山月突然轻击一掌，扬眉说道：“统带，这件事我明白！”

拜善忙道：“怎么，老弟，你明白？”

关山月高挑着眉梢儿，点头说道：“是的，统带，我明白，你可记得‘康亲王府’那夜闹飞贼事？”

拜善道：“记得，怎么？难道……”

关山月截口说道：“你可记得‘康亲王府’那夜没有任何损失？”拜善一点头，道：“不错，确是如此！”

“这就对了！”关山月道：“分明，当夜那飞贼的意图在人而不在物！”

拜善呆了一呆，猛击一掌，道：“对，老弟，有……”倏又一摇头，接道：“不对，老弟，那飞贼不是让你逮着了么？”

关山月冷笑道：“统带奈何一时糊涂，这请问，那飞贼的来历是……”

拜善接口说道：“‘京华武术馆’的！”

关山月道：“统带，‘京华武术馆’势力遍及南七北六，总馆上自馆主，下至众教师，我只逮着了‘翻天鹞子’一个！”

拜善脸色一变，道：“老弟的意思是说，这是他那同党干的！”

关山月道：“统带，这已然够明显了，‘康亲王’也真是，他还敢放海珠格格往西山赏雪去，这不等于把自己的女儿往贼手里送么，千不该，万不该……”

拜善霍地站了起来，震声说道：“老弟，你坐坐，我这就到‘宗人府’去一趟……”

关山月忙一抬手，道：“统带要干什么去？”

拜善双目睁圆，道：“自然是请‘宗人府’人令各处……”

关山月忙道：“统带，您要三思！”

拜善错愕转眼，道：“什么意思，老弟？”

关山月道：“您忘了？‘京华武术馆’是谁开的？”

拜善脸色一变，颓然坐了下去，瞪着眼喃喃说道：“天，竟会是这位主儿，竟会是……”

目光一凝，接道：“老弟，‘京华武术馆’真会是‘东宫’二阿哥开的么？”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可惜我没能让您听听那‘翻天鹞子’的口供，

不过我可以告诉您，‘京华武术馆’有个叫娄四的人，他自己承认势力遍及南七北六的‘京华武术馆’，是‘东宫’二阿哥开的！”

拜善震声说道：“真的，老弟？”

关山月道：“您该知道这事有多重大，我敢不敢无中生有蹬骗您！”

拜善突然一叹，人像泄了气的皮球，颓然地道：“老弟，那么你说我该怎么办？”

“很简单，统带！”关山月淡淡说道：“您去一趟‘宗人府’，把事挑明了，‘康亲王’要是惹不起‘东宫’，就要他自认倒霉，否则的话就让他要闹就闹大一点儿！”

拜善呆了一呆，道：“这，这怎么行？我凭什么去说这话？我空口无凭呀？”

关山月道：“统带，这还要证据么？”

拜善道：“怎能不要？老弟，你要知道，这不是寻常芝麻小事，要是小事，蒙蒙也就过去了，可是这种事没证据要了我的命我也不敢进‘宗人府’呀！”

“也是！”关山月沉吟了一下，道：“那么，统带，我请问，这件事您托给那两位了么？”

拜善道：“谁，哪两位？”

关山月道：“海贝勒跟郭玉龙！”

“没有，老弟！”拜善摇头说道：“这件事固然不小，可是若比起头二件，那就小得多了，这件案子我自己办……”

“那就好！”关山月道：“有事下屈服其劳，您把这件事交给我，我负责过几天交给您一个凭据，然后您可以拿着这证据放心大胆进‘宗人府’说话去，行么？”

拜善有点犹豫，道：“行是行，老弟，只是您刚到营里来……”

关山月道：“统带，就是因为我刚到营里来，所以我才抢这件案子，一方面别让您说四阿哥向您推荐这个庸才，一方面也别让营里的弟兄们说您用了个靠关系的人，同时您也可以顺利交差，别让他们说咱们‘侍卫营’的吃粮拿俸办不了大事！”

拜善又犹豫了一下道：“老弟，您有把握么？”

关山月笑了笑，道：“不敢自夸把握，不过拿拿贼我还颇有自信，拿那‘翻天鹞子’就该是我的绝佳例证！”

拜善沉吟了一下，满脸的感激神色，猛然点了头：“行，老弟，就这么办，咱们说定了，不管办成办不成，对您这份心意，我都会感激，老弟，说吧，你要多少人？”

关山月道：“统带，营里一班是多少个人？”

拜善道：“十个，怎么，老弟？”

关山月一伸手，道：“那么您把我所辖的那一班人名号头交给我，其他的您就不用操心了！”

拜善愕然说道：“老弟，您只要十个人？您可别客气，只要您要，这‘侍卫营’的人任您调度。”

关山月笑了笑，道：“统带，兵在精而不在多，这种事人多手杂反而会误事！”

拜善惊异地望了关山月一眼，猛然点头，道：“那好，老弟，你等等！”

站起来走进了书房，须臾他由里面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墨渍未干的纸条，另外还有一块腰牌，道：“老弟，这是你那班的人名号头，这是你的领班腰牌！”

随手递了过去！关山月欠身接了过去。

拜善道：“老弟，还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

关山月摇头说道：“花用大概可以实报实销，别的不需要什么了，您请坐，我还有两件事要向您请教……”

拜善一屁股坐了下去，道：“什么事，说吧，老弟！”

关山月看了拜善一眼，未开口先赧然一笑：“统带，也许是我多疑，我看那位海贝勒，好像对我很不友善，实际上我今天跟他缘仅初面，又不曾得罪过他……”

拜善“哦！”地一声，微笑说道：“原来是这回事，老弟，你别放在心上，这是必然的道理。”

关山月讶然说道：“必然的道理？统带，怎么说？”拜善笑了笑，道：“你忘了？他是我从‘东宫’二阿哥那儿调借来的！”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他是‘东宫’二阿哥的人……”

“所以，老弟！”拜善道：“众阿哥之间钩心斗角，没有不想尽办法弄倒二阿哥的，尤其是四阿哥，你老弟既是四阿哥的人，你想海善他会对你友善么？”

关山月失笑说道：“的确，那必然的不会友善，我说嘛，我跟他缘仅初面，又没得罪过他，他干什么这样对我……”

拜善微一摇头，道：“其实，老弟，你不知道，众家阿哥中，唯有‘东宫’二阿哥秉性仁厚，海善他也是个难得的宦海奇英，真说起来，顶天立地好男儿，昂藏须眉大丈夫，他当之无愧，此人是个可敬可佩又复可亲可爱的人物，日子一久你就知道了，他是个血性奇男性情中人，你对他有一分好，他能将心掏给你，唯一的缺点，就是胸无城府，毫无心机，性情过于暴烈刚直……”

关山月道：“统带，这算不得缺点！”

拜善道：“话固然不错，可是他这种脾气在内城里吃不消，就别提他得罪过多少人了！”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看来以后对他我得留点神，搞不好他什么时候会揍我一顿……”

拜善失笑说道：“老弟，你怕他么？”

“未必！”关山月淡然说道：“可是他总是皇族亲贵的贝勒！”“老弟！”拜善亲切而佩服地伸手拍上关山月肩头，含笑说道：“你是我生平仅见的一个铁铮硬汉子，有机智，有胆识，还有一身好本领，称得上江湖豪客奇英雄，内城里的这些人，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不怕他三分，可是，老弟……”

顿了顿，接道：“有勇气挺起胸膛去碰碰他，海善就是这么个人，他生平最瞧不起没种的软骨头，明白么？”

关山月道：“碰不出祸事么，统带？”

“绝不会！”拜善摇头说道：“他这个人我最清楚，说不定你一碰，能跟他碰成好朋友！”

关山月“哦！”地一声笑道：“那有机会我倒要碰碰看！”

“对！”拜善一扬拇指，笑了笑，道：“只是，老弟，手底下留几分！”

关山月道：“统带，这话您该对他说，他是‘京畿’第一好手！”

“不错！”拜善点头说道：“他是‘京畿’第一好手，马上功夫也有万夫难当之概，只是，老弟，那比起你来恐怕还要差一截，像郭玉龙，海善就怕他那具‘八宝铜刘’，别看海善那么大臂力，他硬是要不动它，所以不得不由衷的佩服！”

关山月笑了，笑声中他忽道：“还有，统带，那位‘南海王’郭玉龙，他不是当世三大家之一么？你怎么说向皇上……特准？”

拜善一摇头，道：“你不知道，老弟，郭家跟胡家、傅家不一样，跟任何人也不一样，到现在他仍是以前明遗民自居，你没见他没有发辫么？那是皇上对郭家人的特准……”

关山月插口说道：“为什么圣眷这么隆？”

“圣眷隆？”拜善摇头而笑，道：“不隆也得隆呀，‘南海’郭家人人有一身好本领，尤其郭玉龙，他更号称天下无敌，他要撤回‘南海’造起反来，朝廷还真拿他没办法，所以皇上怕他，圣眷也就不得不隆，就因为这样，皇上才不放他回‘南海’，要他住在京里，给他府邸，给他粮俸，有事请他办办，没事让他吃闲饭，以我看皇上从没对人这么宽厚过，他郭家该是当今世上最舒服的人！”

关山月道：“那的确，统带，我听说，郭、胡、傅三家有连带的亲戚关系！”

“不错，确是如此！”拜善点头说道：“真说起来，郭家跟这两家的关系还疏一点，远一些，胡、傅两家就不然了，这个娶过来，那个嫁过去，等于是家人，复杂得连我都弄不清楚！”

关山月不禁失笑，道：“统带，这两家对朝廷如何？”

拜善道：“傅家本在旗，世袭爵禄‘神力威侯’，对朝廷，那是没话说，至于胡家，原来差一点，可是自傅、胡两家联姻后，情形好多了，胡家的那位嫁与傅威侯，诏命一品夫人，胡家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人受封，个个有俸，而且如今是太后老佛爷面前的大红人……”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统带，恐怕当初胡傅两家联姻，此中大有文章！”

拜善瞿然点头，道：“老弟，你说着了，朝廷就是要拉拢延揽胡家，所以才命傅威侯死追活缠，终于把那位娶了过来，只是，老弟，傅威侯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也确是位大将，奇豪，英才，人不但长得俊美绝伦，可与郭玉龙媲美，而且一身所学也仅次于郭玉龙半筹，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朝廷是拉住了胡家，但千方百计，可就拉不动郭家……”

关山月道：“这种人只有判以三个字！”

拜善道：“哪三个字，老弟？”

关山月道：“前明遗留下来的，‘死硬派’！”

“不差！”拜善大笑说道：“老弟，又让你说着了，皇上就抱着头这么说，并且曾说谁要能替朕拉住了郭家，朕的江山给他一半，你听，老弟，郭家在皇上的心目中，有多么重要！”

关山月笑道：“那要看谁有这天大的福气了！”

拜善道：“你行么？老弟？”

关山月摇头说道：“恐怕不行，不过，有这么大的赏赐，任何人都该试一试，您说对么？”

“对，对极了，老弟！”拜善点头说道：“只是，那得先把命豁出去！”

关山月忍不住笑了……

拜善道：“还有事儿么？老弟？”

关山月道：“没事了，统带！”

拜善站了起来，道：“我不陪了，老弟，一件事虽然已交给了你，但是另两件事我得赶快忙个头绪来，否则交不了差！”

关山月跟着站了起来，微一欠身，道：“那么，您忙吧，我告退了！”

拜善送他出去，边走边道：“老弟，真是抱歉得很，突如其来的事，使我没办法亲自陪着你，不过我已经交待下去了，待会儿你派个人找荣寿，他是营里的管事，让他陪你到我为你安排的住处走走去，需要什么招呼他一声就行了！”

说话间已到了门口，关山月答应一声，欠身径自出门而去，离了拜善，他又到了前院，前院里，钱振星正在那儿负手徘徊，一见关山月从后院出来，连忙迎了上去：“关爷，我等了您半天了！”

关山月含笑问道：“怎么，钱老，有事儿么？”

钱振星，赔笑说道：“您头一天到营里来，难免有许多事会要人照顾……”

他可真热诚，真周到，说穿了，那只是因为关山月背后的那位是四阿哥雍郡王！

关山月笑道：“谢谢钱老，倒真有两件事正需要钱老帮忙！”

钱振星忙道：“您请吩咐，您请吩咐！”

关山月道：“别这么客气，钱老，再客气我就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自袖底取出那张纸条，递了过去，道：“请钱老把这些人找一找，叫他们到我这儿来！”

钱振星双手接过那张纸条，瞄了一眼，道：“关爷，这是……”

关山月道：“这是统带交我带的十个弟兄！”

钱振星一怔，忙道：“关爷，统带怎么把这十个交给了您？”

关山月道：“怎么，钱老，有什么不对么？”

钱振星跺脚说道：“哎呀，关爷，您不知道，这十个出身都是北六省绿林，进营至今本性难改，没有一个人带得了……”

关山月含笑说道：“这个我知道，不瞒钱老说，这是我自己的要求！”

钱振星诧声叫道：“您自己的要求？天爷，您这是……”

关山月道：“我相信我能跟他们处得很好，钱老别多说了，请麻烦一趟吧，我还有事儿等着要办！”

钱振星皱着眉答应了一声，道：“关爷，您说还有件事……”

关山月道：“这件事是需要钱老自己帮忙，从现在起，请钱老改改称呼，你我都是领班，别老是关爷您的，钱老年长，如果看得起我，请叫我老弟也就行了！”

钱振星一脸惊喜，道：“这，这我怎么敢，您是雍郡王……”

关山月道：“钱老，只把我当成初进营的小老弟，别把我当一个靠关系有靠山的人！”

钱振星忙道：“不敢，不敢，是，是，关爷，不，关老弟，恭敬不如从命，我遵命，我遵命，关老弟请在这儿等等，我这就叫他们去，我这就叫他们去！”说完了话，转身匆匆而去！

没一会儿，他领着十个吊儿郎当的来了，一见那十个，关山月先是一怔，继而摇头失笑！

那十个不是别人，赫然竟是两番相遇的冤家，这可真真的是路窄了！

那十个，既是钱振星对他们说过了，个个斜着眼，撇着嘴，三两成堆地往关山月面前一站，懒洋洋地一声气不吭，倒是钱振星陪着笑脸过来：“关老弟，你班里的弟兄到齐了！”

关山月接过纸条，含笑说道：“谢谢钱老，我有几件事要对他们交待，钱老请吧！”

钱振星迟疑着答应了一声走开了！

听得钱振星步履声远去，关山月把目光投向眼前那十个，手往后一背，淡然说道：“按高矮，横排一列！”

那十个像没听见，没一个动！

关山月没在意，又说了一遍！

关山月笑了：“统带没说错，诸位果然难带……”

笑容一敛，脸色微沉，道：“我既是领班，我就大权在握，话我只说三遍，三遍之后如果仍没有排好，诸位可别怪我头一天上任就来下马威对诸位不客气，现在，按高矮，横排一列！”

这回，都听见了，但却是慢吞吞，懒洋洋，吊儿郎当的，好半天才排成了蛇一般的一条！

关山月淡淡说道：“我要诸位排成一列，看齐！”

没人动，却忽听一声冷笑起自背后：“好神气，倒像个带兵官，可惜命令不行，支使不动人！”

关山月没回头，他一听就知道，背后来人是拜善的那贴身护卫蒋百煌，还有一个该是韩武扬！

事实不错，蒋百煌与韩武扬正并肩负手站在后院门口，一脸轻蔑色，似乎在等着看笑话！

关山月没在意，道：“诸位，如今话我只有两遍……”

有笑话看了！

只听蒋百煌在背后冷笑：“姓关的，休说两遍，你就是喊破喉咙叫一百遍也没用！”

关山月仍未答理，道：“排成一列，看齐！”

那十个，有了反应，但不是排整齐了，而是二十只眼睛直瞅着关山月，也是满脸的鄙夷色！

关山月自然明白，淡然一笑，道：“我明白诸位的意思，诸位要是认为我胆怯，懦弱，不敢惹统带的贴身护卫，那就错了，表现自己的胆，勇，跟用武，不是也不该在这地方，我只是不愿当着诸位扫他两个的面子，让他两位丢人而已！”

“哈，听见了么，老韩，多动听的话，当今说话的巧嘴，你知道这种嘴像什么，靠关系，走内线的人都有这么一张，他不愿扫咱们的面子，让咱俩丢人，咱俩扫扫他的面子，让他丢丢人！”

哄然一声，那十个全笑了！

关山月淡然说道：“队伍之中最忌讳这个，论重一点的军法，那该斩……”

“听见么？老韩，简直像个大将军，除了咱俩，他是个靠关系，走内线的！”

那十个，又笑了，比刚才笑得更厉害！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诸位既然非看我打架不可，那么请等着！”

缓缓转过了身，目光一凝，道：“我为二位而一忍再忍……”

蒋百煌道：“姓关的，你该三忍……”

关山月道：“刚才我为了二位，本有这个打算，可是如今我为了我自己，不打算再作三忍了，二位，统带呢？”

蒋百煌道：“出去了！”

关山月道：“那难怪……”

蒋百煌道：“不正是机会么？”

关山月点头说道：“不错是机会，也很难得，我原以为二位都是傲立一方的英雄豪杰，可没想到二位是个卑鄙、可怜的小人！”

蒋百煌脸色一变，道：“姓关的，你骂谁是小人？”

关山月抬手一指，道：“我骂你蒋百煌，还有他韩武扬，如今再看看，你两个面目可憎，简直连那江湖上的下九流都不如！”

蒋百煌脸色大变，突然仰天怒笑，道：“姓关的，你骂对了，让爷们看看你算哪一流的人！”

腾身掠起，平射而至，单掌一探，当胸便抓！

关山月身形横里一闪躲了开去，适时韩武扬跟着扑到，冷笑着说道：“姓关的，怎不敢接，胆怯么？那容易，叩个头滚出去！”

飞起一腿横扫关山下盘！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韩武扬，你看我敢不敢接，你再看哪个要滚出去！”

左掌往下一挥，并两指扫了出去，正中韩武扬脚踝，他大叫一声倒纵退后，没站稳砰然一声坐在了雪地上！

那里，蒋百煌刚一惊，关山月一声：“留你扶他走！”

右掌已闪电般印上蒋百煌左肩，只一震，蒋百煌一个高大身形踉跄而退，好几步才拿桩站稳！

关山月看也未看他俩一眼，转身负手，含笑说道：“如今诸位看齐！”

那十个，个个脸色惶恐，连忙移动，排成了整整齐齐的一列，适时，背后响起了步履声，是远去了！

关山月微微一笑，拿出那张纸条：“迟文！”

獐头鼠目汉子忙忙应了一声。

“没吃饭么？”关山月道：“大声点！”

獐头鼠目汉子提高嗓门答应了一声！

“苗尚义、龚帆、龙飞，张复，马门骐，孔成，石秀，燕青，卢芳！”

十个，一一点过名后，关山月收起了纸条，一扬那面领班腰牌，道：“诸位看清楚，从现在起，我是这一班的领班，我这个人最好相处，但要看跟我相处的人是怎么样的跟我相处，我知道，诸位出身都是‘北六省’绿林，我不瞒诸位，我的出身也跟诸位差不多，今后，好，咱们像亲兄弟，我跟诸位同甘共苦，坏，我整人的办法多得是，‘侍卫营’一如行伍，我手中握的有军法，到那时候诸位别怪我翻脸无情，如今，我放诸位三天假……”

那十个，个个面有喜色，但没敢有丝毫骚动！

关山月接着说道：“不过我先说明，这三天假不是让诸位吃喝玩乐的，而是要诸位去替我找一个人的……”

那十个刹时喜色尽扫，迟文怯怯地道：“领班要找哪一个？”

关山月道：“‘京华武术馆’的人，你们可熟？”

迟文忙点头说道：“熟，熟，都认识，都认识！”

关山月道：“那最好不过，我要找娄四！”

“娄四？”迟文苦着脸道：“领班，您不知道‘京华武术馆’被人挑了，馆里的人早就跑……”

关山月截口说道：“我知道，不然我自己去把他抓来就行了，何必派你们去找，依我看，他不会跑远的……”

卢芳囁嚅的道：“领班，听说‘京华武术馆’的人……”

“别多说了！”关山月一挥手，道：“这三天里，你们能跑多远跑多远，我只要娄四的行踪，没有娄四，换个‘京华武术馆’的重要角色也行，花用实报实销，只要能找到他们的行踪，我负责放你们三天真真实实的假，‘北京城’里任你们逛，一切花用由营里负担，只记住一点，不许打草惊蛇，一有他的行踪，立即回来报我，还有，行动绝对机密，不许凭‘侍卫营’的招牌招摇惹事，我说过，只能找到他们，另三天假任你们吃喝玩乐，可是在这三天内要有一天不尽责，便是找到了他们，那三天的假也取消，不但没功还有罚，话我说完了，准备准备马上开始行动，散了吧！”

那十个，迟疑着散了，三两成堆地一路嘀咕着走了！

那十个散后，关山月也没多停留，转身往外行去！

片刻之后，他出现在雍王府前！

智如刀

站门的亲兵认识他，未经通报他便进了雍郡王府！

进了门，迎面碰见了高人荣，高人荣一怔，急步迎了上去：“关兄，今儿个是什么风？”

关山月寒暄着道：“王爷在么？”

高人荣道：“在，在，刚由宫里回来！”说着，他陪着关山月往内院行去！

一路闲谈，转眼间到了雍郡王府的书房外，高人荣立即扬声说道：“禀王爷，关山月来了！”

只听雍郡王在房里说道：“是小关么，快进来，快进来！”

随着话声，雍郡王由书房里大步行了出来！

关山月欠身一礼，刚一声：“王爷！”

雍郡王热烈地伸手拉住了他，一边往书房里拖，一面打着哈哈笑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思何可支，小关，怎么样，拜善那儿去过了么？他给你安排得怎么样？”

坐下后，关山月把在“侍卫营”的事概略地说了一遍，单把碰见海善与郭玉龙隐了下来！

听毕，雍王爷抚掌笑道：“打得好，打得好，也让他们瞧瞧，我胤祯的人可是好欺负的，只是小关，你不该弄那十个带！”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越是这种人越有大用！”

雍郡王“哦！”地一声，凝目说道：“小关，他们会有大用？大用何在？”

关山月道：“王爷，容我后禀！”

雍郡王皱眉说道：“小关，怎么一见面你就卖关子，好吧，由你了，你不说我也拿你没办法，今儿个到这儿来是……。”

关山月道：“有好消息禀报！”

雍郡王忙道：“什么好消息，快说说看？”

关山月道：“王爷，仍是那句话，容我后禀！”

“要命！”雍郡王叫道：“又是后禀，你到底等什么？”

关山月道：“等王爷说说进宫的事。”

雍郡王愕然说道：“你怎么知道我进宫去了？”

关山月道：“是人荣兄刚才告诉我的！”

雍郡王道：“好快的嘴，我进宫怎么了？”

关山月道：“王爷该不会轻易进宫！”

雍郡王迟疑了一下，点头说道：“你没说错！我这趟进宫是为有大事！”

关山月道：“什么大事，王爷可以说说么？”

雍郡王面有气愠色，道：“皇上南巡去了，把我几个兄弟召进宫去吩咐，该吩咐的，最恼人的又是老二监位！”

关山月道：“王爷，这似乎是理所当然，二阿哥是东宫太子，圣驾一旦出巡，他不监国谁监国？”

雍郡王瞪眼说道：“小关，怎么你也这么说？”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王爷，您要我怎么说？”

雍郡王恨恨地一叹说道：“算了吧，他监国，他会什么，他是太子，他又凭什么？恨只恨那个云贵总督范承勋……。”

关山月诧声说道：“王爷这话……”

雍郡王道：“皇上本来叫大学士明珠伴老二读书，读了一阵之后，眼看他就要变成一个书呆子了，谁知有一年范承勋进京来陛见，上了一本奏章，说什么本朝以马上得天下，子孙不宜弃置武功，也可巧皇上对范承勋十分看重，于是就请了不少江湖上能人在畅青苑教老二骑射习武，这一来老二也会武了，太子仍是他，监国仍是他……”

关山月道：“原来如此！”

雍郡王道：“你好像很不在意，一点也不觉得痛痒？”

关山月道：“王爷，太子都不足虑，又跟他争什么监国？”

雍郡王道：“话是不错，可是你得赶快给我出个有效的主意呀？”

关山月淡淡说道：“王爷，我只能提醒您一句，皇上每次出巡，对您来说都是难得的好机会！”

雍郡王道：“我知道，你要我派人进去行刺？”

关山月道：“王爷，那是下策！”

雍郡王道：“什么才是上策？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关山月道：“难道王爷时时处处都得依赖人么？”

雍郡王脸一红，叹道：“本来不是，可是自你来后，我总觉得事事得问计于你！”

关山月道：“王爷，我深感荣宠，也感激看重，只是，您自己若从此没了主见，那可就糟了！”

雍郡王道：“那也没什么，反正你在‘侍卫营’，我一有难的事儿，马上可以把你找来！”

关山月摇头说道：“王爷，那不是办法，您绝不能失去自己的主见！”

雍郡王面泛诧异地凝目说道：“小关，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希望我失却主见，事事依赖他，而你却劝我要自己……”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王爷，我一不征名，二不逐利！”

雍郡王道：“瞧你这么一说，我左右全成了征名逐利的人了！”

关山月打着哈哈大笑道：“王爷，您可别这么说，万一这话传出去，您的左右就要恨我入骨，视我如眼中之钉了！”

雍郡王也笑了，笑着，他道：“小关，玩笑归玩笑，如今说正经的，你今天到我这儿来，该不会专程为看我来的！”

关山月道：“我来给王爷请个安，同时谢谢王爷对我的安排！”

雍郡王凝目问道：“就这么，小关？”

关山月道：“难道您认为不够？”

雍郡王一摇头，轻轻叹了口气，道：“说真的，小关，也许我这个人性子急，太过贪心，我并不希望你只来给我请什么安，我却希望你每次到这儿来，都能带给我点实际的东西……”

关山月道：“王爷，譬如……”

雍郡王道：“消息，策略！”

关山月道：“王爷，那是您左右智囊谋士的事，我只管……”

雍郡王一摆手拦住了关山月话头，道：“小关，别耍赖，你以为我要你是干什么的？只管行动？没那一说，我让你一身兼数职！”

关山月笑了，道：“那么，王爷，我不敢再卖关子，更不敢再耍赖，今天我这就为您带来了最实际的东西！”

雍郡王两眼一睁，忙道：“什么，快说！”

关山月缓缓说道：“王爷，消息与策略，您要的不就是这两样么？”

雍郡王道：“这个我知道，但是到底是什么消息，什么策略，你倒是快说呀？”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凡事不可操之过急……”

雍郡王直翻眼，没说话！

关山月沉吟了一下，接道：“王爷，您这趟进宫，难道没听到任何消息？”

“有啊！”雍郡王道：“皇上南巡，太子监国……”

关山月道：“这不算什么，还有么？”

雍郡王想了想，突然猛击一掌，道：“有，我想起来了，你瞧瞧，只因为老二监国，却把我给气糊涂了，真是，要不是你提

“王爷，恕我插句话！”关山月道：“气能令人智昏，像您这么一个人，应该不动声色！”

雍郡王没再说话，他接着说道：“我听来了这件大消息，囚禁在‘团城’下水牢里的前明昭仁公主昨夜被人救走了，哈郡王被刺了，康亲王的海珠格格失踪了，你指的是这几件消息么？”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王爷！”

雍郡王道：“这三件消息怎么样？”

关山月道：“这就是我为您带来的消息！”

“天！”雍郡王身形往椅背上一仰，叫道：“我还当你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呢，原来却是这两件不关我痛痒的……”关山月截口说道：“谁说不关王爷痛痒？”

雍郡王霍地坐前，凝目说道：“我说的，难道不对？”

关山月摇头一笑，道：“我不知王爷是真的被气昏，还是明知故问装糊涂……”

雍郡王没接话，关山月接着说道：“王爷，前两件，在朝廷来说，是大事，但确实丝毫不关您的痛痒，可是这后一件大大地有利用价值了！”

雍郡王似乎没多大兴趣，淡淡说道：“怎么说，小关？”

关山月笑了笑，道：“我请教那‘翻天鹞子’是哪儿的人，又是谁的人？”

雍郡王愕然说道：“小关，‘翻天鹞子’是谁？”

关山月摇头说道：“王爷何其健忘，就是那夜闯‘康亲王’府，如今已被砍了的飞贼呀！”

雍郡王“哦！”地一声，笑笑说道：“我想起来了，你原来是说他，真是，我脑子里一天装了多少东西，还会时时刻刻地记着他……”

“不然，王爷！”关山月摇头说道：“别的人您或许可以不必记，但这个人您却绝不能忘掉！”

雍郡王讶然说道：“为什么，小关？”

关山月道：“王爷还没答我，他是哪儿的人，又是谁的人？”

雍郡王道：“你这岂不是多此一问？他是‘京华武术馆’的人，而‘京华武术馆’是老二为保帝位所开设的秘密机关，那‘翻天鹞子’当然是老二的人！”

关山月道：“这就是喽，王爷，您忘了他么？”

雍郡王皱眉摇头，道：“我仍想不出他有什么值得我……”

关山月道：“我请问，王爷，据您所知，那夜‘翻天鹞子’潜进‘康亲

王’府，究竟拿走了什么？”

雍郡王道：“难道你不知道，什么也没拿走！”

关山月道：“这意味着什么，王爷？”

雍郡王沉吟说道：“这意味着什么？小关，你这是什么意思……”

关山月道：“我提醒您一句，那夜海珠格格不在！”

雍郡王毕竟悟性过人，轻击一掌，道：“我懂了，小关，那意味着在人而不在物！”

关山月道：“不错，王爷，可是如今海珠格格失踪了！”

雍郡王双目一睁，急道：“小关，你的意思是说，海珠格格是被……”

关山月道：“我不敢断言，总之他们脱不了嫌疑！”

雍郡王倏地皱眉摇头：“小关，你不是不知道，‘京华武术馆’被挑了……”

关山月道：“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说他们有嫌疑！”雍郡王道：“怎么说？小关！”

关山月道：“您知道，海珠格格是在往西北赏雪时失踪的，一起失踪的还有两名亲随两个丫头！”

雍郡王点头说道：“这个我听说了！”

关山月道：“那么，您想，是不是有可能，‘京华武术馆’的人匿藏西山，可巧碰见海珠格格前往赏雪……”

“对！”雍郡王猛击一掌，但旋即又摇头说道：“小关，这只是有可能！”

关山月道：“您就应该把握每一个有可能，对您的敌对方，都能成为一个致命的打击！”

雍郡王微微动容，一点头，道：“对，小关，可是这得有证据！”

关山月道：“没有证据已人人肯定这件事是二阿哥干的，假如再有证据，只怕二阿哥要被整惨了！”

雍郡王道：“那当然是有证据好，小关，你有没有办法……”

关山月笑了笑，道：“不瞒王爷说，我已经派人四出地找娄四去了！”

雍郡王“哦！”地一声，道：“你派了谁？”

关山月道：“我班里的十个弟兄！”

雍郡王道：“他们行么？”

关山月道：“王爷，您忘了他们的出身，他们都是当年北六省的绿林人物，对北六省自然很熟悉，而且我所料‘京华武术馆’的那些人，必不会远去，一定化整为零，匿藏在京畿附近！”

雍郡王笑道：“这就是适才要后稟的他们的大用？”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王爷，如今用不着我多稟了！”

雍郡王笑道：“是用不着了，小关，那娄四就是你给我提的，那替老二做说客，要以美人名马相赠的那个？”

关山月道：“是的，王爷，就是他！”

雍郡王道：“弄到他有用么？”

关山月道：“王爷，他是二阿哥的人！”

雍郡王道：“你以为到时候他会承认么？”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王爷，撇开我的办法不谈，‘侍卫营’有的是酷刑！”

“好厉害，好狠！”雍郡王拍着座椅扶手笑道：“小关，他承认是老二的人，那似乎没有大用！”

关山月道：“所以我来看您，这要您想点办法！”

雍郡王道：“要我想什么办法？”

关山月道：“您想办法进‘康亲王府’，弄件海珠格格颇为值钱的饰物，然后把它交给我，剩下的您就别管了！”

雍郡王哈哈大笑，道：“小关，你想干什么，栽赃？”

关山月笑了笑，道：“我是为王爷效力，为王爷卖命！”

雍郡王笑道：“照你这么说，我岂不成了栽赃的头儿，只是……”笑容微敛，一摇头，接道：“我不明白老二为什么要这么做……”

关山月道：“王爷，您还管他动机如何，目的何在么？”

“说得是，说得是！”雍郡王连拍座椅扶手，笑道：“小关，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有机会，哪管是不是他……”

这位雍郡王不愧极富心智，关山月心头暗震，笑道：“王爷不愧高明，一语中的，我的主意是二阿哥干的，那最好不过，不是他也要想办法弄成是他！”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雍郡王笑道：“我简直越来越觉得你比我还狠，还毒，记得当年我上少林从正觉和尚学艺，我通过了十八罗汉阵，又闯过了八尊者，这就算艺成了，临下山时，正觉和尚说我的本领已天下去得，但若遇见女子，要我特别小心，如今看来，我只要提防你就够了！”

关山月道：“照王爷这么说，王爷就不该用我！”

“不！”雍郡王摇头说道：“我这个人跟别人不同，别人所不敢用的人，我最喜欢延揽，更喜欢把他安置在身边！”

关山月笑道：“该没有关系，圣天子自有百灵庇佑！”

雍郡王哈哈大笑，道：“小关，你也有一张善于奉承的甜嘴，不过，听了你这句话，我心里着实很高兴，简直有点飘飘然……”

一顿，接问道：“小关，这件事单凭你我，恐怕不够！”

关山月道：“这您放心，拜善那儿，我早就置了一着！”

雍郡王“哦！”地一声，道：“小关，是怎么样的一着？”

关山月道：“我已经把这件事分析给他听了，他为难交差而苦恼，我帮了他个忙，也是初进‘侍卫营’要表现一番，我答应把娄四交给他，然后让他带往‘宗人府’去。”

雍郡王不禁动容，目闪异采，说道：“高，高，高，这一着棋真是太高了，太好了，太绝了，小关，拜善分明被你捉了肉头，到最后他还得对你千恩万谢，打心眼儿里着实感激呢。”

关山月点点头道：“王爷，蒙您赏识，敢不竭智殚思。”

“又是为了我。”雍郡王深深一眼，说道：“不是，小关，伴君如伴虎，你可别让我太怕你。”

关山月道：“王爷，怕字用得不妥，我不以为你是飞鸟打尽毁良弓的人！”

雍郡王说道：“你不是个糊涂的人，我真要那样，你就会一眼看穿，而绝不会到京里来，更不会进我的门儿了。”

关山月笑了笑。

雍郡王却忽地眉锋一皱，又道：“小关，以我看，这件事不会有什么结果，到头来定然不了了之。”

关山月道：“王爷，何以见得？”

雍郡王道：“小关，你想，拜善固然可以轻易地交了差，老二他到底是

‘东宫’太子，‘宗人府’又岂奈他何？到头来那还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

关山月道：“王爷，一阵轩然大波难免，事传到宫里，对二阿哥究竟有害无益，阿哥们这么多，为什么……”

雍郡王抬头说道：“恐怕事传不进宫去，到了‘宗人府’就全被压在那儿了！”

关山月道：“王爷，纵然如此，又有何伤。”

雍郡王愕然说道：“纵然如此，又有何伤，难道你不想一下子扳倒……”

关山月微笑摇头，道：“王爷，欲速则不达，我不刚说过了，凡事不能操之过急，一下子扳倒二阿哥，谈何容易，要一滴滴，一点点，日积月累，金石也会为之洞穿！”

雍郡王凝目说道：“小关，我不懂。”

关山月笑了笑，道：“您这是难得糊涂，‘宗人府’固不敢惹二阿哥，‘康亲王’堂堂一个亲王，他敢不敢，就算他也不敢，忍气吞声认了，我敢说从今后他会把二阿哥恨之入骨，一有机会他定然会整二阿哥，对您，这难道算不得大收获。”

雍郡王为之大大动容，凝目良久，突然仰天大笑，震得他这书房直晃，他抬手一指关山月，道：“小关，我没有看错你，也没有用错你，有了你足抵十万甲兵，这句话更没有说错，每一步，每一着，你该是这世上唯一比我想得更周到的人。”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您先别高兴，我还有令您头痛的在后头——”

雍郡王一摊手，道：“仅仅是头痛没关系，你说吧。”

关山月冷笑着说道：“王爷，对我班里的十个，我替您做了主，可能找到娄四，我给他们三天假，给他们尽情玩个痛快，吃喝玩乐全由公家负担，您知道，我总不能动用‘侍卫营’的——”

雍郡王一笑说道：“我明白了，你是要我掏腰包。”

关山月道：“实际上他十个也是为您做事，该算是我的花用。”

雍郡王笑道：“小关，这就会让我头痛，重赏之下出勇士，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叫做恩威并用，软硬兼施，你很会用人，其实用不着你开口，只要能找到娄四，我也自有重赏，你等等……”

一顿道：“来人！”

是时听门外一听答应，高人荣低头行了进来，一哈腰道：“王爷吩咐。”

雍郡王摊手说道：“找福全拿五千两银票来，快去。”

高人荣应声而去，关山月笑道：“王爷厚赐，这赏未免太重了些。”

雍郡王道：“我这个人从来不怕花钱，怎么，吓着你了？”

关山月道：“王爷，便是五万两，又岂能使我胆怯。”

雍郡王大笑站起，道：“小关，你先坐坐，我出去一下。”

关山月忙着站起，道：“雍王爷，我也在外间站站。”

雍郡王目光一转，说道：“小关，你小心眼儿，我这书房里的机密要是怕你知道，我就不会让你到这儿坐了，在我的心目中，你关山月跟我胤祯等于一个人，坐下吧，阁下。”

抬手硬把关山月按了下去，然后他背着手行了出去。

关山月面泛感动之色，但唇边的笑意更浓。

转眼间，雍郡王进了书房，关山月正想问他上哪儿去了，高人荣一声告进行了进来，一手拿着一叠厚厚的银票，双手递向了雍郡王，道：“王爷，这里是五千两银票。”

雍郡王伸手接过，高人荣低头退去，雍郡王没看他那内藏机密的书桌一眼，转身坐了下去，顺手把那叠银票递给了关山月，含笑说道：“拿去吧，照你的话，你的待会儿我赏给巴不韦。”

关山月伸手接过，道：“谢谢王爷，王爷要是没什么事……”

“不！”雍郡王抬手说道：“还有事，你再坐一会儿。”

关山月坐着没动，道：“王爷还有什么事儿么？”

雍郡王沉吟了一下，道：“我告诉你，在你没来之前，拜善来过了。”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他有什么事儿？”

雍郡王摇了摇头，道：“没什么，他告诉我三件案子的大概，并且说他向老二处调借了海善，还向皇上请了特准，请了郭玉龙……”

“对了，”关山月忙道：“这两位我都见过了。”

雍郡王望了他一眼，说道：“算你机灵，我正要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关山月道：“王爷，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没有把他当回事儿。”

“你没把他当回事儿，好话，”雍郡王道：“你知道郭玉龙是个怎么样的人物？”

关山月点头说道：“拜善对我说过了，而且说得很清楚。”

雍郡王吁了一口气，身子往后一靠，道：“郭玉龙这个人还好，他是前明遗留下来的死硬派，等于中立，谁也不沾，谁也不惹，倒是他那两家亲戚……”

摇了摇头，接道：“令我寝食难安，头大得很。”

关山月道：“王爷是指胡家与傅家。”

雍郡王点头说道：“不错。”

关山月道：“王爷，我不懂，胡、傅两家一汉一旗，都忠于朝廷，尤其傅家更世袭‘神力威侯’您怎说……”

雍郡王道：“坏就坏在这一点，你明白了么？”

关山月愕然摇头，道：“王爷，我不明白。”

雍郡王摇头一笑，道：“看来你才是难得糊涂，我告诉你，这两家的人和心，都是皇上的，那也就等于这两家的人和心是老二的，你明白？”

关山月道：“我明白了，皇上属意谁，这两家自然也就属意谁。”

雍郡王道：“毕竟你懂了，论人，胡、傅两家几近百口，论所学，胡傅两家仅次于郭家，可以说是人人懂武，人人精武，实力，势力之大可想而知，尤其傅家，世袭神力侯爵，握有很重的兵权，张廷玉。年羹尧哪一个也比不上，他们心向老二，你说我能不头大么。”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王爷未免把这两家估得太高了。”

“高？”雍郡王道：“真是太值得了，我还嫌不够呢。”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有句话我不敢说。”

雍郡王道：“别跟我来这一套，你是对我，说！”

关山月淡然说道：“假如王爷有意思，除这两家易如反掌吹灰。”

雍郡王忽地坐直了身子，道：“小关，你，你可别吹牛。”

关山月微笑说道：“王爷，我明白，说在嘴上的没有用。”

雍郡王惊喜而紧张地道：“你的意思是——”

关山月：“但等王爷一句话。”

雍郡王砰然一声拍了茶几，震得茶杯猛然一跳，茶溅了一茶几，他没在意，激动地道：“小关，我现在就说，只要你能替我除去胡、傅两家，将来我的成就拱手让你一半。”

关山月笑道：“王爷，我一不征名，二不逐利，对王爷他日的成就就没有兴趣。”

雍郡王忙道：“那么你要什么，只要你开口……”

关山月道：“王爷，我只知道为王爷效力，为王爷卖命。”

雍郡王诧异地道：“什么都不要？”

关山月道：“是的，王爷。”

雍郡王仍不放心地问了一句：“真的？”

关山月淡然笑道：“王爷，关山月昂藏须眉七尺躯，您却把他看矮了。”

雍郡王猛然一阵激动，探手抓住了关山月手臂，关山月清晰地感觉到，那只手抖得厉害。“小关，你是，你是——我不知道这怎么说才好，对你这个人，我也没办法形容，总之一句话，我信任你了……”

关山月道：“谢谢王爷。”

雍郡王道：“要谢的是我，可是我不言谢了，我觉得一个谢字很俗，俗不可耐，所以我只记住你！”

关山月说道：“王爷，听您这一说，我也不敢再说谢了。”

雍郡王笑了，他收回了手，忽又敛去笑容，道：“小关，你真有把握？”

关山月道：“王爷，事关重大，对您，我不敢轻易夸海口。”

雍郡王道：“小关，你要知道，大清朝廷都怕这两家，拿这两家也没办法，可以说这两家个个高手——”

关山月道：“王爷，对某些人，不一定非要力敌不可。”

雍郡王点头说道：“小关，这个我懂，可是有句话我不得不说在前头，你要是缺少一份把握，千万别轻举妄动，因为一个不好……”

关山月道：“王爷，我明白，关山月不是懵懂人，您放心交给我就是。”

雍郡王默然未语，半晌一变脸色，猛然抬头：“好吧，我豁出去了——”

抬手自嘲一笑，接道：“小关，你不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就好像上要上轿的少女一样，是一半儿喜，一半儿怕，一半儿乐，一半儿忧……”

关山月道：“那么我请王爷把怕、忧这两个字眼去掉。”

雍郡王苦笑说道：“天知道我愿不愿意把这两个字眼去掉，我简直希望当初苍颉没造这两个字，可是小关——”

一摇头，接道：“不提了，反正豁出去了，小关，对郭家……”

关山月心中一紧，道：“怎么，王爷？”

雍郡王道：“我认为总是一个祸害，倘能拉拢则拉拢之，要不然你最好能一并除掉。”

关山月心头猛地一震，道：“王爷，您不是说郭家是中立派么？”雍郡王道：“目前是这样，可是他们是前明遗留下来的死硬派，以后会怎么样谁知道，我总不能把这只老虎养在宫里。”

关山月道：“那么干脆把他赶走。”

雍郡王摇头说道：“那不是办法，不是长久之计，要是拉拢不上他们，不如干脆把他们去掉，永除后患！”

关山月没多说，当即点头道：“王爷，遵命，只是您得容我一步步的来，

要不然一旦叫他们联起手来，我恐怕应付不了。”

雍郡王连点头忙道：“由你，由你，一切你全权，一切你全权。”

关山月道：“谢王爷，就这么说定了，您要是没什么事——”

雍郡王见关山月要告辞，忙摇头说道：“别忙，我还有事儿，你再坐会儿，你再坐会儿！”随即转向门外唤道：“人荣，去看看福晋回来没有。”

门外高人荣一声答应，步履自如飞远去。

关山月忙道：“王爷，您让我见福晋？”

雍郡王含笑问道：“你想见见她么，我这位福晋出身满旗大家，人长得很美，又贤慧，更难得是一手好女红，烧得一手好菜，什么时候我叫她给你绣对枕头，做双鞋，请你尝尝她的烧菜手艺。”

关山月忙道：“谢王爷，我怎么敢。”

“又来了。”雍郡王道：“小关，你我之间没有这一说，我已经够随和的了，我这福晋比我还随和，不信你随便找一个问问看。”

关山月还没接口，步履响动，高人荣一声告进，匆匆地行了进来，近前哈腰，双手递上一个丝巾包：“禀王爷，福晋刚回府，一下轿便命我把这个送来。”

雍郡王一边伸手去接，一边笑问道：“福晋呢？”

高人荣道：“回王爷，福晋后楼歇息去了。”

雍郡王挥了挥手，道：“那好，改天再说吧。”

随着雍郡王的挥手，高人荣低头退了出去。

雍郡王展开丝巾一看，但见丝巾里包着一朵珠花，他当即点头说道：“是这个呢，也足够了，嗯，怕不值千儿八百两——”

随手递给关山月，道：“小关，这个交给你了。”

小关愕然接过，道：“王爷，这是……”

雍郡王说道：“你不是要海珠格格饰物吗？我差福晋去了一趟，而且要快去快回，如今弄来了！”

关山月点了一点头，道：“原来这就是——王爷，您高明——”

“我高明，”雍郡王“哈哈”地一笑说道：“是你的指示，我这是后知后觉，遵命行事，而且不敢有丝毫怠慢，不管怎么说，我是幸不辱命，而且也做到了神速二字，能凑合吧！”

关山月道：“何止能凑合，简直令我佩服，王爷，现在我可以走了。”

雍郡王说道：“现在没有人留你，你可以走了！”

关山月道：“那么我告辞了。”一欠身，站了起来。

雍郡王送到了书房门口，手抚关山月肩头，道：“小关，不送你了，我得看福晋去，她为我跑了这一趟，多少我得送上个谢字，内里的这位怠慢不得，否则下次就没有这么方便了，你说是不，好了，别让我望眼欲穿，也别让我坐立不安焦急……”

一摆手，接道：“人荣，替我送送小关。”

关山月答应着，高人荣也答应了一声，双双欠身为礼行了出去。

这里，雍郡王胤祯满面春风，喜气洋洋地往后行去。

建首功

闲日不好过，这两天关山月都呆在“侍卫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挺轻松，也挺惬意。

统带拜善为他安排的住处跟别的领班不同。

别的领班跟班里的弟兄住在一起，而关山月却是被安排在离他那一班几步之远的一间房子里。

这是拜善的聪明处，他明白关山月是雍郡王的人，是雍郡王的人就得替雍郡王办事，那么单独住在一间屋里，进进出出，就是夜里不回营也方便。

第三天，关山月吃过晌午饭，正躺在床上把玩那朵海珠格格的珠花，一阵步履响动迟文飞步闯了进来，这么冷的天，他流得满头大汗，进屋带着喘道：“领班，人有着落了——”

关山月忽地站了起来，张目急问道：“在哪儿？”

迟文一边举袖抹汗，一边说道：“您绝想不到，那家伙没远离，就在东城一家药铺里。”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他躲得好，那家药铺是什么字号？”

迟文道：“‘太安堂’是外地人开的——”

关山月道：“娄四在药铺里是——”

迟文道：“那家伙改了头换了面，穿着一身粗布衣裤充老杂工，今早在门外晒药草，可巧一眼被我瞅见。——”

关山月道：“你看准了，没错么？”

“您放心，”迟文道：“那家伙在外城是出了名的，他就是烧成了灰也难逃过我这双眼，要是有错您尽管摘我的脑袋。”

关山月笑了，道：“那好，你再出去一趟，将弟兄们撤回来，洗个澡，歇息一宿，养养精神，明天玩乐去……”

探囊摸出了那张面额五千的银票来，道：“喏，这是十个人的花用，外城任你们到处逛，尽情的玩乐，只告诉他们一句话，我说的，不许惹事闯祸。”

迟文没接，他眼望着那五千两银票怔住了！

关山月道：“拿去呀！”

“天！”迟文突然叫了一声，“五千两，领班，您真——”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我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一是一，二是二，言出必行，不折不扣，日子一久你们就会知道了。”

迟文好不激动，颤抖着双手接了过去。

关山月倏然一笑，道：“快去找他们回来吧，我先走一步了。”他迈步行了出去。

背后突然响起迟文颤抖而沙哑的一声：“领班！”

关山月停步回身，含笑问道：“还有什么事？”

迟文一脸的感激与羞愧神色，道：“我几个不知道您是这么个人——”

关山月笑道：“往后你们会知道得更多。”

迟文摇头说道：“不用往后了，领班，有今天这回就够了，往后谁要是不死心塌地跟您，谁就是他妈的狗种。”

关山月笑了：“好罢，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转身洒脱行去。

迟文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没说话，而，突然，他身形腾起，如脱弩之矢般射了出去……

在“北京城”，东城永远没有西四城那么热闹，因为西城有个温柔乡，销金窟，处处灯红酒绿，家家青楼勾栏的“八大胡同”，另外，还有个诸仗百艺杂陈，尽是民间玩意儿的“天桥”！

东城比较偏僻，永远是那么宁静！

顶着风，踏着雪，关山月很容易地找到那家“太安堂”，站在对街的廊檐下，关山月有点纳闷，他望着“太安堂”门前的满地雪泥，心里暗想：迟文说娄四躲在这儿充杂工，晒药草，如今一地的雪泥，又没有太阳，晒什么药草，又怎么晒？

心中念转，他那目光由一地雪泥上转移到“太安堂”门里，这家药铺在东城算不得最大的一家，生意也不见得怎么好，柜台里，两个年轻伙计坐在那儿烤火闲聊，里面还有个老头儿隔着老花眼镜在看书，另一只手在火盆里烤白果，一边看书一边吃，挺惬意的！

除此，“太安堂”里就看不见第四个人！

他怀疑迟文说谎，但他又自信迟文不会骗他，也没这个胆，而，别的不说，单这个晒药草……

突然，他两眼一直，药铺里走出个人，那是个上身穿粗布棉袄的老头儿，两手各提着一扇门板！

关山月心里一跳，没错，那是娄四！

虽然头发跟胡子都灰了，脸也皱了，一付的龙钟老态，但关山月锐利的目光认得出，分毫不差，那是娄四！

娄四出了门，把两块门板往雪地里一放，转身又走了回去，关山月耐着性子没动，因为还不是时候！

没一会儿，娄四又出来了，这回两臂抱着一大捆药草，往门板上一丢，蹲下身解开了捆，然后把药草摊了开来！

的确，他是在晒药草！

可是大冷天里没有日头，谁听说过这时候晒药草的？

关山月皱了眉，凝目良久，他发现那些并不是什么名贵的药草，而是蒲草，蒲草固然要晒，但谁在这时候晒？再说那蒲草也值不了几个，用得着这么费事么？

看着看着，娄四铺好一门板蒲草，转身又进去了！

关山月明白，他还会进去拿！

果然，娄四抱着一捆又出来了，他把那一捆，又摊在了另一块门板上，转眼间摊好了！

而，关山月却心头为之一跳！

那门板上摆着的蒲草有文章，他不是顺着摊的，而是有横有竖，像个图案，极其整齐！

关山月一时不明白的那是什么用意，但他如今敢断言，那摆的像图案的蒲草，必有文章！既有此发现，他更耐着性子了！

如今，“太安堂”前空荡荡的，娄四进后面去了，柜台里仍是那三个，像没看见娄四一样！

等着等着，一阵轻挺步履声传了过来！这阵步履声，来自关山月站立处的街道拐角后！

关山月忙闪身躲在一根柱子后，适时，随着步履声，那条街上拐过来一个人，他直向“太安堂”望！

他，竟是关山月班里的孔成！

关山月一怔忙喝说道：“孔成，过来！”

孔成闻声转注，一怔，急步进了廊檐下，一哈腰道：“领班，您在这儿……”

关山月道：“轻声点儿，你来这儿干什么？”

孔成溜了“太安堂”一眼，道：“我来向您禀报一声，弟兄们都回来了！”

关山月一点头，道：“那好，你去通知弟兄们，带着家伙在隔街拐角处等我，记住，别惹眼，散开来，见有人来这儿避开些！”孔成讶然说道：“领班，您要……。”

关山月道：“别问，快去！”

孔成满脸喜色地应声放步奔去！

孔成刚走，另一条街又传来了沙沙的步履声，关山月忙抬眼投注，只见那条街口转过来一个道士，背上背着只黄绫包，手里拿着一柄拂尘，长长的脸，脸色白渗渗的，跨步直向“太安堂”走去！

关山月正在判断这道士的来路，那道士已到了“太安堂”门前，一稽首，佛号高宣道：“无量寿佛，施主请结个善缘吧！”

敢情是个游方全真化缘的！行脚僧人化缘多，道士化缘倒是罕见！

“太安堂”柜台里那三位，充耳不闻，没一个动！

那道人却也未再说话，站在“太安堂”门口，竟然念起经来！

片刻之后，那戴老花眼镜的老头突然站起来，佝偻着腰走到门口，隔着老花眼镜一打量，道：“道长是哪个观里的？”

那道人微一稽首，道：“贫道来自‘陕西’东观！”

“陕西？”那老头儿道：“不近哪，这么大冷天的，道长请进来坐坐吧！”

那道人欠身谢了一声，竟然真进了门！进了门还不要紧，而且还跟老头儿进了里头！

关山月皱了眉，他又在想了！

就在他沉思的片刻工夫中，“太安堂”先后又有三个上门，是中年汉子，行动有点鬼祟，进了门后像看病，把脉一阵之后，都被让进了里头！

关山月的眉锋皱得更深了……。

突然，娄四行了出来，蹲下身似乎要收那两块门板的蒲草，关山月脑际灵光一闪，当即明白了八分！

伸手摸出一物往脸上一戴，刹时那张脸色焦黄，像正害着大病，他迈步出了廊檐向“太安堂”行去！

蹲在地上的娄四一怔，抬眼望向了！

但他没看娄四，一边探怀一边往“太安堂”走！

他掏出了几块碎银，一颗明亮之物由他怀里落下，直掉在那门板上的蒲草里，他茫然无觉！

他迈进“太安堂”的门，没听背后娄四出声！站在柜台前，他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伙计！”

年轻伙计迎来一个，含笑点头挺和气：“您要……”

关山月道：“给我来五钱高丽参！”

那伙计道：“您是要红参还是要白参？”

“白参吧！”关山月道：“白参温和点儿，大夫要我趁天冷补补，可也不能一下子补那么烈！”

那伙计目光一凝，含笑说道：“您别介意，以我看，您身子太虚了些，

五钱恐怕不够……”

“不够有什么法子？”关山月摇头说道：“参贵得像金子，谁吃得起，我又不是大财主，整天的人参、银耳、燕窝，这五钱人参是够我一家之口吃好几个月呢，凑合点儿吧！”

那伙计笑了笑，没说话，转身替他称参去了！

这时，娄四抱着蒲草打从他身后走过！

关山月轻咳一声道：“你瞧瞧，这位老人家这把年纪了，筋骨仍是那么健壮，哪像我？一天到晚不是耳鸣就是眼花，多走几步路就要心跳气喘，唉，怪谁？早知道今日，年轻时说什么也不会往……”

他住口不言，娄四像听见了，进了后头！

这里，伙计给他包好，一小包！

关山月丢下碎银，拿着小纸包一摇晃，道：“回去没酒喝，还能喝它好几日子呢！”

转身出了“太安堂”到了街道拐角，他停住了，就站在那儿，他明白，他如今在“赌”，是赢是输，那要看他自己的运气怎么样！

良久未见动静，关山月有点不安了，他怀疑他在这场赌上会输，要是输了，他非改变计划不可！

就在这时候，步履响动，由“太安堂”方向传了过来！

关山月心里一跳，忙由墙角偷看，他精神又为之一振，娄四出来了，一个人低着头往西街头走！

关山月闪身窜离了街角，躲向了对街一条柱子后！

娄四到了街口，四下里望了望，低头在南折去！

关山月由廊檐下缀上他了！

拐了一个弯，娄四鬼鬼祟祟地进了一家当铺这时廊檐下探出了好几个人头，关山月一摆手，腾身窜了过去，伸手掀起挂在当铺门口的棉布帘！

当铺里，娄四正跟柜台里的朝奉对着脸，那朝奉正就着灯在细看一朵珠花！

娄四转身回顾，猛然一惊，低头便要转身！

关山月拦在门口，扬声说道：“喂，那朵珠花是谁当的？”

那朝奉目光一凝，道：“你这位是……。”

关山月撩衣一亮腰牌，道：“‘侍卫营’的！”

那朝奉大惊，忙赔上笑脸，道：“小老儿有眼无珠，不知……”

关山月截口说道：“少废话，我问你那朵珠花是谁当的？”

那朝奉伸手一指娄四，道：“就，就是这位……”

关山月一伸手，道：“拿来我瞧瞧！”

那朝奉忙出双手把那朵珠花递过！

关山月接过一看，旋即目注娄四，冷冷说道：“朋友，这朵珠花是你的？”

娄四一句话没说，身子一矮，猛然由关山月胁下往外窜去，关山月一闪身让开了，跟着掀起棉布帘转了身！

当铺门前，街上。娄四傻在了那儿！

街心，呈半弧状，站着十个人！

关山月冷冷一笑，喝道：“你，转过身来！”

娄四身形一震，没回头，往起便窜！

关山月跨步而至，探手抓住了娄四小腿，只一抖，娄四砰然摔在地上，

弄得满身是雪泥！他惊住了，直愣愣望着关山月！

关山月淡然喝道：“站起来回话！”

娄四慢吞吞爬了起来，没再跑，显然地他是明白碰上了“侍卫营”里的高手！

关山月道：“答我问话！”

娄四一摇头，道：“不是我的！”

关山月道：“那么哪儿来的？”

娄四道：“捡来的，刚才是你……”

关山月道：“我什么？”

娄四道：“是你掉下来的！”

“放屁！”关山月叱道：“好大胆的贼，你竟敢……”倏地一笑，接道：“我不说你不会明白，我告诉你，这朵珠花是‘康亲王’的海珠格格的饰物，而几天前海珠格格失踪了！”

娄四身形一震，道：“朋友……”

关山月喝道：“谁是你的朋友？”

娄四笑了笑，道：“那么领班大人，你该也是个江湖出身，瞧身手，还该是位高人，这朵珠花是怎么来的，你我心里头明白，你阁下要跟我有何过不去，何妨直说？用这一套栽赃，似乎……”

“闭嘴！”关山月叱道：“我跟你没什么过不去，我只是奉我们统带之命，拿那劫持海珠格格的飞贼！”

娄四嘿嘿笑道：“那么贵统带就该先拿他自己的人！”

关山月冷冷一笑，道：“我人赃俱获，你还敢狡赖，弟兄们，拿下了！”

那十个轰雷般一声答应，举步逼了过来！

娄四脸色微变，忙道：“领班大人，你真要拿我？”

关山月冷笑说道：“难道我吃粮拿俸，是为逗你玩儿不成，这些日子以来，我们这些吃粮拿俸的让你害苦了……”

娄四忙摇手说道：“慢来，慢来，领班大人，你要是知道我是谁……”

关山月截口说道：“你是谁也一样！”

娄四忙道：“领班大人，你我也许初次见面，但‘侍卫营’上自统带，下至弟兄，对我并不陌生，我是娄四，‘京华武术馆’的娄四，也是‘东宫’的二阿哥的人……”

关山月笑道：“你倒会攀高枝儿！”

娄四忙道：“真的，你领班大人要是不信……”

关山月摆手喝道：“管你是谁，我拿的是贼，如今已经人赃俱获……”

娄四嘿嘿笑道：“赃是怎么来的你明白，你要把我拿了去，我口没遮拦的说一声，只怕你这领班大人……”

关山月陡然喝道：“拿下了！”

话落，娄四的腿弯挨了一脚，身子往前一闯，关山月一腿把他扫倒在雪泥里，背后那十个一拥而上！

娄四一边挣扎一边叫道：“好，好，好，领班大人，你害别人还凑合，今儿个竟害到我娄四头上来了，你留神点儿……”“闭上你奶奶的臭嘴！”

“叭！”地一声，他脸上挨了孔成一巴掌，他被打得半张脸通红，牙掉了，鼻子里嘴里直冒血！

但，他还咬着牙直哼：“好，朋友们，如今看你们狠……”

“你他奶奶的还硬？”孔成瞪眼一句。

“再给他一下！”迟文叫了一声！

“好汉不吃眼前亏”，娄四心里打定了主意，嘴一闭，把血往肚子里咽，没再出声！

“算你他奶奶的识相知机！”孔成又骂一句！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燕青！”

燕青欠身答应，关山月挥手说道：“进去把那朝奉带走！”燕青答应一声，大步闯进店铺！

当铺里传出几声尖叫，燕青揪着那朝奉行了出来，可怜那朝奉浑身发抖，脸白了，眼也直了，不住地作揖哀求！

燕青充耳不闻，拉着他到了关山月面前，他两腿一软，就要爬下给关山月叩头，但是燕青直揪着他，他没能跪下去！

关山月道：“你别怕，我带你去作个证，只要你到时候老老实实，作过证后我就放你回来！”

如今那朝奉哪听得下这个，还没命的哀求！

燕青眼一瞪，喝道：“还穷叫什么，你耳朵里长驴毛了？没听我们领班说的？不干你的事，只是带你去作个证！”

那朝奉一哆嗦，还真没敢再出声！

关山月一摆手，道：“燕青、孔成，你两个带着他两个先回营去，其他的跟我来！”

抬手一指点了娄四的穴道，转身往“太安堂”行去！

到了“太安堂”数丈外，关山月停了步，对苗尚义八个道：“你八个四下里守着，看我的手势闯进去拿人！”苗尚义讶然说道：“领班，这药铺是……。”

关山月淡然说道：“窝藏匪类！”直向“太安堂”行去！

苗尚义一怔，抬手拍上后脑勺，咧嘴说道：“对，窝藏匪类，他奶奶的我怎么没想到，大伙儿散开！”

一挥手，八条身形窜起，悄无声息地向四下窜去！

这里，关山月进了“太安堂”，在柜台外一声：“伙计！”

适才那伙计堆笑行了出来：“您是不是要再添几钱？”

关山月冷然把那一包丢在柜台上，道：“给我换一包！”

那伙计一怔说道：“换一包，怎么了？”

关山月道：“这五钱‘高丽参’是假的！”

伙计叫道：“假的，谁说的……”

关山月道：“我说的！”

伙计陪着强笑说道：“您大半是弄错了，小号从来做的是货真价实买卖，进出也都是道地药材，绝不做那丧天良坑人的假生意，小号开张也不是一天半天了，要卖假药材能开门至今么？您可以拿到别家药铺去问问，谁要说这人参是假的，我不但包退包换，而且加倍把银子还给您！”

关山月冷笑着说道：“那怕你不还，我说它是假的，你就得给我换五钱！”

那伙计敛去了笑容，刚一声：“客人，您……”

“少废话！”那戴花镜的老头儿突然喝道：“给客人换五钱！”

那伙计一声没吭，转身切参去了！

那老头儿走了过来，隔着柜台赔笑说道：“对不起，年轻人做事，也许

他看错了！”

关山月打蛇随棍上，道：“还好，我只是补补虚，要是治病这岂不要了命，贵宝号实在不该做这种缺德的生意！”

那老头儿没口地应是，转头喝道：“把参整株地拿过来！”

那伙计拿着一棵人参走了过来！

那老头儿劈手夺过，往关山月眼前一放，赔笑说道：“您先瞧瞧，这是真是假，然后再给您切片！”

关山月两眼一翻，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老头儿忙道：“您别误会，我只是想让您瞧个真假……”

关山月道：“我要是识货，刚才我就不会卖假的回去了！”

那老头儿呆了一呆：“那就难办了，我说这是道道地地的‘高丽参’……”

关山月：“真正好的‘高丽参’是贡品，全进大内去了！”

那老头儿忙道：“客人，这参虽然次一点，可也是真的！”

关山月道：“你说的是真的，我又不识货！”

那老头儿做生意讲究两字“和气”，他就不敢说句：那你上别家买去！

那老头儿皱了眉锋，搔着头道：“这，这可就……”

“不难，”关山月道：“宝号有我一位朋友，叫他出来看一看……”

那老头儿凝目说道：“谁？”

关山月道：“娄四，原在‘京华武术馆’！”

那老头儿脸色一变，旋即摇头笑道：“您大半弄错了，小号没这个人……”

关山月道：“是么？刚才我还看见他在门口晒蒲草！”

那老头儿脸色又一变，摇头说道：“您真是弄错了，那是小号雇用的多年老杂工赵老头儿！”

关山月道：“我不信，我进去看看去！”转身便往里走！

“慢着！”那老头儿忙叫了一声，另一名年轻伙计隔柜台探掌，抓住了关山月的右肩头！

关山月转脸说道：“你这是干什么？”

那老头儿微笑说道：“客人，小号做的是实在生意……”

关山月冷笑着说道：“只怕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买卖吧？”

那老头儿淡然一笑，道：“原来客人是个有心人，我走眼了，请这位客人里头坐坐去！”

那年轻伙计刚答应，关山月忽然一塌右肩，那伙计手落了空，手臂往外一探，关山月趁势翻腕抓住了他的手腕，只一抖，那伙计越柜台飞出，砰然一声摔在地上，没再动了！

这一连串的变化，快捷如电，不过刹那间，令人目不暇接，甚至连念头也未来得及转！

那老头儿定过神来厉笑一声：“朋友，好身手！”一探身，十指如钩，飞插而下！

关山月冷笑着说道：“好俊的‘鹰爪’！”

上身一仰，那老头儿十指落了空，收势之余，“嗤！”地一声，十指硬生生地插入柜台！

关山月把握机会，手起掌落，在那老头儿双腕上各砍了一下，那老头一声痛呼还没出口，关山月一指点上他喉结，老头儿两眼一翻，白的多，黑的少，往后便倒！

但没倒下，因为十根指头还插在柜台里！

那名替关山月切参的伙计，一看不对，身形平窜，掠出柜台便往里跑，但他单脚刚着地，膝弯便中了一脚，整块膝骨被踢得粉碎，一声呼叫还没出口，也被关山月一掌拍在脖子后，被拍昏在当地！

举手投足间，他收拾了三个，一抬手，苗尚义八个窜了进来，苗尚义一脸的激动，挑着拇指道：“领班，您让我几个……”

关山月轻喝说道：“噤声！”

苗尚义一惊连忙闭上了嘴！

关山月道：“分出两个来看好他们，其余的跟我进去，脚步放轻些！”

话落，转身当先闯了进去！他处处身先士卒，令得那几个好不敬服！

穿过一条长而黑的走道，眼前忽地一亮，走道尽头，横着条长廊，朱漆雕花的栏杆，还放着几棵盆花，显得很美，也很雅，更宁静！

长廊外面是个种着花的小院子，紧着后墙，长廊两头，一头向左直伸，一头由右拐弯，各有几扇雕花的门！

那几扇门都闭着，听不到一点声息！

关山月凝神打量了一下，摆手示意苗尚义等六人窜过雕花门到那小院子里去！

苗尚义六人各一点头刚要动，突然——

“格，格，格……”

由右边那一间里传出一阵娇滴滴的女人淫荡笑！

苗尚义六个一惊收步，苗尚义吐了口唾沫骂道：“倒他奶奶的八辈子霉……”

“谁说的！”龙飞挤着眼低低说道：“正赶好戏，你听那股子浪劲儿，那像说准能乐死！”

苗尚义哼了一声道：“别他娘了脱……”

下一个字还没出口，只听左边那房里传出个恨得牙养养的娇滴话声：“死人，我去给你拿药去！”

门栓响了！

关山月一声轻喝：“别动！”闪身窜了过去，往墙边一贴！

适时，门开了，由门里跨出个女的，头发蓬散着，脸色红红的，香额上还有汗，裹着一袭皮袄，露着一大块胸脯，那几个看直了眼，苗尚义一口唾沫还没有下咽，那女的一眼瞥见了她几个，花容失色，倒退半步，小嘴儿一张便要叫，关山月毫无怜香惜玉心，一掌正砍在香颈上，她往前一栽便要倒，关山月伸手抄住了她，一抬手，往苗尚义手里一交，转身进了房！

那六个，大大地施了一阵轻薄！

关山月出来了，一皱眉，那六个忙停了手，个个赔上一脸窘笑，关山月一偏头，苗尚义窜进了房里，转眼间他抗着个赤条条的汉子走了出来！

龙飞轻笑说道：“老苗，你也不怕冻坏了他！”

苗尚义道：“活该，谁让他刚才太暖和！”

关山月道：“别那么缺德，进去两个，把他两个穿好了带走！”

说完了话，他抬手指向了长廊的一头，剩下的四个则窜向了小院子里！

关山月停在一间房门前，举手轻轻地扣了两下！

这一间没见动静，却听隔壁一间里有人粗声问道：“谁呀？”

关山月跨步到了那一间前，又扣了两下！

只听房中人粗声喝道：“谁呀，聋了么？”

关山月脑中一转，应道：“主子到了！”

房中人“哦！”了一声，随听一阵息息索索的声响。

“你干什么呀，还没有……”又是一个娇滴滴，软绵绵的女人嗔声！

房中那男的道：“别缠人了，我有正事儿，在这儿等我！”

步履响动，直奔房门，关山月微退半步，左臂凝了功！

门豁然而开，是个满脸络腮胡的中年汉子，正是适才那三名看病中的一名，他刚一怔！

关山月一把当胸揪住了他，只一抛，那壮汉直向院子里飞去，砰然一声落了地，只听龚帆“哎唷！”一声，又听那汉子闷哼了一声，随即一切归于寂然！

关山月凝神站在长廊上，却没有见动静！

尖叫忽起，房门口人影闪了一角，那个人儿又吓得奔了进去，真是，他不该出来看那么一眼！

关山月没理他，一跃越过画廊落在院子里，龚帆抱着左胳膊，手里都是血，脚下，有一柄匕首！

关山月拍了拍他，道：“要紧么？”

龚帆忙道：“谢谢您，不碍事，没想到这个家伙还有一手儿！”

关山月道：“江湖人该知江湖人，往后多小心！”

转望那中年壮汉，只见他满脸凶悍瞪着眼，还在挣扎，当即说道：“让他站起来！”

那中年壮汉站起来了，却满身是泥！

关山月道：“答我问话，那道人跟你另一个同伴哪里去了？”那中年壮汉没说话！

“你他娘的！”龚帆一脚踢上他大腿。

“说，再闭着你那鸟嘴，老子我踢碎了你的……。”

那中年壮汉恶狠狠地瞪了龚帆一眼，道：“大爷不知道！”

龚帆道：“你充谁的大爷。”抖手照他脸上就是一巴掌，打得那壮准满嘴是血：“说不说？”

那中年壮汉道：“大爷不知道。”

龚帆抖着手又是一巴掌，这回，鼻子也开花了。

关山月笑了笑：“再充大爷那是自找苦吃。”

龚帆道：“听见了么，充孙子辈儿吧，你他奶奶的扎我一刀子，我还没拿你身上的肉出气呢！”

那中年壮汉满嘴流血地道：“你尽管下手就是了！”

“哈！”龚帆道：“挺硬的嘛，不含糊，不含糊。”弯腰拾起地上的匕首，接道：“老子先在你胳膊上棚个透明窟窿，让你也胳膊淌血，这叫他奶奶的一报还一报！”挺腕就刺！

关山月抬手拦住了他，道：“让我再问他一句，他要再不答，今生今世让他近不得女人……”他够缺德的。

龚帆咧嘴，说道：“好主意，可以进宫当差去了。”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我说的出，做的到，那道人跟你那同伴哪里去了？”

那中年壮汉硬不住了，道：“走了！”

关山月道：“走了！”

那中年壮汉道：“进来没一会儿就由后门走了。”

关山月道：“上哪儿去了，总得有个去处。”

那中年壮汉迟疑了一下，道：“进宫去了。”

关山月明知故问，道：“进宫！进什么宫？”

石秀一旁说道：“道人自然该进‘上清宫’！”

那中年壮汉道：“朋友何必明知故问，你明知道这——”

关山月没让他说下去，道：“那么，你两个为什么不一起走？”

“我两个！”那中年壮汉向房门望了一眼，住口不言！

龚帆说道：“该是舍不得那骚妞儿们！活该！”

关山月道：“你几个是哪一路的？”

那中年汉子道：“我兄弟由山东来……”

关山月道：“该有个姓名别号。”

那中年壮汉道：“我兄弟江湖人称‘关中二虎’。”

关山月“哦！”地一声，说道：“原来是‘江南八侠’中的高足，三位和当家的分散了？”

那中年壮汉抬眼说道：“朋友，你是——”

关山月道：“侍卫营的。”

那中年壮汉脸色一变，猛然挣扎，叫道：“‘侍卫营’的，好哇，你竟敢——”

关山月截口说道：“我只知道凡是这药铺里的都是匪类，别的我不管，也顾不了那么多，我再问你，那道人是谁？”

那中年壮汉道：“我知道他叫‘白龙道人’。”

关山月笑道：“江南八侠的后一辈人的了，他是甘凤池的徒弟。”一顿，接道：“今天收获不少，走了，把他们带回营去！”话落，他大步当先行了出去。

柜台处，那三个还没醒。

回到了“侍卫营”，统带拜善正在院子里雪地上踱步，一见关山月带着人进门，连忙迎了上去，见面便说道：“老弟，辛苦了，辛苦了。”

热诚地抓住关山月一双手直摇。

关山月微笑说道：“没什么，统带，应该的，吃粮拿俸哪能不办案，总要替您争争气，露露脸，见着娄四？”

拜善满脸感激色，连连点头地道：“见着了，见着了，老弟，你真行。”

关山月笑道：“那是您夸奖，口供问过了吗？”

拜善道：“问过了，老弟，可是他不承认。”

关山月道：“统带，他当那朵珠花时我人赃俱获，这还不够么！”

拜善目光一凝，道：“老弟，他说的是你……”

关山月淡淡笑道：“统带问过证人了么？”

拜善道：“问过了！”

关山月道：“统带我不怕他攀，办案的有几个不被攀的。”

拜善一点头，道：“说得是，老弟，我很生气，想用刑……”赧然一笑，道：“可是你知道，老弟，二阿哥那儿，我不得不顾着些儿。”

关山月点头说道：“那是，统带，不管怎么说，我的差事完了，有件事我得向您报告一声——”

拜善道：“什么话，老弟，有话尽管说，还和我来官场这一套。”

关山月笑了笑，道：“擅自做主，从明天起，放了班里弟兄三天假……”

拜善忙点头说道：“应该的，应该的，老弟，有功则赏，有过则罚，我锦上添花，每人奖赏银票一百两……”

关山月道：“我代他们谢谢统带。”

拜善道：“又来了，老弟，你呢？”

“哦！”关山月笑了笑道：“您准我睡一天觉也就够了。”

拜善笑了，道：“老弟，这是机会，我给你个第一领班……”

关山月道：“统带我有个不情之请。”

拜善道：“什么，老弟？”

关山月道：“容我再建两次功。”

拜善道：“老弟何必太谦，这功抵别人干好几年的……”

关山月道：“是，请您恩准。”

拜善摇头叹道：“老弟，令人敬佩……”

关山月欠身说道：“谢统带——”一挥手，道：“过来，把犯人呈交统带。”

苗尚义等八人押着那几个走了过来，放在雪地上！

拜善讶然说道：“老弟，这是……”

关山月道：“统带，他的罪名是窝藏匪类。”

拜善一怔，抬头说道：“老弟，你好厉害，也谢谢你给我做人情的机会，人犯我收下了，情我领受了，我这就到‘宗人府’走一趟去，老弟，你歇歇吧。”

关山月微一欠身，道：“谢统带。”

背后，苗尚义等一蹦老高，呼啸着往外便跑。

关山月转身喝道：“回来。”

苗尚义等闻声停步，躬下身形：“领班，您吩咐！”

关山月道：“别带着一身脏臭往外跑，再说假也明天起，都给我洗干净，歇息一宿去。”

苗尚义等好不驯服，答应着施礼而去。

只听拜善在身后叹道：“老弟，真有你的，这十个到了你手里竟然服服贴贴，看来这领班的确是太委曲你了。”

关山月欠身一笑，道：“统带，您夸奖。”转身行去。

他一走，拜善整了一下服饰，亲自押着一干人犯去了“宗人府”。

拜善一走，关山月也随后出了“侍卫营”。

当然，他取道直奔“雍郡王府”。

到了“雍郡王府”，府里安静得出奇，看不见一个人，关山月正在纳闷，恰好由后院走出来个亲随，他没看见关山月，关山月连忙招呼了他。

那亲随急步迎了过来，含笑道：“是关爷……”

关山月道：“王爷不在么？”

那亲随道：“您来得不凑巧，王爷正带着几名护卫出去了。”

关山月道：“王爷上哪儿去了？”

那亲随道：“上‘万寿山’下棋去了。”

“下棋？”关山月道：“跟谁下棋？”

那亲随摇头说道：“不清楚，王爷没说。”

关山月沉吟了一下，道：“福晋可在府吗？”

那亲随道：“在，福晋跟几位侧福晋在斗纸牌呢。”

关山月道：“那么麻烦替我通报一声，我要见福晋。”

那亲随道：“您请候一会儿。”转身往后院行去。

血滴子

关山月负手打量起这“雍王府”。

据他所知，玄烨（康熙）的三十个儿子中，这位四阿哥雍郡王胤禛的宅第深大。

那是因为胤禛的母亲卫妃颇为得宠，这位卫妃，说起来是位道道地地的汉家女子，原是外城驴马大街，开布庄的百姓卫光辉的老婆。

说来这卫妃也跟康熙有缘，康熙有一个宠爱的小太监，外号小如意，这小如意深知帝心寂寞，没事儿专陪着康熙到外闲逛！

有一天康熙带着小如意，一身便服正在驴马大街逛。

迎面来了辆马车，车里就坐着这位美貌的卫氏，两个人一笑生情，小如意出了个坏主意，就把这卫氏弄进了宫！

这卫氏原不十分贞节，偌大一座御苑看得她眼花缭乱！

再一想跟了皇上要什么荣华富贵没有，当夜便被康熙在“绛雪斋”里面幸了，一连十几天，康熙不离“绛雪斋”一步。

十几天后，圣旨下来，卫氏封卫妃，连他丈夫卫文辉也被赏了个御前侍卫官。

康熙所以宠爱卫妃，那一方面固然因为卫妃人长得美貌如花，十分娇嫩，另一方面也因为这卫妃天生异禀，她身上有一种甜腻的香味，据说人闻见这香味，就不觉心动，凡是她走过的地方，香味长留不散，她穿过的衣服，香味更浓，洗都洗不掉，沐浴所剩下来的水，宫女们都舍不得倒，因之，康熙算是迷定了她。

后来卫妃替康熙生下了胤禛，卫妃为了替他儿子争皇位，便把宫里的所有，尽量往胤禛手里送。

就因为这关系，这“雍王府”在众阿哥的宅第中算得上首屈一指……

关山月正在想，步履响动，那亲随快步走了出来，近身欠笑说道：“关爷，福晋请您进去。”说完了话，他转身带路。

关山月跟在身后，一路东拐西弯，没一会儿，停在一处暖阁前，那亲随刚一声：“禀福晋……”

只听暖阁里传出一个脆生生的甜美话声：“是关兄弟么，快进来，快进来。”

那亲随替关山月推开了门，关山月微低着头行了进去。

暖阁中十分暖和，也带着浓郁的幽香，一张小八仙桌上，围着几个旗装妇女，上首的一位，是雍容的中年美妇人，明目皓齿，肌肤凝脂，另几位，较为年轻，但个个都美貌如花。

关山月趋前欠身道：“见过福晋。”

雍王的福晋钮钴禄氏，停下斗牌，含笑说道：“兄弟，别客气。”

那另几位眼光都在关山月身上打转。

只听一位脆声说道：“姐姐，他就是王爷常提，提起便眉飞色舞挑拇指的关山月？”

钮钴禄氏含笑说道：“就是他，你们看看，怎么样？”

那位点头轻叹，道：“果然好人品，难怪王爷喜欢他，王爷的身边，本数高人荣长得英俊，高人荣跟他一比，可就差多了，像他这样的人品，我还是头一遭儿见……”

另一位突然说道：“你是汉人？”

关山月欠身说道：“是的。”

“成家了没有？”

关山月道：“还没有！”

“姑娘家真不长眼，像这样的俊儿郎哪儿去找，我给你留意着，赶明儿给你找个合适的。”

她的事也真多，也难怪，那年头儿官太太都兴这个，也欢迎这一套，见着喜欢的，就非替他张罗说亲不可！大概是坐着吃喝太空闲了。

关山月皱皱眉道：“谢谢您，山月是个江湖人，不敢急着成家。”

“瞧，他不急，你不急别人急呀，你是江湖人，现在不是呀，难道你打算一辈子不成家，一辈子光棍打到底。”

关山月没有说话。

“你喜欢汉家姑娘，还是我们旗人姑娘？”

关山月迟疑着，不知怎么说才好。

“说呀，一个大男人家，又有那么一身好本领，流血杀人都不怕，难道还怕臊了脸不成。”

关山月一咬牙，刚要说话。

钮钴禄氏突然道：“别跟他开玩笑，他不同别个，不喜欢这一套——”一顿，接道：“兄弟，你今儿个来有事儿么？”

关山月暗吁一口大气：“回福晋，山月是有事要见王爷。”

钮钴禄氏道：“他带人上万寿山去了。”

关山月道：“山月听说了。”

钮钴禄氏道：“什么事儿，能不能告诉我？”

关山月道：“禀报王爷跟禀报福晋都一样。”

一位侧福晋笑道：“好会说话。”

钮钴禄氏笑道：“说吧，兄弟。”

关山月道：“福晋如果方便，是否可以马上到‘康亲王府’去一趟。”

钮钴禄氏道：“有什么事，兄弟？”

关山月道：“劫掠海珠格格的贼人拿到了……”

钮钴禄氏刚“哦”了一声。那几位七嘴八舌的道：“谁拿着的？”“贼人什么样儿？”

“……”

“……”

关山月只答一句：“是山月拿着的。”

雍郡王府几位侧福晋，听说劫掠海珠格格的贼人是关山月拿着的，随着几声含着赞美与佩服的轻咦划空响起。

“又是你！”

“上次拿飞贼的不也是你么？”

“难怪王爷喜欢你！”

“你跟他打了没有？”

钮钴禄氏突然说道：“兄弟，现在那贼人呢？”

关山月道：“回福晋，统带押着往‘宗人府’去了。”

钮钴禄氏道：“那么你要我……”

关山月道：“您只对康亲王说，贼人已拿到，现在‘宗人府’就行了！”

钮钴禄氏冰雪聪明，玲珑剔透，推牌站起，道：“我这就去，传话给我备轿。”

只听门外“喳”地一声，步履声如飞而去。

钮钴禄氏凝注关山月，道：“谢谢你，兄弟，你坐会儿，在这儿吃晚饭后，等我回来亲自下厨给你做几样菜，让王爷陪你喝两杯——”

只听那几位喜道：“对了，小关，你陪我几个聊聊。”

“给我几个说些江湖事，我最乐意听。”

“小关，你会斗牌么？来，坐我边儿来。”

“……”

“……”

关山月暗暗又皱眉，欠身说道：“谢福晋，我得迎迎王爷去。”

钮钴禄氏道：“干什么迎他呀，兄……”

关山月截口说道：“禀福晋，这几天不大安宁。”

钮钴禄氏忙道：“谁说的，怎么回事？”

关山月道：“回福晋，二哥请来了‘江南八侠’的几个徒弟，据山月所知，那几个人高来高去，身手都不弱。”

钮钴禄氏娇靥发了白，忙道：“那我不留你了，兄弟，你快去吧。”

关山月略略的一欠身，转身行了出去。

出了暖阁，他长吁了一口大气，放步而去。

“万寿山”又叫“景山”，因明朝崇祯帝吊死煤山而家喻户晓。

它坐落在“神武门”，距宫城不过百十来步，在那年头，它被视为大内的门户，寻常一点的人，是绝对禁止登临的。

关山月由“北上门”，登上“万寿山”进了“北上门”，“绮望楼”又近在眼前，他看见了“绮望楼”，同时，他也听见了“绮望楼”方向传来阵阵音响。

那音响，忽忽地，像刀儿一般的寒风呼啸，继而，还夹带着阵阵的叱喝。

关山月心头一跳，腾步窜了过去。

经过“绮望楼”，他看见了一幕景象——

高人荣抱着胳膊倒在地上，上半身都是血。

距高人荣不远处，地上仰天躺着三个雍郡王的护卫，四肢身躯好好的，单不见了头，腔子里血还在往外流。

雍郡王胤祯，手执一口长剑，左挥右舞，满头是汗，他头顶上，飞舞着黑忽忽一物，看样子，那东西是找机会向他头上罩，雍郡王正在拼命的格它。

那东西，连着一极细的银丝，银丝的另一端，握在数丈外的一个人手里，那个人，是那白龙道人。

白龙道人身旁，站着个黑衣中年汉子，他手里提着三个黑忽忽的东西，里面鼓鼓的。

关山月一声沉喝：“王爷别慌，我来了。”

雍郡王一声颤抖喜呼：“小关——”

关山月人似天马行空，腾身一掠，扑向了雍郡王。

白龙道人视若无睹，听若无闻，而那中年汉子却脸色一变，抖手一道白光直取关山月胸腹。

关山月冷冷一笑，道：“你这是班门弄斧……接住。”

伸手一接，白光倏敛，那是一柄其薄如纸的柳叶飞刀，他两指一翻，抖

手把飞刀射了回去。

这一刀，去势比来势快十倍，只听那汉子大叫一声，砰然倒在雪地上，那三个黑忽忽的东西掉在了地上，他左掌抓右腕，混身发抖，右掌上，那柄柳叶飞刀透掌而过。

敢情，他也想接，却没有关山月那手本领。

关山月到了雍郡王身边，道：“王爷，您把剑给我。”

左手一扯雍郡王，右掌一把夺过了长剑，就在这时候他只觉头上一阵怪风，那东西如飞罩落。

关山月冷冷一笑，翻腕长剑上撩，直向那东西削去。“噗！”地一声一剑正着，那东西却仍然无伤，长剑利锋竟未能动它分毫，只一荡，它又飞了过来。

只听雍郡王带喘说道：“小关，留神，这不知道是什么玩艺，厉害得很，一罩就没了头。”

关山月道：“王爷放心，请瞧瞧人荣兄去，我自有的办法应付。”雍郡王应声纵向高人荣。

白龙道人突然一声冷笑：“少吹嘘，贫道自练成这宝贝后，至今还没有人破得。”

关山月道：“该到我这儿为止。”

手上一缓，那东西忽地罩下，眼看就要罩在关山月头上，关山月身形突然后仰，演了一式最俗的“铁板桥”。

那东西落了空，收势不住，如飞落下。

关山月腰往起一挺，探左掌一把抓住那银丝，只一抖，白龙道人踉跄前冲，关山月大喝一声，右掌中长剑脱手飞出，剑化长虹，直奔白龙道人咽喉。

白龙道人是“江南八侠”中甘凤池的高足，身手自不等闲，一惊偏头，长剑擦身而过，右边耳朵顿时没了影儿。

他闷哼一声，心胆俱裂，弃了银丝的那一头，东西不要了，地上那位也不顾了，捂着耳朵转身飞遁。

关山月冷笑说道：“白龙，你还想走吗？”

一垫腿，便要追。忽听雍郡王叫道：“小关，让他去，快过来看看人荣。”

关山月硬生生地收住了势，转身向高人荣倒卧处扑去。

雍郡王蹲着一条腿挟着高人荣，身上沾满了血，高人荣脸色苍白，紧闭着眼混身发抖，身旁，柄带着血渍的柳叶飞刀，寒茫白光泛青。

关山月一震，抬手闭住高人荣四处穴道，顺手拔起一把飞刀，凝目一看，瞿然摇头：“好毒的——你留下！”反腕挥刀，背后一听惨噪。

雍郡王凝目看时，那中年汉子蹲下了身连连怪叫，左脚上面插着一柄柳叶飞刀，仅露刀柄在外，他惊声叹道：“小关，好手法。”

关山月道：“王爷先放下人荣，过去看看那一位。”

雍郡王应声而起，跟着关山月走了过去。

那中年汉子疼得满头是汗，抱着腿直叫，关山月近前三不管地弯腰抽出了那柄刀，那中年汉子大叫了一声，往后便倒，关山月手起刀落，那中年汉子立即昏死了过去，那持刀的那只手跟那脚，突然飞到了数尺外。

关山月刀交左手，闭住那汉子手腿穴道。又在那汉子胸前点了一指，那汉子大叫一声醒了过来。

关山月这时说道：“如今我已为你闭了穴，止了血，手脚虽去，命已可

保住了，答我问话，你可是‘鲁中三虎’中的一个？”那汉子张牙咧嘴地点了点头。

关山月道：“谁支使你来行刺王爷的？”

那汉子含混一句：“二阿哥。”

雍郡王脸色一变，咬牙说道：“原来是他——”

关山月接着问道：“你怎么知道王爷在这儿？”

那汉子带着哼哼道：“是八阿哥约四阿哥到这儿来……”关山月霍然转注，道：“王爷，是么？”

雍郡王点头说道：“是老八，好个老八……。”

关山月道：“您明知他跟您是对头，您就不该来。”

雍郡王羞恼地道：“小关，我能表示怯懦么……”

关山月冷笑说道：“王爷，表现勇敢胆大不是这么一个法子，后果如何，要不是我才到府里去一趟，听说您在这儿及时赶到……”

雍郡王羞愧少，悔恨多，他强笑说道：“小关，我明白了，多亏了你，下次不敢了，行么？”

堂堂郡王低头向他认了错，不管真假，关山月自不便再说什么，转过头去擦手，边对那汉子说道：“你如果能走，你就自己走吧。”

雍郡王刚一声：“小关！”

关山月忙用眼色止住了他。

那汉子几疑做梦地沉声说道：“什么，你，放我走？！”

关山月道：“我要让你知道雍郡王是个怎么样的人。”

雍郡王笑了，道：“回去告诉老二跟老八一声，别老这样对自己的弟兄。”

那汉子一低头，拱腰站了起来，一句话没说，瘸着腿一拐一拐地向小门挨去。”

望着那汉子去远，雍郡王笑道：“小关，好人做到底，咱们该送送他。

关山月也笑了，但忽地他敛去笑容皱起了眉……

雍郡王忙道：“小关，怎么了？”

关山月微一摇头，抬手把东西递向了他，道：“王爷，您先看看这个！”

雍郡王接过去看了一眼，道：“小关，这是个革囊，只不知道是什么皮做的……”

关山月道：“虎鲨皮，这东西的皮柔软而刀剑难伤，您再打开来看看里面！”

雍郡王如言照做，那是一个袋形的革囊，革囊本身是用虎鲨皮做的，口上，一条银丝穿成活扣，口里面有一圆月牙形的柳叶刀，只要罩在头上一拉银丝，脑袋立即落进了袋中，雍郡王看得心惊肉跳咋舌：“原来是这，这，怪不得他三个一被这东西罩上，那道人一抖腕，脑袋就没有了，小关，这是……”

关山月道：“王爷，这是‘江南八侠’仗以成名的玩意儿，不知道有多少江湖人丧生在这东西之下，它有个怕人的名字，叫‘血滴子’！”

“‘血滴子’？”雍郡王机伶一颤，叫道：“这是什么意思？”

关山月道：“这革囊原有一种化骨药粉，脑袋落在里面，一个对时之后就剩下一摊血了，所以叫‘血滴子’！”

雍郡王惊声说道：“好歹毒的东西……”

关山月道：“这东西有伤天和，不可轻用，还是毁了它吧！”

雍郡王面泛狠毒笑意，摇头说道：“不，不能毁！”

关山月愕然说道：“不能毁，怎么王爷要留……？”

雍郡王一笑说：“小关，你使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好主意……”

关山月忙道：“王爷想起了什么好主意？”

雍郡王阴鸷目光一转，微笑说道：“假如我派人往沿海去，大量搜购这种虎鲨皮，然后照这‘血滴子’做它百儿八十个，如今用来对付我那些兄弟，他日做秘密工具灭除异己，你看好不好？”

关山月毛骨悚然，毫未迟疑地一点头，道：“好，王爷好心智，太好了！”

雍郡王微笑道：“你怎不说我好毒的用心？”

关山月心神震动，道：“王爷，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回事就讲究一个狠、毒，您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干脆把帝位拱手让人！”

雍郡王大笑说道：“小关，你这话说进了我的心窝里，只是我这毒是看得见的，你的毒是看不见的，真要比起来，你比我可怕得多，对不对？”

关山月没说话，笑了！

雍郡王一摇头，道：“小关，玩笑归玩笑，这件事还得你鼎力玉成！”

关山月心头一震，道：“王爷，什么事？”

雍郡王道：“你装什么糊涂，做‘血滴子’物色人手呀！”

关山月脑中电旋，道：“原来您提这……”

雍郡王道：“我交给你了，怎么样？”

关山月猛一点头，道：“行，只是……”

雍郡王忙道：“只是什么？”

关山月摇头笑道：“您恐怕要害得我绝子绝孙！”

雍郡王大笑，道：“小关，你也怕没后么？这话我不敢苟同，置身于死，方法虽多，但都是杀人，这有什么阴损狠毒的……”

顿了顿，接道：“就算它阴损狠毒，你别怕，将来我替你找百儿八十个老婆，全找都能生能养的，看看会不会绝后，再不行我把我的儿子过继给你几个，这不就行了么？”

关山月笑了笑，道：“谢谢您，王爷，我是个凡夫，没福气接龙种！”

“龙种！”雍郡王哈哈大笑，一巴掌拍上关山月肩头，道：“小关，你真会说话……”

笑声忽敛，一脸的狠毒色，接道：“老二、老八用这对付我，我要以牙还牙，以毒攻毒，他日这队人训练成后，我要让他俩看看……”

忽又凝目笑道：“小关，你说这些人叫什么好，给起个名字！”关山月沉吟了一下，道：“以我看，干脆起‘血滴子’，三字……”

“对！”雍郡王击掌叫道：“‘血滴子’，就是‘血滴子’，我要用‘血滴子’对付他们！”

这位雍郡王真是喜怒无常，刹时间能有几个变化！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王爷，那是以后的事！”

雍郡王道：“我要你快办，这等于十万火急……”

关山月道：“总不能信手撮来！”

雍郡王凝目说道：“小关，你的意思是……”

关山月道：“我要您留意眼前！”

雍郡王道：“眼前怎么样？”

关山月道：“您知道我为什么及时能赶到？”

雍郡王道：“你说！”

关山月概略地把拿娄四的经过说了一遍，一直说到了他离开了“雍王府”，最后说道：“我来，就为了向您禀报，如今应验了……”

雍郡王道：“应验又如何了？”

关山月道：“白龙道人是甘凤池的徒弟，鲁中三虎是白泰官的弟子，如今您等于惹了‘江南八侠’……”

雍郡王道：“又如何？”

关山月道：“假如他八个连袂找上京来，我很为您担心！”

雍郡王眨了眨眼，道：“他八个很厉害么？”

关山月道：“要不然我何必提醒您？”

雍郡王道：“厉害到什么程度？”

关山月道：“王爷，白龙道人您见过了！”

雍郡王道：“可是我没见过‘江南八侠’！”

关山月道：“徒如此，其师可知！”

雍郡王点头说道：“你应该不会说话恐吓，危言耸听，只是，小关……”

笑了笑，接道：“我有你，便他八个齐来，又何惧哉！”

关山月摇头说道：“王爷，话不是这么说，凡事总该小心谨慎才好，我不能时刻跟在您身边，像今天，要不是我及时赶到……”摇摇头，住口不言！

雍郡王机伶一颤，忙道：“小关，我听你的就是！”关山月道：“谢谢王爷！”

雍郡王道：“你是为我好，该我谢你！”

关山月淡淡说道：“王爷，一旦有祸事，你当了我感同身受！”

雍郡王猛然一阵激动，伸手握住了关山月道：“小关，你真是我的……”一叹接道：“兄弟不足以形容其深情，手足不足以形容其义重，小关，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关山月道：“那么，王爷，您什么都别说！”

“听你的！”雍郡王松了手，道：“我不说了，小关，你看桩泰（康亲王）闯进‘宗人府’，会有什么结果？”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我不说过了么？”

雍郡王一点头，笑道：“对，你说过了，那么，小关，咱们回去，福晋说了，要做几个菜让我陪你喝两杯，你最好别拂她的心意，咱们灯下对酌，带着三分醉意等消息去！”

关山月迟疑了一下点了头！

在抱起高人荣的时候，关山月道：“王爷，他三个的尸体怎么办？”

雍郡王道：“走吧，别管那么多了，让他们料理去了！”

这话，听得关山月心里一阵寒……

宗人府

前面一队亲兵，后面八个亲随，一顶软轿飞也似地到了“宗人府”前！

“宗人府”是专管同宗的衙门，唐宋时称“宗正寺”，到了明朝，置“宗人府”，掌皇族之属籍！

按清制，“宗人府”以宗会为长官，爵同亲王，其下有左右宗正，左右宗人，想想，就知道它是个多么大的衙门！

软轿停下，后面急步越前一名亲随打了轿帘！

轿帘掀处，一名服饰整齐，项挂朝珠，顶上戴三眼花翎的矮胖官儿钻出了轿门！

那是康亲王桩泰！

亲王驾临，“宗人府”站门的亲兵立即爬俯一地！

康亲王却是看也没看一眼，寒着脸带着亲随进了“宗人府”，像是刮了一阵风！

康亲王带着亲随直闯正堂，这一阵急促而杂乱的步履声，惊动了正堂里的四个官儿，那四个，迎出了两对！

按官职，是宗会，左右宗正，“侍卫营”统带拜善！

瘦瘦高高，留着小胡子，服饰整齐，顶戴三花翎的那位宗会大人面带惊容地拱起了手：“泰兄！”

康亲王板着一脸肥肉，淡淡地还了一拱：“尔兄！”

左右宗正与拜善一起打了千去：“卑职见过王爷！”

康亲王“嗯！”了一声，由宗会陪着上了正堂！

正堂里，堂上高高一列长桌，堂下两边站着十几个便服汉子，中央地上跪着好几个，那是娄四等！

落座后，拜善垂手侍立在堂下！

康亲王拿眼一扫，道：“尔兄，哪个是劫去海珠的贼？”

宗会一指娄四，道：“泰兄，就是这个人犯！”

康亲王一扫娄四，胖脸上起了一阵轻颤，霍地转注拜善，大声叱道：“拜善，你为什么不把他押到我到儿去？”

拜善哈腰说道：“回王爷，这案子是‘宗人府’交下来的，卑职理该把犯人押交‘宗人府’！”

康亲王砰然一声拍了桌子，但雷声大，雨点小，接下去他没发作，喘了两口气，大肚子直鼓动，转望宗会道：“尔兄，问出海珠格格的下落么？”

宗会一摇头道：“泰兄，他不承认……”

康亲王又拍了桌子，叫道：“不承认，打，打，给我打……”

宗会忙道：“泰兄先请消消气，听我说……”

康亲王没再说话，白着脸，瞪着眼等着听！

宗会干咳了一声道：“泰兄，这犯人在当一朵珠花时被当场捕获，泰兄请看这朵珠花可是格格的？”

说着，他自桌上拈过哪朵珠花！

康亲王一把抢了过来，浑身肥肉直抖，哪只老眼发红，嘴唇抖动半天，始猛一点头憋出一句：“是，是，这正是海珠的……”一顿接道：“人赃俱获，他还不承认？”

宗会干咳了一声道：“据他说，是有人栽赃！”

康亲王眼一瞪，道：“放屁……他，他说谁？”

宗会有点尴尬，道：“他说是‘侍卫营’的一名领班！”

康亲王倏地转瞪拜善，道：“拜善，有这回事么？”

拜善哈腰忙道：“回王爷，卑职的手下，何来格格的珠花？”

康亲王道：“哪定然是狡赖，定然是他狡赖……”转望宗会，道：“尔兄，这案子你打算怎么办？”

宗会十足地老奸巨滑，含笑反问：“以泰兄之见呢？”

康亲王道：“最好能把他交给我，我就是打死他也得让他说出海珠被藏在何处！”

宗会干咳一声道：“如果泰兄真要他，我不便不给，只是，有件事泰兄恐怕还不知道……”

康亲王道：“什么事？”

宗会笑了笑，道：“泰兄可否请东堂坐坐，喝杯茶？”

康亲王迟疑了一下，点头站了起来！

宗会跟着站起，目注堂下喝道：“犯人统统收押，明天再审！”

说完了话，他，还有左右宗正，陪着这位康亲王桩泰去了东堂，拜善，他只有在东堂外候着！

东堂里坐定，这地方是歇息用的，气氛要轻松得多，已没有法曹森严凛然哪股子味儿！

亲兵献上了茶，宗会劝茶，康亲王只略略举了举杯。

沉默了一下，宗会开口说道：“泰兄，这飞贼是有来头的！”

康亲王道：“什么来头？”

宗会干咳了一声道：“我的意思是说，他背后有人……”

康亲王不悦地道：“你要怕他背后哪人，就把他交给我好了！”

宗会老脸一红，忙道：“我这是替泰兄设想，为泰兄好！”

康亲王“哦！”了一声，宗会连忙接道：“泰兄，他是‘东宫’的人！”

康亲王一怔，道：“什么？”

宗会忙道：“我是说，他是二阿哥的人！”

康亲王脸色一变，道：“他是二……谁说的？”

宗会道：“拜善现在堂外，泰兄如果不信……”

康亲王未等话完，立即喝道：“拜善！”

拜善应声低头而进，近前说道：“卑职在！”

康亲王道：“宗会说，哪飞贼是‘东宫’的人！”

拜善忙道：“回王爷，是的！”

康亲王脸色一变，道：“你怎么知道他是‘东宫’的人？”

拜善道：“回王爷，这飞贼叫娄四，原是‘京华武术馆’的一名武师，‘京华武术馆’日前被人挑了，经后调查，哪‘京华武术馆’是二阿哥开的……”

康亲王忙道：“以前拿住的哪飞贼，叫什么‘翻天鹞子’的，不也是‘京华武术馆’的么？”

拜善道：“回王爷，是的，他跟‘翻天鹞子’是一路……”

康亲王道：“哪海珠格格是他们劫去的是不会错了……”忽地一声冷笑，顿声说道：“有人惹不起‘东宫’，我可不怕，我这就进宫见皇上去！”

说着，他就要往起站！

宗会抬手一拦，忙道：“泰兄，去不得！”

康亲王怒声说道：“怎么去不得？”

宗会道：“泰兄难道忘了，皇上南巡去了，如今由‘东宫’监国！”

康亲王气呼呼地道：“我知道，怎么样？”

宗会道：“泰兄明智，且冷静想想看，在这时候，你能进宫吗？”

康亲王呆了一呆，道：“难道说就罢了不成？”

宗会干咳了一声，道：“泰兄失女之痛，小弟不敢置喙！”

康亲王道：“哪么，尔兄，你叫我怎么办？”

宗会迟疑了一下，道：“至少泰兄得等皇上回京……”

康亲王道：“谁知道皇上什么时候回京？要真等到哪时候，只怕海珠他……”眼圈儿一红住口不言！

接下去是一阵沉默，宗会直咳嗽！

半晌之后，康亲王突然说道：“我的女儿不能白丢，我这个做爹的不能图为怕事就不顾自己的女儿，说什么我也要周旋到底！”

忽地站起，一拱手，道：“尔兄，我告辞了！”摆着肥躯行了出去！

宗会率左右宗正、拜善紧跟在后，忙送了出去！

送走了康亲王桩泰，拜善一骑快马，直奔“雍王府”！

他步履匆匆地进了“雍王府”，拦住一名亲随就问雍郡王，哪名亲随招呼了一声，径自奔进后院通报！

暖阁里，暖意袭人，雍郡王正在跟关山月喝酒，竟然还有两位侧福晋陪着，看看关山月多大面子！

亲随刚一声：“禀王爷，‘侍卫营’统带求见！”

关山月便自笑道：“王爷，消息到了！”

雍郡王一声有请，哪亲随低头退去！

这里雍郡王又对两位侧福晋摆了手：“你两个回避一下！”

哪两位侧福晋满脸不高兴地站了起来，有一位还噘着鲜红的小嘴儿直嘟囔：“短命的拜善，早不来晚不来……”

雍郡王哈哈大笑：“骂得好，骂得好！”

两位侧福晋回避了，刚走，暖阁里来了拜善，他一进门便道：“王爷，我来……”

关山月站起相迎，会做人的雍郡王也站了起来，一把拉住拜善笑道：“天大的事坐下再说，先喝两杯，我本预备派人去接你，小关说你去了‘宗人府’有公事！”

拉着拜善坐下，吩咐再添杯箸！

坐下后，拜善向关山月打了个招呼，转望雍郡王道：“是的，王爷，我就为这件事来向您禀报！”

雍郡王道：“不急，不急，先喝两杯再说！”亲自替拜善斟满了一杯！

拜善好生感激，还真有点受不住！

三杯酒下喉，半因酒意，也因为暖意袭人，拜善的脸色泛了红，他没等问就把“宗人府”的经过说了一遍！

听毕，雍郡王眉飞色舞，一举杯，道：“来，拜善，小关，你两个是我的大功臣，我敬你两个一杯，但有哪一天，我绝不忘你两个的好处！”

关山月含笑举杯，拜善却不安地道：“王爷，我受之有愧！”

“谁说的！”雍郡王一杯仰干，瞪眼说道：“没有你，哪些人犯能进‘宗

人府’？拜善，你我不外，从今后别跟我客气！”

拜善沉默了，可是他哪脸上的神色，却难掩他心中的感激与激动！

就这一杯酒，下次再有事，他能替这位阴险多智的雍郡王拼了脑袋，这就是用人！

雍郡王转注关山月，含笑说道：“小关，你看康亲王能闯出什么大乱子来？”

关山月摇头说道：“不了了之，二阿哥大不了被训叱一顿……”

雍郡王道：“我是说等皇上回来后！”

关山月道：“我也是说等皇上回来后，要不然谁敢训叱二阿哥？”

雍郡王道：“哪么，何以见得老二他会这般……”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或许，康亲王吃哑巴亏自认倒霉，他未必敢见皇上直陈此事，纵然敢，皇上会拿钟爱的二阿哥怎么样？”

雍郡王皱眉说道：“哪么我这般心血……”

“没白费，王爷！”关山月道：“你收获不小！”

雍郡王道：“怎么说？”

关山月道：“纵然皇上不会把二阿哥怎么样，可是心里总不会对二阿哥满意，倘如此这般地日积月……”

雍郡王重击一掌，道：“我恨不得现在就……”

关山月笑道：“王爷，凡事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

雍郡王道：“你让我耐着性子慢慢来？”

关山月道：“王爷，事实上该这样，目前您该做的，是把握这难逢的良机，尽所能拉拢康亲王！”

雍郡王皱眉说道：“这个老头子很倔强，也很怪！”

关山月笑了笑，道：“为大事，您得忍着点儿，也别在意哪么多，我认为您要放弃这机会，让康亲王被别的阿哥拉去了，哪对您可是大损失，也是大大的不利！”

雍郡王道：“小关，你认为他很重要么？”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朝中，您文有张廷玉、陈阁老，武有年羹尧、鄂尔泰，而在我看，他四位都不及康亲王权大势大，恭亲王、简亲王虽然常统兵在外，但战绩算不得怎么好，以我看，康亲王日后定有被重用的一天！”

雍郡王沉吟了一下，道：“不错，边报迈尔丹造反，裕亲王、简亲王、直郡王统兵征讨，去年秋天出兵，到了今年夏天还没能平灭叛乱，皇上确有几次想派康亲王出去……”

顿了顿，接道：“小关，怎么拉拢他，你教教我？”

关山月笑了笑，道：“这您恐怕还得去求求福晋！”

雍郡王一怔说道：“你教我走内线？”

关山月道：“王爷，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请福晋以晚辈的身份多往康亲王府跑二趟，安慰安慰康亲王跟他的福晋，我认为这比您自己跑上百趟千趟管用！”

雍郡王大笑击掌，道：“小关，有你的，我采纳……”

只听门外亲随禀道：“禀王爷，直郡王爷到！”

雍郡王一怔，讶然说道：“是老大，他来干什么……”

关山月道：“王爷，有益无损，把握机会！”

雍郡王一点头站了起来，道：“拜善，你先回去吧，走后门！”

拜善应了一声，匆匆告辞而去！

雍郡王转注关山月，道：“小关，你跟我出迎！”

关山月道：“王爷，记住，你添了名新护卫！”

雍郡王点头说道：“我省得！”大步行了出去！

刚出暖阁，迎面走来了一男一女，男的中年，瘦高，眼眶往里陷着，额头显得很高，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唇，也是一脸刻薄相！

女的较年轻，一身满装，珠光宝气，白挺白，美也挺美，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略显胖了些，哪双眼也显得小了些，燕瘦环肥，昔日贵妃杨玉环以丰腴美，胖不算什么，可是哪双眸子，笑起来可就成了两条缝了！

一见面，哪男的笑道：“老四，没出去？”

雍郡王含笑说道：“大冷天，懒得动，今儿个什么风……”

哪男的笑道：“今儿是西北风！”

雍郡王笑了，转望哪女的一欠身，道：“大嫂，您好！”

哪女的含笑抬皓腕道：“四弟别多礼，妹妹呢？”

雍郡王道：“她几个闲着没事，还不是在斗牌！”

哪女的道：“我瞧瞧去……”

雍郡王忙道：“小关，上前见过，我大哥直郡王爷，我嫂子索伦王妃！”

关山月应声上前欠身为礼！

直郡王胤凝目说道：“老四，他是……”

雍郡王道：“我新收的一名护卫，大哥，进去坐坐！”

直郡王打量了关山月两眼，没多问，举步往暖阁行去！

索伦王妃道：“我到后面去了！”

雍郡王道：“怎么，大嫂，您不先进来坐坐？”

索伦王妃含笑摇头，道：“不了，你们男人家尽说男人家的事，我们女人家插不上嘴，坐在一边闷得发慌，我找妹妹聊聊去！”说着她径自走了！

兄弟俩进了暖阁，直郡王第一句话便道：“老四，好会享受，怎么，刚才有客人？”

雍郡王道：“不，刚才她几个陪我在这儿……”

落座定，关山月侍立雍郡王身后，雍郡王道：“大哥多日没来走动了……”

直郡王笑道：“你不知道？我到西藏去了！”

雍郡王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平‘迈尔丹’去了！”

直郡王笑了笑，道：“是不错，可是我抽空去了趟‘西藏’，听说皇上南巡去了，所以我又偷偷溜了回来！”

雍郡王笑了，道：“你也真大胆，万一……”

“怕什么？”直郡王道：“全福（裕亲王）是抚远大将军，我是抚远副将军，副手担不了多大责任，老实说，我跟去也是瞧瞧‘迈尔丹’有多厉害，顺便到外面逛逛，并不是去统兵打仗，在皇上回京之前，我再偷偷的溜回去，包管神不知，鬼不觉，全福他未必敢告我的状，我有什么好怕的？”

雍郡王转了话锋，道：“大哥，‘迈尔丹’的战事怎么样？”

直郡王摇头说道：“难，难，难，想不到这些蛮人这么厉害，他们从不跟你正面交锋，每次都是用铁骑兵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像一阵风似的，扰乱一阵，等你进剿时，他又跑得没影儿，全福他们几个谁不叫苦……”

一摇头，接道：“哪儿也真能要人的命，水土不服，十万大军到了哪儿就病倒了近一半，剩下的一半经不起长途跋涉，个个疲乏得要死，老四，你

想想，哪里白天热得能晒出油，晚上冻得人打哆嗦，谁住得惯，我真懊悔跟去……”

雍郡王皱眉说道：“哪这场战争恐怕要拖到明年了……”

“难说！”直郡王摇头说道：“听说皇上有意以桩泰（康亲王）取代全福，真要哪样，恐怕这场战事过不了明春，老四，你可不知道，桩泰这老头儿虽然倔强痴肥，用兵作战还真有一手儿。”

雍郡王“哦！”地一声道：“你听谁说的？”

直郡王道：“全福亲口告诉我的，他直念佛，巴不得早一天回来！”

雍郡王点头自语，道：“没想到桩泰还真有大用……”一摇头，接道：“真想不到！”

直郡王笑了笑：“人世间想不到的事儿多着呢，就拿我来说吧，这一趟虽然苦了些，可是我就有一桩大收获！”

雍郡王“哦！”地一声道：“什么大收获？”

直郡王笑了笑，道：“老四，我无事不登三宝殿，你知道大冷夜里我跑到你这儿来干什么？”

雍郡王道：“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直郡王道：“你一直在京里，对京里最近发生的三件事该十分清楚！”

雍郡王点头说道：“我知道，但不十分清楚！”

直郡王笑了笑：“这件事就跟老二有关！”

雍郡王精神为之一震，忙道：“大哥，什么事？”

直郡王道：“我刚不是说抽空去了一趟‘西藏’么？”

雍郡王道：“是呀！怎么样？”

直郡王诡异一笑，道：“我在‘西藏’找了个喇嘛，他叫巴汉格隆，道术很高，能拿咒语镇压人……”

雍郡王诧异说道：“能拿咒语镇压人，怎么个镇压法？”

直郡王微微一笑：“只要他知道谁的生辰八字用黄纸写下，藏在一个草人的肚子里，他做起法来七天七夜，哪被咒的人就会发疯……”

雍郡王叫道：“有这回事儿？”

直郡王笑道：“怎么没有，我亲眼看过他以咒语镇压过人，你的护卫是江湖人，不信你问问他！”

关山月没等问便道：“王爷，‘密宗’本来诧异神秘，他们会的邪门法术很多！”

雍郡王呆了一呆，道：“这么说来是真的？”

“怎么不真？”直郡王道：“本来就是真的！”

雍郡王道：“大哥，又怎么样？”

“又怎么样？”直郡王微笑说道：“你想我会怎么样，我准备请他向老二施咒……”

雍郡王心中一喜，刚要点头，背后，关山月突然在他后腰上碰了一下，他不愧多智，忙道：“大哥，他真行么？”

直郡王道：“事关你我，我还会骗你不成？”

雍郡王点头说道：“好是好，只是这办法太阴狠了些……”

直郡王笑道：“老四何时也学了妇人之仁，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咱们要不赶快放倒他，只怕咱们后日非被他整了不可！”

雍郡王沉默着没有说话！

直郡王却又说道：“老四……”

雍郡王突然说道：“大哥的意思是……”

直郡王道：“我来是找你合作！”

雍郡王道：“我明白！”

直郡王道：“老四，你的意思怎么样？”

雍郡王迟疑了一下，关山月又在他后腰碰了一下！

雍郡王忙道：“大哥好意我还有什么说的，只是我……”

直郡王道：“你怕什么，又不是要你亲自下手？”

雍郡王一点头道：“好吧，我答应，大哥，你准备……”

直郡王道：“我准备先让他发疯，然后再进宫献药，让他吃了药，病更重，这样一来，他准倒，只他一倒，这皇上宝座又少一个人争了，至于你我，哪好商量。”

雍郡王道：“这还有什么商量的，大哥为长，理应……”

直郡王笑道：“怎么，老四，还跟我来这一套？”

雍郡王正色说道：“大哥，我是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

直郡王摇头说道：“到什么时候再说吧！”

这位长皇子胤 也够阴的！

雍郡王忽转话锋，道：“大哥说进宫献药……”

直郡王微笑说道：“老四，你可听说过‘密宗’‘阿肌酥丸’？”

雍郡王呆了一呆道：“没听说过，这是什么药？”

直郡王笑道：“问你哪护卫，看他知不知道？”

雍郡王转脸说道：“小关，‘阿肌酥丸’是什么药？”

关山月眉锋微皱，道：“王爷，哪是‘密宗’中最厉害的一种淫药！”

直郡王笑道：“不错，你这个护卫胸罗不差！”

雍郡王道：“原来是淫药……”

直郡王道：“这‘阿肌酥丸’能使老二的疯病略见好转，可是他接着会害上另一种病！”

雍郡王忙道：“什么病？”

直郡王道：“淫病，见不得女人！”

雍郡王惊喜说道：“哪宫里上自妃嫔，下有宫女，那么多……”

直郡王笑道：“所以我献这‘阿肌酥丸’，这一来宫里就热闹了，你看着吧，要不了多久，准会有人告老二的状！”

雍郡王击掌说道：“太好了，太好了，简直妙透了，大哥，有你的，你让我五体投地，我忙了这么多年，到头来不及你这一着！”

直郡王笑了，很得意，也很阴鸷……

接下去，所谈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天南地北，一阵闲聊，直郡王屁股重，真能坐，一直坐到了快三更，要不是索伦王妃命人来催驾，他还不肯走呢！

送走了直郡王跟索伦王妃，关山月也要告辞！

雍郡王却道：“慢点，小关，我还有话！”

关山月道：“王爷，您还有什么话？”

雍郡王道：“只问你刚才在我背后，为什么三番两次的碰我？”

关山月道：“王爷莫非见怪嫌罪？”

雍郡王笑道：“不差，我想摘了你的脑袋！”

关山月笑了笑，道：“一句话，王爷，凡有这种事，您让别人干去！”

雍郡王道：“我坐享其成！”

关山月道：“王爷明白了！”

雍郡王道：“小关，你不知道，唯独老大跟我投机，我怎好跟他勾心斗角？”

关山月笑而不语！

雍郡王道：“小关，你笑什么？”

关山月道：“我笑我自己！”

雍郡王愕然说道：“笑你自己？为什么？”

关山月道：“可怜！”

雍郡王道：“怎么说？”

关山月道：“我把心摘给了王爷，王爷却跟我玩虚假！”

雍郡王目闪异采，仰天大笑，摆手说道：“好了，好了，我的天，你快走吧，再不走我就要脸红了。”

关山月笑了，他欠身告辞！

雍郡王就站在大门口目送关山月离去！

望着关山月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他连连点头喃喃自语，一连说了三声好！

什么意思，别人无法知道，只有问他自己！

雍郡王府上了大门，接着灯熄了！

不，院子里还有一点，在寒风摇动的枝叶缝隙中晃动着，哪儿，时时传出雍郡王的笑声，还有他的侧福晋！

没一会儿，哪仅剩下的一点也熄了，“雍王府”一片黝黑！

而，雍郡王跟他哪侧福晋仍在笑，尤其哪位侧福晋笑得厉害！

看来，今夜雍郡王是够高兴的！

燕归来

第二天，关山月没出“侍卫营”一步！他班里那十个，却是一天没见一个人影儿！

当然，放出去了，谁会舍得回来，想见得到，那十个在外面不知道有多疯狂呢！

关山月一个人躺在炕上，两眼直直地望，只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却见他满面的愁思，时而叹一口气！

快日落的时候，一阵急促步履声惊醒了他，紧接着门上响起了轻微的剥啄声！

关山月眉锋微皱，懒着没动，问道：“谁？”

门外那人应道：“领班，是我！”

“是燕青！”关山月道：“门没拴，进来！”

门开了，燕青行了进来，进门满脸赔笑哈了个腰！关山月道：“怎么，玩够了？”

燕青忙道：“不，领班，玩儿那有够？”

关山月道：“哪么别人都在外头，你怎么回来了！”

燕青摇了摇手道：“玩归玩，领班，大伙儿心里都明白，您恩威并用，这三天的玩乐是您赏的，所以，所以……”

关山月笑道：“你回来就是为和我说这个？”

“不，领班，”燕青忙摇头说道：“是大伙儿不愿猛玩儿，在‘东来顺’叫了一桌酒，另外还叫了几个粉头，让我来请您……”

关山月一阵激动，笑道：“请我去吃喝一顿？”

燕青笑着点了点头，道：“您无论如何赏大伙儿个脸！”

关山月道：“燕青，替我谢谢大伙儿……”

燕青忙道：“怎么，您不去？”

关山月摇头说道：“不是我不识抬举，扫大伙儿的兴，我生平见不得女人，尤其是哪些粉头！”

燕青忙道：“哪容易，您去了大伙儿赶她们走！”

“干什么？”关山月道：“把人家招来了又赶人家走？算了吧，燕青，我往哪儿一坐，这顿吃喝多别扭？没了粉头，对你几个来说，这顿吃喝又多无味？所以我看还是免了吧！”

燕青脸一红，忙道：“领班……”

关山月截口说道：“老实说，燕青！昨晚儿上我在‘雍王府’喝多了，如今可以说宿醉未醒，头昏沉沉的，实在懒得动，要不我早出去逛了，你快走吧，别让大伙儿久等，替我说一声，我心领了！”

燕青搓着手道：“领班，哪怎么行？”

关山月道：“有什么不行的？快走吧，快走，快走，再不走我可要下炕赶了！”

燕青迟疑了一下，点头说道：“哪，领班，我走了！”

关山月道：“告诉大伙儿一声，小心身子，别吃坏了，乐伤了！”

燕青答应着欠身走了，但他刚出门又推门折了回来，进屋笑道：“您瞧我多糊涂，有件事儿我一路想要禀报您，到了您面前却忘了，还好，想起来了，要不然我得再跑一趟了！”

关山月道：“什么事这么严重？”

燕青干咳了一声，迟疑着道：“领班，您的哪位……您的哪位，什么时候搬家了？”

关山月愕然说道：“我的哪一位呀？”

燕青笑道：“您真会装，红姑娘呀！”

关山月心头猛地一跳，只觉得血往上涌，上了头，上了脸，心想，这真巧，刚才还在想……当即“哦！”地一声，道：“你说她呀，她怎么了？”

燕青道：“我问她什么时候搬家了？”

关山月含混地应道：“搬了，早就搬了，怎么，你去过了？”

燕青一伸舌头，道：“老天爷，您可别冤枉人，我哪儿敢去，就是有人拿刀子顶在我的腰眼上，我也宁愿挨他一刀，记得上次大展神威，还说哪窄门儿的人是您的，谁敢往哪儿闯……”

关山月笑了：“过去的事儿了，还提它……”忽地凝目说道：“哪你怎么知道她搬了？”

燕青嘿嘿一笑，得意地道：“不瞒您说，我不但知道她搬了，而且还知道她改了行，如今不在‘八大胡同’唱了，却改在‘天桥’走绳索卖起艺来，可真没瞧出，红姑娘有一身不含糊的本领，真工夫，走眼，真是走眼，也难怪，谁叫她是您的人嘛！”

他哪儿直说，关山月听直了眼，忙道：“怎么说？她在‘天桥’卖艺？”

“是啊？”燕青嘿嘿笑道：“您可真会装，难道您不知道？其实……”

顿了顿，赔笑接道：“领班，不是燕青斗胆说您，凭您，还养不活两个人？干什么还让她一个姑娘家整天抛头露面，向人伸手，看人脸色？干脆赁间屋把她接过来不就行了？您要是怕麻烦，明儿个大伙儿替您张罗……”

关山月听不下去了，一抬手，截口说道：“燕青，你没有看错？”

燕青道：“先前我也以为我自己眼花了，心想红姑娘怎么会武？又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卖艺，可是后来我仔细瞅了好几眼，没错，一点不错，除了衣裳已不是她常穿哪大红的，其他根本就是红姑娘，对了，还有哪个叫小翠的丫头在帮场！”

关山月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燕青道：“今儿个早上我从‘天桥’过……”

关山月道：“在‘天桥’什么地方？”

燕青未答，瞪着眼反问道：“怎么，您真不知道？”

关山月笑了笑，道：“告诉你吧，她跟我吵了一次架，呕气走了，这些天来我一直没空找她！”

燕青“哦！”地一声道：“原来是这样，我带您去！”

“不！”关山月道：“别让大伙儿久等，你告诉我，我自己去好了！”

燕青嘿嘿一笑，道：“怎么，领班，您现在宿醉醒了，头也不昏了？”

关山月脸上一热，笑道：“不错，现在全好了！”

燕青笑道：“哪么我告诉您，就在摔跤大王乐宝林哪个棚儿上！”

关山月道：“好了，我知道了，你走你的吧！”

燕青一欠身，道：“领班，您千万要接红姑娘回来，往后我们几个也算有个家好回！”转身出门而去！

这话感人，关山月一阵激动接一阵，呆坐良久，突然腾身跃下了炕，登上鞋，大步闯了出去！

门忘了关了！

“天桥”……在“先农坛”后，在哪年头儿，是个平民化的商贾杂技之所，星卜戏馆，杂耍，在这儿是应有尽有，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耳不暇听！

这“天桥”，无论在什么年头儿，哪一个朝代，它都是藏龙卧虎，带着神秘色彩的一方！

日头偏了西，风更大了，但是哪刀儿一般的寒风刮不走逛“天桥”的人，更冻不了关山月一颗热腾腾的心！

他踏着雪，顶着风到了“天桥”，锣鼓喧天，热闹之声上了九霄云外，他在人群里东弯西拐，好不容易找到了哪“摔跤大王”的棚子！

但是，到了哪儿他怔住了！

摔跤的棚子边儿上，是有一块空地，空地上也有插柱子、摆着兵器留下的坑儿，可是，哪块地空空的，就不见一个人影儿，在哪一刹那间，关山月心里有说不出的惆怅与空虚！

他呆呆地站着，突然，身后响起了话声：“老哥，你来晚了，人家收场了，明儿个请早吧！”

关山月回过了身，眼前站着个矮胖汉子，一身利落打扮，不知是哪个棚子里的，他当即皱眉说道：“怎么这么早就收场了？”

哪矮胖汉子眨眨眼道：“你老哥准是头一遭来！”

关山月点头说道：“不错！”

“我说嘛，”矮胖汉子笑道：“关姑娘有个规矩，日头一偏西就收场……”

关山月一怔：“谁是关姑娘？”

矮胖汉子凝目问道：“你老哥来看谁的？”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她姓关……”心里着实地一阵激动！

“可不是么？”矮胖汉子道：“汉寿亭侯关夫子的关……”

一摇头，接道：“关姑娘人标致，够义气，太难得了，在‘天桥’多少年来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姑娘家，只是命苦了些，年纪轻轻的就出来抛头露面讨生活，唉……”摇头一叹，住口不言！

关山月道：“跑江湖嘛，有什么法子……”

矮胖汉子道：“所以说他命苦，不该生在跑江湖的家里！”

关山月道：“你老哥是……”

矮胖汉子拇指一翘，指了指“摔跤大王”的棚子，道：“兄弟乐宝林，就在这棚子里讨生活，往后请多捧场！”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原来你老哥就是名满北六省的‘摔跤大王’，失敬了！”

“好说！”乐宝林笑道：“‘天桥’多年，讨生活，混饭吃，全仗朋友们的照顾，也是‘北六省’江湖的抬爱，你老哥贵姓？”

“关！”关山月道：“关夫子的关！”

乐宝林眼一直，道：“你老哥也姓关？”

关山月笑了笑，道：“不瞒乐老说，关姑娘是舍妹，我由南七省赶来看他！”

乐宝林“哦！”地一声道：“原来是，哎呀，你怎不早说，自己人，自己人，咱们有缘，来，棚里坐坐！”摆手便往棚里让！

关山月忙道：“谢谢，不了，我还得找舍妹去！”

乐宝林道：“忙什么，待会儿我带你去，这‘天桥’只有我一个人儿知道她住在哪儿，不瞒你说，她认我做干哥哥了！”

关山月“哦！”地一声笑道：“哪太好了，久仰乐大哥为人血性，义薄云天，是位没奢遮的硬汉子，舍妹多承照顾……”

“什么话！”乐宝林道：“自己人还客气？我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妹妹，说真的，兄弟，哪儿都欺生，这年头混饭吃不容易，她人长得标致，对人又和气，这一带有不少对她动了歪念头，要不是我在旁边顶着，她在这儿真呆不下去，就拿哪个官儿子吧……不，不提他了，扫兴，提他恶心，来，兄弟，棚里坐坐，喝杯茶，然后我陪你找他去！”

关山月迟疑了一下，赧笑说道：“乐大哥，我两个有好几年没见面了……”

“行！”乐宝林一点头，道：“也是，心里怪惦念的，兄弟，你等等，我招呼一声，咱俩这就走！”

扭头喊道：“里边儿的，照顾一下，我去去就来，不，干脆收场，今儿个不做生意了！”

棚子里有人答应一声，乐宝林拉着关山月就走！

两个人，并肩一路谈笑，往“天桥”西行去……

谈笑间没多久便到了“天桥”西！

“天桥”西没“天桥”地热闹，也没“天桥”哪么拥挤，只有面对空旷的一排矮房子，这排矮房子前还围着一圈木棚，看上去挺宁静！

乐宝林抬手一指门前有棵树的第三家，含笑说道：“到了，兄弟，就是这个门儿！”

刹时间，关山月心里很激动，也有点紧张，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只知道这是他生平从未有过的现象，随着乐宝林的话，他微笑点头，含混地道：“原来她住在这儿……”

乐宝林摇头说道：“兄弟，房子是赁来的，能在这块地儿赁这么一间房子真不容易，虽然杂了点儿，可都是安份守己，凭能耐，靠劳力讨生活的良民……”

说着话到了门前，乐宝林抬手刚要敲门，突然他手停在了哪儿，回目说道：“兄弟，你听听，是不是有个男人说话……”

关山月微一点头，道：“不错，乐大哥好敏锐的听觉！”

里面，是有个男人的笑声隐隐约约地传了出来！

乐宝林脸一绷，冷哼说道：“准又是哪个官儿子，这兔蛋今儿个缠，明儿个缠，从一大早上场缠到日偏西收场，我他娘的瞧着就不顺眼，真恨不得痛痛快快地……”

使足了劲儿砰砰地敲了门，他把门当成了哪官儿子，官儿子惹不得，这两扇门可揍得！

关山月道：“乐大哥，他是……”

只听脚步响动，里面传出个俏生生的说声：“谁呀，敲门这个敲法，想拆门哪？”

关山月一声就知道是俏丫头小翠，心里禁不住又是一阵激动，只听乐宝林没好气地应道：“翠姑，是我！”

“哟！”小翠在里面叫了一声，道：“我当是谁，原来是您哪……”

门栓响动，两扇门倏然而开，小翠一张娇靥出现在眼前，堆着笑，笑得好好美，好甜：“大爷，别生气，小翠可不知道是您，您今儿怎么收场这么早……”

一眼瞥见乐宝林身边还有个人，凝目只一细看，她突然怔住了，玉手掩住檀口，瞪圆了美目，说不出话来！

关山月强忍激动地含笑说道：“小翠，还认得我么？”

小翠老半天才定过神来说了一句：“关爷，是您，会是您……”霍地扭转娇躯，她便要叫！

乐宝林手快，一把揪住了她，喝道：“翠姑娘，别叫！”

小翠一怔回身，愣愣说道：“怎么了，大爷？”

乐宝林道：“是不是哪个兔儿子在里面？”

小翠点了点头，道：“从场子里他跟到了家，来了就赖着不肯走，嬉皮笑脸的，恶心死人了，可是不敢得罪他……”

乐宝林双眉一扬，转望关山月道：“兄弟，咱们进去不进去？”

关山月笑了笑，道：“乐大哥，我已经来了，总不能这么任人缠她！”

乐宝林猛一点头，道：“对，兄弟，是汉子，我他娘的豁出去了，走，咱们进去瞧瞧去！”当先大步行了进去！

关山月迈步跟了上去，随手带上了门！

小翠碎步跟在身边，诧异地问道：“您二位怎么会认识的？”

关山月尚未答话，乐宝林已然说道：“现在别问，待会儿再告诉你！”

说话间已近堂屋，这小院子里一条石头路，两边是草坪，看上去挺幽静，房子一明两暗共是三间连在一起，两旁边哪两间是卧房，中间哪间开敞的是堂屋！

堂屋里，坐着两个人，一男一女，女的正是红姑柳绡红，她一身利落打扮，头上包着块纱，哪一头乌油油的秀发露着一半，仍是哪么美，风韵不减以往！

睽别没多久，在关山月眼里，她似乎是久别重逢，心里的感受不可言喻，别有一番滋味！

男的，是个白净净的年轻人，长眉细目，穿着讲究气派，长袍，马褂，旁边椅子上还放着一袭狐裘，看上去带着脂粉气，分明是纨绔子弟，吃饱了饭不干正事的公子爷儿！

一见乐宝林，柳绡红站了起来，含笑刚一声：“大哥！”

她突然凝了目，目光直愣愣地，檀口半张，像被人制了穴，一动不动，娇靥的神色，是激动，是惊喜，是意外，还有些令人难以言喻的东西！

乐宝林应道：“妹子，我来了，还给你带了位客人，你瞧瞧是谁！”这话也说得晚了些！

哪年轻人也站了起来，“哦！”地一声笑道：“听敲门，我以为是雷神来了，原来是‘摔跤大王’乐老哥，多日不见了，你好啊！”

乐宝林傲不为礼，冷冷说道：“托大少的福，乐宝林一向粗健，至于说多日不见，大少健忘，今早才见过，我妹子的场子就在我蓬棚儿上，一天怕不要见大少好几回？”

年轻人脸一红，脸色微变，也许是碍着红姑，他没有发作，自己掩窘，嘿嘿一笑，他转望了关山月：“乐老哥，这位是……”

关山月淡然说道：“关姑娘的朋友！”

他是个意气人，有事往头上引！

年轻人“哦！”地一声强笑说道：“哪难怪关姑娘对人一向不假颜色，原来她有阁下这么一位气宇轩昂，英俊潇洒，倜傥不群的朋友……”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所以希望你以后别死皮赖脸的纠缠！”

这话，份量够重的！

乐宝林一惊！

年轻人脸色猛然一变，逼视关山月道：“你说什么？”

关山月道：“你要愿意再听第二遍，我也愿意……”

“住嘴！”年轻人叱道：“你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

红姑与乐宝林忙递眼色，关山月只作未见，道：“有劳动问，姓什么，我不想说，干什么的，我可以告诉你，吃粮拿俸当差的！”

年轻人“哈！”地一声道：“原来是个吃粮拿俸当差的，关姑娘真好眼光，好胃口，吃粮拿俸有几何？能养得活人？你在哪儿当差？”

关山月道：“‘侍卫营’，你听说过么？”

红姑与乐宝林为之一怔！

年轻人仰天大笑，狂傲之态毕露：“‘侍卫营’，‘侍卫营’，原来是‘侍卫营’里当差的，嗯，来头不小，挺唬人的，可是，你……”

抬手一指自己鼻子，轻狂地道：“你知道我是谁，是干什么的么？”

乐宝林忙道：“兄弟，这位是‘九门提督’的大少……”

随着话忙递眼色，哪意思是说，这主儿惹不得，最好点到为止，见好就收！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原来是向提督的大少……”

年轻人道：“你明白就好，我告诉你，以后这个门……”

关山月道：“向大少，大清有的是皇律，难道向提督叫你这般纠缠民女的么？”

年轻人脸色一变，道：“你好大的胆子，就是拜善他也不敢对我这样说话，告诉你，本少爷看上谁是谁的造化，有享不尽的荣华……”

关山月截口说道：“关姑娘她无福消受，话我说在前头，以后谁要是再敢进这个门儿半步，别怪我打断谁的两条腿！”

年轻人气白了脸，大声叫道：“好个不知死活的奴……”

关山月淡然说道：“你，说话干净点！”

“干净点？”年轻人气得发抖，怒笑说道：“骂你哪是便宜，本少爷今儿个还要揍人，我看看是谁给你的胆子，是谁在背后给你撑腰！”

迈步走了过来，举手便掴！

乐宝林看看事已闹起，不出头是不行了，当即跨步上前，抬手一拦，道：“大少……”

年轻人挥手喝道：“你闪开，谁多嘴我连谁一起揍！”

乐宝林忍无可忍，双眉刚扬，关山月已然笑道：“乐大哥，您请闪开，这事您别插手，让我来代向提督管教管教他不肖的儿子！”

顺手一带，把乐宝林带出了好几步去，乐宝林一怔，直了眼，满脸诧异地瞅着关山月！

火上浇油，哪年轻人脸色铁青，抡拳便打！

关山月伸手一抄攥上他的腕脉，只一抖，年轻人一个身形飞出屋外，砰然一声摔了个大跟头！

他爬了起来，好半天才颤声说道：“这还得了，简直是要造反，简直是要，本少爷不还手，走，你跟我找拜善去！”

关山月含笑摇了摇头，道：“对不起，向大少，要去你自己去，我没有工

夫！”

年轻人险些为之气结，抬手遥指，颤声说道：“你，你，你真是‘侍卫营’的？”

关山月笑道：“这还假得了，你尽管上‘侍卫营’我统带问一声，绝对有我这个人，顺便告诉你一声，我姓关！”

“好，好，好，你姓关！”年轻人道：“姓关的，你要有种，你就在这儿等着别走！”

关山月笑道：“你放心，一时半会儿我还不会走，其实，走又有什么关系，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侍卫营’里你还怕找不到我么？”

“好！”年轻人猛一点头，咬牙说道：“你等着！”转过身，瘸着腿就要走！

关山月突然喝道：“慢着！”

年轻人一震，还真没敢动，他转回身道：“你还有……”

惩恶少

关山月截口说道：“话，我再说一遍，为你那两条腿着想，假如你还想走路，从今后你最好别进这个门，也最好别再让我碰上，话说完了，带着你的东西，走吧！”抬手拿起椅子上的狐裘丢了出去！

年轻人不知轻重，抬手抱住了狐裘，却砰然一屁股坐在了石板地上，小翠忍不住“扑！”地一声笑了！

年轻人脸好红，刹时由红转白，再转铁青，翻身站起，恶狠狠地盯了关山月一眼，半句话没说，转身狼狈而去！望着他出了门，关山月倏然而笑！

忽听乐宝林喝道：“好身手，兄弟，我走眼了！”

关山月回身笑道：“乐大哥夸奖，比起您那手‘北六省’无敌的高绝‘摔跤术’……”

乐宝林摇头说道：“兄弟，你别过谦，这话等于骂人，我吃过多少年的江湖饭，见过的人也不可胜数，先前我走眼了，可是如今我看的清楚……”顿了顿，接道：“走江湖这多年，在‘天桥’待这么多日子，我从没见过像兄弟你这样的好手，举手投足全是高绝的真才实学，一点也不含糊的真工夫，我这‘摔跤术’不敢比，那只有几斤蛮力，还得取巧……”

关山月笑道：“乐大哥，‘北六省’无敌的‘摔跤术’，可不是……”

乐宝林目光一凝，摇头说道：“兄弟，不谈这了，你真在‘侍卫营’吃粮拿俸当差？”

关山月点头说道：“真的，乐大哥！”

乐宝林面有异色，摇头说道：“兄弟，彼此不外，谅你也不会把我怎么样，恕我直说一句，你不该进那个门，你糟蹋了你这身所学！”

说着，走到一张椅子前坐下！

关山月笑了笑，没在意，也没多说，跟着坐在了他身边，抬眼望向对面的红姑，四道目光交接，那像电流通过了全身，两个人的心里都为之一颤！

红姑娇靥微红，微微地低下了头，直瞅着脚下那双沾着雪泥的绣花鞋！

关山月定了定神，道：“红姑娘，你怎么又回来了？”

红姑仰起了娇靥，很平静，但任何人只消一眼便能看出，那平静，是强装的，娇靥上犹带着三分红，她道：“这儿住惯了，我不想走！”这话也很平淡！

关山月道：“为什么不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红姑微一摇头道：“那儿我住腻了，那种生活我过腻了，也使我厌恶，所以我想换换环境，改改行！”

似乎前后矛盾！

关山月沉默了一下，道：“老人家呢？他知道？”

红姑微微点了头，道：“是我央求二叔的，他答应了我才回来的！”

关山月道：“没碰见他？”

红姑凝目说道：“你是说我大哥？”

关山月点了点头！

红姑摇头说道：“没到约定的会面处我就带着小翠折了回来，没碰见！”

关山月吸了一口气，道：“红姑娘，你知道，你不该折回来！”

红姑点头说道：“我知道，可是我……”娇靥微微一红，住口不言！

关山月道：“这些日子来，风声一直很紧！”

红姑娘低低说道：“我听说了，城里发生了几件大案子，闹得满城风雨，我承认有点揪心，可是我知道我没回来错！”最后那一句声音更低，头也垂了下去！

关山月微微一叹，道：“红姑娘，既然你明白了，那也就……”倏转话锋，道：“我还是希望你离开这儿，到江南找老人家去！”

红姑猛抬螭首，娇靥的神色很坚决，摇头说道：“不，我不走，绝不离开这儿，既然回来了，我就没有再走的打算，要不然当初我不会折回来！”

关山月很感动，暗暗一叹，他没再说什么！

这堂屋里，刹时陷入了一片沉寂……

突然——

“你俩！”乐宝林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兄弟，妹子，你两个究竟在说些什么？难道你两不是……”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乐大哥，我敬您是位江湖英豪，有血性，义薄云天，没奢遮的好汉，事到如今，我也不愿再瞒你……”

顿了顿，接道：“乐大哥，你可听说过，以前‘八大胡同’有个色艺双绝的卖唱姑娘，叫红姑娘？”

乐宝林猛一点头，道：“听说过，怎么没听说过？红姑娘的大名几几响撒了半片天，兄弟，难不成妹子就是……”

关山月一点头，道：“是的，乐大哥，她就是那位红姑娘！”

乐宝林呆了一呆，尖声叫道：“妹子，你，你怎么不早说，唉，怪不得，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他没说，只“叭！”地击了一掌！

红姑歉然地道：“大哥，您要原谅，我有理由不能说……”

“什么话，妹子！”乐宝林道：“你是谁不一样？‘北京’城里的人，你试打听，只要提起红姑娘三个字，没有不挑拇指的，人美，才高，艺绝，更难得孤傲高洁，卖艺不卖……”

倏地住口不言！

红姑娘没说话！

关山月却道：“乐大哥，她姓柳，叫绡红，是位江湖上的侠女，乐大哥听说过‘万利神贾陪钱郎中’这八个字？”

乐宝林道：“兄弟说的莫非是金老爷子？”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乐大哥见多识广，那就是红姑娘的二叔，我刚才所说的老人家，也就是指……”

“我的天！”乐宝林一跃而起，叫道：“妹子，你，你都该早说，都该早说，金老爷子名满江湖，哪个不知，谁不尊仰，我要是早知道……‘天桥’这帮人要是早知道，谁也不敢欺负你了！”

“大哥！”红姑道：“我不说过么，我有理由不能说？”

乐宝林道：“妹子，你有什么理由？”

红姑瞟了关山月一眼，道：“让他说。”

乐宝林收回目光，道：“兄弟，你说！”

关山月应了一声，道：“乐大哥，我姓关，叫关山月，当年在袁大将军麾下……”

乐宝林叫道：“兄弟，怎么说？你当年在袁大将军麾下？”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乐大哥！”

乐宝林道：“那如今你为什么投身……”

关山月道：“请听我说，乐大哥……”顿了顿，接道：“袁大将军归天后，我脱去戎装，穿上布衣，投身在江湖里，袁大将军归天时，曾交给我一纸遗令，在这纸遗令里，他交给我一项艰巨而神圣的使命……”

乐宝林忙道：“什么使命？兄弟！”

“听我说，乐大哥！”关山月道：“我接奉了袁大将军遗令后，花了整整三年工夫，结识了一个人很不错，但热衷名利的江湖人，此人算得一方英雄，姓巴，叫巴不韦，外号……”

乐宝林忙道：“莫非当年称雄四川，如今任职在城里‘集贤馆’的那位巴不韦？”

关山月点头说道：“正是他，乐大哥认识他？”

乐宝林摇头说道：“听说过，我听说他不溶于江湖同道，在四川没法安身，才跑到‘北京’来碰运气，没想到让他一下碰对了，如今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纱缎，耍得很开，兜得很转，一些小衙门都得买他的帐！”

关山月道：“乐大哥没说错，他是碰对了，当年他在四川被江湖同道围攻，是我及时救了他，如今他成了雍郡王胤禛秘密机关中的一员，由于他的极力推荐，所以我来了‘北京’……”

乐宝林道：“这么说兄弟你也是……”

关山月笑了笑，道：“乐大哥，我如今是个大红人，一个炙手可热的人，雍郡王曾说，有一个关山月胜过十万甲兵！”

乐宝林道：“这我相信，只是兄弟你……”

关山月径自接道：“到了这儿后，我下榻于金老人家开设的客栈中，那是我早就知道他隐于京城，由他，我认识了红姑娘跟金飞，我帮金飞一个大忙，让他带走了康亲王的格格海珠……”

乐宝林失声说道：“怎么，兄弟，康亲王的海珠格格是你……”

关山月笑了笑，道：“我是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既是三生石上早订，我为什么不成全人家？当然他也帮了我一个大忙……”

乐宝林道：“什么，兄弟？”

关山月道：“乐大哥，你知道，金飞的一身水性，放眼天下，除‘微山湖’的鱼壳外，无人能及，我请他入禁宫，进内苑，救出了被囚在水牢多年的昭仁公主，另外还……”

红姑娘尖声叫道：“昭仁公主，是你叫他……原来……”

乐宝林也叫道：“原来闹得满城风雨，使多少人丢官掉脑袋的首件大事是兄弟你……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兄弟，你令我好不敬佩！”

关山月道：“乐大哥，身为先朝遗臣，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先朝遗民，汉族世胄的职责！”

乐宝林道：“兄弟，我惭愧，我只知道终日卖力气混口饭吃！”

关山月道：“乐大哥要这么说，我就为我刚才的话而感到不安了！”

乐宝林正色摇头，道：“别这么说，兄弟，我不是个不明大义的人！”

关山月道：“是的，乐大哥，这我知道，要不然我不会把这些不该知道的，毫不隐瞒地告诉您！”

乐宝林还待再说，红姑突然说道：“关爷，这么说，公主如今是跟二叔住在一起了？”

关山月点头说道：“红姑娘，可以这么说！”

红姑娘道：“你是打算让公主在陕甘长住？”

“不！”关山月摇头说道：“我让飞兄弟带了一封信给老人家，请老人家半途改道，护送公主到另一个地方去！”

他没说出那地方是哪儿，那就表示他不愿说！

红姑冰雪聪明，玲珑剔透，也就没再往下追问！

倒是乐宝林开了口；“兄弟，你刚才说金少侠送走公主时，另外还带了个什么？”

关山月道：“乐大哥，还有一颗贼头！”

乐宝林脱口一声惊呼，道：“兄弟，你是说……敢情这三件大案，全是你一个人的杰作！”

关山月笑了笑，没说话！

乐宝林目光一凝，道：“那么，兄弟，事完了，你为什么不走，却怎又投身……”

关山月截口说道：“乐大哥，那三件案子，除了拯救公主之外，其他的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乐宝林呆了一呆，道：“关爷，这还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什么才是大事？”

关山月道：“我留下来不走，以后要做的才是大事！”

乐宝林错愕了一下，一巴掌拍上大腿，叫道：“兄弟，我明白了……”

目光一转，投向了柳绡红，道：“就因为他不走，所以你又折回来了，可对？”

红姑没想到这位义兄会有突如其来的这么一问，娇靥一红猛地垂下了螭首！

便连关山月也感到很不好意思！

“我说兄弟！”乐宝林又大巴掌拍上大腿，道：“既然这样，还耗什么劲儿，干脆，找个好日子，我这个大哥做主，给你们俩办一办，一旦成了亲，有了家……”

红姑红云泛上了耳根，忙道：“大哥，不行！”

乐宝林诧异说道：“妹子，怎么不行？难不成你不愿意？”

红姑微一摇头，急道：“不是我，大哥，是他！”

说完了这话，一颗乌云螭首几几乎垂到了酥胸！

乐宝林怔了一怔，霍地转注关山月，叫道：“兄弟，你不愿意？为什么？”

别看关山月平日各方面如何高绝，如今他嗫嚅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红姑突然仰起螭首，整了整犹带三分羞红脸色，道：“大哥，你该明白，他这人跟一般人不同，他所负的使命也是非同小可，目前他不能成家，不能有家室之累，我认为像如今这样也挺好……”

乐宝林恍悟地道：“原来……可是，妹子，你俩要耗到什么时候？像兄弟这样，那可说不定要到什么时候……”

红姑道：“大哥，我知道，我愿意等他，对我二叔我也说的很明白，哪怕是十年八年，甚至于一辈子，我都愿意等，其实，我跟他都不是世俗儿女，只要心里有，何必多此一举拘于形式？”

伊人深明大义，复又多情痴心……

关山月略略感动之余，情不自禁地投过深深的感激一瞥！

乐宝林叹道：“妹子，难得你……既然你愿，那就这样吧！”

红姑道：“谢谢您的关心，大哥！”

“妹子，这什么话！”乐宝林瞪眼说道：“我从小就没了家，一个人在外流浪，闯江湖这多年，除了几个徒弟外，一个亲人都没有……承你看得起，认我做个干哥哥，我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妹子看待，如今金二叔不在这儿，你的事就该我张罗！”

红姑微现激动，但是她没说话！

小翠突然俏生生地笑道：“刚才关大爷跟大爷一块儿站在门外，害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关爷，您是怎么知道姑娘在这儿的？”

关山月笑了笑，道：“是我班里的一个弟兄，在‘天桥’无意中看见了红姑娘，回去对我说了，我起先不信，可是他说他绝没看错，于是我就赶紧跑来看看，可巧在场子旁碰见了乐大哥……”

乐宝林笑道：“兄弟，还说呢，舍妹，舍妹的，可冤苦了我，不过也难怪我上当，谁叫舍妹也姓关哪！”

这调侃一句，听得红姑娘又红了脸！

乐宝林笑嘻嘻的又是一句：“烧盘儿了（害臊）真是，用得着么？妹子，姓他这个关字，还不是迟早的事儿？”

饶是红姑巾帼侠女，她也臊得抬不起头来！

小翠噘着小嘴儿一旁帮了姑娘的腔：“大爷，你可算是娘家的人哪！”

乐宝林一怔，旋即点头大笑，道：“对，对，对，小翠说的对，我是妹子的娘家人，该站在妹子这一边儿，真是，我是糊涂了，刚才说的收回，全收回，行了么？”

小翠笑了，笑得永远那么美，那么甜！

笑声中，乐宝林忽地皱起眉锋，望着关山月道：“兄弟，别怪我说话不瞻时候煞风景，刚才的事你能……”

关山月道：“乐大哥是指那位大少？”

乐宝林点了点头！小翠“呸！”地一声道：“提起他我就恶心！”

关山月道：“乐大哥，我并没有把‘九门提督’放在眼里！”

乐宝林道：“兄弟，你不知道，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红姑美目微横，突然说道：“大哥也真是，他有胤祯撑腰，又怕得谁来？”

“对了！”乐宝林呆了一呆，拍了一下大腿，道：“我怎么把这个主儿给忘记了，‘九门提督’权势再大，他可绝不敢招惹四阿哥，雍郡王呀……”一顿，接道：“只是，兄弟，你看他会来么？”

“会！”关山月点头笑道：“一定会，以他平日的气势，他岂肯吃这个亏，要让我看他回去后绝不会先去找拜善，定然是先带着人找来出出气，然后再把我交给拜善处置！”

乐宝林道：“那么，你怎么办？兄弟？”

“他们走着来，我让他们爬着回去，然后他会去找拜善，拜善对他一说，不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且包管他今后绝不敢再进这个门儿！”

乐宝林笑了，拍手说道：“好主意，痛快，痛快，谁敢打‘九门提督’的少爷，兄弟，也只有你了……”忽听大门砰然一声，忙道：“来了，兄弟，说着曹操……”

“姓关的，你出来！”

门外响起了一阵叱喝！

四人抬眼外望，只见院子里闯进了四个气势汹汹的大汉，叉着腰，瞪着眼，不可一世！

门外，还站着七个人，六个是打扮利落，腰中鼓鼓的大汉，中间一个是那“九门提督”的大少！他站在门外指手划脚地直嚷嚷，可就不敢进门！

关山月笑了，道：“乐大哥，您陪红姑屋里坐坐，我出去瞧瞧去！”说着他站了起来！

乐宝林霍地站起，道：“不，兄弟，我跟你一块儿出去！”

关山月道：“乐大哥，您犯不着，以后您还要在‘天桥’……”

乐宝林道：“兄弟，那我何如当初不让他瞧见，我不说过了么？我豁出来了，虽然插不上手，瞧瞧热闹，瞻仰瞻仰兄弟你的高绝身手，饱饱眼福总是难得的机会！”

关山月没再多说，一笑转身行了出去！

院子里站定，他抬眼打量，微一拱手，含笑说道：“四位是……”

一名大汉冷冷说道：“‘查缉营’的！”

“查缉营”与“侍卫营”是两个不同的衙门，“查缉营”归“九门提督”直接统辖，负责京城安宁，查缉一些作奸犯科！

而“侍卫营”则归贴着亲贵边儿的人统带了，负责内城以及“紫禁城”的安全，虽不如御前带刀的大内贴身侍卫，但比起“查缉营”要大，要高得多！

照理，“查缉营”的绝不敢招惹“侍卫营”的，可是今天有大少撑腰，那就另当别论！

关山月当即“哦！”地一声笑道：“原来四位是‘九门提督’辖下‘查缉营’的，失敬！”说着，他拱起了手！

那适才发话大汉，犹不知死活地端起了架子，面泛凶狠之色，冷冷说道：“你就是在‘侍卫营’当差的姓关的？”

关山月道：“不错，在下正是关某人！”

那大汉道：“好得很，‘查缉营’平日受够了‘侍卫营’的气，但碍于提督而一忍再忍，今天你竟敢出手殴打提督大少，简直胆大包天，形同造反，新旧帐一并算，今天爷们倒要看看‘侍卫营’当差有什么过人之处……”

只听那位大少在门外叫道：“少跟他罗嗦，把他揪出来！”

那大汉一摆手，道：“姓关的，听见了么？是汉子跟爷们出去，大少不愿吓着了关姑娘！”

关山月一点头，道：“可以，我这就出去，但在我没跟四位出去之前，我要先请问一声，刚才踢门的是哪一位？”

那大汉道：“就是我，怎么样，你咬我的……”

他那个脏字还没出口，关山月已然说道：“不怎么样，我留你一条腿！”话落跨步，飞闪而至，飞起一腿直踢出去！

关山月身手快捷如电，那大汉只觉眼前一花，当他知道情形不对时，关山月脚已扫在他左腿膝弯上！

只听“叭！”地一声轻响，随听那大汉杀猪般一声大叫，砰然倒地，抱着左腿乱滚！

那另三个被惊住了，没一个敢动！

乐宝林为之动了容！

关山月像个没事人儿，微微一笑，道：“三位，请跟我出去！”手往后一背，当先行了出去！

他把背后毫无顾忌地全交给了人，这是机会，一名大汉悄无声息地探身

欺进，抖身一掌直劈关山月后颈！

乐宝林看得清楚，大惊忙喝道：“兄弟，留……”

“神”字未出，关山月左手后抛，那偷袭大汉大叫一声捂着肚子蹲了下去，头上都见了汗！

没一个敢动了，关山月跨步出门，门外，那七个由那位大少领着直往后退，个个满脸的惊骇色！

突然，那位大少爷站稳了，大声叱道：“该死的混帐东西，还不上去……”

一声大喝，寒光闪动，那六个大汉探腰亮了兵刃，个个凶狠惊骇，跃跃欲动，但有点怯意！

“怎么？”关山月笑道：“亮家伙，动兵刃了？诸位要弄清楚，这儿是京畿重地，我是‘侍卫营’的……”

一名大汉色厉内荏地道：“你打提督的大少爷，胆大包天，形同造反，就该死！”

“好！”关山月点头说道：“我话说在前头，哪个敢先动，我就让哪个断一只手！我说得出，做得出，诸位要不信请看里面那两位！”

那是一点不假，谁都看得清楚，关山月这句话确有震慑之效，那六个没一个敢先上！

那位大少爷脸上老大地挂不住，他厉喝说道：“该死没用的东西，你们哪个敢不上，我就要哪个的脑袋！”

这句话更慑人，断手总比丢脑袋好！

那六个迟疑了一下，一名大汉突然大喝跃起，抖起手中兵刃直扑关山月！

关山月一摇头，道：“念在你被逼无奈份上，去！”身子一偏，抬腿踢出！

那大汉闷哼一声抱腕退后，那兵刃化为一道寒光冲天直上，数十丈高处力尽势微，掉头坠下，“扑”地一声直挺挺地扎在远处的雪地上。

关山月抬眼一扫，道：“还有哪位要上？先招呼，这回可没那么便宜！”

那五个，没一个动！

那位大少爷厉喝说道：“真笨，真没用，十个人对付不了一个，你们简直糟蹋粮食，‘查缉营’要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要脑袋了，上啊！”

那五个互觑一眼，只听一人叫道：“弟兄们，豁出去了，拼吧！”五名大汉兵刃挥起，一阵风般地扑了过来！

关山月摇头说道：“你们这些可怜虫令我不忍！”一闪身，横里跨步，他已到了那位大少爷面前。

那位大少爷大惊失色，机伶大喝：“大胆，你想干……”

关山月劈胸揪住了他，身形一旋，把他带了过来，带得他眼前冒金星，七荤八素。

关山月淡然喝道：“各位，请往他身上招呼！”

那几个大惊，一起收势站住！

关山月道：“请诸位把兵刃收起来！”

那几个犹豫了一下，乖乖地把兵刃藏回腰里！

关山月笑道：“谢谢诸位合作……”

凝注那位大少爷，笑接道：“大少，令尊辖下的‘查缉营’里还有多少人？”

那位大少吓白了脸，直道：“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关山月道：“不干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大少该多带几个来！”

那位大少爷没有说话！

关山月笑了笑，又道：“大少，如今，你我该怎么说？”

那位大少爷有点硬，道：“我找拜善说话去！”

关山月双眉微扬，笑道：“好啊，大少你尽管请，只是那恐怕要往后搁搁，眼前大少你纠缠民女于前……”

那位大少爷道：“她只是个江湖卖解女子！”

关山月道：“江湖卖解女子也是人，并不见得比谁低贱些，在这儿我愿意告诉大少，她是我的人，你大少纠缠我的人于前，复又纠众行凶于后，眼前这件事，咱们该先了一下！”

那位大少惊恐地道：“你打算怎么个了法？”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很简单，我这个人一向宽怀大度，不为已甚，我并不怎么打算为难你大少，我出身江湖，如今任职官家，先按我的江湖规定，废去你大少的四肢，然后再让你‘查缉营’的这些人抬着你找统带告官状去！”

这番话听得那位大少爷吓破了胆，他面无人色，猛然一挣，扯着喉咙便叫：“救命啊，杀人了，救命啊……”

“大少！”关山月笑了笑，道：“我无意杀人，你可别乱给我扣帽子，‘天桥’锣鼓喧天，恐怕你喊破了喉咙也没人听见！”

关山月没直说，要是直说，那就成了，就是有人听见，恐怕人家乐得瞧个痛快，也不会有人管！

事实上关山月没说错，他叫了半天，没看见一个人跑过来，他没辙了，也软了，不叫了！

关山月淡然一笑，回身扬手，道：“哪位把兵刃借我用一下！”

那位大少魂飞魄散，心胆欲裂，忙颤声哀求说道：“关，关，关壮士，你饶，饶……”两腿一软，便要跪下！

关山月可没让提督大少跪，关山月也明白，假如让他这么跪下，那显得自己做得太过，在雍郡王胤祯或拜善那儿不大好说话，当即揪胸一提，把他提了起来，道：“大少，这我不敢当，你大少这一套也令我心软，我只听你一句，以后还来不来纠缠了？”

那位大少爷头摇得像货郎鼓，忙道：“不来了，不来了，关壮士，我绝不来了！”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我说过，我这个人由来宽怀大度，不愿为己过甚，大少，没事了，带着你的人，请吧！”

手一松，那位大少踉跄出去好几步，他可没敢再多说，也没敢再瞪关山月，更没招呼“查缉营”的那几个，抖着两条腿，转身便跑！

惊魂犹颤，拾回一条命，怪爹娘少生两条腿，他能不跑？活了这么大，他可从没受过这等惊吓！

他一跑，“查缉营”的那几个也要跑！突然——

“慢点！”关山月陡扬轻喝，那几个一震停步，眼望着关山月，满含企求，好不可怜！

关山月抬手指向院子里，道：“把贵营的人带走！”

那几个走进院子里，扶起受伤的，一拐一拐地狼狈而去，目送那几个远去，关山月走向插在远处雪地上的那把刀，伸手把他拔了起来！

他往回走的时候，乐宝林迎了上来，挑着拇指，惊喜地道：“兄弟，高，

高，高，我算是开了眼界，兄弟，你这身工夫是怎么学的？胆识又是哪儿来的……”

关山月笑道：“乐大哥，工夫是跟师父学的，胆识是向老天爷借来的！”

乐宝林笑了，但他忽地皱起眉锋，道：“兄弟，真的不碍事么？”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刚才就不碍事，如今是更不碍事了！”

乐宝林微笑说道：“怎么说，兄弟？”

关山月一扬手中那把刀，笑了笑，道：“乐大哥，就凭这把刀，我要使我这被告变成原告！”

乐宝林呆了一呆，倏然失笑，叹道：“兄弟，你真行，你这个人，是我生平首遇，走，进去吧，别让妹子跟小翠提心了！”

关山月跟着乐宝林走了进去，红姑正在堂屋里，有点坐立不安，一见两人行进，忙站起来望着关山月道：“你，做得好像过了些！”

关山月道：“谁说的？他该算最便宜的一个！”

红姑愁聚眉锋地道：“刚才你跟大哥的谈话我都听见了，碍事虽不碍事，但怎么说百姓斗不过官，这种人总是防着点儿好，‘天桥’我不打算再去，好在我有点手饰，够用一段日子的，这儿我也不打算再住下去了……”

关山月截口说道：“我看不必！”

“不，兄弟！”乐宝林一摇头，道：“妹子说得对，胳膊总别不过大腿的，百姓永远惹不起官，何况咱们又不是满族人，他们固然奈何不了兄弟你，可是他们能窥机会对付妹子她……”

关山月道：“乐大哥，我不以为他们敢！”

“兄弟！”乐宝林道：“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他们窥机会来对付妹子……”

关山月道：“那乐大哥可以给我送个信儿！”

乐宝林道：“兄弟，我凭什么进内城？就算能进去，就准能见着你么？要万一见不着你呢？这你不得不考虑！就是见着你了，你再敢去，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呀？到了那时候，胤祯虽然对你再好，再看重你，我不以为他会因为你把个‘九门提督’怎么办！官官相护，这是古来不变的道理，再说他们也都是满族人，妹子怎么说也是个弱女子，万一她有三长两短，你怎么办？”

关山月默默不语，半晌始点头说道：“好吧，‘天桥’不去就不去吧，搬出就搬吧，只是，红姑娘，别动你的手饰，该留着它，我这儿有几张银票，先拿去用，过两天我再送来！”

说着，他探怀摸出几张银票递了过去！

柳绡红有点迟疑，乐宝林一旁说道：“拿着吧，妹子，我这个做大哥的虽然没拖家带着，可也没多少力量帮你，你跟兄弟还分什么彼此？”

柳绡红娇靥一红，默默地接了过去！

关山月心里有种异样感受，他道：“红姑娘打算搬到哪儿去？”

柳绡红还没说话，乐宝林已然接了口：“兄弟，这你放心，事包在我身上，我自会替妹子找地方，找房子！”

关山月道：“那……全仗乐大哥了，我该走了！”

柳绡红猛然抬眼，道：“怎么，要走？不多坐一回儿了？”

“不了！”关山月摇头说道：“营里还有事儿，怕他们找我！”说着，提着那口刀站了起来！

柳绡红也站了起来，道：“那……我送你！”

关山月想婉拒，但入目那双眸子，他又觉不忍，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关山月当先行出堂屋！

乐宝林也要送，却被小翠一把拉住，低声说道：“大爷，您这算哪门子事呀？”

乐宝林呆了一呆，倏然会意，赧笑说道：“小翠，看来我这把年纪还不如你……”

当即扬声说道：“兄弟，我不送了！”

院子里，关山月应了一声！

到了门口，柳绡红没越槛，站在门里，手扶着门框，美目深深凝注，眸子里包含了好多好多，道：“你……什么时候再来？”

关山月也有一份不舍，一份惆怅，道：“只要营里没事，我总会常来的！”

柳绡红道：“凡事要小心，别让我日夜的担心！”

这不等于把关山月当成了夫婿？这语气，不正像妻子对出门的丈夫说的话！

关山月一阵激动，微一点头，道：“我知道，我不能一天到晚在这儿，你也要保重！”

柳绡红微一点头，道：“我知道……”口齿启动了几下，道：“我不多说了，大哥还在里头，你走吧！”

关山月点了点头，道：“要就马上搬，别耽误！”说完了话，他一咬牙，掉头而去！

柳绡红站在门里望着他离去。

关山月没走多远她就进去了，那是因为里头还有位义兄！

固然，她希望在门口多站一回儿，可是她怎好意思让义兄久等，好在以后的日子长哩！

再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

提着一口明晃晃的刀怕扎眼，关山月把它藏在了袍子里，刚走到了“天桥”的热闹处，只见迎面步履匆忙地奔来了一个人，看打扮，是“侍卫营”的，那是燕青！

关山月心知有事，忙喝道：“燕青，你干什么？”

燕青闻声停步，一凝目，陡又急步奔了过来：“领班，正巧遇上了您……”说话间他已到面前！

关山月道：“找我？”

燕青点点头，道：“可不是么！大伙儿正着急呢！”

关山月道：“什么事？”

燕青迟疑了一下，道：“领班，大伙儿闯了祸了……”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闯了祸？闯了什么祸了？”

燕青不安地道：“领班，我先说明，可不是大伙儿敢不听您的话，您待大伙儿这么好，大伙儿会不听您的？实在是那些兔崽子有意找碴，逼人太甚……”

关山月道：“燕青，别绕圈子，闯了什么祸，直说吧！”

燕青应了一声，嗫嚅说道：“大伙儿刚才在酒楼上跟人打了架，动了刀子……”

关山月眉锋一皱，道：“跟谁，谁这么不开眼？”

燕青道：“您想除了‘查缉营’那些兔崽子，还会有谁？”

关山月眉锋一展，笑道：“那倒巧，行了，燕青，咱们边走边谈！”

两个人并肩迈步，走了几步，关山月道：“怎么回事，说吧？”

查缉营

燕青道：“想想就有火儿，您不知道有多气，大伙儿叫了几个粉头陪着正在吃喝的痛快，可巧进来了十几个‘查缉营’里的兔崽子，您不知道，咱‘侍卫营’跟‘查缉营’平素就有仇儿，十足的冤家对头，不知暗斗过有多少回了，他们瞧不起咱‘侍卫营’的吃粮拿俸不干事，就是干事也没能耐干大事，只能干芝麻大小事，他奶奶的您想气人不？他‘查缉营’的是什么东西……”

“好了，燕青！”关山月截口说道：“说酒楼上的吧！”

“是，领班！”燕青赧然一笑，改口说道：“当然，酒楼是吃喝地方，花得起银子的大爷人人能进，喝酒就喝酒吧，可是那些兔崽子不安份，要搁往日，他们绝没那么大胆，今儿个不知吃了什么药，是谁给他们壮的胆，他们居然叫粉头到他们桌上去，您说气人不气人？”

关山月道：“同是吃粮拿俸为官家卖命的，有福同享，何妨让他们几个？”

“那没一说，领班！”燕青一摇头，道：“要是大家平日处得好，那还差不多，就是两张桌子并成一桌，大伙儿请他们吃喝一顿也不要紧，可是平日大家心里有仇，有恨，他们狗眼看人低，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要是让他们一回，他们就拿你当歪种，当肉头，下回更不得了……”

关山月道：“于是就打起来了？”

燕青道：“尽管平日大家有仇有恨，可是统带一再告诫，本是打不起的，无如，无……”

关山月替他接下去道：“无如大伙儿有了几分酒意，又因粉头在侧，不能不逞逞英雄，对不对？”

燕青红着脸点了点头，道：“让您说着了，领班！”

关山月道：“这是明摆的事，任何人都想得到，结果如何？”

“苗尚义、龙飞、孔成跟石秀挂了彩，受了伤，可是那些兔崽子们更惨，十个没一个不见血的！”

关山月道：“打得好，够热闹，大伙儿人呢？”

燕青嗫嚅说道：“还待在酒楼里……”

关山月诧声说道：“还待在酒楼里干什么？等着人家回去叫人？”

燕青红着脸道：“不是，领班，是大伙儿怕统带怪罪，不敢回去，我知道您到‘天桥’来了，所以跑来找您……”

关山月道：“找我干什么？找我替你们顶？替你们背黑锅？男子汉，大丈夫，事既然敢做就得敢当，告诉大伙儿一声去，就说我说的，自己闯的祸自己担，让他们回营里去！”

燕青迟疑着答应道：“是，领班，只是，只是……”

关山月笑道：“既有如今之怕，何不当初把粉头让人？燕青，去吧，天大的事自有领班我顶，只告诉大伙儿一声，见了统带实话实说，伤不妨装得重一点，还有，千万别说我知道，明白么？”

燕青乐了，愁眉尽展，一蹦老高，说了句：“领班，您真好！”纵跳如飞而去！

望着那背影，关山月笑了，看看已出了“天桥”，他步履一紧，快步走向了内城！

到了“侍卫营”门口，钱振星正站在门口东张西望，此人够热心，马屁

经背得滚瓜烂熟，一见关山月回来，飞步迎下石阶，满脸惊慌地劈头便道：“老弟，你惹祸了，统带正要派人找你……”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钱老，什么事？”

钱振星道：“老弟，刚才‘九门提督’……”

只见两名弟兄奔了出来，见了关山月一怔停步，忙道：“关领班，您回来得正好，统带正要找您！”

关山月答应了一声，向钱振星道：“钱老，进去说吧！”

钱振星焦形于色地道：“老弟，进去就来不及了，要不要我跑趟‘雍王府’……”

关山月道：“谢谢你，钱老，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必了！”

说话间他已跨进大门，转过影背墙，只见拜善正背着手在前院广场上来回踱步！

先前那两个弟兄近前禀报，拜善倏然停步，抬眼直逼大门，关山月快步走前，欠身一礼，道：“统带，听说您在找我？”

拜善脸色不大好看，先冷漠地“嗯！”了一声，大概觉得不妥，随后又点了点头，说了句：“是的，老弟！”

关山月道：“有什么事么？统带？”

拜善迟疑了一下，抬眼说道：“老弟，咱俩到我书房里谈谈去！”转身往后行去！

关山月答应了一声，迈步跟了上去！

到了书房里，拜善脸色凝重地抬手说道：“老弟，你坐着！”

关山月答应了一声，但没动，因为拜善还站着，怎么说他是顶头上司，他没坐，关山月又怎好太放肆！

拜善似乎发觉了，一抬手又道：“老弟，你坐，坐！”他自己坐了下去！

关山月这才谢过坐下！

坐定，拜善沉默了一下，然后抬眼说道：“老弟，你在外面惹了祸？”

关山月道：“我不知道您这个‘祸’字何指？”

拜善扬了扬眉，道：“我指的是打‘九门提督’大少的事。”关山月道：“统带，这个打字我担不起，也不敢承认，事实上我只是出于自卫地挡了他几拳，我可没想到他抢了先，成了原告！”

拜善“哦！”地一声，道：“老弟，这话怎么说？”

关山月道：“事到如今，我不敢再瞒您，我在外面有个女人，但那不同于一般人的在外面有女人，我跟她情投意合，刚论及婚嫁……”

拜善怔了一怔，道：“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老弟？”

关山月赧然笑了笑，道：“以前不谈，不值得一提！”

拜善道：“那是好事，老弟，该早告诉我跟王爷……”

顿了顿，接道：“她是个干什么的？”

关山月道：“也许您知道她，她原是个卖唱的，在‘八大胡同’，叫红姑！”

拜善呆了一呆脱口呼道：“是她？老弟，我听说过，我听说过，大伙儿都说她是个难得的好姑娘，人美，才高，艺佳，卖唱不卖笑，冰清玉洁，冷若冰霜，不知多少人打过她的主意，可是却没能……”赧然一笑，道：“老弟，你可别介意。”

关山月笑了笑，道：“不会的，统带，她的事我清楚，也就因为她不同

于一般烟花女子，所以我才跟她交往，同时我也很敬重她！”

拜善道：“老弟，我老实说，你好福气，能碰上你，也是她几生修来，只是，老弟，她又怎么跑到‘天桥’卖起解来？”

关山月道：“统带，她只因为不喜那种卖唱生涯，也厌恶那块地方……”

拜善点头说道：“是的，老弟，像她那种姑娘家，是受不了客人们的轻薄调笑，那些人永远色迷迷的没正经……”

顿了顿，接道：“你说下去，老弟。”

关山月应了一声，道：“今天我抽个空去看她，可巧碰见‘九门提督’的大少在那儿对她动手动脚，百般纠缠，统带，您想，这可忍么？”

拜善迟疑着一点头，道：“是不可忍，老弟，只是，大少他不知道……”

关山月道：“统带，我听说‘九门提督’这位大少依仗父势，平日只知吃喝玩乐，不求上进，凡是稍具姿色的妇女，无不……”

拜善摇头说道：“唉，老弟，你不知道，内城里这些少爷们都一样，还不就是那么回事！”

“当然！”关山月道：“他们有钱有势，官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当然管不着，也不敢管，可是我不能忍受他对我的人这个样，当时我进门阻拦，说话不免重了些，他就抬出他是‘九门提督’的少爷，硬要我把人让给他，您说这叫什么话……”

拜善点了点头，但他没说话！

关山月接着说道：“我听说他是‘九门提督’的大少，我忍了，可是那绝不是意味着我怕他的官势，老实说并不怕谁，闹出乱子来大不了一走了之，回我的江湖去，凭他‘九门提督’还奈何不了我。”

拜善点头说道：“那是，老弟，我明白，这是实话，就是倾京畿铁骑，也未必能动你老弟一根汗毛，像郭玉龙那等天下称最高手，对你老弟都推崇备至……”

关山月道：“统带，那您是骂我，当时，我忍了，可是要我让人我办不到，也许因为我没给他这位大少爷面子，他动手就打人，为了不替营里惹麻烦，我躲了，没还手，结果他在没奈何的情形下走了，没一会儿他又带了十几个‘查缉营’的找上门来，进门抽刀就要拿人抢人，一方面为自卫，一方面我忍无可忍，我出了手，但那只是对‘查缉营’的几个，对那位大少，我没动他，统带可以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伤，也请看看他‘查缉营’的那口刀！”

说着，自袍子里抽出了那把刀，双手递了上去！

拜善伸手接了过去，看了看，道：“老弟：这是‘查缉营’的刀，没错，这么说来，我不敢说错在你老弟……”

关山月道：“谢谢您，统带！”

拜善眉锋微皱，道：“只是，老弟，你不知道，‘九门提督’只有一个少爷，平素很护短，也因此养成了他这位少爷……”

关山月扬眉说道：“统带，我不敢让您为难，我自己做的事我自己担，我这就自己上‘九门提督’府去……”

一句话激得拜善扬了眉，他道：“那什么话，老弟，怎么说你是我‘侍卫营’的人，这点事我要不能担还配做这个统带？大清朝有皇律，天大的事也得讲个理，他‘九门提督’平素也没把我这‘侍卫营’放在眼里，这件事交给我了，真不行我见雍王爷去，老弟，你歇着去吧！”

关山月欠身而起，道：“谢统带，只是这样……”

拜善一摆手，道：“老弟，你放心，有理天下去得，我这个统带就要跟他那个‘九门提督’别苗头！”

那是，宁可得罪十个“九门提督”，也绝不能得罪一个很有希望登上九五，坐上帝位的雍郡王四阿哥胤禛！

拜善，他是个聪明人！

关山月欠身一礼，道：“那么，统带，我告退了……”

话声犹未落，只听书房外贴身护卫蒋百煌扬声说道：“禀统带，燕青要见关领班！”

拜善笑道：“老弟，你的兄弟们回来了！”

关山月道：“我到外面去见他！”又一欠身，转身行了出去！

出门的时候，蒋百煌送过一抹友善而敬佩的笑意：“关兄，有你的，敢动‘九门提督’的大少，你是第一人，更妙的是还站稳一个‘理’字！”

敢情，事他早知道了，话，他刚才也听见了！

关山月笑了笑，没说话，转眼望去，只见燕青气急败坏地站在院子里，他一见关山月出门，忙迎了过来：“领班，糟了，弟兄们让他们给架走了！”

关山月脸色一变，急道：“怎么说？”

燕青道：“您让我去叫大伙儿，我还没到酒楼，就远远地瞧见酒楼外围着数十个‘查缉营’的，我就知道事情不妙，再一细看，兔崽子们出动了四个领班，没一会儿就见弟兄们被他们由酒楼里架了出来架走了……”

关山月道：“架哪儿去了！”

燕青道：“自然是‘查缉营’！”

关山月道：“都被架去了么？”

燕青道：“我一看情形不对就没敢靠近，所以除了我这个不在酒楼里之外，全被他们架走了，领班，您得快想个法子，要不然弟兄们会被他们整惨的！”

关山月双眉高扬，冷哼一声道：“好，要闹咱们就闹大一点！”

转身便要进书房，适时拜善由里面行了出来，一眼看出关山月神色不对，他当即问道：“什么事，老弟？”

关山月道：“我正要进去禀报您，我班里的弟兄也闯祸了！”

拜善“哦！”地一声道：“怎么回事？”

关山月遂把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说道：“统带，您看，这不是存心生事找碴儿么？”

拜善脸色一变凝重，没有说话，但很显见地，这位“侍卫营”的统带火儿了！

蒋百煌突然说道：“统带，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把咱们‘侍卫营’当成什么了？”

拜善哼了一声，道：“百煌，给我备马，我闯闯‘查缉营’去！”

蒋百煌正要答应，关山月忙道：“且慢，统带！”

拜善抬眼说道：“你有什么话，老弟？”

关山月道：“统带，请考虑您的身份！”

拜善犹豫了一下，道：“那么，老弟，以你呢？”

关山月道：“被架走的是我班里的弟兄，该我去！”

拜善眉锋一皱，道：“老弟，这恐怕……”

蒋百煌道：“统带，人家欺到咱们头上来了，您还顾忌什么，犹豫怎地？”

拜善双眉一扬，猛然点头，道：“好，老弟，就这么办，我豁出去了，要闹咱们就闹大的，你去吧，我这就到雍王府那儿去报个备去！”话落，他转身要走！

蒋百煌一欠身，道：“统带，您恩准，我四个想跟关领班去一趟！”

拜善道：“就知道你四个不会闲着，去吧，放手干，看看是我这‘侍卫营’行，还是他‘查缉营’行！”

关山月凝目说道：“百煌兄，四位……”

蒋百煌道：“关兄，过去的不提了，从今天起，我四个交你这个朋友，你不答应都不行，你下令吧，带什么家伙？”

关山月好不感动，道：“我先谢过，假如四位用得惯软剑的话……”

蒋百煌一点头，道：“行，勉强凑合，天翔，拿四柄软剑去，记住，多带一柄！”

四护卫之末霍天翔应声飞步而去！

燕青这时嗫嚅说道：“领班，我也想……”

关山月一摇头，道：“这不是看戏瞧热闹，我不准，回班里歇着去！”

燕青还待再求，关山月眼一瞪，他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一句话没说，头一低，走了！

燕青刚走，霍天翔手提四柄软剑飞步而至！

一人一柄，收拾妥当后，关山月居中，四护卫蒋百煌、韩武扬、罗大镛、霍天翔居左右，五条汉子，五位英豪并肩大步行了出去！

“侍卫营”跟“九门提督”辖下的“查缉营”所在地，在内城里正好成遥遥对峙形势，“查缉营”的所在地离“九门提督”府不远，当然，那是为一旦有了事方便！

他五个步履何等快速，片刻之后就到了“查缉营”前！

“查缉营”衙门头不比“侍卫营”大，可是今日里禁卫显得特别森严，大门口站着十个提刀的弟兄，另外还加二十名持枪的禁卫军！

蒋百煌“哈！”地一声道：“敢情好，‘九门提督’把禁卫军也调来了，他是存心大干一场了，关兄，咱们是文进还是武闯？”

关山月道：“百煌兄，以你看？”

蒋百煌道：“咱们都不是文诌诌，慢吞吞的人，别让他们整了哥们‘侍卫营’的弟兄，干脆来个武闯！”

关山月笑道：“英雄所见略同。”

于是，他五个并肩笔直地直闯“查缉营”大门！

“查缉营”站门的那十个紧张了，一个转身奔了进去，其他九个一拥下了石阶，把关山月五个拦在了丈余外！

关山月五个没停步，直逼过来！

“查缉营”为首的一个陡然喝道：“干什么的，站住！”

霍天翔冷笑说道：“这是明知故问，反穿皮袄装羊！”

蒋百煌大声说道：“‘侍卫营’来要人的，不想断胳膊折腿的闪开！”

那人冷哼说道：“废话，有种的闯闯看！”

蒋百煌道：“既然来了，就是这个打算，关兄！”

关山月道：“刚才怎么说的！”

蒋百煌大笑说道：“说得是，那还能不算数？”

“铮！”地一声，软剑出腰，抖剑扬了过去！

他这一动，韩武扬三个也齐亮了剑，关山月则是赤手空拳，凭一双肉拳卷入战围！

转眼间惨呼四起，关山月掌劈脚踢，打倒了两个，蒋百煌四人一人砍伤了一个，地上躺着两个，带伤的弃刀抱捂着伤处，没伤的吓白了脸，转身往“查缉营”大门退去！

蒋百煌笑道：“朋友们，别走啊！”

五个人大步逼了过去！

吆喝声中二十名禁卫军端着枪迎了过来！

蒋百煌大喝说道：“这是‘侍卫营’跟‘查缉营’的纠纷，不关你们的事，闪开路，要不然别怪我五个下手无情！”

那二十名禁卫军被蒋百煌神威所慑，汹汹的来势一扫尽净，你看我，我看你，枪都垂下了地！

关山月等五个毫不怠慢，穿过二十名禁卫军，飞身上了石阶，一阵大喝大门里拥出了好几十个！

自然恶战难免，关山月居中，身先四护卫，两名“查缉营”的抡刀劈了过来，出手十分狠毒！

关山月避过刀锋，双掌下劈，那两个刀落腕折，惨呼声中抱腕蹲了下去，关山月跟着出腿，一脚踢两个，那两个再次大叫，身形飞起，砰然连声撞倒了好几个！他这里弄翻了两个，四护卫剑下也躺倒了好几个，他五个如猛虎扑进羊群，“查缉营”的潮水一般往里飞退！

人退进去了，要掩门，关山月人快，抢步而至，一脚踢出，砰然开了门，门里，又撞倒了好几个！

他五个跟着扑进“查缉营”大门！

进了“查缉营”大门，出乎意料地，却没有再遇上拦扑，不过，那广大的前院里，站着黑压压一片，全是“查缉营”的，弓上弦，个个跃跃欲动，虎视眈眈。

院子正中，站着个瘦削老头儿，服饰齐全，项挂朝珠，头戴单眼花翎，白着脸混身发抖直跺脚：“拜善他要造反了，要造反了，你们算什么？吃粮拿俸的官差还是强盗土匪？”

蒋百煌低低说道：“关兄，这老儿就是‘九门提督’！”关山月跨步上前，一欠身道：“见过大人！”

那“九门提督”冷哼说道：“你们‘侍卫营’的还把我这个提督放在眼里么？”

关山月昂然说道：“大人明鉴，曲并不在‘侍卫营’，大人如果不信，尽可以把贵属调出来当面问问！”

那位“九门提督”道：“我已经问过了，我身为‘九门提督’，掌管内城九门钥匙，负责京畿安宁，有人滋事，尤其是这两个营的，我当然要把他们通通抓起来，是非曲直自有大清皇律审断……”

关山月道：“大人真把贵属也抓起来了么？”

“混帐，大胆！”那位“九门提督”官威十足地喝道：“难道我还骗你不成？”

关山月扬了扬眉，忍了忍，道：“我不敢提大人骗人，但我要大胆批判大人不是，‘侍卫营’有统带在，大人依法行事，也应该照令统带一声……”

那位“九门提督”气得吹胡子瞪眼，道：“好，好，好，你竟敢……你

怎么知道我没有照令拜善？”

关山月道：“事实上统带至今不知道这件事！”

那位“九门提督”哑了口，但他旋即说道：“你怎么知道至今他还不知道？”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大人，统带若接到大人的照令，他不会派我五个到贵营来要人！”

那位“九门提督”道：“这么说是拜善他支使你们行凶滋事……”

关山月道：“大人，这只能叫救人，不能叫行凶滋事！”

那位“九门提督”又气得发了抖，道：“大胆，大胆，你在‘侍卫营’是……？”

关山月道：“大人，我只是一名小小领班！”

那位“九门提督”道：“我看你比拜善的胆子还大，姓什么，叫什么？”

关山月道：“回大人，我姓关，叫关山月！”

那位“九门提督”勃然色变，道：“你，你就叫关山月？”

关山月淡然点头，道：“是的，大人！”

那位“九门提督”颤声说道：“怪不得，怪不得，你连我的儿子都敢打，还会把我这个‘查缉营’放在眼里，来人，拿下了！”

两名“查缉营”的应声而出，气势汹汹地大步行了过来！

蒋百煌双眉一扬：“找死！”他便要闪身越出！

关山月忙道：“百煌兄，杀鸡焉用牛刀，我自会应付……”陡然扬声喝道：“大人，关山月无罪！”九门提督尚未答话，那两个已到面前，其中一人冷然说道：“有没有罪待会再说，单你打少爷这一桩就该砍头！”

两只手递出，当胸便抓！

关山月含笑说道：“二位未免太不客气了！”

双掌并出，闪电一般地轻易捞上那两只腕子，只一扭，那两个“哎唷！”一声背过了身，手臂被扭在了背后！

关山月笑了笑，道：“大人，最好别让他们再来了！”

两手往前一送，那两个踉跄一冲，而左边一名受不住这个，脸上挂不住，恼羞成了怒，霍然旋身，一柄明晃晃的刺刀挺腕飞刺，直取关山月小腹！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你这个不到黄河心不死，自找苦吃！”

一吸气，小腹内凹，容得那汉子招式用尽，他抖手一掌拍下，“当！”地一声尖刀坠了地，他跟着翻腕撩起，打得那汉子满嘴开花，踉跄后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这两手震慑人，也激怒人，一阵震天叱喝，周围众“查缉营”高手便要扑上群攻！

关山月及时说道：“大人若不想把事情闹大，最好喝止他们！”

“九门提督”惊得发颤，气得发抖，道：“你们‘侍卫营’闹的事还不够大的？”

关山月道：“‘侍卫营’纯出于无奈，大人只要下令交出我班里的弟兄，我立即带着他们撤走！”

九门提督道：“哪有那么便宜，告诉你，人在我手，你们再行无法无天的行凶逞暴，我一个一个地砍！”

关山月道：“大人最好别这样……”

九门提督道：“京畿滋事，形同造反，我还会有什么客气，来人！”

只听身后“喳！”地一声！

九门提督向身后摆手喝道：“把人带出来让他们看看！”

有人又一声答应，步履响动，如飞向后而去！

转眼间，一群“查缉营”的高手，推着迟文等九个来到，迟文九个人个个满身绳索捆绑，像拿着了江洋大盗！

关山月脸色微变，道：“大人，他们不是贼，而是吃粮拿俸……”

九门提督道：“按他们的行为，跟贼没有什么两样！”

关山月道：“他们犯了大人哪条法？”

九门提督道：“他们在酒楼召妓……”

关山月道：“大人，大清皇律并没有规定官民等不能在酒楼召妓陪酒，大人如视这为犯法，内城里的大员该是抓不胜抓！”

九门提督老脸一红道：“你看见哪个大员召妓陪酒了？”

“大人！”关山月道：“这是时兴玩艺儿，宴客不召妓那不派头，这也是公开的事，内城里的都喜欢这调调儿，假如有人不知道，那是他装聋作哑！”

“骂得好！”蒋百煌低低说了一句。

“你敢……”九门提督气得一抖，随即“哼！”了一声道：“他们在酒楼打架滋事，惊扰百姓，你可知道？”

关山月道：“我听说一点了，但我要请问大人，他们跟谁打架滋事，惊扰百姓？”

九门提督老脸又一红，道：“我不讳言，是跟我辖下‘查缉营’的人！”

关山月笑了：“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大人可曾问过是非曲直？”

九门提督冷然一摇头，道：“我不问什么是非曲直，我辖下‘查缉营’的人是维护京畿治安，这几个是拒捕……”

关山月道：“这么说，大人辖下的‘查缉营’是捕人而非……”

九门提督一点头道：“正是！”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我请问大人，大人没有弄清楚‘查缉营’的职权，‘查缉营’凭哪一点逮捕‘侍卫营’的人？”

九门提督怒声说道：“就凭他们扰乱京畿治安，惊扰百姓……”

关山月道：“纵然如此，‘侍卫营’自有统带在，何况他们并没……”

九门提督叫道：“拜善他们怎么样？他的人在外城犯法就归我管！”

他是个老倔头，蛮不讲理，说起来他今天可也好脾气，竟跟一个小小的领班罗嗦那么多，容一个小小的领班当面抗议指责！

其实，那是这五个神威慑人，尤其关山月那高绝的身手更怕人，要不然绝没那么便宜！

也难怪，一个小小的“侍卫营”领班，怎么能跟掌管九门钥匙，负责京畿治安的堂堂“九门提督”比？

关山月道：“大人，我再说一句，我的弟兄并没有犯法！”

九门提督道：“可是我认为……”

关山月道：“我再告诉大人一句，他们是被论功行赏……”

九门提督道：“论什么功，行什么赏？”

关山月道：“他们是拿住了劫掠康亲王格格的飞贼同伙，因而被论功行赏，给假三天，而大人如今竟捏造事实，诬以滋事打架，扰乱京畿治安，拿他们当贼办，我以为大人此举是有意跟康亲王过不去！”

“九门提督”如何惹得起康亲王，再有他十个也不够看，老头儿一惊喝

道：“胡说，我怎会跟王爷……”

关山月截口说道：“大人，我没有太多的功夫，也没有太好的耐性，我五个出来的时候，统带交待过，要干就放手干，要闹就闹大一点，他已豁出去……”

“拜善！”九门提督怒喝说道：“他，他要造反？”

关山月道：“请大人别乱给人扣大帽子！”

九门提督道：“难道我说错了他？”

关山月道：“大人该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逼人，不过我愿意告诉大人一声，统带有意拼着顶子不戴！”

九门提督惊怒喝道：“你……拜善他……”

关山月谈笑截口说道：“大人不必再说那么多了，只请大人赐一句话，放不放人？”

九门提督怒笑说道：“好，我放！”

一抬手，九口刀架在了迟文等九人的脖子上！”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大人……”

九门提督道：“你五个，谁敢动一动，我就一个个地砍！”

蒋百煌等四护卫勃然色变，一声：“关兄，咱们……”

关山月一抬手，拦住了四护卫，目中威棱逼视九门提督，一字一字地道：“大人要这么做，那是逼关山月流血五步！”

做官的都知道江湖上出亡命徒，这位“九门提督”还真怕，他满脸惊容地往后一退，旁边“查缉营”高手立即拥了过来！

“大人！”关山月道：“他们拦不住我，也护不住大人你！”

九门提督开了口，仍是那句话：“你五个，谁敢动一步，我就砍一个！”

迟文突然说道：“领班，我几个替您丢人现眼，您别管我几个了！”

关山月道：“那不叫丢人现眼，怎么说我是你们的领班，再说你们这三天假也是我放的！”

迟文还想再说，关山月已然又道：“迟文，有什么话先刘着，等回去后再说不迟！”

随即转望九门提督，震声说道：“大人，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江湖人，来处江湖，他日的去处也是江湖，我并不在乎早走些时日，凭官家，也未必能奈何得了我，我无意危言耸听恐吓大人，但话我不得不说，大人要是伤我班里的弟兄一个，我拿大人府里的人命抵偿，我说得出，做得到……”

只听九门提督颤声叫道：“反了，反了，这还得了，这还得了，来人，到‘宗人府’去一趟，我要看看拜善他怎么说！”

他身后的人应了一声！

关山月及时说道：“站住，谁敢动一动，我先放倒谁，谁要自信能出得‘查缉营’，不妨试试，只是别怪我事先没打招呼！”

隔着这么多人，有这么多“查缉营”高手挡着，那人没听进耳朵里，没放在心上，拔腿往后面跑！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这只能怪你，不能怪我！”

脚一抬，勾起了地上的尖刀，伸手一捞一抛，尖刀化为一道寒光，由九门提督顶子上擦过，吓得他慌忙低头抱脑袋，随听一声惨叫划空响起，紧接着砰然一声似有重物摔落了地上！

“查缉营”众高手扭头一看，惊呼四起，脸色立变，个个不寒而栗，心

惊胆战！

地上，倒着个中年汉子，那把尖刀由后向前刺穿了他的左小腿，血染红了他大半条裤腿，他两手抱腿，龇牙咧嘴直叫，当然，腿是肉做的，还会不疼？

蒋百煌轻喝说道：“高，关兄，就这一手我得学上几年！”

关山月淡然一笑，目光环扫，道：“哪位愿意再试试？话说在前头，下一位可没这么便宜！”

这还叫便宜，那不便宜的不知道要遭什么殃呢！

话，他说出了口，半天没一个敢再动！

九门提督颤声叫道：“你，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真要造反？”

关山月道：“大人似乎专会给人扣这顶大帽子，对大人来说，这两个字可怕，论罪足以株连九族，而对我，我却不在乎……”

顿了顿，径自接道：“我所以拦住大人派人往‘宗人府’去，那是为大人好……”

九门提督道：“你为我好？”

“是的，大人！”关山月道：“大人应该熟知‘宗人府’的宗会大人为人如何，为官又怎样，他若公正，大人绝讨不了便宜，他若不够公正，我敢说宁宁可委曲大人也绝不会去得罪康亲王！”

九门提督道：“这跟康亲王爷有什么关系？”

关山月道：“大人健忘，我刚才说过……”

“胡说！”九门提督惊声叱道：“你别蓄意挑拨，把王爷也扯进来……”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大人，事实上他几个拿住了劫掠海珠格格飞贼同伙，王爷对他几个十分垂爱！”

九门提督道：“我不信！”显然他有点信了！

关山月道：“信不信全凭大……”

“人”字还没出口，忽听——

“哟，这是干什么呀？”娇滴滴，脆生生，好美，好甜，这话声，直能化暴戾为祥和！

关山月一怔回顾，只见大门里站着个杏眼桃腮，美艳如花的十八九姑娘，她穿着一身大红的劲装，身披一袭大红风氅，由头到脚，像一团火！

那双清澈，深邃，既明又亮的大眼睛，满脸诧异地直愣愣地望着院子里的情景！

这既娇又美更大胆的姑娘是谁？

只听九门提督惊急叫道：“蓉贞，快走！”

蒋百煌低低急道：“是老头儿闺女，拿住她换人，天翔！”

四护卫中最年轻，长得也最俊的霍天翔应声掠出，近前探掌，三不管地一把抓住姑娘的皓腕！

“哎哟！”姑娘惊叫一声，道：“你这人怎么这么粗鲁……”

霍天翔一句话没说，转身把她拖了过来！

九门提督惊叫着越众而出：“放开她，放开她，你们这是……”

关山月道：“大人，这位姑娘是……”

九门提督道：“你装什么糊涂，是我的女儿！”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天翔弟，放开这位姑娘！”

蒋百煌忙道：“关兄……”

关山月道：“百煌兄，何必为难一个姑娘家，再说，若以姑娘换回了弟

兄们，咱们又有什么光采？”

蒋百煌呆了一呆，道：“说得是，天翔，听关兄的！”

霍天翔应声松了手，姑娘她皱着黛眉，揉着皓腕，毫无羞怒之色，她只诧异地望着霍天翔道：“你这个人……还有这四个是……”

九门提督忙叫道：“蓉贞，快过来！”

姑娘嘴里答应着，目光不离那五个，一步一步地挨了过去，看看近了，九门提督忙不迭地一把把她拉了过去！

扯得姑娘一个踉跄，姑娘嗔声叫道：“哎哟，爹，瞧您……”

“别瞧爹了！”九门提督拉着她往后退，道：“快过来吧，这五个是‘侍卫营’的，也是来自江湖的亡命徒！”

他把姑娘拉到了他身后，算是放了心！

他再倔，对别人再不讲理，对自己的女儿倒是挺护的，这就是天性，人性，千古改变不了的！

姑娘“噢！”地一声道：“我说嘛，怪不得瞧着比咱们‘查缉营’的顺眼，您瞧，爹，他五个敢面对这么多人，多大的胆呀？”

九门提督冷哼说道：“他们是胆大，胆大的包了天，竟敢闯‘查缉营’，连我这‘九门提督’都不放在眼里，简直该砍……”

关山月突然说道：“大人！”

九门提督一噤住口。

“爹，瞧您！”姑娘像只好说话的鹦鹉，她又开了口：“他有什么好怕的，又不是三头六臂凶神恶鬼，我瞧他长得挺好，挺顺眼的嘛！”

够天真，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九门提督老脸一红，哦地一声道：“蓉贞，他就是打你哥哥的……”

姑娘目光一直，道：“他就是……”

突然跨前一步，跟她爹站了个并肩，凝望关山月道：“你就是打我哥哥……你姓什么，叫什么？”

“姑娘！”关山月淡淡说道：“我姓关，叫关山月！”

姑娘一点头，道：“这名字很好，你凭什么打我哥哥呀？”

关山月不愿多罗嗦，可是面对这么一位姑娘，令他有不忍让她难堪，不忍不开口之感，他当即说道：“这你该回去问问令兄！”

“问他？”姑娘道：“我为什么问他？我要问你！”

关山月道：“姑娘，我没有太多的工夫……”

姑娘脸一绷，道：“不行，我非让你说，你敢不听我的？”一付娇憨刁蛮！

关山月微皱眉锋，方待说话！

九门提督突然说道：“蓉贞，跟他罗嗦什么……”

“不行，爹！”姑娘一摇头，道：“您别管，我非让他说不可！”

九门提督皱眉，苦着脸，没再说话！

姑娘望着关山月道：“喂，你，说呀！”

关山月淡淡说道：“姑娘，就凭令兄那令人难忍的作为！”

姑娘道：“他什么作为让你难忍？”

关山月道：“姑娘，他调戏民女，极尽轻薄……”

姑娘霍地转道：“爹，您听见了么？叫您管哥哥，您偏偏不管，而且事由他的性，任他胡来乱来，看看，为这挨了人的打，都让您给惯坏了！”

九门提督皱眉说道：“好了，好了，蓉贞，你听他的！”

“还护着！”姑娘道：“对哥哥，您又不是不知道……”

“蓉贞！”九门提督瞪眼说道：“你有完没有，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姑娘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您就为哥哥……”

九门提督唉了两声：“跟你说不清楚，还是回去后再说吧，如今给我往里站站，大人的事儿你别管！”

姑娘小嘴儿一噘，道：“不管就不管，稀罕！”一跺脚，转到那爹身后站着去了！

关山月道：“大人，我工夫不多，也没那么好的耐性！”

九门提督一摇头，坚决地道：“不行，我绝不放人……”

关山月道：“大人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

九门提督道：“我没忘，也还是那句话，谁敢，我就砍他们一个脑袋！”

关山月道：“那我只好流血五步了！”

伸手探腰，“铮！”地一声亮出了软剑！

九门提督往后退去，“查缉营”高手立又拥了过来！

关山月道：“大人，令媛在此，你要三思！”

九门提督尚未答话，姑娘一扭纤腰站了出来，竖着黛眉，瞪着关山月道：“干什么呀，你想？”

关山月没理她，向着九门提督道：“大人，刚才我本可以用令媛交换我班里的弟兄，可是我没有那么做，大人身为‘九门提督’……”

姑娘突然转回了身，指着迟文几个道：“爹，这几个是‘侍卫营’的？”

九门提督“嗯！”了一声！

姑娘道：“他几个也打了哥哥么？”

九门提督向着爱女蓉贞道：“他们没有打你哥哥，只有这混……”

关山月眼一瞪，姑娘适时说道：“那拿人家干什么呀？”

九门提督怒声说道：“不准你多嘴，告诉你大人的事你别管！”

姑娘道：“可是……”

“可是什么？”九门提督道：“爹豁出去了，这口气绝不能输给拜善，我看看他们敢把我怎么样！”

他这么一说，关山月还真为了难，眼前自己班里的弟兄不能不救，要救就势必流血，一旦“九门提督”流了血，怎么说他也别想再在这儿待下去了！

这怎么办？

蒋百煌冷冷说道：“关兄，听见了么？十足的老倔头，你不该放他那闺女！”

关山月眉锋一皱，沉默着没说话！

九门提督突然沉声叱道：“滚，你五个都给我滚回去，想要人可以，叫拜善自己来向我低头赔不是！”

关山月双眉一扬，低低说道：“百煌兄！”

蒋百煌道：“您吩咐吧！关兄！”

关山月道：“没奈何，我只有出手了，四位身上可带有暗器？”

蒋百煌道：“每人有一筒袖箭，管用么？”

关山月微一点头，道：“很够了，我出手擒老头子，那几个一有异动，四位尽管用袖箭招呼他们！”

蒋百煌道：“行是行，只是来得及么？”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弟兄们若伤一个，我要他‘查缉营’加倍偿还！”

蒋百煌道：“就这么说，关兄！”

只听姑娘道：“爹，你瞧，他几个嘀嘀咕咕的……”

关山月陡然一喝：“大人，恕我斗胆得罪了！”

长身而起，软剑一抖，光华暴盛，九朵剑花立现剑尖，向着那拦在九门提督身前护卫的众“查缉营”高手怒卷而去！

四卫是识货的大行家，入目九朵剑花，刚脱口一声惊呼：“九花齐飞，登峰造极！”

关山月身法似电，人已扑进“查缉营”众高手之中，那些“查缉营”众高手没有提防，也来不及出手，等发觉时森寒的剑花已到了头顶，心胆欲裂，魂飞魄散，惊呼声中，骇然闪退，正好，九门提督也吓破了胆，一声“砍”尚未出口，关山月已劈胸一把揪住了他，掌中软剑一垂，搭在他后颈上，霍然旋身，目中威棱直逼那架着迟文等九人的众“查缉营”高手，舌绽春雷，霹雳大喝：“谁敢动！”

高绝身手及神威慑人，那些“查缉营”高手呆若木鸡，噤若寒蝉，当真没一个敢动！

再看地上，几十条发辫，几十个“查缉营”高手头顶光光，站在那儿不住打冷颤！

蒋百煌四个却也呆在了那儿，还好关山月快，否则的话，就凭这份呆，哪打得出袖箭救人？

九门提督白了脸，缩着脖子，颤声直道：“你，你，你真敢……”

姑娘定过了神，惊叱一声，便要扑救！

关山月淡然喝道：“姑娘，我是个亡命徒，令尊则贵为‘九门提督’！”

姑娘一惊刹住身形，美目一红，跺脚叫道：“放开我爹，你想造反，我要你的脑袋！”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姑娘，那是以后的事，如今请说句话，叫他们松了我班里的弟兄！”

姑娘猛然一摇头，道：“不！”

她竟然说不！

关山月呆了一呆，道：“那么我让令尊自己说……”

话锋刚顿，姑娘突然嘶声娇喝：“关山月，你敢，你要逼我爹下令，我就一头碰死在这儿，也恨你一辈子！”

这话从何说起？

关山月眉锋微微一皱，抬眼望向那几个，刚要开口！

只听一声沉喝由大门传了过来：“关领班，放手！”

大门口，拜善一个寒着脸站在那儿！

关山月应声松手垂剑，跟四护卫一起欠下身去：“统带！”

九门提督有了理了，浑身发抖白着脸，胡子直翘：“好，好，好，拜善，你的好领班，好部属，你来了，来的是时候，你的领班竟敢揪着我，把剑搁在我这‘九门提督’脖子上，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也不跟你多说，你跟我到‘宗人府’去，或者进宫去，都行！”

顶子歪了，被关山月揪皱了的朝服也没拉一拉，颤抖着走过去，伸手就去抓拜善！

拜善冷然翻腕递出一物，道：“请你先看看这个再说！”

那是一张信笺，九门提督恰好一把抓住了他！

看不清楚上面写的是什麼，只看见信笺上方六个钢印朱字：“康亲王府用笺”！

接过这个，九门提督脸色大变，他站在那儿傻了脸！

拜善没看他一眼，转望关山月，冷然说道：“关领班，带着弟兄们，回营去！”

关山月应声大步逼向迟文等九人，那些“查缉营”的高手是怕了他，连忙收刀往后退去！

关山月近前抖剑，绳索寸断落了一地，道：“走吧！”

迟文等九个满脸羞愧与慰激，揉着腕子道：“领班……”

关山月截口说道：“有话回去再说！”

迟文等九个头一低，行向大门！

他几个这里一迈步，拜善那里冷然负手转身，大步行了出去！

“查缉营”，上自“九门提督”下至每一个高手，却呆呆地愣在了那儿！出了门，蒋百煌道：“总算出了一口气！”

“出气？”拜善冷冷说道：“差点没闹出祸事！”

关山月道：“怎么？统带？”

对关山月，拜善脸色立即缓和不少，他道：“老弟，你知道这位‘九门提督’是谁的人？”

关山月道：“是谁的人？”

拜善摇了摇头，道：“来头大了，论起来，他是淑妃的远房亲戚……”

关山月可真暗暗地皱了皱眉，他明白，这位淑妃，在宫里的圣宠，不下于雍郡王的生母卫妃！这淑妃论起来原是康熙的姑母，仅比康熙大五岁，二十岁还没有招驸马，康熙从小就跟这位姑母好，吃喝玩乐在一起，简直形影不离分不开！

康熙十七岁那年，得了个咯血的病，他不搬到“宁寿宫”去，硬要住在“永乐宫”里，任何人不许进，只要他这位姑母陪，这一陪陪出了麻烦，康熙人长得本俊俏，加以他这位姑母正是动情的时候，一知心就忘了姑侄的名份！

一忘名份就难免耳鬓厮磨，软语温存！

于是，麻烦发生了！

于是，康熙日后就把这位姑母封做了淑妃！当然，她的得宠是可想而知的！

关山月当即说道：“您怎么不早说？”

拜善苦笑说道：“我也是刚知道的啊！”

关山月道：“听谁说的？雍王爷？”

拜善道：“不是雍王爷还有谁？别提了，老弟，雍王爷着实地把我埋怨了一顿，亏得他有办法，他自知不便出面，就请福晋跑了一趟康亲王府，哼，你细算算，也只有这位王爷能出面，压得住这位‘九门提督’了！”

惊心事

关山月愕然说道：“那为什么，统带？”

拜善摇头说道：“雍王他没细说，大概又是亲戚关系吧！”

关山月点头说道：“怪不得几次对外用兵，都是这位王爷……”

拜善一抬手，道：“老弟，别说了，你先走一步吧，营里有人等着你呢！”

关山月目光一凝，道：“谁，统带？”

“回营里看看就知道了！”

这是谁值得这么神秘？

关山月心里一跳，没再问，向拜善欠身一礼，然后跟四护卫打了个招呼，放步当先而去！

回到了“侍卫营”，他先跑进了拜善的书房，书房里空空地没一个人，这就不对了，如今这书房里怎么空空的！

关山月一肚子诧异纳闷地走向自己那间屋！

甫近自己那间屋十丈，他便发觉屋里有人，当即加快步履走了过去，推开门一看，他不由一怔：“王爷，原来是您……”

床上躺着个人，两只手枕在头下，可不正是雍郡王？

胤祯，他永远表现得那么随和，要不然堂堂一个郡王，会躺在一个“侍卫营”领班的床上？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除了关山月，就连一些朝廷大员也没有这份殊荣！

雍郡王笑吟吟地望着他：“回来了，阁下？干得痛快么？得意么？”

关山月赧然一笑，道：“王爷，您挖苦人……”

“挖苦人？”雍郡王翻身坐起，一指头差点没点上关山月鼻尖，咬着牙道：“这算便宜，我简直想痛痛快快的揍你一顿！”

关山月道：“王爷，我事先不知道！”

“够了，阁下！”雍郡王道：“要不是拜善有心眼到我那儿去得快，你这三个字差点断送了我的一切！”

关山月道：“真要那样，我的罪可就大了！”

雍郡王笑了，道：“还好，吉人自有天相，小关，算你行，你竟敢闯‘查缉营’，碰‘九门提督’，我问你，是谁给你壮的胆，撑的腰？”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别以为我会说您，班里的弟兄我不能不救，谁叫我是他们的领班？就是龙潭虎穴……”

“得！”雍郡王耸肩摊手，道：“白说了，人家不领我这个情！”

关山月含笑说道：“王爷，领情非得挂在嘴边儿上么？”

雍郡王呆了一呆，摇头苦笑道：“好一张利嘴，一根巧舌，算你会说话……”

抬手一指床前椅子，道：“给我坐下，我有话问你！”

关山月一欠身，道：“是，王爷，我谢座！”

雍郡王道：“现在由你气我，待会儿有你好受的！”

关山月坐定了，雍郡王头一偏，望着他含笑说道：“小关，刚才你进门时，那句：‘王爷，原来是您！’何解？”

关山月道：“王爷，这还用解释么？”

雍郡王道：“那随你，不是我这个王爷是谁，难道还是那未来的娇妻枕边人红姑娘的芳驾莅临了不成？”

关山月心里一跳，脸上一热，窘笑说道：“统带好快的一张嘴！”

雍郡王话里有话地道：“也只有他告诉我了，他要不告诉我，只怕我永远不会知道我视为左右手、亲兄弟的关山月阁下在外面有个意中情人！”

这话，关山月自然懂，他赧然一笑，道：“王爷……”

“少废话，说！”雍郡王一瞪眼，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怕我这个雍王给你的待遇让你没法成家，养不活老婆，还是怕我这个郡王风流成性，抢了你的如花美眷？嗯？”

关山月眉锋微皱，道：“王爷，请自斟酌，这话是否欠妥？”

雍郡王呆了一呆，他也自知欠妥，但他旋即摇了摇头，耍了无赖，道：“我不管那么多，只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让我知道？”

“王爷！”关山月道：“没告诉你我承认，不让您知道，我不敢点头！”

雍郡王道：“那有什么不同？”

关山月道：“绝然不同，王爷，没告诉您，那是我认为时候没到，言之过早，不让您知道，那带点有心瞒您的意味……”

雍郡王道：“你这还不算有心瞒我么？”

关山月摇头，道：“不，王爷，我不敢承认，假如我有心瞒您，我就绝不会对统带说，明知他会告诉您！”

雍郡王道：“会说话，好吧，小关，过去的别提了，明几个请她到我那儿让我跟福晋看看，对她，我久仰，只恨无缘识荆，然后，我找个日子，一切替你办……”

关山月忙道：“王爷，谢谢您的好意，我心领！”

“怎么？”雍郡王瞪眼说道：“你不愿意？小关，我可告诉你，别的情你可以一概不领不受，唯独这件事，我非替你办不可，你是我胤祯的人，别让人说我不……”

关山月脑中灵光电闪，道：“王爷，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这话您说晚了！”

雍郡王一怔，道：“怎么，你们俩已经成亲了？”

关山月脸一热，道：“王爷，您想到哪儿去了，不是这么回事……”

雍郡王道：“那么，是吹了？”

关山月摇头说道：“王爷，您又想左了，她不是那朝秦暮楚，三心二意的女子！”

雍郡王错愕地道：“那怎么我说迟了？”

关山月道：“王爷，她走了！”

雍郡王呆了一呆，道：“走了？她上哪儿去了？”

关山月道：“我的来处，王爷，江南！”

雍郡王叫道：“江南，我的天，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关山月道：“就是今天的事！”

雍郡王道：“好好的她为什么要走？”

关山月道：“王爷，既有如今，怕不会没有以后，‘九门提督’那位大少是不会死心的……”

“不对，小关！”雍郡王一摇头，道：“他已经被你整惨了，你以为他还敢……”

“王爷！”关山月道：“他有一个掌管内城九门钥匙，负责京畿治安，贵为提督的爹，他会怕谁？又在乎什么？”

雍郡王双眉微扬，道：“他爹怎么样？”

“王爷！”关山月又道：“您别动意气，您请想想看，假如他咬了牙，狠了心，动起硬来，我能怎么办？闯进‘九门提督’府杀人，那就别在您身边儿待下去了！”

雍郡王道：“他敢，有我这个郡王……”

“王爷！”关山月道：“您说过，他爹跟淑妃是远房的亲戚，事实上您对他也有顾忌！”

雍郡王道：“谁说的？我这个郡王还斗不了他那个小小的‘九门提督’！”

关山月摇头说道：“王爷，您又动气了，假如您对他没有顾忌，今天这件事您就不会请福晋跑趟康亲王府了！”

雍郡王呆了一呆，道：“那——不是你糊涂，你把她接到我府里去住，我看谁还敢动她的脑筋，跟到我‘郡王府’来纠缠她？”

关山月道：“王爷，固然，那没人敢，可是王爷要考虑一点，表面上他虽不敢，可是内心里他一定会恨透了您，为这件事您招惹他的恨，该么？划得来么？”

雍郡王任性地道：“有什么不该，有什么划不来？”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别忘了，您是在干什么，我来北京又是为了什么？”

雍郡王呆了一呆，摇头说道：“看样子，你似乎是做对了？”

关山月道：“王爷，惹不起我总躲得起，有这更好的法子，我何乐而不为呢？”

雍郡王沉默了一下，抬眼说道：“小关，你知道，为你，我不惜得罪任何人！”

恐怕谁什么事都不及他的帝位重要，雍郡王是个极富心智的人，为安慰他这位最得力的臂膀，这话他不得不说，可是，很明显的带着假。

关山月哪能不明白？他道：“王爷，那是您厚爱，可是我不能让您这么做！”

雍郡王又沉默了，半晌，他忽地一笑道：“小关，她真走了？”

关山月没有笑，道：“是，王爷！”

雍郡王凝目说道：“你没有骗我？”

关山月目光正视，平静地道：“王爷，我没有天胆，也没有这必要，更不会这么做！”

雍郡王吁了一口气，道：“那是真的了，小关，现在追还来得及么？”

关山月道：“我认为来得及，但我不认为王爷该这么做！”

雍郡王摇头说道：“既然你不愿追，那就算了……”

双肩一耸，摊手接道：“乘兴而来，没想到我要败兴而去，我打算得很好，先把她接到我那儿去住，然后我替你张罗一切，论年纪，你也该成家了，成了家……啧啧，现在一切都完了，不提了！”

关山月道：“王爷，对您的德意，我仍表感激！”

“感激？”雍郡王道：“我要你感激？用不着你对我说这两个字，小关，这件事我既插不上手，帮不了忙，就不提了，还记得我交待你的另一件事？”

关山月道：“王爷，我不知道您指的哪一件？”

“哪一件？”雍郡王道：“我交待过你多少事？千件还是万件？”

关山月倏然失笑，没有说话！

“小关，你真行！”雍郡王摇了摇头，道：“只交待了一件事，说后也没有多久你就忘了，可见你根本就没把我的事放在心上……”

关山月道：“谁说的？王爷！”

雍郡王凝目说道：“我说的，难道不对？”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提的可是练‘血滴子’的事？”

雍郡王一点头，道：“不错，你毕竟……”

关山月接道：“毕竟我没有不把王爷的事放在心上！”

雍郡王摇了摇头，笑道：“算你会说话，算我错怪你了，行么？”

关山月道：“那还有什么不行？我是您的人，敢说什么？不过我给您进个建议，以后凡事要弄清楚再责怪人！”

雍郡王眼一瞪，道：“阁下，你这个打蛇随棍上，得理不饶人，有完没有？别不依不饶的，说，事办的怎么样了？”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这您不该问我！”

“不该问你？”雍郡王叫道：“好说，我把事交给了你，不问你问谁，难道该问我自己不成？”

关山月含笑说道：“王爷，你说着了，是该问您自己！”

“问我？”雍郡王一怔说道：“小关，这，这话怎么说？”

关山月笑了笑，道：“您这问问您自己，这几天我为您做了多少事，您有没有给我假，给我工夫，给了我多少办事的经费？”

雍郡王呆了一呆，失笑摇头，道：“好厉害，没想到反被你倒打一钉耙……”

关山月道：“所以我说您常不弄清真相便责怪人！”

“我的天！”雍郡王皱眉叫道：“又来了，当真占不得便宜，行了，阁下，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忠言采纳，下次我改，行么？”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我还是那句话……”

“慢点！”雍郡王忙道：“闭上你的嘴，别还是那句话，得放手时便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以前是我错，现在我给你工夫给你假，再给你办事的费用，要你替我赶快办好这件事总行吧？”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王爷，我没有说不行，这几天够累人的，正好趁机会到外面走走，散散心去，所以我认为不但行，而且我还至表感激！”

雍郡王凝目说道：“舍得离开？”

关山月道：“我一无娇妻，二无美妾，有什么舍不得的？”

雍郡王道：“小关，别跟我来这一套，我是说你那位……”

关山月淡然截口道：“王爷奈何如此不能信人，这点事王爷都信不过我，我还能又还敢替王爷办什么大事？”

雍郡王咧嘴一笑，道：“阁下，别不高兴，我知过了，改就是……”

“我不敢，王爷！”关山月道：“在王爷，也许是偶尔兴来，玩笑一句，对我剖腹掏心为王爷效力卖命的人来说，却是……”

雍郡王忙道：“小关，我给你叩头，行么？”

话虽这么说，他人却坐着没动！本来是，堂堂一个郡王，哪能给下属曲膝叩头！

堂堂一个郡王跟属下开个玩笑，那是鸡毛蒜皮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要下属的命，身为下属的也只有双手奉上，还有什么话说。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雍郡王胤祯跟下属开玩笑，关山月该算是第一人，

那该是无上的荣宠！

关山月笑了笑，道：“除非王爷打算让我少活几年……”

雍郡王笑道：“我打算让你活个千百岁，跟我一辈子，如果能，最好是生生世世！”

关山月笑了，道：“王爷，说正经的，您请吩咐，什么时候启程？”

雍郡王道：“启程？你要上哪儿去？”

关山月道：“王爷，我是跟您谈正经的……”

“好吧，谈正经的！”雍郡王一点头，道：“那么我告诉你，用不着你启程，已经有人代你启程，代你办这件事去了！”

关山月着实地一怔，道：“王爷，已经有人代我……”

雍郡王点头说道：“是的，已经有人代你启程，代你办事去了！”

关山月道：“谁？王爷……”

雍郡王道：“人荣，高人荣，我派他去了！”

关山月凝目说道：“这又为了什么？王爷？”

“为什么？”雍郡王道：“问得好，天知道我能让你离开身边不……”

关山月道：“王爷该不会低估我的办事能力！”

雍郡王道：“小关，别不高兴，也别乱气我，我要是认为你的办事能力不够，我就不会倚你为左右了，你的办事能力是我生平首见，我常说，有一个关山月，胜过拥有十万甲兵、千百谋士……”

关山月道：“那我就不明白王爷为什么……”

雍郡王道：“我告诉你，小关，我当然会告诉你的，一句话，京里有更重要的事，更艰巨的事，这事，这任务，不是高人荣所能办的，所能应付的，也就是说，除了你，任何人都不行！”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那是您看重……”

雍郡王一瞪眼，道：“小关，再跟我来这一套，我可真要生气了！”

关山月笑了笑：“那么，王爷，您请说，是什么事，什么任务？”

雍郡王道：“小关，这件事比练‘血滴子’事更重要……”

关山月道：“我知道，要不然你不会把我留在这儿，您说吧！”

雍郡王道：“小关，你记得‘白龙道人’跟那什么‘三虎’？”

关山月道：“我记得，想必他们是搬兵来了！”

雍郡王一点头，道：“不错，你说着了，他们是搬兵来了，而且是搬来了当世有名的两大高手，这下老二神气了！”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王爷，是……”

雍郡王道：“还有谁？‘江南八侠’中的甘凤池跟白泰官！”

关山月心头一震，道：“真的？王爷？”

雍郡王道：“这么大的事，我还会骗你？早上莫太平派人禀报，说甘凤池跟白泰官已经抵京了！”

关山月眉锋微皱，沉吟未语。

雍郡王道：“据说，甘凤池可能在京里长久呆下去，白泰官待不了几天就要走了！”

关山月抬手说道：“他既来了，为什么那么快就要走？”

雍郡王摇头说道：“你不知道，白泰官如今的身份是官同四品的御前带刀侍卫，这是东宫老二的恩赐，恰好皇上在太湖遇见了刺客，老二为讨好皇上，所以把白泰官派往江南护卫皇上，捉拿刺客去！”

关山月道：“皇上在‘太湖’遇见了刺客这是谁？这么大胆？”

雍郡王道：“还不是以前明遗民自居的江湖亡命徒，不过听说这家伙有一身好本领，水性更高，能在水里伏好几夜……”

关山月心里一跳，道：“王爷，我听说江湖上有这么个能人，姓鱼，单名一字……”

“鱼壳！”雍郡王摇头说道：“这个人我知道，不是他！”

关山月道：“王爷，怎见得不是鱼壳？”

雍郡王道：“你不知道，鱼壳现在的身份跟白泰官一样，是官同四品御前带刀侍卫……”

关山月着实地一怔，“哦！”了一声道：“有这回事？”

雍郡王道：“怎么没有，说来话长了，那还是皇上在上次南巡时，江苏巡府宋荦推荐了这么个人，皇上见他穿的衣裳都是鱼皮做的，当时就问他有什么本领，鱼壳说小人能在水面上行走，又能在水里伏上七天七夜，皇上好奇，当时就试了一试，果然不差，后来鱼壳又用他那奇特的独门兵刃，独斗四十多个侍卫，竟没有人能近他的身，皇上龙心大悦，立即赏了他个侍从武官……”

关山月听得心里连连震动，点点头说道：“原来如此，既不是他，这又是谁……”

雍郡王道：“提起这个刺客，可也大有来头，他原是甘陕川一带的独行大盗，水性几几乎不在鱼壳之下，姓金，单名一个飞字，以往专伏在三峡急流之中打劫行旅客商，甘陕一带的人都称他金爷爷而不名，只知道这回他怎么跟到了‘太湖’！”

关山月心里一震猛跳，道：“这个人我略有耳闻，算得上称霸一方，纵横江湖的人物，当世之中，论水性，除了鱼壳就是他了，以我看他大概是听说皇上南巡，必经‘太湖’，所以……”

雍郡王点头说道：“该是这样，听说他很年轻，人长得也很英俊，再加上这水陆两用的好能耐，好本领，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只可惜他是个独行大盗，又以前明遗民自居……”

关山月截口说道：“王爷，拿住他了么？”

雍郡王摇头说道：“没有，要是已经拿住了他，还何必让白泰官再跑这一趟？说来可真险，皇上烧香‘金山’，然后往‘苏州’到了‘太湖’，皇上见‘太湖’四面七十二峰隐约云雾中，时隐时现，时远时近，正在高兴的时候，那金飞突然从水里跳上御船，手持宝剑，直刺皇上，皇上洪福齐天，自有百灵庇护，一躲就躲过了，可是身后一名内侍却替了死，侍卫们上前救驾捉拿，但刀剑却毁在他那柄宝剑之下，也没有一个是他的敌手，正在危急的时候，随侍南巡的蒙古王塞楞额赶来救驾，塞楞额天生神力，虽然一时拿不住金飞，可是那金飞也别想再行刺了，没打几回合，他便转身跃入湖中，不知去向，皇上受了这场惊，两江总督张鹏翮可吃足了排头！”

“那当然！”关山月道：“没摘他的顶子，要他的脑袋，就是他天大的造化，幸亏有了这位蒙古王爷，要不然……”忽地一顿，诧异地接道：“不对啊！王爷，鱼壳哪里去了？”

雍郡王道：“他呀，哼，他往京里来了！”

关山月一怔，道：“往京里来了？”

雍郡王道：“代替白泰官护卫东宫呀，要不然还会派白泰官去么？”

关山月恍悟地点头说道：“原来如此，只是，王爷，我认为不妥！”

雍郡王愕然说道：“你认为不妥？你认为有什么不妥？”

关山月道：“听王爷说，东宫二阿哥所以派白泰官往‘江南’去，一方面是为护卫皇上，另一方面也为捉拿刺客金飞！”

雍郡王点头说道：“是啊，这有什么不妥？”

关山月道：“不妥就在这儿，王爷请想，金飞水性之高，在当世之中仅次于鱼壳，若要捉拿他，是不是用鱼壳比用白泰官来得恰当？”

雍郡王忽地笑了：“你是怕他躲在水里不出来？”

关山月道：“不错，王爷，敢说白泰官望水兴叹，拿他没奈何！”

雍郡王一点头，道：“是的，小关，你说对了，可是宫里有更适合鱼壳的事呀！”

关山月惑然说道：“京里有更适合鱼壳的事？”

雍郡王含笑点了点头。

关山月道：“王爷，是什么事？”

“你忘了？”雍郡王道：“前明昭仁公主离奇被人救走那回事？”

关山月心里一跳，道：“原来是为……可是，王爷，要鱼壳来……”

雍郡王凝目含笑，道：“小关，你是难得糊涂，还是跟我装糊涂？当世之中，水性高而又能由御河进入内苑的，只有鱼壳跟金飞两个人，鱼壳绝不可能是救前明昭仁公主的人，那么只有金飞落重嫌了，等鱼壳到京下水看过之后，就可断定是不是金飞干的了！”

关山月心头一震，猛地道：“他又能看出什么？”

雍郡王笑了笑，道：“那恐怕只有鱼壳自己知道，会水的懂会水的那一套，要以我看，十有八九是金飞！”

关山月道：“怎见得？”

雍郡王道：“当初发现前明昭仁公主被救后，不是也同时发现御河里的几处铁栅，及锁昭仁的丝绳是被神兵利器斩断的么，恰好，金飞在‘太湖’时，手里就有那么一柄削铁如泥，吹毛断发的宝剑！”

关山月心头又是一震，沉吟了一下，道：“金飞怎可能跑到京里来……”

雍郡王笑了笑，道：“他既能由甘陕川跑到‘太湖’去，为什么不能跑到京里来？”

关山月点了点头，道：“那就的确有可能是他了，他的嫌疑是很重……”

“所以！”雍郡王笑道：“等鱼壳来看过之后，再赶回去协助白泰官，这么一来，水里有鱼壳，陆上有白泰官，金飞还跑得了么？”

关山月心头猛震，点头说道：“那，再有十个金飞怕也难逃出这两个当世高手手下了！”

雍郡王笑道：“你明白了吧？”

关山月微一点头，道：“我明白了，只是，王爷，您要我……”

雍郡王道：“白泰官跟鱼壳都不能动，我要你对付甘凤池！”

关山月道：“王爷，对付？”

雍郡王道：“甘凤池号称江南第一侠，对这个人，我颇为欣赏……”

关山月道：“王爷是要我把他拉过来？”

雍郡王笑问道：“你看可能么？”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王爷，那恐怕不可能！”

雍郡王道：“我有美人名马……”

关山月道：“王爷，甘凤池恐不会为美人名马所动！”

雍郡主淡然一笑，道：“那么，我得不到的，别人别想得到！”

关山月心头一震，道：“王爷的意思是要……”

雍郡王道：“倘他不能为我所用，我要他一颗脑袋一条命，用什么办法，我不管！”

胤禛此人的确够狠，够毒！本来也是，对自己亲兄弟他都下得了手，何况对别人。

关山月道：“王爷，甘凤池号称江南第一侠！”

雍郡王笑了笑，道：“我知道，可是我记得拜善对我说过一句话！”

关山月道：“统带对您说过什么？”

雍郡王道：“郭玉龙一身所学号称当世之最，可是他却说不如你！”

关山月眉锋微皱，心想，看来今后得多提防拜善……

口中笑道：“王爷，您知道那是客套话！”

雍郡王摇头说道：“我知道郭玉龙此人向来不轻许，纵然把他的话打个折扣，你也绝对比甘凤池只高不低！”

关山月道：“王爷……”

雍郡王摆手说道：“小关，莫非你不愿意？”

关山月苦笑摇头，道：“看来郭玉龙与统带误我，王爷，我只有勉力一试了，可是话说在前头，我没有绝对的把握！”

雍郡王道：“只要你真尽力，我认为甘凤池绝回不了江南！”

关山月道：“一身报知遇，虽死有何憾，看来……”

雍郡王截口说道：“小关，我要你好好的给我活着！”

关山月淡然苦笑，没有说话，雍郡王凝目问道：“你接受了？”

关山月道：“王爷，由得了我么？”

雍郡王道：“别说的那么难听，好像我这个郡王变成了逼人杀人的人了，小关，要打听甘凤池的所在，最好跑一趟郭家！”

关山月道：“郭家知道？”

雍郡王道：“江湖人既到了京师，没有不先拜会郭玉龙的！”

关山月道：“他望重……”

雍郡王道：“他本来威震江湖，提起他，我想起一件事，记得当日我要你对付胡傅郭三家，你豪气万丈地点了头，既然有把握对付这三家，你会对付不了一个甘……”

关山月有意地拦过话头，道：“王爷，郭家住在哪儿？”

雍郡王道：“郭玉龙算是个纯粹的百姓，他住在西四牌楼北？”

关山月道：“西四牌楼北？”

雍郡王点了点头道：“郭玉龙的府邸，距‘护国寺’不远！”

“护国寺，”关山月沉吟着玩味了一句，忽地抬眼说道：“王爷，‘护国寺’里住的是喇嘛？”

那雍郡王点头说道：“是的，怎么？”

关山月道：“把郭府建在密宗喇嘛所在‘护国寺’附近，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么？”

雍郡王笑问道：“以你看呢？”

关山月道：“很值得玩味！”

雍郡王笑了笑，没说话，关山月目光一凝，道：“王爷……”

雍郡王忽地笑道：“晌午已经过了，你整人整了一上午，该累了，你歇着吧，我不再打扰你，下午有空不妨去一趟！”说着，他站了起来。

关山月跟着站起，忙道：“怎么，您这就要走？”

雍郡王含笑说道：“拜善大概已经回来了，我找他聊聊去，怎么，你还有事儿？”

关山月摇头说道：“不，王爷，我没事！”

“那就好，”雍郡王道：“我把事交给你了。这一件，无论如何先替我办好！”

关山月只有答应了一声：“是，王爷！”

在关山月的答应声中，雍郡王遂自迈步出门而去……

南海王

吃过了中饭，关山月歇息了一下，然后换过一件长袍，打扮得洒脱飘逸，干净利落出门而去。

他轻易地在西四牌楼北，“护国寺”附近找到了郭府。

郭府气派宏伟，庭院之广大，深邃，不下于王侯之家。

这地方靠“护国寺”很近，“护国寺”每当盛会，是万头攒动，水泄不通，其热闹盛况，非笔墨所能描述万一，在平常日子，“护国寺”那份热闹也够瞧的，所以这一带是不会看不见行人的！

瞧吧，大街小胡同里，全是正在到处追逐嬉戏的半大孩子，一个个看上去那么天真活泼！

关山月负手站在那石阶下朱门前，正在向郭府里张望，以便找个人通报，忽听一个清脆话声在身后响起。

“喂，你这个人在这儿探头探脑的，想干什么？”

别让人家拿自己当探路的贼看，关山月忙转过身望去，目中异采飞闪，暗暗喝了一声：“好俊的后生，好一块上驷美材！”

不错，他眼前站着个十二岁的孩子，孩子穿一身袄裤，穿着打扮，十分简朴干净，一双长长的眉，斜飞入鬓，凤目重瞳，小小的悬胆鼻子，唇红齿白，俊是俊到了极点，更难得眉宇间有一股逼人的英气，扎眼的是，这孩子没有发辮。

关山月心里当即明白了几分，抬手一指那两扇闭着的朱漆大门，含笑问道：“小兄弟，这是郭家？”

小孩子一点头，道：“是郭家，你是……”

关山月道：“小兄弟，我是来找个人的！”

那孩子道：“找郭家的人？”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

小孩道：“郭家的人很多，你要找哪一位？”好伶俐的口齿。

关山月道：“我找郭玉龙！”

小孩子目光一凝，凤目之中充满闪闪精光：“请问你是……”

关山月道：“小兄弟，我是‘侍卫营’来的……”

小孩双眉一扬，道：“哪儿来的？”

关山月道：“‘侍卫营’！”

小孩子脸色微变，一摇头，道：“你要找的人不在！”

说完了话转身要走！

关山月忙伸手一拦，道：“小兄弟……”

小孩停步回目一瞪，道：“别叫我小兄弟，我不认识你，也别拦我，告诉你，别人怕你‘侍卫营’的，我可不怕！”

关山月失笑说道：“小兄弟，没人让你怕……”

“要你别叫我小兄弟！”小孩子脸色一寒道：“你要再叫，可别怪我不客气要揍人了！”

好凶！关山月自然不会在意，他淡然一笑道：“你，想必姓郭！”

小孩道：“是姓郭，怎么样？”

关山月道：“不怎么样，我没猜错，郭玉龙是你的……”

小孩道：“是我爹，又怎么样？”

关山月道：“也不怎么样，我听说郭玉龙有六位少爷……”

小孩道：“我行六，最小！”

关山月道：“你叫……”

小孩道：“叫什么那是我的事，你管不着！”

关山月微笑说道：“怎么，不敢说？”

“笑话！”小孩道：“为什么不敢说？你还能吃住我？我叫郭燕南！”

关山月笑了，道：“你毕竟还是说了！”

本来嘛，再机灵，究竟是个孩子。

小孩脸一红，道：“好哇，你敢冤我，瞧你人长得像个人，却一肚子坏水，根本就不是好东西，我揍你！”话落，手起，握起小拳头当胸便捣！

别看拳头小，出手之快捷，拳风之劲道，还真见功夫，等闲一点的也应付不下来！

关山月笑道：“强将手下无弱兵，虎父毕竟有虎子，郭玉龙的儿子自是不差，不过，小兄弟，对我恐怕不行！”身形不动，翻腕一掬，已轻易地抓住了那小拳头。

郭燕南一惊沉腕猛挣，没挣脱，他双眉扬处，左掌一挥，斜劈关山月右肋，同时飞起一腿踹向关山月膝盖！

这两招，快捷如电，令人咋舌！寻常一点的，要不放手，就非伤在这两招之下不可！

无如，他碰见的是乃父犹极推崇的关山月。

关山月一笑轻喝：“好手法，家学渊源，的确高绝，只是小兄弟，还不行！”

他右腕一抖，郭燕南那不算小的身形披抖得一转，那凌厉的两招偏斜同时落了空，关山月右掌下挥，“叭！”地在郭燕南屁股上拍了一巴掌，然后趁势收了右手，郭燕南踉跄冲出好几步去，站稳身形，霍然转了过来，脸涨得通红，目光逼视关山月，尽射羞怒，一眨不眨。

关山月一招手，笑道：“小兄弟，不服再试试，否则就为我通报一声去！”

郭燕南突然说道：“放眼江湖，像你这样身手找不到几个，但‘侍卫营’里却有那么一位，请教，你姓……”

关山月含笑说道：“关，小兄弟，汉寿亭侯那个关！”

郭燕南凤目一亮，急道：“您的大名是山月？”

关山月道：“正是关山月，小兄弟！”

郭燕南突然欠下身去，道：“关叔，您该早说！”

关山月忙道：“不敢，小兄弟，想必是令尊重赐厚爱……”

郭燕南道：“老人家那天从内城回来，对您推崇备至，并且说您的一身所学犹在他之上，说您是位奇人，英雄，豪杰……”

关山月道：“令尊过于厚爱了，小兄弟，今天一见，恐怕你很失望！”

“不，关叔！”郭燕南目光凝注，摇头说道：“我觉得老人家的话有很多不及之处！”

关山月笑道：“小兄弟，你会说话，也会捧人！”

郭燕南道：“关叔，燕南有付不会拐弯的直肠子！”

关山月道：“那么我谢谢你，小兄弟，令尊在么？”

郭燕南忙点头说道：“如今在了，关叔，不但在，老人家无时无刻不在盼着您！”

关山月暗暗一阵激动，道：“小兄弟，令尊太以……”

郭燕南截口说道：“老人家生就一双慧眼，他识真英雄，跟您，恐怕也还得委诸一个缘字！”

关山月叹道：“关山月足慰平生，虽死无憾了，小兄弟，请为我通报！”

郭燕南道：“您请，关叔，郭家不是官宦门第，这儿也不是衙门，尤其对您，您是郭家全家盼望殷切的贵宾！”

关山月含笑举步，道：“小兄弟，别忘了，我是‘侍卫营’的！”

郭燕南道：“郭家只知道您那三字关山月，不管其他，而且郭家认为您这个吃粮拿俸的，跟别个不同！”

关山月心里一跳忙道：“小兄弟，不同在哪里？”

郭燕南赧然一笑，摇头说道：“我说不上来，关叔，总之一句话，‘侍卫营’的要是个个像您，玄晔就没有什么忧心的事了！”

关山月吃了一惊，道：“小兄弟，你敢直呼皇上……”

郭燕南淡然一笑，道：“关叔，郭家是先朝遗民，我只有这样称呼他！”

关山月热血猛地一涌，说话间已进了大门，转过了影背墙，院子里正负手站着个身材颀长，英挺俊美的十八九岁少年，顾盼生威，气度夺人。

他一见郭燕南陪着个生客进来，刚一怔，郭燕南已然叫道：“大哥，快来，瞧瞧是谁来了！”

那俊美少年凝目一望，立即快步迎了上来，步履之间稳健快捷，分明一流好手，他近前再凝目：“您是……”

关山月尚未说话，郭燕南已抢了先：“大哥猜猜看？”

俊美少年，深深一眼，道：“能让老六这么欢迎的……”陡然一脸惊喜色，接道：“您是关叔？”

关山月含笑说道：“不敢，正是关山月！”

俊美少年脸上惊喜色更浓，激动地道：“关叔，您盼坏了郭家老小，燕翎给您请安！”

一撩袍子，就要拜下。

关山月比他快，伸手握住了他双臂，笑道：“大少，别折我！”

郭燕翎道：“关叔，我爹说遇见着关叔，这个头一定得叩！”

关山月道：“那是令尊厚爱，大少不能……”

郭燕翎趁关山月说话分神，双臂凝力，猛然向下一沉，劲道是很足，可惜，他没能挣动分毫，郭燕南眨了眨眼，笑道：“大哥，不行吧，别忘了，是关叔当面，不是别人！”

郭燕翎红着脸笑了，道：“关叔，恭敬不如从命，只是，恐怕您要害我挨顿好训……”他转望郭燕南，接道：“老六，去，告诉老人家一声！”

郭燕南望了望关山月，一脸的不舍神色，摇头说道：“要去你去，我不去！”

郭燕翎道：“别不听话，关叔既然来了，你还怕他跑了不成？”

郭燕南笑了，一声：“关叔，您请慢慢走！”长身窜起，天马行空一般奔向后院。

郭燕翎横了他背影一眼，轻叱说道：“冒失，鲁莽，更班门弄斧，让关叔见笑！”

关山月道：“大少，郭家……”

“关叔！”郭燕翎截口说道：“我叫燕翎！”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是，燕翎，郭家武学震寰宇……”

郭燕翎道：“恐怕得向关叔低头！”

关山月摇头说道：“看来贤父子把关山月高估了……”

郭燕翎道：“恐怕燕南已经告诉您了，老人家生就一双慧眼，他向不轻许，对胡姑、傅侯，他从来没赞过一句，唯独对您，他那天回来后，推崇备至，自叹不如！”

关山月道：“关山月以前草莽，如今也不过‘侍卫营’中一名小小领班，怎敢跟胡准提、傅侯相提并论！”

郭燕翎微微一笑，道：“对您来说，那恐怕很委曲。”

“对，燕翎说得对，简直是太委曲了！”一阵清朗豪笑由对面传了过来！

关山月忙抬眼望去，只见郭玉龙一袭青衫，洒脱飘逸地带着郭燕南行了出来，他忙迎了上去，含笑拱手：“郭大侠……”

郭玉龙含笑回拱，眉宇间满是喜意，道：“兄弟，我失迎！”

“不敢，郭大侠！”关山月道：“您这是折……”

郭玉龙截口说道：“兄弟，你既然光临，那表示看得起我这个飘泊海上的海寇，那么，请叫我一声哥哥！”

关山月一阵激动，道：“郭大侠，关山月怎敢……”

郭玉龙道：“兄弟，我明白，真要说起来，该是我高攀！”

关山月道：“您太厚爱了，刚才大少跟六少……”

“兄弟，别折他们！”郭玉龙道：“燕翎跟燕南！”

关山月赧然一笑，道：“他二位的对我，很使我不安，如今您更是让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也深感羞愧汗颜！”

郭玉龙微一抬头，道：“兄弟，我一颗赤心，你也有一付热肠，我自视颇高，你尤其不凡，在你我之间用不着这些字眼，对郭家的人，你也不会不了解，你要真不知所措，我教你，叫声哥哥！”

关山月道：“关山月何时修来这大福份，这大造化，我遵命，大哥！”

郭玉龙猛然一阵激动，星目欲湿，伸手抓住关山月，手颤抖，还带着阵阵感人的暖流，道：“兄弟，福份，造化，该是我的，我是太高兴了，几十年来，这才是我真正最高兴的一天，燕翎！”

郭燕翎忙欠身下去：“爹！”

郭玉龙道：“给关叔叩过头么？”

郭燕翎道：“还没有，爹！”

郭玉龙双眉一扬，道：“怎么说？”

郭燕翎嗫嚅说道：“关叔不让，您知道，燕翎这点所学抵不过关叔……”

郭玉龙倏然而笑，道：“那不怪你，就是我也不行……”

转望关山月道：“兄弟，孩子们的这个头，你……”

“大哥！”关山月忙道：“您说过，咱们之间用不着这一套，您要是认我这个兄弟，还打算让我来第二趟，您就收回成命！”

“好厉害！”郭玉龙皱眉说道：“这句话扣人，兄弟，这样吧，燕南最小，我让他……”

郭燕翎福至心灵，未等说完，便笑道：“爹，我叩，关叔一定得受！”

翻身拜了下去，关山月没来得及阻拦，再者中间还挡着郭玉龙，他刚要出声喝阻时，郭燕翎已一拜而起，他只有叹道：“大哥，您这是……燕南，关叔生受了！”

郭燕南忙道：“谢谢您，关叔！”

郭玉龙脸上泛起一丝奇异笑容，道：“走，兄弟，咱们后边聊去！”拉着关山月行向了后院！

这后院，亭、台、楼、榭，狼牙高飞，画廊复回，其深，其广，其美，其清幽，不下于王侯之家。

郭玉龙拉着关山月过画廊，穿重楼，进了他那精雅的书房里，书房里坐定，郭玉龙藉着献茶，支开了燕翎与燕南，两兄弟走后，郭玉龙凝目含笑，道：“兄弟，营里忙么？”

关山月道：“还好，没什么事。”

郭玉龙点头说道：“我明白，兄弟，你干得有声有色，件件震动内城，名传大内，尤其整‘九门提督’那宝贝儿子事，令人叹服叫绝！”

关山月赧然笑道：“您知道了？”

郭玉龙道：“事已传遍内城，震动大内，我还会不知道，兄弟，也许是我我一见投缘，我渴望着结交你，所以对你我知道的不少，也比别人了解你的多！”

这话，听得关山月心里一跳，他刚要开口试探着问问，那里，郭玉龙已凝目含笑又道：“兄弟，你这一趟该不是普通的拜访！”

关山月心头又一跳，笑了笑，道：“您眼力超人，我来向您打听一个人！”

郭玉龙道：“不为打听人，恐怕您不会来，不知要让我盼到哪一天呢，兄弟，你要打听谁？”

关山月没有迟疑，道：“‘江南八侠’里的甘凤池！”

“甘凤池？”郭玉龙呆了一呆，诧声说道：“兄弟，你要打听他什么？”

关山月道：“我想知道他现在何处？”

郭玉龙凝目说道：“这你怎么找上了我？”

关山月道：“我听说，凡来京的江湖人，一进京必先拜会您！”

郭玉龙一点头，道：“兄弟，你没说错，也没找错人，甘凤池是来过了，而且刚走不久，你要早来一步就能碰上他，只是，兄弟，你找他干什么？”

关山月赧然一笑，道：“您原谅，我有理由不能说！”

郭玉龙没在意，道：“兄弟，我不问，那么，是谁让你找他的？”

关山月道：“大哥，这您最好也别问……”

郭玉龙一点头，道：“行，兄弟，我不问，我替你说，是胤禛让你找他的，可对？找他的目的旨在说服他，要他为胤禛所用，万一不成，就不让甘凤池再出北京，可对？”

关山月心头猛震，瞠目瞠不了人家，他只有点头：“是的，大哥，正是这样！”

郭玉龙吸了一口气，道：“兄弟，我知道你是胤禛的人，而且是他倚为臂膀的人，只是，兄弟，你要知道，甘凤池有江南第一侠之称！”

关山月道：“大哥怕我不是他的对手？”

“不！兄弟！”郭玉龙摇头说道：“凭你那使我低头的所学，对付甘凤池，那是绰绰有余，也易如探囊取物，反掌吹灰，我只是提醒你，别忽视了甘凤池赢得这个侠字！”

关山月道：“我明白，大哥，可是他为东宫所用，我则是雍王爷的人，在各为其主的情形下，我没办法顾那么多！”

郭玉龙道：“那么，兄弟，你可以逼走他，如果需要我，我愿意出面说

退他！”

“不，大哥！”关山月摇头说道：“雍王爷要他一颗脑袋一条命！”

郭玉龙淡然一笑，道：“胤祯的确心狠手辣，向不留情，杀甘凤池，他也找对了人，只是，兄弟，你真要杀他么？”

关山月暗一咬牙，毅然点头，道：“是的，大哥，不过，假如他愿为雍王爷所用，那就另当别论！”

郭玉龙沉默了，半晌，突一点头，道：“兄弟，各为其主，我明白你的苦衷，好吧，我不拦你，待会儿再说，你临走之前，我总会把他的住处告诉你的！”

关山月道：“谢谢大哥！”

“别客气，兄弟！”郭玉龙道：“我了解你，兄弟，也正因为了解你，所以我不再拦你，兄弟，有件事我要就教于你！”

关山月忙道：“您客气，大哥，什么事，请只管说！”

郭玉龙道：“还记得那三件大案子？”

关山月点头说道：“记得，大哥，怎么？”

郭玉龙道：“玄晔派内大臣请我出面帮忙，拜善另邀了贝勒海善，分来分去，把先朝昭仁公主被救的案子分给了我，根据我当日的观察，再加上这几天的一件消息，我已经有八分把握破案缉犯，而另两分，我想请兄弟你帮我研判一下，然后下个断语……”

关山月道：“大哥，这是件大案子，我恐怕……”

郭玉龙道：“兄弟，别谦虚，先听听我的看法……”

关山月道：“大哥请说！”

郭玉龙道：“根据昭仁公主被救当日的察看，我发现救昭仁公主之人，精通水性，而其造诣极其高深，否则的话他根本没办法由御河进入内苑，兄弟以为对么？”

关山月只有点头，道：“大哥，高见，也眼力超人！”

郭玉龙淡然一笑，道：“这算不了什么，只要是江湖内行人，任何一个也能看得出，任何一个也都能明白，那人是怎么进内苑的……”

顿了顿，接道：“据兄弟所知，江湖上有如此精纯水性的，有几个，都有谁？”

关山月道：“大哥，据我所知，放眼天下，只有三个人！”

郭玉龙微愕说道：“三个人？”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大哥！”

郭玉龙凝目问道：“兄弟，哪三个？”

关山月道：“大哥知道鱼壳此人？”

郭玉龙道：“我知道，兄弟，他的水性在当世之中称最！”

关山月道：“大哥听说过在陕甘川一带有个独行大盗叫金飞，他专潜伏在三峡湍急里打劫行旅？”

郭玉龙点头说道：“我也听说过，此人水性仅次于鱼壳，是个侠盗，他打劫的都是贪官污吏，或是为富不仁的财主奸商！”

关山月道：“我也听人这么说，不过我始终没见过此人！”

郭玉龙道：“兄弟，那第三个是……？”

关山月道：“大哥，这最后一位在水性方面虽然不常为人道及，但据我所知，他的水性犹在鱼壳之上……”

郭玉龙“哦！”地一声道：“有这种事？兄弟，他是谁？”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大哥可知道，昔日有位纵横南海，称霸汪洋，有‘南海王’之称的奇杰英豪……”

郭玉龙笑道：“兄弟，你真会兜圈子，据我所知，那名海寇水性不及鱼壳金飞多多！”

关山月道：“大哥，那是他忒谦！”

郭玉龙道：“别捧我了，兄弟，这种事别往我身上推，你以为我会由御河潜进内苑去救昭仁公主？”

关山月笑了笑，半真半假地道：“大哥，每一个精通水性的人，都有重嫌！”

郭玉龙笑道：“会水性的难道就非替人背锅顶罪不成么……”

关山月心里刚一跳，郭玉龙已然接道：“与其说每一个精通水性的人都有重嫌，不如说那既精通水性，而又有神兵利器的落的嫌疑更重大！”

关山月凝目说道：“大哥是说……”

郭玉龙含笑说道：“我不以为胤祯既派兄弟来打听甘凤池，会不把玄晔在太湖遇见刺客的事告诉兄弟！”

关山月脸上一热，忙道：“大哥，雍王爷对我说了！”

郭玉龙含笑说道：“那么兄弟就该知道我何指！”

关山月暗一咬牙，道：“大哥指的是金飞！”

“对了，兄弟！”郭玉龙道：“你以为我判断的对么？”

关山月眉锋微皱，沉吟了一下，道：“大哥高智，也眼力超人，所见该不会有错，只是，金飞远在江南，他怎会……”

郭玉龙笑道：“看来兄弟你这吃粮拿俸当差的，还不如我这吃饭没事闭门家中闲坐的人。”

关山月微愕说道：“大哥，这话怎么说？”

郭玉龙微微一笑，道：“兄弟，‘北京城’有家招商客栈，客栈掌柜的姓金名庸，美号‘万利神贾赔钱郎中’，他是金飞的爹，在昭仁公主被救的第二天，客栈关了门，金掌柜的不见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关山月心神猛震，道：“大哥是说那金飞他来过……”

郭玉龙笑道：“这道理很明显吧，兄弟。”

他既知道那家客栈，又对金庸父子知道颇详，会不会也知道关山月住过金庸开的客栈呢？

关山月正自心中念转。

忽听郭玉龙又笑道：“兄弟，你以为我的判断如何？”

关山月忙定心神，点头缓应：“我说过，大哥高智，且眼力过人……”

郭玉龙微微一笑，道：“既然兄弟也认为我判断正确，那么等鱼壳来过之后，我就可以把见过的告诉他，要他不必耽误，立即折回江南，助白泰官拿人了！”

关山月点头又一阵漫应！

话锋微顿，郭玉龙忽地笑道：“兄弟，我听说你有一柄‘巨阙’！”

关山月一惊，忙道：“是的，大哥！”

郭玉龙道：“我生平无他好，唯爱神兵利器，对一个练武的人来说，神兵利器是最大的诱惑，什么时候带来让我看看？”

关山月心中猛跳，一连应了三声好，他有点怀疑郭玉龙看穿了他，因为

这些话句句……

郭玉龙笑道：“兄弟，不瞒你说，我也收藏了几柄好剑，论价值，也该跟你那柄‘巨阙’不相上下，我拿一柄你看看。”

说着站了起来，进入了书房里另一间套房，转眼间他又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柄黄绫裹的长剑，含笑走近，递给关山月，道：“兄弟，打开看看，比你的‘巨阙’如何？”

关山月心中微松，欠身接过，抖开黄绫一看，他心猛又一紧，登时满身冷汗，瞪目张眼，作声不得。

那是一柄“巨阙”。

世上没有第二柄“巨阙”。

这赫然是他送给金飞的那柄。

定过神来，他猛然抬头：“郭大侠……”

“兄弟。”郭玉龙微微一笑，道：“胤祯不是糊涂人，迟早他会想起你那柄‘巨阙’的，这柄‘巨阙’就算是你我的订交物，送给兄弟了。”

关山月心身俱颤，半晌始道：“郭大侠……”

郭玉龙道：“兄弟，叫大哥。”

关山月改口说道：“大哥，这柄‘巨阙’您是怎么……”

郭玉龙笑了笑道：“老二燕惕刚由江南回来，这一趟够他受的，沿途换了几十次马，却仍是跑倒四十几匹蒙古种健骑。”

关山月道：“大哥，您知道……”

郭玉龙道：“兄弟，我听说当年袁大将军麾下，有位技比天人，英挺俊美的关将军，对他，我仰慕已久。”

关山月颤声说道：“大哥，我感激……”

“不，兄弟。”郭玉龙正色抬头，道：“成全多情儿女，飞取贼虏首级，挑‘京华武术馆’，两次拿飞贼，救昭仁公主，摆贼虏于股掌之上，非大勇大智者不能如此，对你，我感激，我敬佩。”

关山月道：“大哥，这是袁大将军的遗言……”

郭玉龙道：“袁大将军不愧大将，他慧眼独具……”

关山月道：“大哥，还有您。”

“我？兄弟。”郭玉龙摇头笑道：“一介海寇岂敢上比国之干城，兄弟，对公主……”

关山月道：“我已请金庸护送公主往‘北天山’。”

郭玉龙点头说道：“好，绝对隐密处所，兄弟，燕惕这一趟江南见着了金飞夫妇俩，他俩再三问候你，只要我转告，再过几个月，你就有红蛋吃了。”

关山月一阵激动，笑了，道：“谢谢您，大哥。”

郭玉龙眉锋忽皱，道：“不过，兄弟，我让燕惕代我训了他几句，责他不该轻用‘巨阙’，险些坏了你的大事。”

关山月道：“训得好，大哥。”

郭玉龙转身坐了下来，眼望关山月，笑了笑，道：“兄弟，如今，对甘凤池，你预备怎么办？”

关山月道：“胤祯逼迫，我出于无奈，无计可施，您指点。”

郭玉龙微一抬头，道：“胤祯厉害，的确难煞人，只是，兄弟，你知道西南甘家？”

关山月道：“你是指甘瘤子？”

郭玉龙点了点头，道：“就是他，他如今掌甘家门户。”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莫非甘凤池跟西南甘家有甚渊源？”

郭玉龙道：“过房亲戚，扯得上点关系。”

关山月道：“大哥突然提起西南甘家是……”

郭玉龙道：“你不妨告诉胤祯，杀一个甘凤池也可以，但西南甘家就成了东宫的人，而且死心塌地，利害由他选。”

关山月笑了，道：“谢谢您，这么说我不必再见甘凤池了。”

“不。”郭玉龙抬头道：“甘凤池仍要见，而且必须见，甘瘤子此人我知之颇深，他迟早会为胤祯所用，成为胤祯的得力心腹，你见甘凤池，说退他，必要时不妨逼之以武，而且要他多约来几个甘家的人，免得让甘家的人全为胤祯所用。”

关山月击掌叹道：“大哥这一着，就不只是高绝了。”

“别捧我了，兄弟。”郭玉龙笑了笑，忽地面现神秘，道：“有件事，我想先征得你的同意。”

关山月道：“不敢，大哥，您请说。”

郭玉龙道：“绝对安全，没有比我这儿更好的，你不该让人家东躲西藏，不如干脆接到我这儿来。”

关山月心里一跳，道：“大哥是说谁？”

郭玉龙笑了笑，道：“兄弟，我等于挑明了，你何必再跟我装糊涂。”

关山月刹时红了脸，窘笑说道：“大哥好不厉害，谢谢您的好意……”

郭玉龙道：“答应不？”

关山月赧然一笑道：“您的好意令人不忍拂违，却之也不恭……”

郭玉龙道：“这意思是说你答应了，晚上就让燕翎去一趟……”

关山月道：“大哥，还是我去的好，要不然怕她不……”

郭玉龙微微一笑，道：“你方便么，兄弟，别忘了，胤祯虽然视你为心腹，倚你为左右，但他却无时无刻不在监视你，至于她……”

笑了笑，接着道：“以我郭玉龙这三个字，想必不难取信于她。”

关山月道：“那我只有谢谢了。”

“该，兄弟。”郭玉龙道：“这声谢谢我接受，把你的人接到我这儿来，吃，喝，住，哪一样也用不着你操心，难道不该？”

关山月笑了，然而忽地他皱起眉头，脸色倏转阴沉凝重，抬眼注着郭玉龙，迟疑了一下，道：“大哥，您可知道胤祯对郭、胡、傅三家的打算？”

郭玉龙淡笑点头，道：“我知道，兄弟，这三家哪一家他都不会放过的。”

关山月道：“可是他把事交给了我……”

郭玉龙道：“那原是意料中的。”

关山月道：“大哥可否给我些指点。”

郭玉龙凝目说道：“兄弟，你的意思是……”

关山月道：“我是说胡家有没有转……”

郭玉龙一摇头，截口说道：“不可能，兄弟，要不然她不会嫁给傅家，当初玄晔不惜一切，强力促成这门亲事，就是想用傅家拉拢胡家，胡家也明白玄晔的心意，如今胡傅两家成一家，而且已经有了下一代，胡家的人跟心已是爱新觉罗氏的了，这是我当年来唯一痛心的事……”

关山月沉默了一下，道：“大哥，冲着您跟胡家当年不平凡的深厚交情，如今我不得不向您请示一声。”

郭玉龙一咬牙，满脸坚决的凛然大义，道：“兄弟，真说起来，当年那不凡的深厚交情已断，如今跟她家虽时有往来，那也只是表面上的应酬，有胡傅两家在，对我汉族世胄是大不利，只管放心做你的。”

关山月肃然起敬，道：“大哥，您令人敬佩，我也再谢谢您。”

郭玉龙抬了抬头，脸边升起一丝勉强笑意，道：“敬佩？兄弟，我这算什么，又像什么，心跟人都是我汉族世胄的，而实际上我却在京畿，俨然深闲大员……”

自嘲一笑，抬头说道：“我自己都说不上个名堂来，至于谢，兄弟，这个谢字我受之有愧，我不能助你一臂之力……”

“不，大哥。”关山月道：“有您刚才的那句话，我已经很感激了。”

郭玉龙摇头苦笑，道：“兄弟，别……”双眉一挑，脸色倏变，陡然外顾沉喝：“谁在那儿鬼鬼祟祟，探头探脑？”

只听门外怯怯一声答应：“爹，是我，燕翔。”

随着这句答应，书房外低着头，走进个十四五岁美少年，他近前低低说声：“爹。”

郭玉龙冷然摆手，道：“给关叔叩头。”

美少年应声便要下拜。

关山月忙抬手拦住了他，眼望郭玉龙道：“大哥，刚才在前院咱们怎么说的？”

郭玉龙倏然一笑，道：“恭敬不如从命了，那好，免了吧。”

虽说免了，美少年到底仍欠了欠身。

关山月道：“大哥，这是……”

郭玉龙道：“老五燕翔，整天往外跑，只知道打架惹祸，最不成材。”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男孩子毕竟是男孩子，您让他整天躲在房里把着书本子啃，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像个大姑娘，您准又会皱眉。”

“好了，兄弟。”郭玉龙皱眉说道：“我现在就皱眉，我说上百句千句，抵不过你帮他说的一句话，今后有你撑腰，怕他不要更野了？”

关山月笑道：“那最好，燕翔，今后无论大小祸事，自有关叔替你顶着，你爱怎么惹就怎么惹去。”

郭玉龙剑眉皱得更深一声：“兄弟，你……”摇摇头接道：“完了，今后不但我这家里的屋瓦会被他拆掉，而且还要天天陪人去打官司……”

关山月笑道：“大哥，后者是我的事。”

郭玉龙道：“前者你不管？”

关山月道：“我月俸几何？要是多买上几块瓦，我还有得吃喝么？”

郭玉龙笑了。

郭燕翔乐了，冲着关山月投过感激一瞥，一个谢字还没有出口，却被郭玉龙一眼瞪了回去：“在外边儿鬼鬼祟祟，探头探脑的，一点规矩也没有，不怕关叔笑话，有什么事说吧？”

郭燕翔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这位威严慑人的爹，当即带着怯意地嗫嚅说道：“大娘跟二娘听说关叔来了，要来看看关叔，先让我来先向您禀一声……”

郭玉龙“哦！”地一声，笑了道：“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原来……”一扬手，接道：“快去，快去，就说我有请。”

郭燕翔应了一声，转身便要跑！

郭玉龙陡然喝道：“站住，慢慢的走，关叔在坐，那么大了，看你什么时候会学规矩！”

郭燕翎一惊连忙收势，一步一步地走了出去，瞧那样子，他是恨不得赶快跨出去然后再跑！事实不错，他出了门一飞冲天不见了！

郭玉龙又好气又好笑地摇头说道：“这孩子……六个之中，数他最皮……”

关山月道：“那有什么不好么？”

郭玉龙摇头说道：“看着吧，兄弟，他将来长大之后，说不定会为我惹来什么祸事呢？”

关山月道：“大哥，这似乎该称之为男儿本色！”

郭玉龙一怔，摇头苦笑不语！

关山月又道：“大哥，我一个人惊动了两位嫂子，我很不安！”

郭玉龙摇头说道：“别这么说，兄弟，自从那天我从‘侍卫营’回来，这家里的每一个，没一天不念叨你几回，人人盼，个个盼，你这两个嫂子急着要看看你，当然，兄弟，那有点不信不服的意味！”

关山月笑了，没说话，郭玉龙接着说道：“女人总是心胸狭窄的，让她们自己看看好了，我究竟有没有夸大其辞！”

关山月道：“我说句公道话，大哥，您是过于夸大其辞……”

郭燕南第一个闯了进来，进门便叫道：“爹、关叔、大娘、二娘到了！”

关山月忙把“巨阙”放在茶几上站了起来！

适时，步履轻盈，香风传递，由燕翎、燕南还有另三位美少年拥着走进了两位美妇人！

这两位，左边那位年纪稍长，约摸三十多岁近四十，雍容高贵，气度超人，清丽若仙！

右边那位大约三十刚出头，绝伦的美艳之中，带着一股逼人的英气，令人有不敢仰视之感！

无论怎么说，她两位都该是人间绝色，神仙中人。

关山月当即上前恭敬施礼！“山月见过两位嫂子！”

她两位，四目流转，浅浅答了一礼，道：“不敢，爷，这位就是关叔？”

郭玉龙道：“不错，名满京畿，震动大内的关山月，你两个自己仔细打量，仔细瞧吧！”

她两位，当真地四目凝注打量了关山月，看得关山月好不自在，他欠身含笑，道：“两位嫂子请坐！”

右边开了口，未语先笑，美极：“别客气，兄弟，自己人还用让！”

郭玉龙一旁说道：“兄弟，你这位二嫂子姓杜，叫杜兰畹！”一指左边那位，道：“你这位大嫂子复姓东方，双名玉翎！”

随即转望两位夫人，笑问道：“如何？信了么？服了么？”

大娘东方玉翎没说话，二娘杜兰畹却含笑说道：“兄弟的人品当世挑不出几个！”

郭玉龙笑道：“听见了么，兄弟，只是人品，不提所学，恐怕你得露几手给她两个看看！”

郭燕翎喜而忘形，脱口呼道：“好啊……”

郭玉龙横眼一瞪，道：“好什么？再没规矩我就轰你出去！”

郭燕翎一伸舌头，刹时没了声！轰他出去，瞧不见关叔，这该比什么罚

都来得厉害。

郭玉龙转身摆手让坐，坐定，他望着关山月道：“怎么样，兄弟？”

关山月他装了糊涂，愕然说道：“什么怎么，大哥？”

“可恶！”郭玉龙道：“我刚才说，你势必露几手……”

关山月道：“大哥存心让我丢脸，面对高明，我哪敢班门弄斧！”

杜兰畹嫣然一笑，道：“自己人，别客气，兄弟，也别吝露所学，让我跟姐姐自恨福薄！”

二娘会说话，有张不饶人的嘴！

关山月暗暗地皱了眉，他明白，如郭玉龙所说，今天势非露几手不可，否则不但这位二娘难依难饶，就是身边这六位小辈怕也不会放过他！

心中念转，他刚要点头，只听一阵急促步履传了过来，而且是直奔书房而来，转眼间已到门口，随听门外响起个恭谨话声：“禀爷，海贝勒到！”

这节骨眼来了这位爷，关山月虽然一松，可是他那眉锋却已皱了起来！

杜兰畹诧声说道：“这位爷怎么在这时候……”

郭玉龙看了关山月一眼，道：“兄弟，你在这儿陪你两个嫂子，我招呼他前面坐去！”说着，他站了起来！

关山月心里明白，当即说道：“别了，大哥，我出来很久了，也该回去了！”

郭玉龙尚未有所表示，杜兰畹已然说道：“那怎么行，兄弟，我跟姐姐刚来，咱们嫂叔三个还没有聊聊，怕他呢，别，兄弟，有你两个嫂子……”

一个“怕”字听得关山月扬了眉，他淡淡笑道：“二嫂子，那不是怕，我尊他为皇族亲贵，敬他是个英雄，也不愿在这儿闹不愉快！”

郭玉龙道：“兄弟，有胸襟！”

杜兰畹微点了点头，望向郭玉龙，道：“那么你就到前面去……”

只听一阵雄健步履声传了过来！

随听门外随从说道：“禀爷，海贝勒来了！”

郭玉龙眉锋一皱，道：“要命，他怎么进来了……”

杜兰畹道：“躲既躲不掉，干脆跟他见见！”

只听门外响起一阵豪笑：“怎么，玉龙阁下，躲在家里享福呀，不速之客到了，还不快出来迎接迎接！”

郭玉龙一抬头，道：“兄弟，你坐坐！”迈步行了出去！

外面响起了郭玉龙话声：“阁下，今儿个是什么风？”

海贝勒笑得爽朗，道：“冻得人发抖的西北风，阁下，你躲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话声越来越近，海贝勒话声至此，他跟郭玉龙已双双出现在书房门口，六位小将迎了上去：“海叔，给您请安！”

六个一起施下礼去！

海贝勒他一袭皮袍，威仪仍是那么夺人。胡子刮得很干净，那泛青的胡子碴发亮！

他显得很高兴，点着头，连声应好：“海叔今儿个路过，没带礼来，明儿个补，海叔带你们上‘玉泉’打猎去，去不去？”

六位小将，连声叫去，尤其是燕翔，他乐得一蹦老高，海贝勒伸出大手，抓住燕翔的头用力摇了摇，道：“小猴儿，就你会呼唤！”

这里，杜兰畹跟大娘东方玉翎拦过了话：“海爷，稀客呀！”

海贝勒立即舍了六员小将，欠身一礼，“您二位，海善请安了！”

“不敢当！”大娘二娘双双答了一礼，杜兰畹皓腕轻抬道：“您请坐！”

海贝勒站直了身形，刚要称谢，这他才看见关山月也在，猛然一怔，凝目说道：“敢情你……”

关山月泰然欠身一礼：“关山月见过贝勒！”

海善冷然说道：“阁下，你是四阿哥的人，我不敢当！”

随即转望郭玉龙，冷笑说道：“我说怎么没见你出来迎迎我，原来是另有贵客在座！”

郭玉龙打着哈哈忙道：“谁叫你腿快，坐吧，阁下！”一抬手，他要让座！

海善冷然摇了摇头，道：“不坐了，我来看看你在忙些什么，这就走！”

郭玉龙道：“海善，到了我这儿没这一说！”

海善道：“怎么，你非要留我不可？”

“废话！”郭玉龙道：“你哪一趟来没留你一回儿？”

“也行！”海善一点头，道：“我这个贝勒没那么大福份跟四阿哥的得力心腹坐在一块儿，我怕沾上了污秽血腥，你陪着我到前面去，要不就让他到前面坐去！”

郭玉龙眉锋一皱，道：“海善……”

海善道：“你知道我，他不去我去，总之一句话，他最好别跟我在一起！”

杜兰畹双眉微扬，道：“海爷，不是我这无知的女人敢当面说您，您这做得太过了，关兄弟什么地方得罪了您，要您这样……”

“嫂子！”海善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海善不愿见那可憎面目，无味言语！”

关山月笑了笑，没说话！

杜兰畹道：“海爷，您二位一样，都是郭家的座上嘉宾！”

“嘉宾？”海善冷然说道：“恐怕他是有为而来吧……”

目光一凝，沉声接道：“姓关的，别打你的如意算盘，也告诉四阿哥一声，趁早打消这个天真的念头，要不然……”

关山月含笑截口，道：“贝勒，要不然如何？”

海善道：“要不然我就把你留在这儿！”

关山月哈地一笑，道：“贝勒，有此把握？”

海善道：“你尽可以试试看！”

关山月笑了笑，道：“贝勒以为我胆怯不敢么，你错了，只因为我尊你为皇族亲贵，敬你是位英雄，也不愿在这儿为主人惹麻烦，招不愉快而已！”

海善脸色微变，道：“姓关的，你可以不必有那么多顾忌！”

关山月笑了笑，道：“贝勒，你我缘仅一面，谈不上仇恨，我不知何时何地得罪了贝勒……”

海善道：“你一开始就得罪了我！”

关山月道：“贝勒是指我是四阿哥的人？”

海善毅然点头，“不错，就因为这，我认为你面目可憎！”

关山月笑了笑，道：“一具臭皮囊耳，面目本就可憎！”

海善道：“那么，你走！”

杜兰畹要说话，却被郭玉龙拿眼色止住了！

关山月微一摇头：“我不走，你我都是郭府的客人，该不分什么高低贵

贱，我为什么要走？假如贝勒看我不顺眼，你尽管请！”

海善道：“你让我走？”

关山月一点头，道：“不错，我正是这个意思！”

海善怒笑说道：“姓关的，你好大的胆子，好狂，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你撑腰，你仗了谁的势……”

关山月淡淡说道：“自然不会是东宫二阿哥，其实，男子汉，大丈夫，何必让谁撑腰仗谁的势？”

海善像团燃烧熊熊的火，关山月就像在火上浇油！

海善气得发抖，浓眉倒剔，巨目放光：“好，好，好，姓关的，我看看你长有什么三头六臂……”

关山月道：“贝勒看得清楚，我只有一颗脑袋两条胳膊！”

杜兰畹忍受不住，“噗嗤！”一声笑了，横了关山月一眼！

海善更火儿了，他怒笑说道：“姓关的，我不要耍嘴皮，我只会动这个！”握起斗大的拳头，当胸便捣！

关山月没动，淡淡说道：“贝勒，这儿是书房，更有郭大侠伉俪及六位少爷在座！”

海善猛沉腕收势，一个箭步倒窜了出去，暴跳如雷地叫道：“姓关的，你出来！”

东方玉翎皱眉说道：“这位贝勒怎么……”

杜兰畹道：“姐姐，他就是这么个人，像火德星君又像莽桓侯，您还不知道么？”

关山月站在那儿没动，也没说话！

燕翔眨了眨眼，突然说道：“关叔，您怕？”

郭玉龙刚要瞪眼，忽然老六燕南摇了摇头：“五哥，你错了，关叔不是怕，这叫大勇，像海叔，那只是匹夫血气之勇，我敢说他难在关叔手下走完三招……”

关山月目中突现异采！

郭玉龙叱道：“听见了么？你永远比不上燕南！”

燕翔不服地嘎嚅说道：“那关叔为什么不……”

燕南道：“很简单，五哥，这儿是郭府，关叔是客，他在等做主人的一句话！”

关山月脱口说道：“燕南，小小年纪，你难得……”

郭玉龙道：“这是郭家的千里驹，兄弟，点到为止，手下留情，别让他太难堪，太下不了台！”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大哥，这话您该交待海贝勒！”迈步行了出去！

郭玉龙目光一招两位夫人，低低说道：“机会难得不再，瞻仰他的高绝身手，此正其时，错过了遗憾终生，走，饱饱眼福，瞧瞧热闹去！”

杜兰畹美目微横，娇嗔说道：“就知道你……你是唯恐天下不乱！”扶着东方玉翎行了出去！

郭家的人站在书房门口瞧上了！

院子里，关山月跟海善对上了阵！

只听海善冷笑着说道：“姓关的，难得你敢出来！”

关山月笑道：“有人给我壮胆，我怎么不敢？再说贝勒一再逼迫，由不得我不出来，我只好舍命奉陪了！”

海善冷笑着说道：“姓关的，你瞪大了眼，瞧清楚了，我可不是‘九门提督’！”

关山月道：“再瞪大我怕眼珠子着了凉，更怕它双双夺眶而出，贝勒，没人说你是‘九门提督’！”

杜兰畹又笑了，旋即皱眉低低说道：“这人好油好贫的一张嘴……”

郭玉龙道：“风趣而不失一个雅字，这正是他的可爱处！”

“可爱？”杜兰畹道：“我瞧他可恶！”

郭玉龙道：“是么？”

杜兰畹道：“你明天派一个人去把二妹接来！”

郭玉龙凝目说道：“阁下，你想干什么？”

杜兰畹道：“你少管！”

郭玉龙忙道：“阁下，你可别惹是生非，人家已经有了……”

杜兰畹美目微横，道：“有什么关系，这年头男人家谁不是……不跟你废话了，睁开眼瞧瞧你自己！”

郭玉龙哑口无言，立即怔在了那儿！

他两位没听见关山月跟海贝勒又说了些什么，这时候却见海贝勒跨步欺身，一拳捣向关山月心窝！

关山月摇了摇头：“贝勒，彼此无怨无仇，不过各为其主，你出手未免嫌重嫌狠了些！”

杜兰畹皱眉说道：“真是！”

大娘东方玉翎矜持、文静而庄重，她始终没有说话！

当然，那并不是说二娘杜兰畹不够矜持、文静、庄重，而是她年轻些，豪放些，性情使然！

院子里，关山月没动，容得海善斗大铁拳近身沾衣，他促狭，突然微退半步！

这一退，海善一拳捣空，招式用老，关山月一声：“贝勒，留神虎腕！”

扬掌劈了下去！

东方玉翎一惊！

杜兰畹则脱口呼道：“糟，这一手更狠更重，海善的腕子……”

郭玉龙也为之失色一声：“兄弟，手下留情！”

还没有出口，关山月轻笑一声，右掌在半空中一顿，然后闪电落下，在海善手臂上轻轻拍了一下！

那几位，吁了一口大气，郭玉龙皱眉失笑！

杜兰畹轻嗔说道：“促狭，益见可恶！”

海善在惊忙中抽回了手，手背上却挨了一下，他吓出了一身冷汗，也白了脸，这一下虽然很轻，在他的感受上却跟一下重手法没有什么两样，他宁愿挨一下重手法，也不愿挨这有戏弄意味的轻轻一拍！

惊是惊，他更气，舌绽青雷，霹雳般大喝一声，神威夺人，揉身再上，双掌并出，分砍关山月双肋，这一招更快更重更狠！

关山月一声：“贝勒，得放手时便放手，能饶人处且饶人，岂不闻路要让一步，味须减三分？何必非伤人于掌下不可？”

双臂闪电递出，往海善双掌之中一穿一格，海善魁伟身形竟然被震退后，同时破绽显露，门户大开，前胸要害立即交给了人！

关山月如影随形，跨步欺上，单掌一翻一抖，拂向海善胸口“心坎”要

穴！

海善大惊，但他不愧京畿第一好手，惊慌中身形后仰，演出了一式最俗的“铁板桥”，同时单脚飞起踢出，直取关山月左膝盖！

关山月笑了，手没动，出左腿，伸右腿，伸右腿是勾向海善支撑身子的那条腿，出左腿竟然是迎向海善踢出的那一腿！

只听砰然两声，海善支撑身子的那条腿被勾，摔了个结结实实的四脚朝天！

关山月左膝中脚，身形一仰，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这一摔，却碍事，海善翻身蹿起，还要扑！

关山月一挺身站起来了，道：“贝勒，事不过三，够了，我认输就是！”

行家，明眼人，谁都知道是谁胜谁负，谁赢谁输，谁让了谁，郭玉龙跟二位夫人互觑一眼，俱皆动容！

燕翔等五兄弟都满眼惊喜地直了眼！

唯独燕南，他像在出神发呆！

院子里，海善一脸铁青，神色怕人，凝注关山月片刻，突然一声：“关山月，我领教，技不如人，相去太多，我没有话说，从此这京畿一带是你的天下！”

话落，扬掌，大巴掌向着自己天灵劈下！

关山月没想到海贝勒性情如此之烈，大惊失色，一声：“贝勒，你这是让我抱恨终生！”随话抬掌，便要出指遥点！

突听郭玉龙大喝：“海善，昂藏须眉七尺躯，这就是你么？”

海善一震垂掌，眼望郭玉龙，木然一句：“阁下，谢谢你！”头一低，二话没说，迈步就走！

大娘二娘要唤住他，郭玉龙伸手一拦摇头说道：“除了我外，他向不服人，心里是够难过的，让他走吧！”

大娘二娘没再动，也没再说话！

而，刚走了两步的海善，突然停了步，霍然旋身，巨目中精芒四射，直逼郭玉龙道：“阁下，你说，我为什么要走？”

郭玉龙淡淡说道：“那要问你自己，平手嘛……”

海善仰天大笑，道：“阁下，别往我脸上贴金了，海善虽然是个鲁莽武夫，但我粗中有细，自己肚子里明白，他要是不用左腿迎上，我休想踢得着他，丢的人也更大，他要是双手齐用，不必重手法，只消在要穴上轻轻一击，我的命可就没了，如今焉能站在这儿说话，玉龙，除了你之外，我海善从今天起，多服一个就是……”

郭玉龙夫妇刚一怔，海善带着笑直奔关山月：“姓关的，我改变了主意，不死了，也不走了，我要留下来跟你聊聊，好好结交结交你……”

近前双手握上关山月双臂，豪迈热诚毕露！关山月暗暗点头心折，没动，任他紧抓双臂，道：“贝勒，谢谢你，我感激，也福大造化大，荣宠无比！”

“算了，姓关的！”海善道：“别损人，别臊我了，你的所学、胸襟、气度，一切的一切，令我心折，羞愧，叹服，不过我也嫉妒你，因为你长得比我俊得太多了！”

说完了话，他自己哈哈大笑！

关山月也笑了！

郭玉龙夫妇还有“五”员小将，都笑了！

千里驹

郭玉龙望了望关山月和海善，摇头说道：“你们俩这真是打出来的交情，行了，好戏收场了，两位打架的请房里坐吧，唯一的遗憾是山月他露的太少，几几乎全不关痛痒，难慰人饥渴！”

“少？”海善瞪眼叫道：“玉龙，你想干什么，就这几手已够我受用不尽了，难道你就非见我鼻青眼肿，浑身带伤，血淋淋的不可？好朋友，好心肠，那容易，想看好的你自己下场试试！”

说笑着，大伙儿进了书房，燕南也跟在后面进了门，可是他还在愣愣地出神，一付失魂落魄的模样！

谈笑中，海善看见了，他诧声说道：“燕南，你在干……这是怎么了？”

燕南开了口，但眼却望着关山月，道：“我在想关叔那第二招……”

海善道：“想第二招？第二招怎么了？”

燕南道：“那该叫险中取胜，出敌不意，攻敌无备，而且要胆大，心细，反应快，这三者缺一不可……”

海善：“哦！”了一声！

关山月目中又现异采！

郭玉龙为之动容，叹道：“的确是郭家的千里驹……”

燕南接着说：“假如关叔那双臂穿出，一震之力再大一点，恐怕海叔那双腕子就要先废了！”

海善脸色一变，霍地转注关山月，道：“阁下，是这样么？”

关山月赞喝说道：“我仍是那句话，燕南小小年纪，难得！”

海善怔住了，良久始道：“在那一招上他就留了情，燕南，海叔浸淫武学几十年，看来不如你……”

转望郭玉龙，道：“阁下，这孩子将来不得了，是块好材料！”

郭玉龙点头说道：“我也这么想，只是如果没有名师……”

海善道：“郭玉龙当世称最，家学傲夸寰宇，你还为他求的什么名师？”

“我？”郭玉龙一笑摇头，道：“恐怕会糟蹋了他。”

海善叫道：“你恐怕会糟蹋了他？那就不值一提了！”

“怎么？”郭玉龙凝目说道：“你意思教这个徒弟？”

“我？”海善忙摇头说道：“你知道，新疆家里的那个浑小子我都怕教不好，我还能收这个？别省我了，我是个笨拙匠，永远不敢摸好材料！”

郭玉龙笑了笑，道：“那是燕南福薄，坐下聊吧！”

大伙儿落了座，郭玉龙望着海善道：“阁下，你该不是只为来我这儿坐坐的！”

海善道：“你厉害，我来告诉你件事！”他没说下去！

郭玉龙却问道：“什么事？”

海善向着关山月溜了一眼，有点迟疑！

关山月淡淡笑道：“贝勒，承蒙降尊纡贵，折节下交，那是我的荣宠，但相信你不会因彼此的结交而放弃自己的立场，同样的，我也不会，不过撇开那些事不谈，你我总是朋友，尤其在郭大侠府里，这如果还不够，我可以暂时告退回避！”

海善黑脸一红，摇头说道：“不必，阁下！你说的对，公归公，私归私，大丈夫要认清立场，公私分明，撇开公事，你我是打出来的交情好朋友，一

旦沾上公事，你我就成冤家对头，誓不两立，如今，在这儿，你我是朋友……”

转望郭玉龙道：“龟壳到了，二阿哥派我来请你去一趟，他跟几位御前大臣在宫里等着你呢！”

郭玉龙道：“现在就走？”

海善道：“别让他久等，越快越好！”

郭玉龙皱眉说道：“你阁下怎么一来就扫人的兴？下次你最好别来……”

站了起来，向关山月道：“兄弟，你陪……”

关山月忙站起来说道：“不了，出来太久了，我正准备告辞！”

郭玉龙摇头说道：“别，兄弟！你大嫂还有话跟你说！”

关山月“哦”地一声，望向了东方玉翎！

东方玉翎浅浅一笑，道：“兄弟多坐会儿！”

关山月只得含笑点头：“是！大嫂！”

郭玉龙招呼了二声，和海善贝勒两个人走了！

关山月送到了书房门口！

跟着，东方玉翎支走了六员小将！

那六位走后东方玉翎轻抬皓腕，含笑说道：“兄弟请坐！”

郭玉龙不在，关山月表现得很恭谨，答应着欠身一礼坐了下去！

坐定，东方玉翎望着杜兰晚笑问道：“妹妹！是您说还是我说？”

杜兰晚微笑说道：“姐姐还跟我客气，你说好了！”

她姐妹俩这一礼让，使得关山月暗暗纳闷，他不便问，只有耐着性子静待下文！

东方玉翎转向了关山月，含笑说道：“兄弟，在六个孩子里，论习武，你看谁的天份最高？”

关山月没有迟疑，当即说道：“大嫂，那恐怕要推燕南为最！”

“不错！”东方玉翎点头说道：“你大哥跟我姐妹多年来的观察也是如此，事实上，燕南在他六兄弟中，的确是禀赋最好的一个，如果善加琢磨，很有可能替郭家大放异采！”

关山月道：“是的，大嫂！”

杜兰晚突然说道：“诚如你大哥刚才所说，那非有名师教导不可，否则的话他最多是块好材料，也很容易被糟蹋掉，兄弟以为对么？”

关山月已猜透了几分，他点头说道：“二嫂，大哥所说极是，不过恨铁不成钢，爱之越深，寄望也越高，这是天下父母心，俱皆如此，然而，若因此而过于担心，以至自嫌不够，迟疑不前，那似乎不必！”

东方玉翎含笑说道：“前者，我有同感，后者，兄弟大概是误会了，你大哥生平自视高，当世称最也是实情，他之所以怕误了孩子，糟蹋孩子，却不是因为这，而是另有原因，若让你大哥亲自教孩子们习武，按说该天下去得，也很够了，但你大哥并不这么想，他不是过于奢望不知足，而是另有目的，一半正如兄弟适才所说，爱之越深，寄望越高！”

关山月迟疑了一下，道：“大嫂，大哥那另有的原因及目的是……”

东方玉翎道：“兄弟，你知道你大哥的当年，他仗一身所学及掌中一尊‘八宝铜刘’纵横南海，天下无敌，被当世江湖尊称为‘南海王’……”

关山月点头说道：“大嫂，不但是我，天下人都知道！”

东方玉翎道：“人生于世，岁月有限，充其量不过八九十年，甚至百年，然而你大哥已经过了一半，年届五十了，他，非常人，志气高，抱负大，雄

心万丈，气势如虹，虽然这些并不会随岁月之逝而稍减，毕竟人生他已过了一半，所剩下的屈指算算，没有多少个日子，看眼前情势，为种种原因所迫，他自度已没什么作为，纵然转回南海，重振郭家声威，那也仅仅限于郭家的声威，对大局并无补……”

关山月目光一凝，道：“大嫂，大局？”

东方玉翎从容点头，道：“是的，兄弟，大局！”杜兰晚嫂然笑道：“天下有一大半认为郭家已变节移志，鬻身满虏，其实他们没有看见郭家的一切，更看不见你大哥的一颗心！”

关山月神情一肃，点头说道：“我明白，大嫂，请说下去！”

东方玉翎道：“他虽自度有心无力，难有作为，但郭家后起有人，也算得上个个俊彦英杰，郭家的后世子孙更是生生世世，承继不绝，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代身上，也把毕生心血花费在第二代身上，教他们文武，灌输他们民族大义，诫他们勿忘山河变色，社稷易主之心，这一点，你可以看得见，你大哥家在这儿，但家里的每一个人，甚至洒扫应对，一器一物，莫不沿先朝习俗，大汉本色……”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大嫂，这我看得见。”

东方玉翎浅浅一笑，道：“我刚说过，你大哥虽然把毕生心血花费在第二代身上，但是他却没敢更进一步地动燕南，固然，燕南将来的成就必在他五个哥哥之上，但在目前他却差他五个哥哥一大段，兄弟知道这是为什么？”

关山月道：“那该是哥嫂为钟爱燕南！”

东方玉翎点头说道：“爱，是不错！但十根指头咬哪一根都会痛澈心肺，在我夫妇来说，更不会厚此薄彼，有所异同！”

关山月道：“那么！莫非是因为燕南禀赋最好，天份最高？”

东方玉翎微笑摇头，道：“俗话说，‘癞痢头的儿子是自己的好’，在做父母的心目中，便是呆子、傻子，也该是一样的！”

关山月惑然说道：“那只是……”

东方玉翎微微一笑道：“恐怕兄弟还不知道，燕南，并不是你大哥的亲骨肉，而是你大哥的螟蛉义子！”

关山月呆了一呆，道：“这，这我的确不知道！”

东方玉翎含笑说道：“燕翎、燕惕、燕飞三个是我所生，燕凡跟燕翔是兰晚妹妹所生，至于燕南，他只是你大哥当年在南海收养的一个可怜孤儿！”

关山月道：“燕南原来是……这，他自己知道么？”

东方玉翎道：“他知道，我夫妇没有瞒他，也不须瞒他，没有这个必要，好，怎么样都好，倘不肖不教，便是亲生的子女也会忤逆的，兄弟以为对么？”

关山月由衷地点头说道：“大嫂高见，是的！”

东方玉翎道：“兄弟如今明白你大哥的用心了么？”

关山月道：“大哥毫无私心，令人敬佩！”

东方玉翎微微一笑，道：“你大哥视他如己出，钟爱则较己生尤甚，你大哥不仅把重振郭家声威的责任寄托在他身上，同时更希望他对大局能有所效劳，有一天能肩负起比重振郭家声威更艰巨的使命！”

关山月道：“所以大哥不敢更进一步地动他！”

“是的！兄弟！”东方玉翎道：“你大哥在当世之中称最，他却那么慎重，我跟兰晚妹妹所学浅薄，难及你大哥十之二三，就更不值一提了！”

关山月道：“大嫂过谦！”

东方玉翎道：“兄弟！你大哥跟你一见投缘，他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待，对你，我没有谦虚的必要，有多少是多少……”

关山月没有接口。

东方玉翎接着问道：“兄弟，你该明白我为什么对你说这些话！”

关山月当然明白，他如今是完全明白了，一点头，道：“大嫂，我明白，只是我……”

东方玉翎道：“你大哥他打心底里钦服你，我清楚，有生以来，他没服过人，就连傅侯那么神通过人，万夫不当，他也从没轻许过一句，所以，对你，该不是偶然，也绝不是没有道理！把燕南交给你，我夫妇都很放心……”

关山月道：“大嫂，此事体大……”

杜兰畹突然说道：“兄弟，恕我插句嘴，站在你的立场上，你义不容辞！”

关山月陡扬双眉，猛一点头，道：“是的，二嫂，当初袁大将军把使命交给我，我也该找个接棒的人，只是有一点我要先说明……”

东方玉翎难掩惊喜地道：“兄弟，有什么话只管说！”

关山月道：“第一，我不敢以师自居……”

杜兰畹忙道：“兄弟，这是什么话？难道……”

关山月摇头说道：“二嫂，我有我的道理，我愿尽倾所学，也愿尽心尽力，只永远别提一个师字！”

杜兰畹诧异地道：“兄弟！这是为什么？”

关山月笑了笑，道：“二嫂，仍是那句话，我有我的道理！”

东方玉翎浅浅一笑，道：“兄弟，你是怕超越了你大哥？”

关山月一点头，道：“是的，大嫂！”

杜兰畹愕然转注，道：“姐姐，这话……”

东方玉翎含笑说道：“妹妹是难得糊涂，咱们那位在当世之中称最，他都不敢教燕南，兄弟他又怎好以师自居！”

杜兰畹明白了，“哦”地一声，目光投向关山月，道：“兄弟也真是，哪来那么多顾忌嘛！”

关山月道：“二嫂，这是礼，也是理！”

东方玉翎道：“这我得等你大哥回来，跟他商量商量……”

关山月道：“大哥最好答应，要不然……”

东方玉翎忙道：“行了，兄弟，我擅做次主，代他答应了！”

关山月欠身说道：“谢谢大嫂！”

东方玉翎道：“别谢我，不答应也得行呀……”

关山月脸一红，赧然而笑。

东方玉翎道：“兄弟，你刚才说了个第一，谅必也有第二！”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大嫂，第二是不能把燕南交给我！”

东方玉翎凝目说道：“这话怎么说？兄弟！”

关山月道：“大嫂该知道，我名义上在侍卫营当差，实际上我是胤祯的人，我不能整天在这儿教燕南……”

东方玉翎呆了一呆，道：“这一点我姐妹跟你大哥却忽略了，不错，你是不能整天留在这儿，也不能整天往这儿跑，这该怎么办？”

杜兰畹道：“要是兄弟能住在家里就好了！”

东方玉翎道：“只可惜兄弟他不能，难就难在这儿！”

杜兰畹皱起黛眉，道：“那可怎么办呢？”

东方玉翎望着关山月道：“兄弟，你有什么好法子么？”

关山月道：“有倒是有的，不过仍得大哥帮忙！”

杜兰晔喜道：“有什么好法子，兄弟？”

东方玉翎也道：“要他帮忙那还有什么难的，兄弟，你只管说出来……”

关山月道：“我能来，该来的时候来一趟，利用在这儿的工夫，我全力教燕南，走了之后我会给燕南留下没有一点空闲的功夫练，由大哥督促他，下次再来时，我当面试试，行了就往前进，不行反复再练，这跟我留在这儿教他该没有什么两样！”

杜兰晔抚掌轻呼：“好主意……”

东方玉翎微微点头，含笑说道：“这法子的确好，也的确使得，其实，也只有这办法可行了！”

关山月道：“大嫂，我还有一句话！”

东方玉翎抬眼说道：“什么？兄弟！”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大嫂跟二嫂到时候可别心疼燕南！”

东方玉翎失笑摇头，道：“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这句话，不会的，兄弟，你放心，我姐妹也是出身江湖，再加上跟你大哥结縻这么多年，难道还不知道练武是怎么个情形，是苦是甜，一个肩负大任的人，必须要吃过苦中之苦，必须要经过千锤百炼，否则不足以肩负大任……”

杜兰晔笑道：“话是这么说，心疼那在所难免，不过我姐妹会忍着，就是想掉泪想哭，也会躲到一边儿去的！”

关山月笑了……

只听杜兰晔道：“兄弟，这件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关山月道：“我既然向您二位做了许诺，自然是就这么说定了。”

杜兰晔道：“兄弟，我跟姐姐，他，还有燕南，都会永远感激你。”

关山月含笑说道：“二嫂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哥让孩子跑那么远的路，去了趟江南，把我的剑要回来，像这恩情，我又该感激谁？”

杜兰晔微笑摇头，道：“行，兄弟，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你可愿我把燕南叫进来？”

关山月道：“二嫂，说好了的，我永远不敢以师自居。”

杜兰晔皱眉道：“怎么说也该让燕南给兄弟你叩个头。”

关山月还待再说，大姐东方玉翎浅笑开了口：“算了，妹妹，兄弟这个人咱们都知道，话既说出了口，心里既然有了这打算，他绝不会受燕南这个头的，只要燕南心里有他关叔，叩不叩头并不重要。”

杜兰晔没再说话。关山月趁这刹那间的沉默打算告辞，但是他刚一欠身，杜兰晔忽然轻抬皓腕拦住了他，道：“兄弟，再坐会儿，我还有话说。”

关山月眉锋暗皱，表面上却恭谨应道：“是，二嫂。”收势坐了下去。

关山月又坐下了，但要开口的时候，杜兰晔却有点迟疑，她想了一想之后，方始浅浅一笑，道：“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我只是想跟兄弟你闲聊聊，你可别急，兄弟，再急我也不会让你走的。”

关山月只得说道：“二嫂，我不急。”

杜兰晔嫣然一笑，笑得好美好甜，凝目说道：“兄弟，你跟那位红姑娘，是怎么认识的？”

关山月脸上一热，道：“二嫂，您打算跟我聊她？”

杜兰晔道：“是的，兄弟，难道不行么？”

关山月强笑说道：“二嫂，我没说不行，也不敢。”

杜兰晓笑顾东方玉翎，道：“姐姐，你看他多会说话？”

东方玉翎微笑说道：“那是可想而知的。”

杜兰晓收回目光望向关山月，道：“既没说不行，又不敢，你倒是说呀。”

关山月窘迫一笑，道：“二嫂，大哥他知道，我以为……”

杜兰晓道：“你以为我该问他？”

“不。”关山月道：“我以为大哥他不会不告诉二嫂。”

杜兰晓道：“他说是说了，可是我想听听你再说一遍。”

关山月道：“二嫂，您这是……”

“瞧你，兄弟。”杜兰晓道：“跟个大姑娘似的，干什么脸皮这么嫩呀，你两个嫂子，又不是外人，说出来听听有什么要紧哪？”

关山月暗暗苦笑，只得把跟柳绡红认识的经过说了一遍，不过他说的很简单，但也很扼要。

杜兰晓并没有强求，听毕，她点头叹道：“这位红姑娘确是个多情的女儿家，其实也难怪，你兄弟这样的人品、所学，世上哪儿找第二个呀……”

话音微顿，凝目接问道：“兄弟，她姓柳？”

关山月点头道：“是的，二嫂。”

杜兰晓道：“她管金庸叫二叔？”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二嫂。”

杜兰晓转望大姐东方玉翎，东方玉翎含笑说道：“大半她是柳凌波的女儿，我听说金庸跟柳凌波换过帖，叩过头，柳凌波大几岁居长。”

杜兰晓点头说道：“我也这么猜想，大概不会错。”

关山月道：“二嫂，柳凌波是……”

杜兰晓道：“‘长江’水路上的英豪，当年你大哥到中原来，顺江返回南海的时候，跟他见过一次，此人对你大哥很钦佩，那次他亲率十艘双桅大船送你大哥到‘镇江’。”

关山月“哦！”了一声点了点头。

杜兰晓接着说道：“兄弟，你知道不知道，此人已经不在在了？”

关山月一怔说道：“我不知道，怎么，二嫂？”

杜兰晓叹了口气，道：“此人是位血性奇豪，在‘长江’水路势力之大，实力之雄厚，令得‘长江’一带那些满虏的官儿侧目，早就有除他之心，却一直不敢动他，后来满虏的那个总督向玄晔上了一个奏折，玄晔一口气派了廿名大内高手才把柳凌波拿住，就地就杀了，这是他们的阴狠处，他们不敢多问柳凌波，只怕出了差错……”

关山月扬眉说道：“我怎么没听她说起过？”

杜兰晓摇头说道：“谁知道，也许她不愿让你替她报仇。她跟着金庸到北京来，恐怕就是觅仇来的。”

关山月诧异地道：“二嫂，难道她要对玄晔……”

“不，”杜兰晓摇头说道：“大内皆高手，谈何容易，以我看她该是找那位当年总督两江的官儿。”

关山月道：“如今他内调了？”

杜兰晓点了点头，道：“该是，不然她怎会到这儿来。”

关山月沉默了一下，道：“二嫂，当年的两江总督是……”

杜兰晓摇头说道：“我不清楚，这你要问你大哥，或去问柳姑娘自己。”

关山月默然未语，可是他那双眉扬的老高。

只听杜兰畹又道：“兄弟，如今人家是孤伶伶的一个人，纵有个二叔金庸，但金庸还在江南，没法子照顾她，你可别让人受委屈。”

关山月微一点头，道：“我知道，二嫂。”

杜兰畹道：“还有，防着她一个人儿轻举妄动！”

关山月神情一震，忙点头说道：“我会的，二嫂。”

杜兰畹道：“最重要的一点是别让人家老孤零零的一个人儿。”

这话，关山月自然懂，他嚅囁说道：“二嫂，这恐怕我……”

杜兰畹截口说道：“恐怕什么呀，兄弟，你要想想看，金庸放心地把她交给了你，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你怎么对得起人家，怎么对得起金庸，又将何以自处。”

关山月惊出一身冷汗，道：“可是，二嫂，您知道，目前我还不能成家……”

杜兰畹摇头说道：“兄弟，我不认为这是理由，人家柳姑娘不是世俗女子……”

关山月道：“二嫂，就因为她是世俗女子，所以我才敢让她留下来，要不然我会马上送她到‘江南’去，其实，您知道，就是我成了家，我也没办法一天到晚照顾她……”

杜兰畹微微一笑，道：“算你会说话，可是，你自己没办法照顾他，你总得托付个人儿呀，不能老让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外头，你知道这儿是什么世界，内城里的这些人，亲王郡王也好，贝勒儿子也好，没有一个不好色，没有一个不喜欢这调调儿的，万一被他们发现北京城里有这么一个美人儿……”

关山月扬了扬眉，道：“我以为他们不敢。”

杜兰畹道：“兄弟，你怎么也意气用事，像你如今的身份，充其量不过‘侍卫营’的领班，你敢把他们怎么样，当然，你要是不顾你的目的，那另当别论，别以为胤祯可以靠，他这个人最阴鸷、毒狠在骨头里，以我看，他不会为你去得罪那些皇族亲贵、王公大臣！”

东方玉翎这时插嘴说道：“兄弟，你二嫂的话说得对，你千万慎重。”

关山月敛去威煞，讷讷说道：“大哥说要把她接来……”

杜兰畹道：“这个我知道，那就要快，兄弟，你跟她虽然心里都有，可是究竟名份没定，照顾她倒不如我姐妹方便，况且家里也比外头安全得多，有我姐妹做伴儿，她也不会寂寞……”

关山月点了点头，道：“我知道，大嫂，我会尽快的。”

杜兰畹点头说道：“那就好，兄弟，在这儿我给你建个议，将来就是成了家，也别让她孤零零的一个人，男人家少不了往外面跑的，家里倒得有个伴儿，这话你懂了，兄弟？”

二嫂杜兰畹人不但美艳，而且那颗心也是玲珑剔透，既灵又巧，这时候她就预备一着棋。

关山月眉锋微皱，旋即窘笑说道：“二嫂这话我懂，北京事一了，我就不会再有什么事了，倒不虑她会一个人儿寂寞……”

这话，杜兰畹她更懂，微一摇头，道：“兄弟，话可不能这么说，有个伴儿倒是好的，谈照顾，女人家比男人家心细，况且一个男人家有个两三房，这也算不了什么。”

东方玉翎拿眼直看她，可是她没问。

关山月笑了笑，没说话，不管他心里怎么想，有些话他不便出口不能说，因为眼前郭玉龙就有两房。

杜兰畹似乎也看准了这一点，她不肯放松，紧逼问道：“愿听我的话么？兄弟。”

关山月不愧会说话，也道：“对二嫂的好意，我当然感激。”

杜兰畹也不含糊，她当即说道：“兄弟，感激是一回事，这是我做嫂子的应该的，郭家上下这几口，没把你当外人看待。”

关山月道：“我知道，二嫂，我永远……”

杜兰畹截口说道：“别往下说，兄弟，只知道不算数。”

关山月欲避无从，只得说道：“二嫂，这到时候还得看她的意思……”

杜兰畹笑了，道：“好呀，兄弟，你可真难得，柳姑娘不是世俗女子，有你这番心意，说什么也该点头。这样吧，兄弟，到时候柳姑娘那儿，自有我去说去……”

关山月忙道：“二嫂，如今未免言之过早。”

杜兰畹笑道：“没听我说到时候么？兄弟。”

关山月默然未语。杜兰畹却接着说道：“当然，兄弟，那得碰上好的，碰上可取的，像你，像柳姑娘，等闲一点的，咱们不能要，你说是么，兄弟？”

她是存心找麻烦，这叫关山月难死，可是他不能不答问话，更是失礼，他只得点头道：“是的，二嫂。”

杜兰畹笑了，满意地笑了，她如释重负一般地轻轻吁了一口气，转眼望了东方玉翎一下，没说话。

刹时这书房里陷入了一片静默中……

甘凤池

而，这片静默旋即就被关山月打破了：“大嫂，关于甘凤池……”

显然，他是有意转移了话题。

东方玉翎自然不会不明白，她浅浅一笑，道：“兄弟，关于甘凤池，我有个浅见在此……”

关山月道：“大嫂，您客气，请指教。”

东方玉翎笑了笑，道：“兄弟，别客气，你比我有过之无不及……”

顿了顿，接道：“关于甘凤池，你可以去见见，逼他离开，然后让他留意远在西南的甘瘤子，回去后，除晓胤祯以利害外，还可以建议他去拉甘瘤子，至于怎么个建议法，各人有嘴，运用之妙全在各人，你该会说，用不着我多罗嗦。”

关山月点头说道：“我明白，大嫂，假如没有别的事，我想……”

杜兰畹笑道：“兄弟是巴不得赶快走。”

关山月脸上一热，忙道：“不是的，大嫂，我出来太久了，胤祯还等着我的回话，让他等的过久不好，所以我想……”

杜兰畹玉手轻挥道：“好，好，好，没人再留你，没人再留你。”

关山月赧然而笑，站了起来。

东方玉翎翻腕自袖底取出一张折叠着的信笺，递向关山月，含笑说道：“这是甘凤池住处的住址。”

关山月忙伸手接过，道：“谢谢大嫂，那么，我告辞了。”

他欠身施下礼去。

大嫂东方玉翎，二嫂杜兰畹，破题儿第一遭送客送到大门，还有那六员小将。

她二位叮嘱常来，六员小将更依依不舍，尤其燕南，他像跟关山月有缘，虽然没比谁多说一句，可是他脸上的表现，较别个更明显，更清晰。

关山月出了郭家大门，他没回雍王府去，也没有往红姑住处走，片刻之后，他出现在一家客栈前。

客栈的伙计朝送南北，暮迎东西，眼睛雪亮，瞧关山月的打扮，他立即知道这位是什么来路，尤其关山月手里还提着他那柄巨阙。

他满脸堆笑，赔小心地迎了上来，道：“这位爷，请，请，您请里边坐。”

关山月迈步进了门，边走边道：“伙计，我来找个人。”

伙计“哦！”地一声道：“这位爷，您找哪一位？”

关山月道：“我找位姓甘的客人。”

伙计忙道：“有，有，甘爷住在后院上房里，您请等等，我给您带路。”说着，他转身就要走。

关山月抬手一拦，道：“不用了，谢谢你，我自己去好了，别耽误了贵宝号的生意。”说完了话，他迈步径自往后行去。

这客栈后院相当宽广也很大，两边十几间客房，正面三间上房，边上两间都上着锁，很明显地，只有中间那间上房住着客人。

关山月走过去轻轻地叩了门，剥啄声才起，只听房间响出个中气十足，劲道异常的话声：

“哪一位？”

关山月应道：“我，不速之客。”

房里静默了一下，突然话声又起：“听步履便不像客栈里的伙计，门没锁，请进来。”

关山月抬手推开了门，这间上房布置雅洁，窗明几净，点尘不染，房里，中间，对着门站着一个人材颇见魁伟的中年汉子，他，长眉，凤目，挺直的鼻梁，方方的嘴，唇上留着些胡子，眼神十足，威仪夺人。

他背后炕上，横放着一个长长的行囊，除此，别无他物。

关山月含笑一声：“我告进了。”迈步行了进去。

房里的中年汉子两眼没离开关山月手里提着的那柄“巨阙”，尤其没离开过关山月这个人。

关山月一进门，他立即抬手说道：“阁下请坐。”

关山月谢了一声，老实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坐定，中年汉子亲手替关山月倒了一杯茶，这份超人的镇定，使得关山月暗暗大为心折，甘凤池他毕竟不愧江湖高手，江南八侠之首。

倒过茶后，他自己坐在炕边上，这才开口说道：“阁下怎么称呼？”

关山月道：“有劳甘大侠动问，关，汉寿亭侯关夫子的关。”

甘凤池淡然说道：“原来是关朋友，关朋友认得甘某人？”

关山月笑道：“甘大侠当代高手，江南八侠之长，哪个不知，谁个不晓，再说，我要是不认得甘大侠，我也就不来了。”

“说得是。”甘凤池点头说道：“只是甘某眼拙……”

关山月截口说道：“只我认得甘大侠就够了，甘大侠又何必非见过我不可？”

甘凤池突然笑了，目光落在关山月那柄“巨阙”上，道：“关朋友是个有意思的人，甘某正感到旅舍孤寂苦闷……”

关山月道：“这么说，我来得正是时候。”

甘凤池未置是否，笑了笑，道：“关朋友既然知道甘某是个武夫，此来莫非为这柄‘巨阙’要个高价？”

关山月动容说道：“甘大侠好眼力……”

“好说，”甘凤池淡然笑道：“甘某只是大胆猜测。”

关山月道：“看剑，甘大侠是看对了，只是后者，我还不至于落魄如此，再说卖字也俗，只要甘大侠豪爽，便是双手奉送又何妨？”

甘凤池长眉微扬，凤目之中顿现异采，道：“关朋友是个难得的雅人……”手往前一摊，道：“可否让甘某饱饱眼福，开开眼界。”

关山月毫不犹豫，随手递了过去。

甘凤池接剑在手，凤目中异采大盛，凝目笑问道：“关朋友虎胆，甘某生平仅见，佩服得很。”

“夸奖。”关山月笑了笑，道：“如果怕甘大侠，多一柄‘巨阙’又何补？”

甘凤池长眉陡又一扬，凤目逼视关山月，良久始一叹敛态，道：“关朋友的确虎胆，也该是甘某生平唯一对手……”

一按机簧，“巨阙”龙吟出鞘，甘凤池凝目剑身，连连叹道：“好剑，好剑，不愧古来几大名剑神兵之一，剑是‘巨阙’，剑主人可想而知，甘某荣幸，这趟‘北京’没白来。”

手一推，“巨阙”入鞘，他双手递还关山月。

关山月欠身接了过来，道：“甘大侠，关某人也有同感。”

甘凤池笑了，然而他旋即敛去笑意，凝目说道：“关朋友是哪位皇子的人？”

关山月道：“四阿哥‘雍郡王’府里当差，也是‘侍卫营’的一名领班。”

甘凤池脸色微变，道：“原来关朋友是雍郡王的左右，关朋友的来意……”

关山月把“巨阙”放在茶几上，道：“除这柄‘巨阙’外，还有九种珍宝，谈价值，都不下这柄前古神兵，四阿哥府中侯驾，命我来恭请。”

甘凤池突然笑了，他摇头说道：“单这一柄‘巨阙’已令人垂涎，只是，甘某不信。”

关山月微愕说道：“甘大侠不信什么？”

甘凤池道：“甘某不信雍郡王的消息这般灵通。”

关山月道：“甘大侠这话何指？”

甘凤池道：“就是指关朋友能找到这儿来。”

关山月也笑了，他道：“那么甘大侠以为……”

甘凤池凝目说道：“关朋友跟郭玉龙是什么交情？”

关山月笑道：“甘大侠真厉害，谈交情，承他不弃，我们是朋友，他叫我一声兄弟，我叫他一声大哥。”

甘凤池道：“关朋友该早说。”下地抱拳就是一礼。

关山月忙站起还礼，摇头说道：“郭玉龙不愧当代之最，天下共尊，我沾了他的光……”

从腰间取出“雍王府”的腰牌递了过去，道：“甘大侠请再看看这个。”

甘凤池没接，凝目一看，不由一怔，抬眼说道：“关朋友这是什么意思？”

关山月笑了笑，道：“只在证明我确是‘雍王’的人。”

甘凤池道：“如何？”

关山月道：“奉雍王之命，特来礼聘也是真的。”

甘凤池道：“又如何？”

关山月道：“甘大侠点头最好，要不然，雍王交待，他得不到的，任何人别想染指，请甘大侠永留‘北京’。”

甘凤池脸色一变，道：“他只派关朋友一个人来？”

关山月道：“是的，甘大侠。”

甘凤池道：“雍王实在太看得起甘某人了……”

关山月道：“在雍王心目中，甘大侠一人足抵千百高手。”

甘凤池道：“甘某在此谢了，想必关朋友一人也抵得千百高手。”

关山月道：“尚差强人意。”

甘凤池道：“那么，关朋友有留下甘某的把握？”

关山月笑道：“甘大侠可愿试试？”

甘凤池目光一凝，道：“就在这儿？”

关山月道：“这间房颇为宽敞，该够了。”

甘凤池道：“关朋友，用兵刃？”

关山月道：“我无所谓，悉听尊便。”

甘凤池道：“关朋友，甘某号称江南第一。”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甘大侠，试过之后，再说不迟。”

甘凤池长眉一扬，道：“关朋友，请站稳了。”

关山月道：“甘大侠请只管出手就是。”

话声方落，甘凤池一拳捣了过来，闪电一般袭向关山月左肩，不但快捷

绝伦，而且拳风逼人，不愧江南之长。

关山月笑道：“取肩而不取心窝要害，多谢甘大侠留情。”

他未动，但容得甘凤池铁拳沾衣，他左肩突然一晃，甘凤池不慢，一沉腕，改拳为掌，斜斜劈了下去。

这一招高，令人没办法躲，可是，关山月他根本就没躲，肩头那一晃，不过是虚着，他一见甘凤池改掌斜劈而下，立即轻笑一声道：“甘大侠，分毫之差，足墨全盘，你怎好大意上当？”

手随声动，左掌跟着落下，直向甘凤池右腕脉砍去。

甘凤池这时候也知道上当了，心中当然惊慌，他想变招，但是关山月那一掌快捷如电，使他连变招的念头都来不及转，当即他一叹说道：“关朋友，甘某这只手给你了。”

话落，关山月掌到，砍势忽地一软，指头在甘凤池右手背上轻轻地划了一下，随即收手笑道：“雍王不要残废人，断了甘大侠这只铁掌，我如何向雍王交差。”

甘凤池凤目暴睁，道：“那么，关朋友，把甘某整个人带去。”铁掌一翻，竟然向自己天灵拍去。

关山月忙道：“甘大侠，这样的话，我就更难交差了。”

飞起一指头点在了甘凤池的手肘上，甘凤池那只手臂立时无力垂下，突然，甘凤池竟笑了：“关朋友，你使我大大地吃惊。”

关山月微愕说道：“甘大侠吃惊什么？”

甘凤池道：“关朋友的身手，竟然不下郭玉龙。”

关山月明白了，笑道：“甘大侠夸奖，郭玉龙当世称最……”

甘凤池一敛笑容，冷冷说道：“关朋友，你打算把甘某怎么样？”

关山月笑了笑：“那全看甘大侠的表现如何了。”

甘凤池道：“关朋友，你如果真要甘某进‘雍王府’，那么你就抬一个死甘某去。”

关山月双眉微扬，道：“甘大侠为什么对‘雍王’这样……”

甘凤池截口说道：“关朋友不像糊涂人，我以为关朋友不会不知道雍王的性情跟他的为人。”

关山月道：“这么说，甘大侠是执意不点头了？”

甘凤池道：“甘某还是那句话，关朋友如果真要甘某进‘雍王府’，那么请抬一个死甘某去见雍王。”

关山月道：“甘大侠，你要三思。”

甘凤池慨然笑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甘某这条命能拿得走的可以随时拿去。”

关山月笑了，摇头说道：“甘大侠真是一条铮铮的硬汉子，那么……”

抬手一指炕上那长长的行囊，接道：“请甘大侠带着它，即刻离开‘北京’！”

甘凤池愕然说道：“关朋友这话……”

关山月道：“甘大侠，可要我再说一遍？”

甘凤池道：“那倒不必，只是关朋友适才说过，雍王命关朋友……”

关山月道：“甘大侠，那是他的意思，这是我的意思。”

甘凤池凝目说道：“关朋友，这是你的意思？难道你……”

关山月含笑说道：“甘大侠，你可知道是谁把你的住处告诉了我？”

甘凤池道：“我这住处，只有郭玉龙一人知道。”

“这就是喽。”关山月道：“郭玉龙知道我的身份，他会让我来杀你么，我跟他称兄道弟，我会陷他于不义么？”

甘凤池圆瞪凤目怔住，半晌始道：“那么，关朋友放走甘某，将如何向雍王交差？”

关山月笑了笑道：“甘大侠不必管那么多，我自有办法交差。”

甘凤池道：“关朋友一定要甘某离去的意思是……”

关山月道：“甘大侠不愿进‘雍王府’，可以，但是我唯一的条件就是甘大侠也不能进‘东宫’，这，甘大侠明白么？”

甘凤池长眉微扬，道：“甘某明白了，关朋友的来意只为逼使甘某不得保‘东宫’……”

“不！”关山月摇头说道，“甘大侠，我的来意不只是逼使甘大侠不得保‘东宫’，我不瞒甘大侠，倘若适才甘大侠点了头，你甘大侠就得在我的‘巨阙’剑下血溅尸横，这，甘大侠明白么？”

甘凤池一怔，诧声说道：“关朋友，这话……这……这是什么意思？”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甘大侠别问那么多，总而言之甘大侠既然宁死不点头，我违背雍郡王令谕逼你离开‘北京’是实。”

甘凤池长眉忽扬，道：“关朋友，甘某明白，雍王的意思是要你来招甘某进他府里为他效力，如果，甘某不答应，就让你杀了甘某，而关朋友你的心意跟他恰好相反，甘某点头，就得血溅尸横，反之，宁死不屈倒能安然离去，可对？”

关山月微一点头，道：“不错，甘大侠，正是这样。”

甘凤池目光一凝，道：“关朋友，甘某可以走，但关朋友你不能让甘某糊里糊涂的离去。”

关山月道：“甘大侠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

甘凤池一点头，道：“不错，甘某只是这个意思。”

关山月摇头淡笑，道：“甘大侠，有些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譬如我是雍郡王的人，却又跟郭玉龙是很好的朋友……”

甘凤池截口说道：“郭玉龙从不轻易交朋友，也从来不会看错人，像胡傅两家跟他有亲，他不跟这两家来往，就是不跟这两家来往。”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甘大侠，你能明白这一点就够了。”

甘凤池没说话，凤目凝注关山月良久，突然说道：“关朋友，甘某这就走。”回身抓起炕上的行囊。

关山月忙道：“我衷心感谢，只是，甘大侠，我的来意还有一桩……”

甘凤池道：“关朋友请吩咐。”

“不敢，”关山月道：“我向‘雍郡王’交差时，将以杀一甘凤池势必引得西南甘家投身于别个阿哥门中之利害晓雍郡王，同时建议他舍一甘凤池，拉拢整个西南甘家，但是我却要甘大侠晓以大义，别让他们投进任何一个阿哥门中，尤其是四阿哥胤禛，否则的话，西南甘家，他日将会有灭门之祸，这话，甘大侠懂么？”

甘凤池目中异采暴射，一点头，道：“关朋友，甘某懂，关朋友为了好交差，后者，关朋友是阻拦西南甘家为满虏效力……”

关山月微一点头，道：“那么我言尽于此，甘大侠请吧。”

甘凤池没再多说，当即一抱拳，道：“关朋友，甘某希望今生有幸，能

再见关朋友一面，告辞了。”迈开大步行了出去。

关山月含笑说道：“甘大侠，恕我不送了，如有缘，异日江湖路上会碰面的。”

只听甘凤池道：“多谢关朋友。”

眼看着他就要出门，突然他停身转回了身，凝目说道：“甘某请教，关朋友的大名是……”

关山月道：“甘大侠，我叫关山月。”

甘凤池神情一震，道：“劣徒白龙……”

关山月截口说道：“我不得已，还要请甘大侠原谅。”

甘凤池摇头叹道：“他不死已是造化，败在关朋友手下，甘某师徒也只有深感荣幸，关朋友，甘某的门下，从此不进官府。”

掉头大步而去。

关山月没有说话没有动，只目送那魁伟的身影离去，目光中，包含了太多的钦佩之色……

关山月离开那家客栈之后就回了内城，直奔坐落在“安定门”内，“国子监”东的“雍王府”。

（按：“雍王府”就是雍正年间供奉喇嘛，规模最大，礼遇最丰的“雍和宫”，雍王继位后，就将“雍王府”赐给了章嘉呼图克图，以为其净修之所。）

关山月所以没去看红姑，那是因为他怕让这位阴狠的四阿哥久等，今晚时发生什么变故。

他回到“雍王府”的时候，雍郡王显然已等得急躁不耐烦了，正背着手在前院来回踱步。

关山月看见了他，他同时也看见了关山月，关山月比他快，在他没开口之前抢步到了近前，笑吟吟地说了声：“王爷，您久等，只是您千万别生气。”

这么一来，雍郡王就是有再大的气也不好发作了，何况是对关山月，他只皱着眉叱道：“生气，我恨不得痛痛快快揍你一顿，可是我又不敢，我打不过你，又怕得罪了你……”

关山月笑了。

雍郡王自己也笑了，旋即他又皱了眉，道：“小关，你怎么一去这么久？”

关山月忙答道：“王爷，让人替您办事，您就得有个耐性，像我，跑断了腿，还为您打了一架，结果一进门就招您埋怨……”

雍郡王摇头失笑道：“老天爷，你居然反客为主，倒打我一钉耙，好吧，阁下，干不是，万不是，是我的不是，情形怎么样，快说吧！”

关山月道：“我在郭玉龙那儿打听到了甘凤池的住处……”

雍郡王轻击一掌，道：“我就知道他准知道。”

关山月道：“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值得一提的是我跟海贝勒打了一架。”

雍郡王一怔忙道：“是海善？”

“王爷，”关山月道：“内城还有第二个海贝勒么？”

雍郡王摆手说道：“好，好，好，算我问得多余，算我问的多余，行不？怎么回事儿，你怎么会跟他打了起来？”

关山月道：“我在郭玉龙那儿碰见了您，您要问原因，那只有一个，因为他是‘东宫’的人，而我则是您的人。”

雍郡王点头说道：“好理由，好理由，谁打赢了？”

关山月道：“您想我能给您丢人么？”

雍郡王眉锋一皱，道：“要命了，你怎么能赢了他？这位贝勒出名的……”

“怎么，王爷，”关山月扬了扬眉道：“这又不能了？难不成让我给您丢人，让人说‘东宫’的人打了‘雍王府’的人，难不成让我被他打得半死才好！”

雍郡王忙道：“不，不，不，打得好，打得好，我给你鼓掌，好不？”说着，他当真拍起了巴掌。

关山月笑了。

雍郡王收手说道：“让你笑可真不容易，小关，你放心，打了就是打了，这位海贝勒别人惹不起，我还惹得起，没说的，你替我争光采，天大的事我替你担了。”

关山月道：“这才像个主子。”

雍郡王一怔摇头，道：“敢情还落不到你一个谢字。”

关山月道：“您计较么？”

雍郡王忙摆手说道：“好了，好了，我说不过你，早知道这样，刚才我少说话多好，说正经的，海善，他怎么样了？”

关山月道：“没怎么样，好好的，只不过摔了一跤而已，您想想，他可以把我打个半死，我敢把一个贝勒怎么样？”

“雍郡王道：“你还嫌不够，告诉你，找遍内城，敢惹他的只有你一个，摔他一跤的也只有你一个，知足吧，阁下。”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王爷，知足何解？”

“天，”雍郡王皱眉叫道：“我忘了又多嘴碰了马蜂窝了，小关，别逼我了，算我说错了话了，行么？”

关山月淡然说道：“王爷，没人敢怪您，我只怪自己比人低贱。”

“小关，”雍郡王尖声叫道：“说，你是要我给你叩头，还是要我给你作揖？”

关山月笑了，道：“王爷，我不愿落个没完没了，不依不饶，小气。”

雍郡王松了一口气，道：“小关，谈谈郭玉龙，他不会不值一提。”

这位雍郡王的确富心智。

关山月装了糊涂，道：“王爷，打听个住处有什么好谈的？”

雍郡王道：“别跟我装糊涂，譬如说，他怎么知道甘凤池的住处，还有他问你为什么打听甘凤池他的住处……这些都值得一谈。”这位雍郡王果然心思缜密，心机高人一等。

关山月淡然说道：“王爷，那也没什么，您知道，郭玉龙称当世之最，当年又是纵横海上的‘南海王’，武林人尊敬他，那是自毋待言，甘凤池既然到了‘北京’，焉有不去拜会他的道理。”

雍郡王微一点头，含笑说道：“有道理，那么，他有没有问你为什么打听……”

关山月道：“这是一定的道理，他自然会问。”

雍郡王忙道：“小关，你怎么说的？”

关山月道：“一五一十，实话实说，不过，我替您保留了一点。”

雍郡王眉锋刚皱，同时忙道：“你替我保留了哪一点？”

关山月道：“我没说您打算杀他。”

雍郡王眉头一展，点头说道：“对，这不能说，当然不能说……”说着，

说着，他忽然笑了。

关山月心里一跳，道：“王爷，您笑什么？”

雍郡王道：“我笑那郭玉龙。”

关山月心中微松，微愕说道：“您笑郭玉龙？笑他什么？”

雍郡王道：“我笑他智慧不够高，不配称当世之最。”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王爷这话……”

雍郡王笑了笑道：“你既然向他打听甘凤池的住处，用意可想而知，他居然还问你为什么打听甘凤池的住处，这是小地方，而由这些不为人注意的小地方可以知道，郭玉龙除了武学高绝，万人难敌外，论心智，他也不是个太难斗的人物。”

关山月心头一阵跳动，“哦”地一声道：“原来您是指这……王爷，我以为从今后您不必再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想办法对付郭玉龙了。”

雍郡王凝目说道：“为什么，小关。有话么？”

“当然有，”关山月道：“他既然知道您有一点拉拢甘凤池为己用之心，却毫不隐瞒地把甘凤池的住处告诉了我，这应该表示他的心是向着您的，既是向着您的人，您还用去想办法对付他么？”

雍郡王道：“你以为郭玉龙会向着我？”

关山月道：“王爷，事情已然证明了，您何用多疑。”

雍郡王淡淡一笑，道：“但愿如此……”话锋微顿，抬眼接问道：“小关，甘凤池又怎么样了？”

关山月摇头说道：“这个人很倔强，也很古怪，他宁死不答应。”

雍郡王脸色微变，笑道：“不愧江南第一侠，是个英雄，是个硬汉子，小关，你没有多劝劝他？”

关山月道：“王爷，他宁死都不点头，碰上这种倔强的人，多言何益。”

雍郡王目射阴鹜，连连点头地道：“好，好，好，他好，他好，小关，他的脑袋呢？”

关山月道：“王爷，他的脑袋跟他的身子犹在一处。”

雍郡王道：“怎么，你没割他的脑袋，也好，要了他的命也是一样。”

“不，王爷。”关山月摇头说道：“他如今仍是个活生生的江南第一侠。”

雍郡王一怔，讶然说道：“小关，这话……”

关山月平静的道：“王爷，我擅自作主，把他放了。”

雍郡王双眉一扬，道：“小关，你开玩笑。”

关山月道：“不，王爷，这是实情，我斗胆也不敢欺骗您。”

雍郡王变色说道：“小关，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敢欺我，却敢把我的交待做耳边风，把这么一个重要的人放了……”

关山月平静地道：“王爷，您能不能暂时息息雷霆？”

雍郡王道：“小关，你简直不像话……”

关山月道：“王爷，那也许是您一向太惯纵我了，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明，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您。”

“为了我？”雍郡王叫道：“我叫你杀甘凤池，你却把他放了，这是为了我？你知道甘凤池对我是多大的威胁，你知道……”

关山月淡然说道：“王爷，我并不糊涂，这些我都知道。”

雍郡王道：“明知故犯，更……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你这不是存心气我么？”

关山月道：“王爷，您能不能听听我的理由？”

雍郡王道：“你还有理由，违抗我的令谕，不听我的话，你还有理由？你问问看，凡是我的人，谁敢不听我的？”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王爷，不用问，我知道，只有一个关山月敢，甘凤池虽然被我放了，但是，我有把握追他回来，假如您不愿听我的理由，您给我半月工夫，我带着他的头来见您。”

雍郡王愤愤地道：“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改变心意。”

关山月双眉微扬，道：“那么，王爷，我告辞了，半月工夫后再来见您。”一欠身，他掉头要走。

“站住，”雍郡王突然喝道：“暂时不许去，说你的理由。”

关山月回身哈腰，道：“是，王爷，首先我提醒您一句，我记得您说过，事无论大小，我有全权处理。”

雍郡王一点头，道：“不错，这话我说过，可是你总不能……”

关山月道：“王爷，我认为全权的意思，就是事无论大小，我能擅主，不必先向您报备，不必先征得您的同意。”

雍郡王道：“可是这件事我事先有过交待……”

关山月道：“是的，王爷，您是事先有过交待，这令谕不会变，可是事情却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一个身负使命的人，必须能凭机智，有果断，随机应变，不说前例，也不说别的事，假如这件事我因您事先有过交待而不敢擅自做主，我认为那会坏了您的大事，墨了您的全局。”

雍郡王怒态稍敛，道：“你行，你有一根巧舌，说下去。”

关山月道：“王爷，这不是狡辩，无关巧言。”

雍郡王道：“我叫你说下去。”

关山月吸了一口气，道：“是王爷，其次，我要提醒您，甘凤池有一家雄霸西南，令得武林侧目的亲戚，西南甘家的……”

雍郡王道：“我知道那是西南甘家，甘家有个甘瘤子，家族近百口，人人能武，个个允称高手。”

关山月道：“是的，王爷，您熟知武林事，尤其对西南甘家……”

雍郡王道：“别讨我高兴，往下说。”

关山月道：“王爷，我这个人天生臭脾气，从不为讨人高兴，而……”

“我知道，”雍郡王道：“你要是会讨人高兴，也不会不听我的了！”

关山月道：“王爷，我再说一遍，这完全是为了您。”

雍郡王道：“我叫你往下说。”

关山月沉默了一下，道：“王爷，甘凤池既然有这么一家亲戚，您可曾考虑到，一旦杀了甘凤池，会有什么后果么？”

雍郡王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怕西南甘家？”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王爷，说句狂一点的话，我关山月真没有把整个武林放在眼里，何况区区西南甘家。”

雍郡王道：“那么你以为我怕？人是我杀的，他敢把我怎么样？”

“王爷，没人说您怕，但我指您没有考虑利害。”

雍郡王道：“有什么利害，你既然不把整个武林放在眼里，那么，我为了你，难道还怕甘瘤子。”

关山月道：“他不敢，也不会把您怎么样，但假如为杀一个甘凤池，这使得甘瘤子怀恨在心，率西南甘家整个儿地投入东宫二阿哥门中呢？”

雍郡王呆了一呆道：“那……那也没关系，到时候你可以替我除去他们。”

关山月道：“固然，王爷，在我来说，那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是，王爷，那何如施之以恩，一方面借甘凤池之口，改变天下对您的看法，一方面也可以借纵释甘凤池而得到一个实力雄厚，势力庞大的西南甘家呢。”

雍郡王为之一怔，旋即摇头说道：“不行，不行，甘瘤子以武林一方霸主自居，他不会为我所用的。”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王爷，在不知甘凤池是‘东宫’二阿哥的人之前，您可曾想到江南第一侠会为皇子所用。”

雍郡王又复一怔，凝目说道：“你以为他会为我所用？”

关山月道：“过些时候您派个人到西南去一趟，我想不是难事。”

雍郡王道：“兵贵神速，打铁也要趁热，为什么要等过些时候？”

关山月道：“您总该等‘雍王’义释甘凤池的话，传入甘瘤子耳中之后。”

雍郡王默然不语，但他旋即又道：“万一他要是不答应，我岂不是白白放了一个甘凤池？”

关山月道：“王爷，到那时您再下杀人令不迟，我担保不让走脱一个姓甘的。”

雍郡王道：“那就会惹人笑……”

关山月截口说道：“王爷，笑会痛，还是会痒，一切为帝位，让人笑笑何妨？”

雍郡王道：“甘凤池仍是‘东宫’老二的人，不但他对我的威胁未除，而且西南甘家又怎会跟亲戚作对，投到我的门里来。”

关山月道：“王爷，甘凤池已经不再是东宫的人了，他如今恐怕已在百里之外了。”

雍郡王目光一凝，忙道：“怎么，难不成……”

关山月道：“王爷，这是我放他走的唯一条件。”

雍郡王“哦，”地笑了，但忽又急急说道：“小关，你可曾要他对甘瘤子……”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这话能说么？”

雍郡王一怔，窘笑说道：“不错，这话是不能说，只一出口，你施的恩就全完了……”

伸手拍上了关山月肩头，笑道：“走，小关，让厨司下厨，你陪我喝两杯去。”

“不了，王爷。”关山月摇头说道：“您的好意我心领……”

雍郡王凝目说道：“怎么，生气了，不高兴了？”

“没有，王爷，”关山月道：“我不敢，也不会，这是人之常情，要换是我，我也会不问青红皂白，大发一阵子雷霆。”

“行了，小关，”雍郡王笑吟吟地道：“雷霆？好听，那全是假的，对我我还会生气责骂？永远不会，走吧，陪我到后间……”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王爷，我出来很久了，别让人家心里不高兴……”

雍郡王道：“谁敢，拜善，他知道你是我的人，他也不会。”

关山月摇头说道：“话不是这么说，王爷，怎么说我是他辖下‘侍卫营’的一名领班，怎么好拿俸吃粮不干事。”

雍郡王道：“小关，你替他干的事还少么？”

关山月道：“那是应该的，份内事，王爷，再说，别人不知道您该明白，

那些事到底是替谁干的。”

雍郡王笑了，沉吟了一下，道：“好吧，那就改天再说吧，改天再请你……”

关山月道：“王爷，我临走之前告诉您件事，鱼壳到了。”

雍郡王得意地笑道：“我早知道了，他一进‘北京城’我就知道了。”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您是怎么知道的？”

雍郡王狡黠地笑道：“当然是接到了报告。”

关山月是个聪明人，他心里有数，没再问，他刚要告辞，雍郡王目光忽然凝注在他手里的“巨阙”上，摇头笑道：“小关，我可真替你捏了把冷汗。”

关山月道：“什么意思？王爷。”

雍郡王道：“当初前明那个昭仁公主被救，经查看水道及现场的结果，不是说那救昭仁的人，手里定然有一柄足以吹毛断发，削铁如泥的神兵利器么？”

关山月心里一跳，道：“是啊，那您为我捏得什么冷汗？”

雍郡王道：“怎么不，可巧放眼京畿，只你有一柄‘巨阙’，更巧的是有人留意在昭仁被救之后，就没再见你用这柄‘巨阙’，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人家杀人，是你给买的刀……”

“开玩笑！”关山月心神震动，扬眉说道：“他何不干脆说人是我救走的？王爷，这话是谁说的？”

雍郡王笑道：“好了，好了，小关，别动火，事已成过去，人家又是开玩笑，你何必计较，再说，你这柄‘巨阙’犹在，还怕人说什么闲话？”

关山月冷冷说道：“王爷，你知道，论罪要脑袋的玩笑，是不好乱开的。”

雍郡王摇头道：“算我多嘴，算我多嘴，行不？”

关山月扬了扬眉，道：“其实，我并不在乎，只要王爷信得过我就行了。”

雍郡王脸上似乎一红，笑得也有点勉强：“这就是喽，那你还动的什么火儿？”

关山月没有说话……

语如锋

关山月在日头偏西时，回到了“侍卫营”。

奔波忙碌了一天，他是够累的，到了自己房里，刚躺下，拜善来了，关山月慌忙翻身坐起，拜善已然笑道：“老弟，回来了！”

关山月站了起来，道：“是的，统带，您也刚回来？”

“不！”拜善道：“我回来有一会儿了，累了吧，老弟？”

关山月道：“谢谢您，统带，还好。”

拜善犹豫了一下，未语先露三分歉然的笑意：“老弟，我有件事儿……。”

关山月道：“统带，您请吩咐！”

拜善道：“别跟我客气，老弟，说来真不好意思，你累了一天，刚回来，只得麻烦你出去跑一趟……”

关山月道：“统带，这是我的份内事，我希望您像对别的领班一样的对我，别让特殊，否则我会很不安，您吩咐就是！”

拜善窘迫地笑了笑，干咳了两声，道：“是这样的，老弟，鱼侍卫到京了，他要见你……”

关山月道：“统带，鱼侍卫？是鱼壳？”

拜善凝目说道：“老弟知道他？”

关山月道：“我听王爷说起过。”

拜善“哦！”了一声，关山月接着问道：“他是什么时候到的？”

拜善道：“来了好久了，而且进过宫了！”

关山月道：“他为什么要见我？我跟他素昧平生……”

拜善道：“也许他听说‘侍卫营’里有老弟这么个高手！”

关山月沉默着，没说话。

拜善不安地一笑说道：“老弟，你知道，他是官同四品的御前带刀侍卫，我又不便告诉他老弟的真正身份，所以……”

关山月忙道：“统带，我不是这意思，也不会让您为难的，他在哪儿？”

拜善忙道：“谢谢你，老弟，他现在在郭玉龙府里。”

关山月一怔，道：“郭玉龙府里？我刚从那儿出来没多久？”

拜善点头说道：“是的，老弟，刚才郭玉龙跟鱼侍卫一起来过，郭玉龙也许知道你快回来了，所以也留话让你去一趟！”

郭玉龙也叫他去，难道还有别的事？

关山月沉默了一下，道：“那么，我这就去，统带，案子有了眉目么？”

拜善道：“鱼侍卫到处看过了，他认为这三件案子是一个人做的，所以要我把这件案子都交给他，我乐得卸责轻松……”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不愧是武林奇人高手，也不愧是官同四品的御前带刀侍卫，他有过人的眼光，只是统带，康亲王府的那件不是破了么！”

拜善道：“谁知道鱼侍卫是什么意思？不过那娄四始终不承认，也许……管他呢，他要办，就让他办吧，多拿几个也是好的。”

关山月没多说一句：“说得是，统带，我去了。”欠身一礼，行了出去。

拜善不好意思，也感于关山月的好说话，一直送出了“侍卫营”的大门。

关山月回到“侍卫营”时候，日头已经偏了西，而且垂得很低，等他如今再出来的时候，内城各府邸已经上了灯。

他踏着满街的灯光到了郭府，两盏大灯的灯光下，郭府大门那高高的石

阶上，站着一位小将，那是六少燕南。

关山月老远便瞧见了，但是碍于还远，他没有出声招呼，倒是郭六少，他飞也似地扑下石阶迎了上来。

